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登記號 009316
類號
類別 集部別集類
全書 一函二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304.4302 v.1

何中裒文集序

侍御中裒何君既卒三十年厥嗣庠生稽曾持侍御君文集介以伯父職方君見裒書眎余曰亡弟亡矣有不亡者在家藏手墨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干寃窕然謦欬也既剞劂
至惟知己者敖之值余病不
能肅賓歲餘始以搨一讀又
再四讀不能釋手乃嘆曰中
州自大復後又見一何丞是
可傳吾獨悲夫斯人也僅

以文傳萬曆癸未君以進
士令曲沃曲沃之政甲三晉
欲攄及曲沃外弗能時余在
考功署上〻既入爲御史按
畿輔清吏澟〻奉法恒山
以南恃爲衽席既及河朔分

梯航巳按山東未報
命尋以二千石守太原友神
龍之為雲雨也不編九垓
不止太原即首鄰晉陽以
大藩視燕趙齊魯不益
隘乎君不請太原隘也提

象提免皆用全力是峯
余極三晉得與名朝夕法
所施設宜知類之先是
辛巳復官倉歲出陳以易
新也守令以多予市恩繼
之者以傳繼者息三晉諸

郡邑積逋至五十餘萬監
司稽更代若罔聞余嚴督
之請蠲逋弗為理若昔倡
太原及三關一歲還倉者
六萬有奇余以例請郡邑
諸郡邑恍懼得十七萬比

余離晉日收逋負粟三十
萬石之力也罷贖之法凡
以積貯春夏折銀備秋糴
也故單以粟穀名後生變
為銀而度廩如虛矣余復
令輸穀太原四時皆穀粟

於無事其積貯裨河東倍
寫寧夏之役震隣孔棘
君談戰守具甚核至六壬
遁甲無不精詣從學劉東
犯不能以偏老一步至余春
秋兩度視師雁門而君居

守晉陽張威武隱伏機百安
攘之略慮及來壘余於君
心揣星沉君亦毅然無難色
乃知君儒將也而將帥如其
課吏也身帥廣勤又有百
責心問銘清座右以示所部

所部吏奉行惟謹當是時
予里在春臺氏懷吏畏余性恨
七郎不為太原也明年察在
廷諸臣主壽者謂君為御史
多之以浮躁左遷判盛州
繼知完縣竟卒於完嗟夫

天生大器代不二三卽人之故
所志猶嘆乏才奈之何君
以完歿也以君之才俾列八座
馭九夷偉後光明事業當
必烜赫人代間造物者何不保
生之而又不難棄之耶余壹

知君在太原尤稔知君攷於志傳所未及者一一爲表著之君之居官不盡所長知君之所長不盡於文攷於文中序之若君之文表之簡冊間在一世則天下傳在世之則後之天下傳無俟余言之贅也已

萬曆丙午孟冬之吉甯陵呂坤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衮集序

明興建旗鼓中原為海内嚆矢則李獻吉之為文章云獻吉舉關中實扶溝人也扶之文章自獻吉始于是海内望荆之山者悵懷和之璞而和之璞抑必產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山則余師中褱公之謂也其
先大人河間公及比肩獻吉所
為古文詞行世久其後職方君
與余師伯仲也更相酬唱爭名
其家著書盈笥篋且次第行蓋
海内昔重李之一令重何之三
脱並驅中原不知誰之退三舍
避也盛矣余不佞蚤喜讀古文
詞蓋處人宇下然數不利有司
乙酉之役得余師拔之闈中遂
魁晉省已備計吏詣公車謁余
師邸中時且以惠文白簡擊大

姧之蔽

主者中外僂僂然旣得余慰藉甚

日戮力博一第相與比肩天下

文章莫大乎是迨戊戌余始成

進士而余師以言去矣夫事業

文章同出渾粹併出則併至戊

敗利鈍所不問也余師長軀玉

立目光如電喜振拔湮滯所遇

罔直道脂韋羞與共北面焉以

故不盡遇合然事業絀而文章

伸身隱而名益著百世而下知

余師也長矣余每憾

國朝設翰舘拔質有文學之士讀中秘書綢固恢恢也而獻吉不與焉且橫被萋菲幾以其身殉士之生前故未可倪也至屈指肅皇帝朝以弘文勁節顯者有出獻吉右乎余師與獻吉同里其大畧亦相肖似令其文行矣其心事皎潔勲猷彪炳亦以盖棺之後而晝諒于天下矣自此而往其有追獻吉者當以余師為之續其有不泯獻吉之文與節者當以余師為之媲余于中州

淂二氏爲顯晦屈伸緫之乎不
可知也後死者亦如是而已
萬曆丙午春三月之日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户部雲南清
吏司主事門人王宗贄頓首拜
撰

刻中寰何先生集叙

士君子樹駿流鴻爲萬世規者
有三曰德行曰政事曰文學德
行言乎其操履也政事言乎其
設施也文學言乎其蘊藉也然
而操履純全厝注必當設施臧

美蘊蓄必宏未有胸羅今古言根理道而持身不稟倫常厝施不協機宜者聖門列為三科居德行不以政事稱居政事不以文學稱蓋難全哉人而有一於此足以垂令譽矧三者兼乎余

讀中宷先生集而核其行蓋兼三者而有焉辛卯歲先生按部兖東檄郡邑諸生集闕里鎖闈嚴試拔其尤數十人儼然進於堂而面訓之先生睟然和悅溫詞婉語闡發聖賢奥旨諸生拱

立而承聽焉若坐春風中曾不知勇繡之相臨也者東八士僉謂先生文學宗匠私心竊嚮往焉越十年辛丑余以絕私擯囑不諧南俗調扶溝扶溝先生之鄉也

命下之日深自喜曰余素景行先生茲往也先生嘉言善行其得耳而目其詳乎携兩僕單騎之任先生兄見冢先生暨諸郎君一見如舊交儼然先生之丰度也邑父老靡不嘖嘖稱先生

大都謂先生少負奇資氣節凌霄漢遇事敢言不與時浮沉天性篤孝奉嚴慈盡志盡物務求得歡心事兄執禮甚恭無巨細事必稟命不私於財家庭循古禮門以内有雍肅風刋崇儉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鄉人約凡奢服食交際一歸於朴立義倉儲粟賑濟由本族及親鄰靡不沾惠時值瘟疫備藥設局擇醫以調病者全活數千人修葺學宮殿宇廊廡煥然一新建橋於惠民河上通往來

民不病涉余曰先生居鄉若此德行其可法乎又謂先生仕曲沃有山泉可溉田千頃鄰民日爭訟鑄鉄盆分三孔下洩而利迺均歲大祲殍殣載道勸好義家貸粟以濟饑者設粥廠食他

境流離入多感恩不忍去立慈幼局收養遺棄小兒全活數千人其守太原也民粗解府賠累作斂解法揀官就近收受即輸於邊不由府省費巨萬時有妖言聚衆謀不軌設法殲其渠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餘黨悉散完有木稅若京緡重科逋籍歲額起解不令京役擾民完地瘠賦倍他邑為之調均糧法歲省數千金余曰先生歷任若此政事其可法乎夫鄉有典刑民之法則先生德行政事

紕美不登俎豆民將何觀力請於督學吳公公素重先生之德望也移檄入祀鄉賢先生芳績得與聖賢並不朽暨而嗣君出先生章奏詩文示余披讀數日卷廼畢又自喜曰東人士素重

先生文學讀是集果然建儲疏為國家計根本科場疏為國家蒐真才劾權璫辯誣金鋤奸植良何其勁也救荒弭盜有議驛傳鹽法有議非周知世故不能矣至於對時興詠觸事漓懷又皆天然蒼古亡雕琢其為文也贍而莊雅而有體所稱有用之文章非耶先生探玄抉微深解理竅詩文俱足名家惡可不傳嗣君彙成帙付剞劂氏余素景行先生敘其畧於簡端蓋曰是

集也寧惟覘先生之文學是德
行所宜洩而政事之精華也聖
門之分列先生之兼全也後之
人誦法而興起可以作忠義可
以濟時艱有裨於世道詎不鴻
遠乎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賜進士出身
勅授階文林郎知扶溝縣事琅
邪洪良範撰

刻介弟中寰集序

兄臧方圖撰

文章發乎性靈而與精神相流通故可以辨罔直卜顯晦稽修短之數蓋取衆之旗而還質之曾百不一失初余弟之少也日頫首經訓而竊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韻言輒有警句每沾沾自好余才之也卜其顯既逾壯不售咎之者曰是夫溢濂閩之芸而猥以干世其操未淳漫之技與乎父舉不任菽粟矣夫詩三百篇洋洋大音也馬負龜呈實唯元本典謨訓誥帝王經世之文備左氏以一代良史翼聖經二戴推檀弓之文過彝鼎莊生所稱周徧咸者入特未窺其畔耳安見少陵青蓮之不爲晁董而屈宋班馬別蹊徑于程朱耶則余弟能自信而益肆力所嗜久之觸景成編篋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漸盈或浸假而登作者之堂亦未可知也顧能無涸本業博一第為桂下史方幸符余所夙〻無幾何言見斥竟阨抑而卒于官賈傅長沙魯連蹈海百世而下誰悶獨醒乎蓋丰者天地之精英易榮易瘁也

或又芝菌偁瑞麟鳳紀祥造物者固忌多取與余弟之賦才天也其阨于遇亦天也與其阨之何若勿生既以生之何又阨之則所謂即其文而識修短顯晦之數至斯殆不可解已當余弟之罷諫也媒蘖者曰是險而善蓋

卒未有以白也是能進而不能退者
也以其身為殉嗚呼不知其人視其言
茲其言具在可槩生平獲罪之繇
詳于赤牘邁軸之致形諸詠言余
弟已矣直之何報枉之何懟直耶罔
耶付之天下萬世而已矣余又聞文

章為不朽之業是刻成而不朽者又
在其得當與否不可知亦不敢知倘可
供大鼎一臠將使無涯之智結為大
年何晦不顯何短不修玆彼趙孟者
石火耳隙駒耳死則死者也然則余
弟之所得者多矣

中褰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律詩

曲沃秋吟四首
署中見鴈
夢遊山成詩覺而能識
見梅寄兄
菊月初奉遲賈珍宇年丈
次安肅遇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別兄
和李温甫雨後邀遊池亭
輓襄陵蕭明府還葬山東
晚發叢臺驛二首
秋日書廣武公署
入山遇雨時往閱邊關
過令公舖
南嶺
北嶺

保定楊大將軍見候詩以勉之
奉慰傅約齋道長請告
次寧晉候代
三月十七日漫題
都門喜李太史見過分韻得文字
晚從南池登太白樓四首有引
聞會見遜兒同入鄉校
題河橋別墅
題城隅別墅

郡齋得酒
晉陽無蟬
得家兄內補消息
次南關驛和王柱石清明日韻
初下太行抵萬善驛
喜姪武來迎
寧郭阻雨
寅丈武趙叟劉四君子遣使視余渡河書此以報
寄謝晉中諸屬
寄謝諸路別駕
東門泛舟
歸鶴堂遇雨
過漁村別墅有感二首
病中謝邑大夫劉成吾勸駕
夢入都門紀事
次孫生志喜
步月述懷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將趍天津寄兄四首
送武鳴兩姪應舉
勉姪武應舉嗣先公勉子詩韻
勉子曾遜應舉
將赴曲逆病不果行書寄劉溥
舟過大伾
五日舟次天雄
寄路生太玄
李繼平年丈祀典成其子走千里相謝作此
以送之
聞杜氏孔偕堂成
遣子入都
夢遊曾菴書舍
口號寄兄
桑溥
寄張子語
李子規
郭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晚霽
小寒食三首
澄姪冲弱一聞里選輒能輕千里就試心竊
壯之賦此示勉
書空
題東門池園
都門送姪武南旋
偕計北上留別里人嗣送者韻
嗣韻留別家兄

寄懷杜黙菴燕呈天中可山諸君子四首

五言排律

閱武倒馬關四首
宿軍城
登捶箭嶺敵臺
春日過楊中丞別業
春日留別楊純菴
送大司馬鄭公經畧關西
小寒食抵家寄謝晉陽諸君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臘日
都門送李伯實分教商丘
壽晉封張大翁八袠
初夏喜雨

卷之二

七言律詩

閱平陽府城同和明府登明德樓
秋官郎董巢雄以諫遷上谷有寄
和題武安君侯祠　寄兄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送和龍川內召
重九前一日送王石山歸杞
春日絳州登會仙樓
九日曩城阻雨喜賈年兄見招
登岳陽東山觀聖泉
登姑射山絕頂有懷外舅劉公公鄠人嘗守
南康號姑射山人
王龍塢年丈悼內詩以慰之
過鼓堆泉喜絳大夫見招

聞絳州城東張大夫
趁役棘闈次介休
簾內值中秋雨霽
重陽日較録棘闈晚同孫明府登明遠樓
閏九日送六孝廉北上
聞喬明府內召
入姑射澗三十里晚宿寬水峪
送絳大夫晉秩營相
九日登潞公臺東賈年丈
九日風雨歸署得舍姪家書
五日聞長子有警
夏日同黃比部登冀城南樓二首
和黃比部登冀城南樓韻
入覲北上次度冷泉關
次鄴都得家兄捷報
過汝州呈淡源陸年丈
夏日登喬山絕頂禱雨黃帝行祠
後二日喜用大澍

初秋檢災經對質山絕頂
月夜次解梁
雪霽入浮山時奚明府考績
除夜有懷時家兄候銓
秋日復登絳州城樓座中四廣文在焉口占
呈尹大夫
邢明府有約作此促之
午日如翼卜心虞招飲潞公臺
春日送大原吳中淮明府督學山東
送同寅王少尹之任大梁
冀城道中送兄歸長子
中秋見月次李兩山韻
送清濱張太府治兵穎上
雨中過裴晉公祠
得孫屯留書賦此寄意
過裴翁祠
任沃先一日宿神祠
冬夜同獻明飲士登公署

春日赴 內召話別曲沃

次霍州呈吳大夫

護送 潞藩就 封舟中遲蕭司馬宋中丞二首

舟行登大伾山坐中呈蕭宋二公

舟中遇風移時乃定走筆柬宋公

過廣宗先大人嘗令於此感而有作

過寧晉嘲王栢石年丈衙 命過里

次長垣送崔振峯出按甘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次東明望黃河有感

閱開州城

登大伾山

將發魏縣

孟冬日送酈臺龔潤篆南巡梁宋

送門生盧進士試宰夏邑便道省覲

謁韓魏公祠走筆嗣陳五嶽韻

長至日雪霽渡滹沱將次深州

閱深州城父老請撤增築書勉林守

除夕有懷中丞宋公
歲庚寅以元日立春試筆隨占成韻
謁魏鄭公祠
次獲鹿東井陘額兵憲
井陘道中謁淮陰侯祠
晚過連珠洞
春日過宮保梁公別墅
題署左小圃
登天寧閣
春日陽和樓留別宋開府兼勉恒陽諸君子
再逢龔子才
七夕別家
過鄂王祠題壁
過河間再遊一鑑亭有感
過長子嗣家兄韻
附家兄原詩
長平驛嗣韻留別家兄時聞驚報
附家兄原詩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遊發鳩山觀漳源二首
送吳吉夫廣文之西平
舊甘肅開府張公周田以詩見懷敬酬來韻
二首時甘肅有警因及之
元旦試筆是日免朝
送王大夫之官忻州兼寄令弟令郎大雅
送何克齋侍御謫武昌
次星軺驛
過兗子城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夜雨獨酌時按兗州
遊古南池二首
曹濮道中壽逢連少嵩年丈過家賦此時連
將按畿南
旅情次宋中丞韻
晚同恤部陸淡源年丈遊大明湖
九日
觀趵突泉次宋中丞韻
聞太原報蚤發濟南

菊殘逢友
秋思效鄭梅麓體
得太原檄
將之太原
家兄便道過里同謁墳墓
次盤洺嗣家兄韻
附家兄原詩
送毛刺史之蘭州
初秋聞寧夏有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初秋郡齋小述
別晉陽
別開府呂公
次褫亭
醉題壁
喜二酉樓成
送梁汲泉起守登州
生孫志喜
病起

雨霽觀水
春日送兄北上
送姪武兒曾遜同赴里選
得完縣消息座中和鳳來年丈韻
完人來迎走筆書空
將赴曲逆和李伯實贈行韻
甲午中秋有懷蔡心可劉濟滄二君子有引
乙未元旦
元夕和杜侍御西泉韻

黎陽登舟忽憶潞藩之役悵然有感
舟人回寄寗史二明府
舟過天津書此報兄
次涿鹿將抵曲逆
老婦嘆
答老婦嘆
龔潤褰年丈以詩見寄嗣來韻
秋夕喜陳大酉年丈見過
兄誕辰有感

秋日懷嚴雲岑道長
曲逆秋吟四首
中秋寄兄
謝江誠宇年丈見慰
寄謝山東五進士
聞郝方岳中巖誕子
得杜侍御西泉論文書賦此寄懷
得蔡心可年丈書
送熊月陽還京

懷申玄渚年丈
寄賈玠宇年丈
聞張會長重岡應舉
丙申誕辰
郭烈婦
東唐邑孫明府
侍御喬公柱道見過余病甚伏枕賦此志感
霽月
話舊懷王柽石年丈二首

客話曲沃
懷鄉秋吟呈大中丞文麓鍾公四首
夜坐二首
丙申九日是歲閏八月
雪中感清冷朱年丈見過
送錦衣姪鶴齡歸里
得家兄手書見懷用嗣韻
附家兄自都下寄詩
聞家兄　欽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述懷
夏日登兗城
述懷
送杜馬二進士偕計北上
送兄南還
勉曾遜二子同應鄉舉
卷之三
七言律詩
雪霽過蘆溝橋

寓都中寄姪武

和玉河春水之作應制

送李見虞出使遼左

早朝侍班

扈從　謁　長陵

端午　賜扇

五月廿九日述懷柬亦卿李太史

送侍御去華年丈謫南海

賦得別鶴吟送孫印池之任儋州嗣來韻

春杪逢密雲使者寄懷別駕胡公熙呈述春
年丈

宿横嶺關

過韓侯廟嗣韻

清明日送計部尚書郎吕公還朝

秋日聞赤城尹公子捐館還塟瑯琊賦此以
哀之

壽詩二首

寄豫原劉公一首

秋日梁園即事六首
聽話金山
題杜氏野堂時渠舉子
齊隱翁壽爵
劉司寇之舟有作因步其韻
遣二子從學有感
別墅端陽日醉後東王君
哭太學李生妻何烈婦
別墅獨射寄懷許生河洲
喜惠民橋成
涉淇
次蘆溝
試官西省即事

七言排律

秋日同于兵憲閱武黃寺山口
春日夢遊神京輙用七字句述懷
壽章

五言古

入覲回將抵曲沃
過古添園有感
漳決魏邑成安與魏接境水旱相半也至邯鄲而旱甚感而有作
澤州城樓別温川殿下
別門生甯孝廉
別宥陽小隱有引
哭季太史青城年丈
喜遼師大捷應制

還家哀

七言古

清明日晚發都門話別家兄
春日過銅雀臺
秋月行丞筆柬李温甫
喬山行
冀州行
長平驛
五嶺山行

三山歌寄謝淥川道友
校筆行
晚過十賢祠有感
題楊東陵九十壽圖
太孺辭送太華年丈謫南海
將渡河示姪武兒曾遜
世節行
荆璞行
雪夜飲劉司冦宅
姜生卜居
越溪吟
行路難
雪夜讀石孔山人六槖歌
雉壇行下第後重與諸友結社
漁村謡時扶溝被水

五言絕句

九日二首
發定州四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覆觴口號四首

玄偈六首

燕中懷古三首

六言絶句

午夢二首

不寐二首

題城隅野居四首

題小畫四首

七言絶句

題姜烈女滄岸手跡

杪秋述懷四首

按大名諸郡邑每詢父老輒有耳之心悸者欲代之鳴未能適壁間有民言十首元洲公嘗從而和之因嗣其韻

渡漳河時家兄令長子是爲漳源

夜烏啼

過清華鎮

次武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抵家
初抵家園賞菊四首
見市老馬二首
嗣韻送兄之任職方
附家兄原詩
得寧夏捷音再嗣韻
附家兄原詩
次權店和遂渠韻
醉後再步前韻
將抵家謝鄢中諸君召
逢劉生
欸乃曲六首
木蘭祠賽神曲十二首 有引
庭栢八詠 有引
經杜洧南墓二首
夢身爲老僧別家遠遊
題寺僧壁
謁皐陶祠二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偶過鶚村
卷之四
奏疏
請冊立東宫疏
劾近臣結黨欺 天責法疏
條陳安攘大機疏
條陳科場事宜以奮風檗疏
述民言恭請建 儲疏
再劾中官疏
條陳武場事宜疏
清理巡按舊規疏
議留寧山衛操軍疏
題風變疏
題星變疏
卷之五
奏疏
調補長垣縣官疏
調補南宫衡水二縣正官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報賈中丞服闋疏
辯趙州失銀疏
請註銷栢鄉失事考成疏
薦舉方面官疏
薦舉有司官疏
薦舉佐領官疏
薦舉教職疏
薦舉境內人材疏
薦舉將領疏
議薦將材疏
薦舉廢閑將官疏
表揚孝義貞烈疏
請褒穆封君潛德疏
劾禮部洩漏考官疏
擬辯外補疏
卷之六
條議
曲沃荒政十五

驛傳議十二
鹽政議一
弭盜議六

卷之七

序

重刻方畧摘要序
送張清濱入覲序
贈崔鎮峯理郡上績序
贈許大總憲移節上谷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贈大廷尉少泉李公壽七十序
贈別駕劉彬菴和戎受 上賞序
送平陽守張公治兵潁州序
刻馮進士鄉試墨卷序
晉藩得士録序
送賈朴軒序
奉祝元輔鳳翁張老師壽序
贈臺長劉心田考績序
送別駕馬公之平陽序

都門送狄明府之扶溝序
壽李封翁六十有三序
送費望海之衛　崇藩序
蘭臺法鑒錄序
北嶽廟集序
刻邢宗實政序
邢臺縣志序
廣平縣志序
義屏張君贈言錄序
崇雅鄉約序
刻何氏族譜後序
刻申諭錄序
鏡趙錄序
賀劉明府省臺嘉命序
賀劉明府奩荷省臺嘉命序 代作

卷之八

序

褒孚錄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曲阜縣志序
楡次李令公列祀名宦序
贈杜君拜武學司訓序
贈夏恒軒初政嘉奬序
賀郝封君壽八袠序
賀管明府膺奬序
賀張掾序
贈史胥序

記

西城察院題名記
曲沃縣寅賓館記
曲沃縣公需考成記
扶溝縣貢士題名記
邑人高君源善行記
完縣科第題名記
完縣貢士題名記

傳

懿德張隱翁傳

嫂李孺人傳

曲沃賈烈婦傳

扶溝文獻小傳

卷之九

志銘

明曲沃教諭王秋潭先生墓志銘

明故湖廣穀城縣主簿泊川郭公暨配高孺人合葬墓志銘

明故陳隱君墓志銘

明省祭官嵩谷高君墓志銘

故周毋楊孺人墓志銘

明處士西渠何公墓志銘

雜文

扶溝惠民河石橋頌 并敘

題　敕命碑後

何氏宗箴跋

報政錄題詞

刻先君存稿再述

寤言鈔小述
扶溝水患圖說
心一居士說
太虛山人說
漢孝烈將軍像讃 有引
題本來圖讃
泊濱大父手植檜贊
武學教授杜魯菴像贊
儒醫雲林山人像贊 有引
李楓宿像贊
河西屬變議
乞休公移

卷之十

祭文

祭北嶽文
存夫子遺像告文 有引
祭河伯成橋文
祭共世子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祭張鳳磐元輔文
祭司寇劉公文
祭魏昆溟先生誄
祭屯留尹孫尉沽誄
祭杜桐岡文
重修李莊簡公祠告文
祭楊介菴文
沃田李先生誄
祭呂純齋文
祭封公王居野文
祭陳樂耕文
祭梁蘭溪文
祭族父近村公文
劉母黃孺人誄
祭楊太夫人文
祭陳母王孺人文
祭賈烈婦文
謁廣宗遺愛祠祭文

謁邢臺遺愛祠祭文

墓祭考妣文

受封告先人文

曲沃祭考妣文

書啓

慈寧宮成賀申相公恩廕啓

賀荊石王相公拜相啓

上坐師余公壽啓

上大座主閣下啓

上陸太史求撰　勑命啓

謝陸太史撰綸翰啓

賀朱少宰啓

上許相公啓

報劉和翁啓

撫臺壽啓

督兵進秩開府賀啓

送按君復命啓

上侯撫臺壽啓

請按臺莚景明啓
柬劉司寇泛舟聞災傷啓
柬黃恤部啓
送純齋氏部家居赴京啓
謝按臺剡薦啓
上軍門賀啓
謝撫臺薦舉啓
謝稼部王公剡薦啓
弔侯撫臺啓

詛宋平原書
太原上當道書
答曲阜孔令書
上張晉老鄉丈書
與朱青今書
完縣上當道書
與何杏翁年伯書
卷之十一
與尹春寰書

附錄

明貴州道監察御史何公墓志銘
明貴州道監察御史何公墓表
明何侍御行實
侍御君傳
有明貴州道御史中宸何公誄
明監察史何公誄
扶溝縣鄉賢何公入祀公移

中宸集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NATIONAL CENTRAL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3464393 V.2

中冢集卷之一

扶溝何出光兆文甫著

五言律詩

曲沃秋吟四首

大漠來秋色孤城敞素陰月寒息鶴夢風落靜琴心誤國清談盛憂時白髮侵秋思渾不任無奈發霜砧

二

千里縈鄉夢百年此宦遊逢迎仍待旦寥落不禁

秋歲月驚黃菊風塵易白頭愁看霄漢外一夜火西流

三

搖落驚秋老登臨動客情一官渾五斗四載駐孤城風急蟬琴靜天空鴈字橫美人何處所姑射露華清

四

秋風千里客獨酌萬愁輕白眼看交態青雲薄宦情兒童知面貌松栢見平生自笑非勾漏何緣近太清

署中見鴈

未卜人南去重看鴈北來一聲春草緑千里暮雲開不繫帛書至空排錦字回梁園于幾日飛過孝王臺

夢遊山成詩覺而能識

寒煙迷古道峭壁掛滄洲爲愛嶒峻色來滋浪漫遊磯斷山仍合溪廻水亂流登臨有好興不必訪丹丘

見梅寄兄

官舍梅初綻鄉園梅欲紅三春能幾日千里不同風忽憶連枝今何如繁杏濃殷勤逢驛使好寄到天中

菊月初奉遲賈珍宇年丈

景明清話後懷抱近如何別去頻君夢秋來幸我過桐鄉宿雨霽滄岸夕陽多望望旌旄至攜壺上翠巘

次安肅遇兄 時兄入對

梁園來兄馬沃陽至弟琴風霜千里面骨肉兩年心幸不容顏改何妨歲月深明朝拜舞後取次醉瓊林

別兄

山川分兩晉兄弟各殊方念我經年隔不辭去路長羊腸尋亂水鳥道度夕陽一見還成別秋風淚幾行

和李溫甫雨後邀遊池亭

遠岫收殘雨輕煙散曉陰岸頭添野色池面淨塵

心影落青山近涵虛綠樹侵共來尋大隱何日起
商霖

輓襄陵蕭明府還葬山東

蕭傳出三輔十年竟不還民風還太古列宿隕中
天金闕雙鳧斷玉樓化鶴旋他時如掛劒東海問
牛眠

曉發叢臺驛二首

攬轡邯鄲道凌風見古臺武陵何處所圖畫自天
開彩袖思歌舞荒基空草萊平原秋色裏萬樹鳥
聲哀

二

荒臺人去後喬木自平原臺上空歌舞桃中皆夢
冤片雲歸紫岫孤月又黃昏慷慨惟公子英聲千
古存

秋日書廣武公署

霜署常秋色逢秋更索居寒溫惟爕裘朝暮自刑
書行厭桓乘馬心馳張憶魚金風吹不斷落葉滿
庭除

入山遇雨時往閱邊關

雨脚當山逕神功故洗兵旌旗霑復展棨戟濕猶明嵐吐峯多秀氷生水有聲衝雲應自散前路馬蹄輕

過令公鋪

嵐開見遠岫積雪白紛紛朔氣摧殘草燕風射凍雲秋深羽檄靖夕照戍樓曛共説山環處楊公此駐軍

南嶺

孤嶂薄雲漢崎嶇甲大行懸身尋鳥道矯首問羊腸怪石横星斗蒼松掛雪霜何如九折坂叱馭愧王陽

北嶺

亂山行欲盡峭壁復當頭路繞盤雲處人經淺澗流褰幃時見頂傍險不鳴騶自古摧車道男兒作壯遊

保定楊大將軍見候詩以勉之

將軍駐右輔　天子借威靈號令驚風電旌旗耀

日星許身先赤幟報　國仗青萍願逐兀良哈佞
恢北大寧

奉慰傅約齋道長請告

抗疏新脫距馳聲舊批鱗乗驄方報　主彈鋏暫
歸身司馬元非渴原生不爲貧枌榆莫戀戀旦暮
念　楓宸

次寧菁侯代

大陸饒春色孤城鎖暮愁瓜期未有日蘭約已經
秋倦鳥尋江樹遊雲去海鷗落花隨旅夢夜夜瀟

芳洲

三月十七日漫題時以宋公爲冢宰

晴日當窓入虛堂散早寒春愁花落減曉夢鳥啼
殘臺栢初添翠庭葵半吐丹　中朝新得宰聞報
自彈冠

都門喜李太史見過分韻得文字

十年不話舊幾度恨離群借劍曾憐我揮毫獨羨
君關河鴈字斷雲樹鳳池分不鄙風塵客來尋史
闕文

晩從南池登太白樓四首 有引

濟寧城頭太白之酒樓在焉下瞰荷澤菰蒲交翠則子美之南池云二公擅千古絶調而此邦之遺跡並存亦甚勝地也王後軒工部拉予過南池予因邀之登太白樓項刻之閒兩瞻所慕俯仰今古慨而有作

杜老南池過後登太白樓誰將黄鶴景移向昔家
遊樓月漁磯滿池雲雉堞浮蕭條千古下舉酒一
相酬

二

大雅名天壤危樓自古今津橋尋勝蹟梁月見長
吟畫棟丹青落殘碑歲月深憑高一悵望人世幾
浮沉

三

燈火滿城頭傳喧上酒樓座同工部客醉與謫仙
遊野望迷齊魯平臨見斗牛夜闌歸未得明月在
汀洲

四

棟宇千年在雲霞四望新曾無華表鶴空説謫仙
人捉月身成幻如泥意頗眞醉中有閬苑不必外

風塵

聞曾兒遜兒同入鄉校

五世箕裘業雙雛奮異初雲霄期萬里燈火惜三餘但願繩先志無徒讀父書若兒能報國慷慨且回車

題河橋別墅

欲尋歸隱處上築洎陽田去郭三餘里環居四是川晁宜綠竹舍好醉杏花天種樹蕪番釣悠悠易百年

題城隅別墅

未卜明農日先開負郭堂十年宜種樹二月可求桑結屋依喬木栽花覆短牆閒身枝老後高枕到羲皇

郡齋得酒

不冪淮陽守為其北海樽三秋總臥病一醉漫銷寬擊缶心猶壯驚筵舌尚存酒中無世味絕勝隱金門

晉陽無蟬

鳳厭新林巢今思故國聲琴中風自冷葉上露空清應畏螳螂捕羞同絡緯鳴酣吟深愧爾潦倒并州城

得家兄内補消息

六載河陽令才官司馬門危時偏重武隨例亦稱恩且慰東山望東同北海樽秋深方卧病談笑且加飧

次南關驛和王柱石清明日韻

何日清明日當休苦不休終令成市虎始去訪林丘自昔誇高蹈從今罷遠遊功名知已在付與廟堂憂

初下太行抵萬善驛

不須悲險道山盡即吾鄉草色鋪芳徑花光照埜塘望中人歩穩隨處鳥聲長陳迹休回首迷途今已忘

喜姪武來迎

驥子終千里吾生已倦遊甘心解組綬願爾續箕裘曉樹花爭放春塘水漫流歡迎見小阮隨地坐

消憂

寧郭阻雨

雨色迷歸路泥塗滯逐臣誰憐鸑羽濕偏弄柳條新泪盡關河暮愁深花鳥春何時天日霽溱洧得垂綸

寅丈武趙夏劉四君子遣使覘余渡河書此以報

離筵重握手入夢見同心一使黄河遠千山驛路深浮雲棲晚岫好鳥振春林何日金蘭續歸鴻泪消襟

寄謝晉中諸屬

共理懸終始臨岐悵別離却將冀北使返寄隴南枝芳樹三春杳停雲兩地思弁州千里外目送塞鴻遲

寄謝諸路別駕

弁州晉罷郡知已在粤城驚問占交義飛書嘆世情鴈門千里鴈魚素一緘輕莫討重逢日無心更請纓

東門泛舟

浩蕩通澤國涵虛接碧天蘭橈聊載酒柳岸即回船龍影垂夕照鯨波漾晚烟蒹葭迷古渡歸路轉茫然

歸鶴堂遇雨

雨霽松楸暮輕雷散遠空竹垂濕嫩緑花落洗殘紅萬樹槐陰露千村麥浪風衝泥憑杖屨又過石麟東

過漁村別墅有感二首

先公舊隱處小築傍漁家地控三河險門隨五柳斜野堂留愛日荒徑剩遺花遊子廿年返看雲兩鬢華

二

昨夜漁村雨烟雲散曉林麥搖千頃浪竹覆數竿陰溪可垂巖釣時當掇既簪頹言從舊隱喜得敝廬深

病中謝邑大夫劉成吾勸駕

捧檄知多日彈冠未有時病仍抱犬馬身尚託參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苠阮籍途窮久王陽馭故遲殷勤謝使者應不負
瓜期

夢入都門紀事

江漢悲時變　朝廷厭議兵夢隨牛馬走直入鳳
凰城太　國遭朋黨移官豈　聖明賜環不可望
何日請長纓

次孫生志喜

寤寐衙門下一年兩夢庚長孫纔識祖得弟即為
兄聽鵲愁顏破看弧老眼明石麟天上物偏向逐
臣生

步月述懷

報國曾危論投身謝畏途支吾官不赵憔悴病方
蘇兄弟各天遠江湖片月孤躊躇清夜立何以卜
良圖

將趍天津寄兄四首

太國仍緑鬢移官已白頭愁顏偏易老衰病不禁
秋塞雁天南向交河水北流愧無戎服畧慷慨亦
登舟

二

已謝寧州役復辭稷下行一官羞白首三命負蒼
生病劇移家日秋深悵別情惟圖經水次骨肉得
逢迎

三

老病甘衰謝　明時復見收勉圖狗馬力奔走帝
王州聘路惜初曙到官已暮秋白頭偏戀　王不
避畏途遊

四

聞道交河北客船曉夜行鯨波流更咽漁火滅猶
明萍梗隨人去鳧鷗寄此生吾兄疑望切疾痛湧
含情

送武鳴兩姪應舉

千里雙神駿三秋萬選錢苦心棘院日得意桂花
天劍氣豐城結珠光合浦聯白頭思報　主不負
舉吾玄

勉姪武應舉嗣先公勉子詩韻

爾負匡時畧高秋仗策行風雲酬壯志星斗煥元

晶鼇占三千客鵬搏九萬程泥金須報我文陣得
先聲

勉子曾遜應舉

繼志一經足何心雙桂榮時危碩策售身病督兒
行種德三槐在驚人二鳥鳴魁名自爾祖勿負舊
家聲

將赴曲逆病不果行書寄劉溥

千里圓空騎三番挽太舟河陽花待發彭澤柳相
留任性終董桂憑人呼馬牛茂陵真抱病端不爲
悲秋

舟過大伾

久別名山境嶒崚舊黝清曙霞蕭寺出夏木翠微
平勝地風光在逐臣浪迹輕十年衰病後揚艇過
孤城

五日舟次天雄

五日孤帆客三年放逐臣葵榴思故國蒲黍薦[illegible]
賓妻子同羈旅吏民盡路人行吟憔悴極何處弔
靈均

寄路生大玄

不圖仍作吏牽爾復離群雙鬢愁如雪一官澹若雲金蘭原夙契松蔦得斯文每見山中使來時必問君

李繼平年丈祀典成其子走千里相謝作此以送之

炎凉悲世態生死見交情我輩功名薄而翁心事成豸冠光史冊驥子紹家聲贈劒傳雙泪將歸哭九京

聞杜氏孔偕堂成

我發青山日君營綠野堂蔣公三竹徑楊子一書床卜築熊占夢落成燕繞梁何時歸白社爛醉杜陵傍

遣子入都

朔風吹落木大漠不勝秋無鴈不南去憐兒自北遊郊關問國禁笳鼓雜邊愁燕市貂裘冷蕭條勿久留

夢遊曾菴書舍

杜陵多逸興小築足徘徊地近空同宅門通明道
瑩種梔仍五樹疊石作三台咫里十年別幽窻入
夢來

口號寄允

運去身多病官卑祿更貧何期曡綬久漸覺白頭
新王爵不相假憐才恐未真延遲今數月日日羨
歸人

桑簿

朧𨓏河陽簿迷花洛社東紅粧擁落日白首醉春
風四座客常滿一錢囊未空故人不可見幽興許
誰同

寄張子語

人去餘黄石園存有辟疆野堂巢舊燕書幌發新
香程杵成高義朱陳藉未光赤松元不老鶴表在
殘陽

李子規

襟帶宜陽郡冠裳千大夫門闌通邸第幽隱託江
湖緑樹春風靄紅樓夜月孤而翁真可念傺素郎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良圖

郭生

舞象聯牀友相看俱白頭去蓀猶且暮喬梓隔春秋洧水洲前月烟山霞外樓何時歸綠野重訪少年遊

晩霽

迥晛千山暮歸鴉萬樹聲煙浮碧落重水蘸彩霞明節過日南至天高古北平不嫌謫宦久入夜旅愁生

小寒食三首

何日清明日道逢百六時鳥啼絕跡處花發背人枝烟火別家久山川歸路遲隴雲空在望几坐泪頻垂

二

何日清明日春來不見春未聞南雁至但苦北風頻謫宦身如寄還鄉夢即真誰期寒食後猶是未歸人

三

何日清明日燕風不大和但愁春雨少偏覺暮寒
多恨發綿山火悲增易水波尤憐五柳宅花事又
輕過

澄姪冲弱一閭里選輒能輕千里就試心竊
壯之賦此示勉

總角青衿子奮然仗策行紅塵暑氣重白面曉風
輕冀北初千里圖南應萬程箕裘堪望爾計日起
明經

書空

十年仍墨綬白首復為郎日日愁民瘼時時檢去
裝名隨草上露鬢有鏡中霜自古秋江畔芙蓉任
短長

題東門池園

四野俱尋樂東門好種瓜池臨彭澤柳庭有河陽
花去舍百餘武依城三兩家興闌歸路晚散步可
無車

都門送姪武南旋

驥子向秋風送爾長安道白馬背金臺青袍戀裘

草駿骨價空高霜蹄試不登去去速歸來英雄肯
自老

借計北上留別里人嗣送者韻

計吏催征馬匆匆仗策行壯懷旭日近別淚壠雲
横京國他時夢河橋此際情春光留上苑兩地鳥
嚶嚶

嗣韻留別家兄

兄弟眞難別王言不可留相看成兩地明日卽三
秋鴻鴈盤中澤白雲繞故丘殷勤爲𪴊我　聖主

愛清流

寄懷杜默菴兼呈天中可山諸君子四首

大雅俱淪寂風期暗自親孤吟從歲暮悵別過芳
晨四海論知已三生見故人何當尋去隱酩酊醉
江春

二

風物北原勝春深思幾過花光盃底見鳥語夢中
多杜老緣詩瘦知君更鬢皤向來溱洧地千古一
漁蓑

三

富貴一朝露文章千古人晉唐隨世變陶杜卜居新景霽堪乘輿詩成不厭貧聞君思更苦直欲訪元真

四

釣海探明月攀雲弄紫霞片言成珠玉萬鎰渺塵沙花鳥千年在天風萬里賒從君玄悟後無使夕陽斜

五言排律

閱武倒馬關四首

五夜驚吹角元戎報曉籌建牙絕巘外飛羽遠峯頭曙色紅偏勝山光翠欲流將軍先負弩使者擁垂旒未下轅門令懸知百勝收

二

虎豹輸雄畧貔貅列大營雲旗朝霧濕霜戟曉霞明碧澗羅鐵騎朱衣繞石城陳師殺氣合振旅陣雲輕不睹旄頭落胡塵已報平

三

司馬排三耦將軍控六鈞鼓鼙生八變決拾共千
人箭劈黃雲散弓彎邊月新鶻旂蔽白日鳫陣附
蒼旻爲報天山定歡聲動朱輪

四

千騎合圍罷飛身上戍樓高懸百戰壘俯瞰五湖
秋枹鼓驚雷電旌旄動斗牛四山烽火靜萬竈曉
煙浮日暮尋歸馬遙從百丈頭

宿軍城

雨餘旌纛緩薄暮入軍城萬灶寒煙結千山瞑色
橫度關無尹喜誰劒有劉生暫止陳兵壘行馳大
將營鼓鐘報夜霽刁斗動邊聲明日乘驄去悠悠
古北平

登插箭嶺敵臺

天險絕胡騎山形護　帝畿何人插羽箭今日建
牙旂孤壘削青壁層臺冠翠微懸身度絕巘飛屧
上危磯勢控白登險兵連上谷威一麾烽乍起萬
弩矢交飛不是和戎計無令匹馬歸

春日過楊中丞別業 公京師人僑寓真定

江湖廊廟客城市山林家勳業歸焚草幽情學種花庭虛蘭蕙合徑曲竹筠遮小巷留春色高樓送晚霞門多陶令柳園有邵平瓜雞黍留三逕圖書玩五車鶯啼曉夢覺客散夕陽斜避地千山遠看雲五色賒有天堪小隱無意戀京華

春日留別楊純菴

贈我橋邊柳登君河上樓晴川橫別路春樹亂離愁好鳥歡相戀浮雲意欲留梔花映綺席萍梗散芳洲客座添新扇王程換敝裘晚風催去馬驥色

挽歸舟後會知何日長安滿目秋

送大司馬鄭公經畧關西

太白射旄頭胡塵擾隴州掃壇求大將裂地許通侯羽檄徵龍禁牙旗出鳳樓虎臣先負弩天子自分符九閫惟元老三推新壯猷選鋒歷絕塞直擣向邊陲犯順繩西夏乘盟問火酋軍聲轟幙震劒氣羯胡秋重峻三城險無狥假道謀王門烽火靜青海惡氛收却憶今前箸中興第一籌

小寒食抵家寄謝晉陽諸君子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乍脫幷州役俄逢洧水春蒼生數行泪綠野一歸
身空負清明日甘為放逐臣風霜心獨苦雲霧景
徒新草色迷皇路鶯聲過比隣柴桑甘白首楚澤
怨青蘋投筆絕交態懸車避世塵家徒四壁立友
與一琴親五夜驚殘夢千山憶故人無勞傳諫草
偷得老垂綸

臘日

久客不言返歲時心自傷曆頭檢欲盡兒女思將
忘綠樹倏搖落青山半雪霜愁深雙白鬢羞澁一
空囊不厭風塵苦黐驚道路長家童日灑掃隣里
問康強共道歲云莫主人返故鄉畫堂朝下榻賓
朋夜焚香松竹初覆徑梅花近出墻玉缸新酒熟
書幌舊琴張何日陶潛去得隨阮籍狂五更歸夢
斷千里空相望

都門送李伯實分教商丘

帝里春光滿客程曉樹蒼 聖主收國士之子去
何方梁苑開經幃燕關送錦囊河橋鳥語切岐路
柳絲長不謂班生餞能令季子傷清流歛去馬芳

草亂行裴莫使清氊冷消磨白眼狂魚龍霑雨露
梔李近宮墻暫爾風塵隔終依日月光佇看三鱣
集來近　五雲傍

壽晉封張大翁八袠

標闕　君恩重壺天春日長一身三寵命百歲總
青陽不觚嶽靈秀那依杲日光彩毫虢藻賦華髮
尚圭璋白屋列朱瑟青門孤錦囊揮金薄管鮑陳
義到羲皇闕閣由一劒圖書啟衆芳靈椿添鶴算
天馬正龍驤崇蔭成南國葵忠動上方風雲乘景
運魚水合明良北斗酌元氣南山永壽觴青雲生
玉陛白首照金章雨露含　天藻蛟螭引　御香
仙籌添海屋　尺一下　朝廊寵渥霑天府聲華
接　帝鄉金莖分湛露玉碗挹氷漿軒冕趨賓從
簪纓恣舞裳五侯爭折節七貴滿高堂南極合千
算東皇獻百祥乾坤開壽域山斗望宮牆蘭砌香
初謁　楓宸寵未央願言移孝者千載佐　明王

初夏喜雨

上苑雲長漫高城雨不收清風生　輦路淑氣滿

皇州亂颭芙蓉闕斜侵鳷鵲樓明光飛白鷺太乙浮輕鷗夏木千章秀朝烟萬井浮三農方有望孤旅莫深愁無復桑林責何勞雲漢憂　九天多湛露四海盡清流

中褰集卷之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41/4208 v.3

中冡集卷之二

扶溝何出光兆文甫著

七言律詩

閱平陽府城同和明府登明德樓

郡城千古㨿堯都魏王築之作覇圖公役不緣臨百雉女墻何事飛雙鳧霍山北拱撫雲壯汾水西流晋月孤憑檻無勞歌帝德域中今日即唐虞

秋官郎董巢雄以諫遷上谷有寄

漢廷驅馬入長楊遮道何人諫履霜別後忽傳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賈傳詔前誰肯薦劉郎桑乾河畔春雲香姑射山
頭夜月凉宦海萍踪何所定空餘幽夢託秋堂

和題武安君侯祠

劍外遥分龍虎旂荆州羽檄夜交飛中原膽落青
龍在西蜀魂隨赤帝歸遺像千年看日角畫圖百
戰識天威武侯盡瘁同祠廟猶擁河山護漢畿

寄兄

山城為宰近何如奔走折腰較頗踈宦薄沒錢堪
縱酒訟清多暇好抄書林中未必馴雙雉門下眞
無餽一魚民瘼遍來多可問吾兄早晚對公車

送和龍川内召

金飈吹木旆旌懸送客姑峯儼若僊孤鳳幾年擬
報國雙凫一旦始朝天檐帷忽傍風雲起劍
珮俄沾雨露偏若得明光詢郡屋逃亡今已遍
山川

重九前一日送王右山歸杞

匹馬蕭蕭向汴州西風生我故鄉愁高秋有客思
蓴去佳節無能為菊留南國謾傳遺犢事東門好

伴種瓜侯梁王臺上應回首莫惜鴻書問舊遊

春日絳州登會仙樓

一天煙雨滿汀洲十里汾河繞檻流不是主人能下榻那令狂客幾登樓風塵作吏誰青眼盃酒揮毫欲白頭賴有春霖堪慰旱凭欄新喜見輕鷗

九日冀城阻雨喜賈年兄見招

叔虞故國謁清秋風雨重陽漫不收桐葉千年尋往蹟菊花九日值來遊登高且伴落嘉帽乘興莫回訪戴舟兄弟天涯堪共醉故鄉雲水各悠悠

登岳陽東山觀聖泉

石磴嵯峨上翠微琳宮天畔靜朝暉孤城烟鎖千山曉十月霜高萬木稀不有巨鰲噴碧玉那令上客解朱衣興來霍嶽雲偏繞長嘯峰頭坐釣磯

登姑射山絕頂有懷外舅劉公公鄠人嘗守南康號姑射山人

故鄉何處是鄠城此地空傳姑射名九孔千年丹竈閉數峰萬仞翠蓮橫身依霄漢風雲壯望盡東南海嶽平聞道吾翁通秘籙欲將仙露祈長生

王龍塢年丈悼内詩以慰之

幾年機杼伴燈篝心許翟冠共白頭老鳳一朝鳴聖世文鸞五夜赴仙遊淚添汾水魚龍寂恨壓姑峰草木秋寄語白楊不作柸管教雨露到荒丘

過鼓堆泉喜絳大夫見招

春杪晴光駐客車連雲飛閣藹清虗旌旗影落湖天境簫鼓聲沉水竹居魚藻未能歌盛世鶯花一任舞清渠使君五馬來相命日暮臨池興有餘

閱絳州城東張大夫

晉家霸業託孤城汾澮東來護九京亂世君臣逐水去杪春花木向人清女墻煙鎖千家静官舍風高五馬鳴勝地于今憑保障使君不必請長纓

趍役棘圍次介休

千里風煙足壯遊晉陽雲物藹新秋連天霍嶽盤靈石夾岸汾河繞介休共月紅塵人北去不知碧漢火西流歸來屈指還重九黄菊應須插滿頭

簾内值中秋雨霽

晉陽風雨度中秋棘院天高鎖碧流孤杖幾回看

皓月萬山何處是滄洲塩車勞我同駑驥神劒何
人動斗牛賴有璠璵時滿目夜深還自傍燈篝

重陽日較錄棘圍晚同孫明府登明遠樓

九日蕭條鎖棘圍一天秋色鴈空飛談詩已恨無
黄菊送酒何曾有白衣紫閣豈宜虗暮景青藜不
見借餘暉登臨賴有叔敖在何用携壺上翠微

閏九日送六孝廉北上

向日登高菊未黄又將重九待秋香主人已辦携
壺興上客能留落帽狂百里謾言淹驥足六飛今
喜屬龍驤明年此際應回首好把茱萸憶故鄉

聞喬明府内召

幾年恵澤滿河汾節操聲華天下聞　明主一朝
勞夢卜徵君三載策功勲方憐展驥無千里忽覩
飛鳬近　五雲愧我風塵青鬢客登仙今喜見人
群

入姑射澗三十里晚宿覓水峪

澗通姑射亂泉流石逕遥遥尋淺水洲雲裏忽驚仙
犬吠洞中真見晚烟浮且看盛世俱樂土不是桃

源只浪遊日暮山腰成野宿坐看明月一天秋

送絳大夫晋秩會相

五馬東征劒氣寒絳山霜後野棠殘臨岐莫恨江都遠仕路眞如蜀道難日傍蒙山瞻魏闕雲凝華嶽望長安東平樂善無勞相明歲應彈貢禹冠

九日登潞公臺東賈年丈

高臺壁立斷磯頭急浦層巒萬樹秋此日潞公留勝跡當年王粲亦登樓翔山過雨餘空翠澮水經霜盡碧流今古封人多異政民風千載自虞周

九日風雨歸署得舍姪家書

故園叢菊近何如宦邸秋深花未舒九日對花方載酒兩河歸鴈喜傳書殘雲拖雨天無際飛閣生涼興有餘若得佳辰同小阮茱萸不惜醉庭除

五日聞長子有警

旱荒有意殺蒼生小醜無知且弄兵晋甲從來推曲沃降會誰敢近長平連朝烽火關心急五日葵榴空眼明佳節不堪頻對酒壯懷直欲請長纓

夏日同黃比部登冀城南樓二首

星使乘軺問晉民晉陽寒谷頓生春遐天封事還雙闕絕巘高吟憶八閩五月炎蒸清狴犴一朝霖雨靜風塵暫隨叔度凭虛閣晝省行看曳履新

二

嶒峻飛閣俯汀洲水面風來五月秋不謂仙郎出粉署肯同勾令話丹丘叔虞城在餘空翠潞國臺存帶碧流日暮憑高應有賦人傳北斗掛南樓

和黃比部登冀城南樓韻

桐葉飄零故國墟荒山煙火尚鱗居千年興替傷心地萬里雲霄縱目初水映樓臺落照裏翠添草樹乍晴餘美人何處空回首惆悵臨風自躑躅

入覲北上番度冷泉關

險道遙從鳥嶼來重關百二邏明開寒鴉啼徹楓林曙落葉吹殘畫角哀亂水冰堅迷古渡深巖月墮失荒臺辰門莫訝客程番萬國玉帛處處催

次鄭都得家兄捷報

邯鄲陌上苦春遲一入鄉關紅滿枝忽報棠華發上國會因桑梓過疎籬山梔吐艷迎人笑路柳搖

青傍馬垂及至柴門春正好池塘芳草又相思

過汝州呈淡源陸年丈

少年五馬任專城春滿條梅汝水清雲漢有憂仍動色作霖無雨亦驩聲竹符已樹甘棠蔭錫井便宜藜藿羹訪治我來尋矩矱今人不讓古人名

夏日登喬山絕頂禱雨黃帝行祠

萬仞危峯捧帝京懸厓飛閣與天橫晴雲故繞昇龍門烈日猶懸巢鳳城不有風雷騰至闕那看雨露抱金莖蒼生四海成膏土披髮合當下大清

後二日喜雨大澍

夕風吹雨暗群峰勢斬長虹雲欲濃神力應驅天漢起雷聲無乃闘湖龍巖頭掣電流光繞樹杪飛泉紫氣重四海甘霖得遍否堯封聊爾慰三農

初秋檢災經對質山絕項

萬仞危峯俯冀州鴈來天末見高秋嵩門風定孤雲杳薊闕煙消王氣浮宋玉已深搖落恨賈生仍抱廟堂憂忽驚山下逃亡屋羞擬人間說壯遊

月夜次解梁

條山岸嵂護巖池渤澥西當苦水湄明月波搖光
似練風塵客路鬢爲絲荒田人去秋仍旱空壁蛩
吟夜更悲寄問城中轉運使可能寬稅謝惸嫠

雪霽入浮山時奚明府考績

亂山積雪送晴新一片孤城萬户春鳴鳳豈宜棲
枳棘飛鳧何事戀風塵且看三異絶今日更許一
廉似古人不是曾公遲報政棠華直欲覆芳隣

除夜有懷時家兄候銓

故鄉兩地隔風煙京國相思又各天鴻鴈北來書

不至飛鳧南下斗初旋幾年池草空勞夢何處栽
花好共看此夕朝紳能拜舞不須重獻栢椒篇

秋日復登絳州城樓座中四廣文在焉口占

呈尹大夫

三年幾度赤城遊此日重登百尺樓千里雲山同
夜月萬家煙火過中秋三鱣賓客樽前列五馬旌
旗水上浮酒罷不堪回首處逃亡令已遍荒丘

邢明府有約作此促之

渤海中條擬壯遊況逢此日過窮愁主人已下迎

徐榻上客寧遲訪戴舟梅送夜寒勞夢思雪添山色足吟眸十千美酒金尊滿門外頻瞻紫氣浮

午日如翼卜心虞招飲潞公臺

高臺數仞勢嵯峩明府黄昏載酒過檻外翔山虛夜月城邊滄水醮星河中原千里音書斷上黨連朝烽火多莫謂懷沙終古恨眼前戎馬欲如何

春日送太原吴中淮明府督學山東

春滿芣棠花滿枝晉陽保障旆旌移治平已識河南守直筆今稱稷下師洙泗千年成俊彦河汾五夜見饑兒相看兩地如相憶古驛月明起夢思

送同寅王少尹之任大梁

梁王賓客近如何今古風流感慨多一自兔園藜霸業幾回萋綠起吳歌鄒枚詞賦懸日月賈董功名困綺羅彈鋏不須歸去蚤車魚應是有恩波

冀城道中送兄歸長子

晴雪遥憐積翠微千山返照白崔嵬風催虹飲殘雲散日入霞明落木稀客子臨岐頻悵悵鴈行中斷自飛飛明朝鳥道間關去珍重寒霜更著衣

中秋見月次李㸔山韻

水落山寒月正懸清光入晉幾回圓乘風欲去王喬舄飲露仍依姑射仙倚杖看雲空有恨登樓作賦許誰憐美人何處頻勞夢夜夜凉生北斗邊

送清濱張太府治兵潁上

慷慨登車望　帝鄉馬頭雄劒烈飛霜山川舊是龍興處雨露新沾虎帳傍潁上妖氛憑保障河東民物憶循良春來故吏仍矯首莫惜鴻書問歲荒

雨中過裴晉公祠

墨雲開處見香山山寺烟林飄渺間丞相荒祠仍綠野後人村舍掩柴關霜風搖落松楸冷陰雨霏微鸛鶴閒龍鍾功名千古在客程何惜鬢毛班

得孫屯留書賦此寄意

伏龍山下問孤芳人道風行草木香百代循良無召杜三嵕民物到羲皇秋高雲樹空千里地隔風萍自一方莫把芙蓉驚歲晚繁華明日即青陽

過裴翁祠

宗臣故宅倚嶁峣風掃荒祠萬木凋淮海鯨鯢伏

雪鼓晉陽王氣鬱星軺野堂人去山猶綠黃閣名
齊勢愈高橋上老人今在否莫將潦倒笑五曹

任沃先一日宿神祠

凉飈萬壑動堯天獨宿荒祠夜不眠汾澮星河連
北極喬金角鼓振新田許身自笑風雲遠矢志先
盟神鬼前誰念龐生今百里夢魂長繞 陛楓邉

冬夜同獻明飲士登入公署

朔風吹木曉蒼蒼二妙相携引興長剪燭歡呼消
永夜開蘸河漢見微霜危言不數譚天衍汪度眞
如千頃黃酒罷歌殘人盡醉能容傲吏老疎狂

春日赴 内召話別曲沃

飛檄徵行次第催遮留父老怨空回圖書數卷乘
春去城郭千家入夢來賴有桑麻留鄙屋愧非騏
驥向金臺懷中惟抱民嵒疏 王燭還祈照草萊

次霍州呈吳大夫

郡當霍嶽倚崔嵬旌鼓遥從鳥嶼來龍阜花飛千
嶂雨彘川浪轉萬山雷古風我愛陶唐谷令日誰
如太守才此地不經兩盛際那令春色向人開

護送

潞藩就封舟中遲蕭司馬宋中丞二首

舳艫千艘護　王舟十萬貔貅擁碧流桐葉分封由　上命桑苞宗社奠中州旌旗倒影牽青荇簫鼓排空起白鷗　聖代于今多盛事老臣聊破廟堂憂

二

夾岸層林曙色微黃龍青雀勢爭飛宗臣仗節城王國開府憑軺按　帝畿甫過渡頭催錦纜煙消樹杪見牙旗危檣反照堪乘興聊接清光盡日暉

舟行登大伾山坐中呈蕭宋二公

大伾峰頭望大梁盈盈一水隔吾鄉千村煙樹迷芳草幾處雲山鎖白楊家在夢中經歲月人從愁裏按封疆同舟李郭還相慰日暮登臨共舉觴

舟中遇風移時乃定走筆柬宋公

陰風吹雨暗江頭勢入驚濤水逆流黃霧蔽空迷古渡黑雲擁樹失芳洲乍疑兵發能燒壁忽訝魚龍來負舟日暮湖平堪載酒欲同子晉話丹丘

過廣宗先大人嘗令於此感而有作

先君薄宦此棲遲廿載空留遊子悲松栢手栽堪
作柱生徒口授半爲師隴頭秋草繁鄉夢陌上遺
棠繫去思清白承家兄弟在誰云天道竟無知

過寧晉朝王桂石年丈衛　命過里

次第分符出建章馬頭雄劍烈飛霜橘文東觀聲
華久仗節西臺道路長我已別家巡趙北君今何
日按維楊　主恩誰謂無深淺獨許乘驄過故鄉

次長垣送崔振峯出按甘肅

王闢迢遞送行旌岐路相看驄馬鳴奉　使共憐
千里別同官却憶十年情三秋烽火羌胡地萬竈
貔貅漢將營慷慨莫辭秦塞遠籌邊吾欲請長纓

次東明望黃河有感東明漢戸牖地

十里神皐抵大河窮鄉戸牖亦經過堤邊魏博封
疆盡岸外梁園雲樹多旅況幾年輕故國夢魂今
夜渡洪波强將衰病從　王事不計風塵更幾何

閼開州城

戚城南面古澶淵澶水波搖百雉煙漢後宣房爲

禹績宋憑瓠子作秦邊千村錯落泥中邑萬樹參
差濮上田此地昇平還此日五雲直北見幽燕

登大伾山

曙色纔分上翠微浮丘曉日散霏霏黎陽城廢荒
臺迥浚下泉枯老樹稀九曲河流存禹績萬家煙
火屬王畿憑高悵望無今古雲自縱橫鳥自飛

將發魏縣

露下天高夜色寒空堂寂寂自彈冠且看爽氣清
人骨無復炎蒸汗馬鞍魏萬城邊狐鼠伏文侯臺
畔鼓鐘殘九闕虎豹秋仍閉直欲乘風到折欄

孟冬日送鹾臺龔潤寰南巡梁宋

朝捧天書出建章旌旄南指渡洺漳鄉心夢逐三
秋鴈望目神隨五色羊風動山川通大國露霑黎
庶謌夷梁秦邊飛輓年來盡芻粟祈留河北倉

送門生盧進士試宰夏邑便道省覲

明光射策五雲同　聖主分符尹宋中暫着錦衣
過子舍便從墨綬問民窮晋城文藻騰汾澮夏邑
聲華動洛嵩愧我登庸衣鉢陋莫嫌共躍五花驄

謁韓魏公祠走筆酬陳五嶽韻

魏國勲名冠昔時中山千古有荒祠膽寒西夏雄
旗壯春煖東園花柳垂一日適情留勝地萬年遺
像起遐思兩河經畧今安羨十六燕雲盡徹籬

長至日雪霽渡滹沱將次深州

河水曾堅九月氷流澌雪後故淩淩爲通陽氣泉
先動不是霜威波亦澄野望孤舟尋古渡路隨老
馬入蒼藤寒雲千里迷天色煙樹遥分見慱陵

閱深州城父老請檄增築書勉林守

慱陵萬樹擁孤城千里獨當古北平官舍門閒晴
雪满女墻柝静晚煙輕蕭條草路中山近斷續殘
堤沱水横重地于今憑保障封人何以慰蒼生

除夕有懷中丞宋公

孤旅蕭條執法臣愁心華髮又逢春天涯百里違
知己故國期年喜似人雖有琴書仍寂寞幸無藥
餌亦精神更闌不覺身何在夢入罘罳夜鄉晨

歳庚寅以元日立春試筆隨占成韻

聞道難逢元日春春盤栢酒一朝新東皇開泰時

交泰北斗回寅歲建寅萬國衣冠通絶譯九天雨露滿朝紳平明更喜六花舞三白占豐問野人

謁魏鄭公祠

鄭國直聲動古今荒祠遺像鼓城陰千年此地存人鑑一日尋幽拜嚴簪疏比韋弦臣節重賞頒金甕主恩深唐開天策前星定何似常懷不二心

次獲鹿東井陘觀兵憲

孤城千古控幽燕喬木殘碑不記年路入井陘分趙晉天開畿甸擁山川土門故傍封龍險石邑偏存白鹿泉西北和戎非上計使君此地好籌邊

井陘道中謁淮陰侯祠

孤軍竊趙下陘關隻騎單車鳥道間故壘千年仍背水荒祠萬木却臨山鹿泉獨繞祠門緑蟒石空餘箭羽斑慢說弓藏終古恨君侯元自愧 龍顏

晚過連珠洞

公餘旋轡試春風西入層巒過梵宮洞口晚烟偎宇緑峰頭返照佛燈紅幽尋擬欲絶塵世宦況于今似遠公安得清平焚諫草蚤尋衣鉢向高嵩

春日過宮保梁公別墅

背郭堂開水竹居東山僕射舊吾廬高門故傍陶潛栁小艇能供張翰魚檻外滹沱光拖玉林邊恒嶽對懸車春郊使節尋遺老江漢無令歲月虛

題署左小圃

千章喬木近霜臺環碧亭前小圃開林鳥歌風驚午夢園葵和露送春盃暫舒鋏面臨空砌常抱丹心對上台先後名卿留勝蹟慚予幽興一徘徊

登天寧閣

何年飛錫下恒陽蓮宇嵯峩薄大行天為溪山開寶地人從霄漢望銀潢誤傳平等名虛閣定有維摩住上方身世塵寰勞四大凭高千古思茫茫

春日陽和樓留別宋開府兼勉恒陽諸君子

高樓話別意如何春草秋霜歲一過旅鴈有情同北鄉野棠無處不陽和愁看沱水風萍散夢繞行山雲樹多明日各天共努力莫將華髮負恩波

再逢龔子才

壺天小隱傲春秋三十年來此再遊請劒予慚中

執法著書君到上池頭鑿輪自古無心印金櫃從
今有筆疇國步艱難民瘼急倉公何以破吾愁

七夕别家

惆悵臨岐雨不收王程無奈忽驚秋寒雲孤壠才
難去衰柳柴門復欲留遊子厭看行避馬路人錯
恨不爲驪蕪陵返照江天暮向夕何堪望斗牛

過郢王祠題壁

建炎天子正垂衣計日將軍北解圍王陛有心長
相擠金牌何得不收飛六軍慟哭黃雲散五國淒

凉白日微二帝也應識上意遊魂血汚未言歸

過河間再遊一鑑亭有感

秋水接天一鑑開孤亭浮面絶塵埃波連瀛海人
難渡望盡燕山鴈獨來菡萏凝紅香入座菰蒲分
緑曲流盃廿年遊子趨庭地衰柳寒雲處處哀

過長子嗣家兄韻

後還引戀度青巒書劒蕭條一豸冠趙北回看千
里赤冀南喜見萬家安弟兄兩地客中遇兒女經
年分外歡三徑荒凉那可問暫分薄俸供朝餐

附家兄原詩

鴈鴻分羽隔層巒漳水俄瞻獬豸冠畿内豺狼渾遠遁冀南民物總初安夜闌獨喜塵囂靜醉裏翻驚兒女歡貌瘦聲華從此重何妨談笑勉加餐

長平驛嗣韻留別家兄時聞驚報

星軺欲駕曉霞明古驛烽烟愴客情晉地千年悲故壘漢家六月又西征雲連丹嶺雙鴻隔路繞黃山匹馬鳴勗我籌邊先志在敢將華髮負平生

附家兄原詩

凌空古樹月微明話別長懸萬里情會謂和戎終上計誰教市馬轉從征南行莫訝松楸冷北地于今笳鼓鳴十策安邊猶記否父書那得誤蒼生

遊發鳩山觀漳源二首

山到發鳩吐濁漳鉅源滚滚自洪荒一川迢遞歸滄海萬壑滈騰溥大行神女祠邊松色暗靈湫亭畔蓼花香壯遊日暮投詩去驄馬蕭蕭帶夕陽

二

群峰萬壑護漳源漳水迢迢山下村水度刁黃通

大澤山連丹嶺入中原靈湫真見毒龍影精衛虛
疑帝女魂千古荒陂誰載酒探奇直欲訪天根

送吳吉夫廣文之西平

宦海悠悠岐路賒君今入仕不天涯長安相送仍
爲客淮水當官却傍家馬帳橫經三世闊龍門負
笈五書車風塵西夏時多事獨羨青氈日未斜

舊甘肅開府張公周田以詩見懷敬嗣來韻
二首時甘肅有警因及之

羽檄西飛入漢宮隴州何日屬英雄勿云借寇爲
時晚獨恨和戎墮計中鴻鵠凌風千仞遠犬羊逐
草萬家空干戈滿地遺賢老愧我虛乘五色驄

二

蜀漢群山鎖二陵玉門胡氣向秋澄不收青海三
千險莫把秦關百二憑洛下漫傳八老社酒泉仍
憶兩中丞汾陽免胄應何日虜使今聞到白登

元旦試筆是日免朝

虎豹重重閉九關　袞衣天上覲　慈顏萬家爆
竹炊煙裊雙闕新桃白日閑除夜歌聲繁客思午

時歸夢繞家山渠南冀北音書斷倚杖看雲鬢欲
斑

送王大夫之官忻州兼寄令弟令郎大雅

五馬朝寒發　帝都專城千里擢新符愛棠南國
周卿士騎竹西河漢大夫家過鄢京江樹迴官臨
尹障塞雲孤如何二阮仍龍臥聯鴈行當引鳳雛

送何克齋侍御謫武昌

春明門外歌驪駒共看逐臣話別圖一語有心成
羽翼片帆何事到江湖蒼梧路繞客星迴湘水嵐
開劍氣孤莫戀武昌魚味美白雲紅日滿玄都何
京師人

次星軺驛

峰頭古驛是星軺星使乘軺入望遥躡足千巖尋
路口懸身萬仞度山腰藝皇負石碑仍在宣父回
車轍未消豈是壯遊輕險道白雲猶自隔嶕嶢

過宛子城

梁晉分疆畫此山五年今始入鄉關白雲天遠日
將近鴻鴈風高秋未還千里河嵩供望眼萬林烟

火破愁顔况當險道連朝過驅馬平原意自閑

夜雨獨酌時按兗州

曾酒獨斟不滿巵盤飧夜雨恨供遲故人千里頻來夢遊子三更自詠詩剩有雞筋同宦况曾無鱸膽慰鄉思何時海岱俱遊歷蚤賦秋風歸去辭

遊古南池二首

南池滄濟郡城邊杜老尋幽不記年勝地一時留翰墨高踪千古重山川菰蒲烟擁流觴曲楊柳風牽載酒船日暮凭欄一悵望伊人宛在水中天

二

少陵清况拓池頭池上復瞻太白樓李杜當年同漂泊山川今日藉風流池蓮總寄曲江興樓月猶懸天寶愁詩聖酒仙何處所獨留淺渚泛輕鷗

曹濮道中喜逢連少嵩年丈過家賦此時連將按畿南

濮上相逢豸繡明荒村沽酒見高情十年話別還分手千里他鄉又送行白馬渡頭津月曉大羊山下暮雲生風塵西北時多事莫戀枌榆久駐旌

旅情次宋中丞韻

旅况逢秋病欲侵寒燈獨夜擁孤衾蕭條風定月當午揺落天高霜滿林泊水遠牽客子夢齊山不鎖故園心若焚諫草尋歸路便卷詩書携一琴

晚同恤部陸淡源年丈遊大明湖

亂水蒹葭滿目秋荷香風度月明樓寒煙故擁泛鷁曲落日偏宜垂釣舟忠節堂前松最老薛王祠畔景偏幽晚來佳客興無盡邀我携壺從遡遊

九日

秋杪野堂菊乍開金飈玉露慘相催美人落帽興未已客子携壺何處來敗葉鳴風堪閉戶殘盃乗月仍登臺浮生隹節不能醉可堪千古牛山哀

觀趵突泉次宋中丞韻

傳聞此水發中州千里源淵盡伏流歘溥不關環泰嶽潺湲直欲到瀛洲青龍橋畔飛虹落白雪樓前片月浮為問故鄉魚素斷浪花無語泛輕鷗

聞太原報蚤發濟南

揺落霜風吹曉霞孤臣匹馬自天涯總教行李饒

秋色莫恨封章誤歲華吏隱從來宜晉鄙　主恩
不遣到長沙行行回首歷山遠黃葉蕭蕭鴈字斜

菊殘遲友

搖落天高萬木黃殘花三徑有餘香寒英未肯秋
空老敗葉先驚夜有霜遷客卜居宜傍菊野人隨
俗可飛觴同遊年少俱華髮五斗何須去故鄉

秋思效鄭梅麓體

宋玉能令杜老師西風搖落亦堪悲少陵去矣將
誰往高唐杳然繫我思明星百年那在眼秋月一
天堪解顔拖玉腰金草頭露散髮醉臥南山垂

得太原檄

保障從來難晉陽封疆何事屬愚狂莫辭非令腰
仍折總為拂時項更强霍嶽雲開終有日黃河天
遠幾經霜漢家别置求賢席遷客何勞望　帝鄉

將之太原

險道崎嶇説太行幾年頻度險相忘偶為遷客别
家重便覺關山岐路長去國尚存三寸舌懷　君
不必九迴腸晉陽還是幷州地客舍隨緣是故鄉

家兄便道過里同謁墳墓

十年兄弟各天涯夢繞松楸兩鬢華不是一麾出守日能同雙舄到山家較來肥瘦知仍健忘却升沉興轉加此會何時重聚首還期馬鬣荐黃麻

次盤沱嗣家兄韻

嵐開遠見晉陽天關塞川原斷復連狼孟群山俱拱衛桑乾一水故潺湲路經絶巘雲長護春入孤城日獨懸豈是北門之鎖鑰强將衰鬢客風煙

附家兄原詩

群山欲盡障南天古驛亭虛秀色連細草鳴蛩時斷續崩崖野水自潺湲長空悵望孤雲杳秋宇獨憐片月懸華髮漸疎　君寵厚好將駑馬走風煙

送毛刺史之蘭州

金城千里陣雲秋萬騎材官百戰收抵掌便隨琴鶴去許身先破廟堂憂臯蘭坐嘯輸籌策青海題詩紀壯遊自古文翁光史籍羞稱定遠浪封侯

初秋聞寧夏有警

鴈門太守漫言兵攬鏡羞看白髮生浪說揮戈回

落日爭教結綬守孤城和戎已失靈州險遣將不聞遼海平文罔于今及二郎壯懷何必請長纓

初秋郡齋小述

故園芳草易驚秋赶于天涯漫白頭無奈煙霞洧上空令歲月老并州干戈若礙陶潜秫湖海能容范蠡舟曲項折腰何日了從來太守不封侯

別晉陽

遷逐飄零望故鄉書空無賴恨茫茫深悲萬里春明遠又被三挼岐路長二月清明鳥語急千山迢遞馬蹄忙可憐回首并州地不渡桑乾也斷腸

別開府呂公

流落移官任數奇一天心事許誰知喚回鸜鵒無遺草得共鶺鴒有故枝市虎笑王何遽信殺人幸母不相疑可憐鮑叔清光遠夜夜深山起夢思

次禠亭 其地有虎妖故事因以驛名

浪傳市虎只三人何怪深山說鬼神粉黛梳還空是色琉璃井畔假成真千年古道行踪少二月荒亭草木新變幻世情妖更慘回車須早避風塵

醉題墅壁

南圃春殘芍藥紅興來移席醉東風乍驚白髮百年半未許青樽一日空往事已隨孟敏甑浮名直付楚人弓酒狂花下猶能舞長嘯乾坤一放翁

喜二酉樓成

罷謙歸來漫不愁結廬深巷謝交遊十年空負雙龍劍四壁徒存二酉樓江漢能容陶令隱廟廊何用杞人憂成名每恨爲時晚獨喜還家未白頭

送梁汲泉赴守登州

十年江漢惜鴻名此日衡門聽囀鶯消曲朱輪驚乍別海邦竹馬競歡迎潮平好上蓬萊閣日曉先瞻不夜城稷下若逢父老問故人今已負蒼生

生孫志喜

百年强半事堪羞獨有生孫未白頭敢望充閭饒僕馬祗緣世業守箕裘門迎弧矢期千里夢得長庚正九秋明日野堂湯餅會呼盧縱酒破深愁

病起

憔悴江干罷遠遊霜寒水國不勝秋病來倦問屈

平渡老去羞虛范蠡舟御苑芙蓉牽客夢野堂黃
菊傍人愁自矜欒餌能扶我拄杖還登百尺樓

雨霽觀水

水漲平湖雨不收崩崖決岸咽還流孟諸茫木寒
烟結蒲澤橫舟片月浮千頃鯨波搖素浪幾家漁
火傍滄洲美人望斷空遲暮蘆荻蕭蕭滿目秋

春日送兄北上

令原煙柳喚人行二月春光滿 帝京總使馮唐
淹粉署爭如汲黯臥孤城迢遙關塞歸鴻杳寂寞
池塘春草生青海鯨波憑 廟畧持籌勿復請長
纓

送姪武兒曾遜同赴里選

老去無能耆祖鞭臨風釃酒督兒前青雲又見掄
才日白髮虛羞養拙年賴有詩書存世業儘教花
鳥足殘篇從來東海三何盛願爾家聲望後先

得完縣消息座中和鳳來年大韻

漢家曲逆可通侯今為逐臣起故丘擊節祖江情
亦雨悲歌荆水咽還流勿云枳棘棲鸞鳳一任風

塵呼馬牛卻羨東門種瓜者陶然高臥復何求

完人來迎走筆書空

三仕豈真闞令尹二毛仍著祖生鞭病餘惟有琴為政此去安能爲作仙騎竹小兒今日戲賜環明主幾時憐爾邦璣石元非玉敢效璞人泣楚天

將赴曲逆和李伯實贈行韻

投老江干　壯未酬飄零忽去涉清秋鳳城天遠風雲壯兔苑霜高禾黍收長嘯燕山愁裏過悲歌易水病中遊兒童若笑朱顏改慷慨拂衣掉白頭

甲午中秋有懷蔡心可劉濟滄二君子 有引

辛卯山東之役知我罪我者常半也區區犬馬之心惟二君子諒之而時皆在告余病中愴然有懷

茂陵一病臥空林門外何人問陸沉慷慨掄才三歲隔蕭條知己九秋深清霜半入餘生鬢殘月猶懸去國心海岱從來談管鮑支離南北各長吟

乙未元旦

漂泊浮生五十春胥教書劍又風塵謂遙已恨知非晚有適纔聞詩興新綠野儘堪容嘯傲白頭終

不厭清貧勿云江漢投綸早池草猶懷報國人

元夕和杜侍御西泉韻

生憎歲序交遊懶遮莫瑤空雨雪頻人日已驚山戴玉燭宵不見月如銀無官最愛青春晚有酒何嫌白髮新聞道少陵思轉劇幾將清興託松筠

黎陽登舟忽憶　潞藩之役悵然有感

鳳凰臺畔再維舟回首十年憶昔遊　帝子錦帆成故國孤臣萍跡自滄洲白頭愧我服新吏青眼何人念舊侯畫省賜環應未得重來此地即神州

舟人回寄甯史二明府

幾年遷逐太神皐回首黎陽望目勞豈意買舟移病廢黜承倒屣動賢豪玉蒲金黍酬佳節錦纜牙檣泛素濤自是慈航能渡世漂零何以謝綈袍

舟過天津書此報兄

迢遞孤舟出遠林恒河遥接五雲深十年不識長安路咫尺黜萌太國心鴻鴈書中勤問訊脊令原上嘆浮沉天涯自是春明外爲報逐臣白髮侵

次涿鹿將抵曲逆

太國七年不解憂偶從涿鹿望　皇州春明疑在三千里曙色胡瞻十二樓碣石雲開通御氣桑乾風起入邊愁量移近地仍關塞誰信吾亦吏隱流

老婦嘆

誰道糟糠不下堂可堪老大又新粧看花青眼雙蒙霧綰翠綠鬟半點霜懶向東風追笑語羞同比面問姑嫜蚤知姊妹能相妬肯把蛾眉如許長

答老婦嘆

宛轉蛾眉不讓人自矜花貌擅陽春嬌喉風韻能結主長舌波濤多誤身同輩誰將青眼盼少年會笑白頭新班姬莫湧悲紈扇且向秋宮備下陳

龔潤家年丈以詩見寄嗣來韻

宦海飄零每偪猜當年兄弟幾揚眉　賜環君近芙蓉苑伏櫪予慚蒲水涯老去愁深孤旅月秋來夢繞上林枝行行勿復云驄馬今日長安異昔時

秋夕喜陳大酉年丈見過

高槐一夜動秋聲風雨聯床醉弟兄海內塵埃仍浪迹天涯霜雪自山城空庭有榻留徐孺伏枕無

能餞倩生當路逢人詢老吏勿云躞蹀可長征

兄誕辰有感

十年宦海隔煙波初度索居動幾過易水瀰漫鴻
鴈渡烟山搖落白雲多三秋愁病勞分艾半世浮
生獨詠莪粉署煇光勤夢寐非關聯武欲鳴珂

秋日懷嚴雲岑道長

當年臺柏近如何春草秋霜歲幾過雲擁薊門通
魏闕月寒易水發燕歌五禽不禁天風冷孤鳳偏
宜帝寵多却笑逐臣憔悴極無端䰟梦繞鳴珂

曲逆秋吟四首

孤城月曉發清砧萬戶蕭條蒲水陰鴻鴈一聲朔
氣入蒹葭十里塞雲深官因多病成彊項詩為窮
途倍苦心永夜天風吹不斷蚤來青鬢半霜侵

二

炎漢白登已誑戎歸來裂地麼英雄故揖曲逆千
家邑為報謀臣六計功華表獨存秋草合子城猶
在暮煙空燕歌猛士應無限不向枌榆聽大風

三

九天露冷動秋思夢見長安覺後疑兩觀貔貅空
按劒千年魑魅慣彈棋白駒未用尋空谷黃葉驚
風別故枝莫待清霜搖落後故園芳草恨歸遲

四

西風一夜動胡天驕虜連營笳鼓懸驚鴈入關帶
羽鏃居人市馬衣腥羶清霜欲度黃花嶺寒日先
開白草烟多少材官屯上谷何勞指點說秦邊

中秋寄兄

中秋孤月散晴光兩地偏驚玉漏長露霑縉雲千
里夢風寒蒲水一天霜賴將海鶴鳴清禁請覔江
鱸泛野航病裏不堪三徑遠莫教黃菊負重陽

謝江誠宇年丈見慰

曾同衣鉢少年遊渭樹江雲隔幾秋得士口存蜀
父老柄兵膽落漢貔貅錦帆千里來春色畫角三
聲起暮愁莫惜逐臣仍悵望將因臥病解歸舟

寄謝山東五進士

海岱不堪說舊遊交情回首隔春秋故人霄漢三
奪錦傲吏風霜一敝裘雲擁上林空有夢月寒易

水不勝愁錫光徇監寧今日好向明時壯　帝歆

聞郝方岳中巖誕子

長庚秋杪射夷粱千里枌榆草木香方岳幾年勞
異政明珠一日吐元祥桂蘭挹露分清藹松蔦流
雲藉末光莫向藍田麼歲月何時霖雨動遐荒

得杜侍御西泉論文書賦此寄懷

南床猶憶惠文冠今古長沙行路難諫議舌存仍
面鋏奸諛骨朽亦心寒　三朝耆舊懸車日五世
芸蓀載筆端自是少陵堪獨步敢勞推轂與詞壇

得蔡心可年丈書

九秋惆悵一緘書瀟洒千言問謫居雲樹似憐罪
李白風霜偏鬢病相如孤城返照群山暮易水流
寒片月虛郎署總能千拊髀燕關彈鋏已無魚

送熊月陽還京

偶隨玄鶴　帝城邊珠樹曾棲太乙前閬苑獨傳
茅氏訣丹崖奪得海霞篇雲情欲濟相如渴露液
旋祈姑射仙何日枝皐仍護蹕願從曼倩隱壺天

懷申玄渚年丈

風吹孤月半輪秋每到秋來憶舊遊月隱緗雲通禁苑風寒易水盪虛舟十年不調君無語萬里三投未足羞粉署手標得見否休文衣帶不勝鈎

寄賈玠宇年丈

蕭蕭驄馬動神京同謫長沙萬里行愧我十年仍墨綬多君一日解塵纓無名去後忘何武有問席前須賈生共作逐臣誰更苦幾時白首一身輕

聞張會長重岡應薦

幾年燈火憶聯牀計吏來訊促裝鴻表一朝傳上國鴻書三策動明光雲連松蔦尋清鵠露冷芙蓉綻蚤芳新進近多煩廟畧佇看止輦問馮唐

丙申誕辰

浮生五十已茲然初度驚心又一年劇比霜寒經歲月梁南春色隔風煙狂言罪録三投後夙病愁添二豎前慷慨拂衣歸未得不堪芳草白雲邊

郭烈婦

從君寂寞夜臺遊誓死何勞悼栢舟夢破彩雲三歲日心懸孤月一天秋悲風吹斷春花老嬌鳥啼

殘夜雨愁湘竹泪痕千古在蒼梧律律水悠悠

柬唐邑孫明府

明府聲華海嶽流花城聊試舊弓裘登龍蚤冠三千客跨鶴曾過萬歲樓樹髀已承賈父召攀轅猶借寇公留葛洪山下雲長護何日雙鳬向帝州

侍御喬公枉道見過余病甚伏枕賦此志感

驄馬蕭蕭問謫居交情却憶十年餘還朝雅望雲霄近伏枕空慚歲月虚賴有築臺堪試馬任教彈鋏恨無魚未央新燬時無暇莫向螭頭再上書

霽月

風吹孤月碧雲收萬頃晴光接素秋忽見清輝千里共空慚灝影一枝幽寒江望斷芙蓉老金井啼殘絡緯愁閶道未央捐助盡王蟾珠樹漫應留

話舊懷王柱石年丈二首

汶上風雲護太微曾隨驄馬弄春暉十年萍梗江湖隔此日金蘭咫尺違梁月夜深客夢斷霜天秋老塞鴻飛南床兄弟多零落莫向人間問是非

二

上黨曾從浪漫遊夜深前席話離憂　賜環君已懸冰鏡彈鋏予今滯土牛海內風流知已在山城憔悴向人羞閭雞對舞知何日應笑馮唐易白頭

客話曲沃

新都樓閣瑣氤氳水遶山環迴不分春草晉文御柳巷秋風漢武舊横汾昇龍岡畔虹長繞黃鵠村邊日欲曛五載早荒勞畢綏空餘逸興滿停雲

懷鄉秋吟呈大中丞文麓鍾公四首

一夜朔風萬木凋故園秋色正蕭蕭江天露白芙蓉老水國雲深鴻鴈遥遊子蓦褰虛歲月野心寬夢在漁樵音書不到衡門冷賴有文翁慰寂寥

二

湑上晴光泛晚霞斷橋環水老夫家九秋木落全無雨三徑菊殘半著花海燕去時悲里巷漁人潛處倚蒹葭可憐不盡逃亡屋明歲還愁浪激沙

三

羽檄星飛未解兵採銀十道出龍旌赤丸晴結綠林黨黃閣誰聞白骨欑霜落關河秋萬戶夢驚刁

斗夜三更近來喜得庚開府金甲能銷保洛城

四

開府鉞旄動九秋曾持龍節發中州周南已樹甘棠愛召伯重為杕杜留一日河嵩能變色千城雨露坐消憂自憐遊子風塵隔倚杖看雲慰白頭

夜坐二首

伊祁山下晚雲横歲月蹉跎古北平老去羞人說吏隱病來宜我臥孤城葛洪枉閉仙公灶易水空懸壯士名入夜星河一悵望海天獨有少微明

二

燕雲一帶海山雄　聖祖開基百戰功天市斗斛光灝灝帝城樓閣鬱葱葱彩霞不屬金銀象紫塞常關龍虎風寄語祿山諸惡少無令佳氣漠然空

丙申九日是歲閏八月

燕關無樹不飛霜秋盡天南斷鴈行官署風寒蒲水靜戍樓月冷栢山蒼窮愁總廢登高興對酒還生落帽狂却笑黄楊厄閏後又從殘菊度重陽

雪中感清冷朱年丈見過

一夜霜風捲六虗遅明雪裏見軒車不辭枉道尋
空谷爲念生平問謫居苦竹戶中衰僵卧寒梅原
上孟騎驢多情更比山陰棹乘興直須到敝廬

送錦衣姪鶴齡歸里

風塵羽檄滿山河猶子遙家奈若何兵事㥘予空
折檻金吾賴爾一揮戈虎頭終見隨飛將虬髯寧
宜伴老婆文彩謝家多寶樹誰能泥水靖煙波

得家兄手書見懷用嗣韻

風塵客淚廟堂心兄在燕關更濕襟別後音書日三
月斷夢中衣馬五雲深可憐赤縣時多事誰念蒼
生歲大侵幾欲相從詢上計何能造羽共楓林

附家兄自都下寄詩

薊北汾南總客心偶逢來使欲沾襟愁看鴻鴈汀
洲遠自顧鷦鷯楓樹深眼底青山常四合鬢邊白
髮苦相侵向來棠蔭今如許奇羽何時集上林

聞家兄　欽謫

幾年謫宦我難任何事吾兄嘆逕沉市虎自甘堪
捧脫懸魚獨苦亦灰心遭時莫問三閭淚去國何

簪三蹤金總使河清眞可俟不將短髮紀杙簪

述懷

幾年幽興託雲林五斗折腰非我心投筆終慚客氣在賜環今見 主恩深秋風且泛梁溪棹春日徐携蜀道琴倭虜外連憂不細敢將瘦骨惜南金

夏日登完城

小邑城頭見塞垣交愁倭虜此凭欄三年日近長安遠六月天炎易水寒豈是隨何能按劒會思張許欲彈冠男兒已在封疆上不向人間羨 賜環

述懷

不須討虜與籌倭 聖世于今逐客多但得掛冠歸綠野便當散髮美蒼波幻緣未盡琴爲侶空景何心劒可磨回首十年堪一笑徒令遊子鬢雙皤

送杜馬二進士偕計北上

明光射策期先發共道三人鼎足承稍恨十年遲化鳳行看萬里共摶鵬少陵青鬢無前士五季白眉最上乘愧我負時絕獻替願祈元凱一同升

送兄南還

天涯兄弟重離情同作逐臣更送行我已無家愁末路兄今去國復長征關心肥瘦一身重過眼升沉萬事輕若到松楸兼馬鬣勿云季子未逃名

勉曾遜二子同應鄉舉

吾家兩世嗣聯芳更喜雙雛緒厲行彩筆並傳囊脫穎荷衣交映舞斑斕先公棠棣留餘蔭及爾塤箎藉末光海內風塵愁白髮頗將龍劍報疆場

中豪集卷之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3462305 v.4

中褢集卷之三

扶溝何出光兆文甫著

七言律詩

雪霽過蘆溝橋

桑乾一帶凍雲連遥望都門霄漢邊玉色盡籠丹鳳闕銀粧不見黑龍川黄金臺下芳塵淨碣石磯頭瑞日懸囊底孤琴絃尚冷救將白雪和鈞天

寓都中寄姪武

河梁別爾換宮袍千里都城望目勞燕市淚收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驪宮謝家還有鳳凰毛青春莫訝瀛洲選白雪爭
傳郢調高小阮風流非望女將姬不負舉兒曹

和王河春水之作應制

芳湖雨過靜無聲百丈飛虹繞禁城波撼璚樓王
氣灝光連銀漢泰階平柂含曉露紅粧綻柳拂東
風翠黛生豈是皇都春色好萬年豐芑舊清明

送李見虞出使遼左

遼陽一望海山雄星使憑軺下總戎才道子房堪
幄內誰教蕭相餉關東材官共擁朝鮮路旌旆長
飄女直風淤歷應諳三衛險奸將邊計上丹楓

早朝侍班

芙蓉闕下曙光闌鐘鼓先開左掖闗夾道平分禁
省序步墀直接上公班神搖雉尾雙龍扇影靜螭
頭獨豸冠奏事脩容無寸補空慚咫尺對 天顏

扈從 謁 長陵

九帝陵園霜露寒感思駐蹕擁千官居庸天險旌
旗壯上谷山靈龍虎蟠七世礿祠薦俎豆百年寢
殿見衣冠神功靖難歸何處悽愴臨風憶八鑾感思

賜名

端午　賜扇

佳辰委珮被垣東瑶箑龍函出禁中不是鵷行蒙
湛露敢隨雉尾挹清風天街自幸搖紈素　帝寵
何須臂縷紅况復班姬初侍輦新從懷袖　主恩
隆

五月廿九日述懷柬亦卿李太史

黄金臺畔曉雲開　明主今求八駿材自笑草茅
離部屋謬從霄漢望蓬萊馬卿在昔無知巳狗監
于今不薦才謾道市駑獨未售上林聲價屬龍媒

送侍御去華年丈謫南海

春明門外曙光遲萬里逐臣去國時仗馬一鳴空
冀北扁舟八月到天涯慚予牛後誰青眼抗疏蝸
頭羡白眉越秀秋高頻悵望暮雲江樹倍相思

賦得別鶴吟送孫印池之任儋州嗣來韻

一聲別鶴怨離群千里秋江又憶君雲影天南堪
舉翼風塵冀北迥難馴鳳毛池上傳心印馬耳峯
前綰世芬瓊島珠鑒不可棄好將清嘯寄春雲

春杪逢畧雲使者寄懷別駕胡公兼呈述春年丈

畧雲百雉接神州萬騎材官障北天　聖主題屏推漢吏使君轉餉駐秦邊旗鎗遠射朝鮮月甲鼓長消女直煙二妙不妨隔塞樹向陽花木自春先

宿横嶺關

宦遊到處愛青山山與全消横嶺關極力登危數百丈懸身飛度幾千灣野狐拜月驚殘夢猛虎窺人守敝關南去歸來重過此僕夫何得破愁顔

過韓侯廟嗣韻

西楚威聲海嶽驚不防國士有韓生漢中一拜將軍命垓下終成豎子名刻印奇謀招後至藏弓隱禍已先萌功成若共赤松去雲夢何勞天子行

清明日送計部尚書郎呂公還朝

星使乘春向日邊旌旗夾道杳蒼煙後車載呂行何急下榻爲徐去已懸天地清明逢此日風雲際會正當年情知別後相思處夜夜揺光北斗前

秋日聞赤城尹公子捐館還塋瑯琊賦此以

哀之

搖落堪悲汾水頭無端公子夜鞭虬人間共惜青雲器天上空傳白玉樓歌罷嚴霜同是夢功成保障亦深愁可憐齊晉千山隔衰柳寒鴉處處秋

壽詩二首

老人星燦鳳城邊上國春深啟壽筵愛日且隨鳩杖樂高風不讓鹿門賢五雲影美斑衣色三秀祥呑御苑煙況有神駒扶泰運管教玄鶴羨長年

其二

蚤年燕市發長歌文雅風流薄綺羅晚向金門成大隱更從王陛沐洪波手栽仙桂春光滿身擬靈椿歲色多況復僊籌添海屋不妨着錦醉顏酡

寄豫原劉公一首

故里春光勝昔時人傳明府政相宜才聞騎竹歌來暮恐見遺棠係去思夜月汀洲客夢杳暮雲芳樹鴈飛遲飄零宦海憐同調莫惜鴻書問所知

秋日梁園即事六首

梁王臺下草離離回首西風動客思九曲洪河圍

故國千行裊柳護長堤旗亭寂寞門空掩驛路蕭
條馬更嘶日暮獨經歌舞地寒鴉啼徹碧楓枝

其二

黄河八月動秋濤雲水排空望目勞江上故人發
錦纜郢中歸客著青袍蒹葭疑露横洲渚鷗鷺凌
風墜羽毛舟楫渺茫迷去路燕山直北鴈門高

其三

萬歲山前蕚緑堂宋皇北狩幾經霜金明池上藤
蘿暗花石橋邊日月長異代君臣空故宅盛時羅
綺競新粧從來世事多飜掌不及枚生任老狂

其四

胡騎長驅汴水頭鄂王祠廟枕寒流班師鐵馬仍
圖畫報國丹心成古丘異日英雄空墮泪向秋松
栢逈添愁山川百戰今何在十六燕雲盡帝州

其五

千尋古塔揷層林戸牖凌風望不禁地壓中原三
嶽逈天連北闕五雲深上方磴絶還僧語下界廊
廻總梵音金碧漫傳開寶事塗青今見老臣心

其六

空同宅第幾經過門柳庭槐曉露多遺像猶如瞻泰嶽佳篇真是望黃河三秋草木悲搖落萬古雲霄想玉珂近喜交遊隨郢巷勉傳餘韻一高歌

聽話金山

亂石灘頭十里橋遥看梵宇插晴霄客帆影落澄江靜仙樂聲沉白露饒萬仞懸崖迴鳥鵲幾多楓樹足漁樵人傳宋玉悲秋處何日登臨望海潮

題杜氏野堂時渠舉子

煙林迴合野堂開檻外龍湫浮翠苔三徑土花蔣詡築千章古樹杜陵栽鶴鶯客至凌風唳燕舞梁高逐景來況復長庚新射彩充閭更有阿戎才

齊隱翁壽爵

繞村溱洧泱清流南極光浮二水洲日謝要壓尋鶴鶖風高垂釣負羊裘清朝鳩杖沾新寵白髮鶩冠異舊遊況有溪邊明彩服坐看蓬海報添籌

劉司寇泛舟有作因步其韻

城陰烟水蕩輕舟簫鼓聲傳僕射遊桑柘畔來仍

繫馬魚龍今已足垂鈎匏尊興屬雪溪棹孤子歌
殘北海甌溥暮西風吹浪起多君擊楫在中流

遣二子從學有感

昔在椿堂弟與兄雙瞻青眼望鵬程那知鉛槧勞
先志空作箕裘待後生三十無聞猶繫夢二郎有
分蚤求名庭前又禁窺園戲回首白雲更愴情

別墅端陽日醉後柬王君

佳晨聯覺野堂空有客携壺落照中老樹百章攤
古廟荒臺千里送薰風不辭共醉留遲暮獨憶臨

別嘆路窮寄語芳隣王烈董論交還欲過籬東

哭太學李生妻何烈婦

寶婺星沉片月孤酸風千里射蒼梧不堪湘女愁
寃絕應爲謫仙望目枯夢去鴛林隨玉樹心灰鶴
表付氷壺夜臺寂寂霜天冷終古遊人吊鷓鴣

別墅獨射寄懷許生河洲

强弧欲挽勞層雲孤鶩殘霞逈不分老愧烏號雲
獨我幼稱龍劍亦惜君非關鴻鵠能移志無乃鵩
鴞苦戀群却笑英雄晚入彀好留神箭定妖氛

喜惠民橋成

百尺飛虹入望遥路人錯認第三橋鯨鯢出水鰌
題柱鷗鷺凌風上畫標苦竹無勞招舴艋浣花有
路走漁樵謾夸杜預平津事今古芳聲動晚潮

涉淇

高村萬樹藹淇涯淇水環流激淺沙斷岸雲開雙
梵宇横堤烟鎖幾人家車回寒磧魚梁逼路繞荒
波鳥道斜沽酒河渠重話古衛園竹色已蓬麻

次蘆溝

薊門一望帶桑乾水落山高萬木寒鴉陛生來天
際隔龍城還似夢中看清時恐負彌衡表塵路將
彈貢禹冠日射瓊樓雲五色花光應是滿長安

試官西省即事

拜命朝回結綬新秋官畫省絕風塵 帝城兩過
千山曉郎署雲開萬樹春啼鳥驚心堪載酒飛花
入座欲留人誰云東閣招賢晏盡是西臺執法臣

七言排律

秋日同于兵憲閱武黃寺山口 山在邢臺

疊巘層巒翠色浮況經朝雨裏平疇旌旄風動驚倉鴈甲冑霜寒跨紫騮小隊溽尋曲澗側高牙遥建曉峯頭羌臺吹角開雄陣山寺鐘鳴候壯遊楊葉箭穿角虎豹柳營柝靜擁貔貅笑看今日鷹揚士恐是他年燕頷侯 盛世無勞桑土計小臣空抱廟堂憂三陲烽靖胡塵遠八嶺煙消漢將收日暮孤城回悵望白雲飄渺一天秋

春日夢遊神京輙用七字句述懷

望夫山頭望帝京繞懷春色繞龍城無端午夢隨征鴈却向宸居聽囀鶯滇海故來瞻魏闕行山若爲鎖蓬瀛雄當百二重關壯勢壓八千泰宇清藹藹晴光複道徹蘢蘢佳氣御壇横昭王苑接凌風表郭隗臺齊承露莖金屋窈窕流瑒珞玉樓迢遞數丹楹九門鐘漏傳三輔兩觀旌旗列五兵鳷鵲宮中分內貴鳳凰池上羅群英青藜坐閣推劉向白簡當庭見賈生使相從容長劍履列侯趨走盡簪纓天階俯仰乾坤闊袞服瞻忽日月明乍看鵷鸞同步侶俄逢蝴蝶渺寬驚燕雲回首身空在江

漢愁心鳥自鳴大雅于今久寂寞小臣何以報昇
平

壽章

薊門萬伢渺春煙晝永堂開結綺筵南極星同北
斗粲少微光與太微聯古人誰向金門隱今日翁
如曼倩賢碣石風雲供暮景桑乾雨露繞壺天青
春詞翰凌風表華髮恩光動日邊共看彩鸞榮尺
一爭知玄鶴算三千手栽丹桂干霄漢色借靈椿
傲歲年塞下貔貅屬老范靜中龍虎護仙佺五雲

偏借斑衣彩九棘行添紫誥篇三壽為朋成盛世
萬年天子在神燕

五言古詩

入覲回將抵曲沃

朝望紫巖山暮走鳳城道赤地飛紅塵四野無青
草元元叩馬頭怪我歸不蚤麥秋既成空川澤俱
枯槁比屋計逃亡哭聲無昏曉自顧頂踵微何以
慰黎老

過古滦園有感

嘶予宦枉下勞勞經漆園欲羨昔賢隱恐辜　明
主恩夕飧不滿腹驅車走荒村逃亡方比屋哀號
無朝昏毒吏事魚肉誅求窮兒孫匍匐滿我前向
我鳴其寃逍遥苦空者對此亦聲吞世人右其道
而我違其言蠢聰黜明說忍於告　至尊

漳決魏邑成安與魏接境水旱相半也至邯
鄲而旱甚感而有作

晨炊發成安暮走邯鄲道傷心漳水雲㬥目叢臺
草雲漫水不收草枯穀亦槁傷哉咫尺地憂旱復
憂潦民貧已到骨秋稅苦稽考頋言能催科無使
傷懷保

澤州城樓別濕川殿下

城頭列巨觥暫與王孫賞莫問後來期世態難俯
仰去去任空山白雲自來往

別門生苗孝廉

大雅不堪聞新聲競嬌好我與世相違浩然涉遠
道別後善從時衣缽今已老

別洧陽小隱有引

太原既罷余築室淯上而頹之𤸫言將終身焉王爵者三授之不應顧不得還檄請老也無已有曲逆之行回望煙霞此以志感

結廬淯水湄夏木亦繁盛鳥雀定新巢母子歡相慶巢成不得居繞樹哀鳴競物情信有知吾生信有命蚤齡愛幽遐軒冕非吾性三十忝登庸勉爲彊項令既戴惠文冠矢心佐　明聖昂首爭是非頫首分邪正荊棘樹滿前戈矛復縱橫抽身謝畏途林壑逃名姓薑桂老愈辣檜竹寒尤勁豈爲病不官恐犯生平病造化何小兒美人能操柄悵然復遠遊從此失鷗盟回頭水竹居清醮芙蓉鏡白鳥點綠苔瓊樹輝相映千里夢歸來夜夜塵心淨

哭季太史青城年丈

長流悲孔麟歔泣傷賈鵩大塊何茫茫斯人獨淹速伊昔少年場雄文爭累牘同袍四弟兄君自登天祿我折陶潛腰君捧季主腹中外隔雲泥夜月空梁屋白下開經帳薦紳競推轂豈意班生馬騑

成寇公竹支離歲月深兇別何迫麼夜久霜風號時聞新鬼哭

喜遼師大捷應制

玄穹厭胡風殺戮腥蒼昊天誅不可留霆威事遠討鐵馬橫金戈壯氣胡塵掃貔貅百萬雄勢壓遼陽道旗捲陣雲低弓彎邊月皓軍聲動北陬胡運絕窮甚褫魄受降旂授首元戎盡纓濯黑水波馬厭白山草革面奉外藩易心苦不早女直莫外連朝鮮幸自保露布徹重闈氈幙今直擣三垂貔胡天萬國賀王造極目薊門高天清王氣灝春色上朱干歡聲動羽葆文德頌皇猷武服歸元老殊績載旂常策名報 神考顧言勒凱歌千秋以爲寶

還家哀

自昔還家喜今始還家哀入門拜空堂雙座生塵埃我行見里閭誰復望兒來百呼百不應泪滴結爐灰我兄勸我餐相對泣粥杯努力事揚名無使白髮催

七言古詩

清明日晩發都門話別家兄

去年長至發堯都今日清明　帝城偶風塵三月
馬蹄忙夢寬不到南雲孤南雲飄飄泊水灝華表
經春亂芳草處處墳頭羅酒巵遊子天涯歸不蚤
天涯野棠花欲紅故園何處不春風春風伴我過
親舍桑梓依依似夢中依依桑梓不能去童僕催
行返官署折腰爲宰復幾年後會何日知何處吾
兄自是天下才十年不遇空塵埃明朝射策期第
一莫似區區同駑駘區區話別情何極日暮弟南
兄復北若到堯都望五雲池草時時遥相憶

春日過銅雀臺

漢家標闕千門空瞞奴僞造銅雀宮銅雀臺高幾
千仞珠簾繡幙留春風春風忽散分香履一代豪
華付漳水登臺不忍看西陵翠鈿金釵爲誰施講
武城空草木春馳車驟馬飛紅塵老瞞覇業成塵
土鄴下何須惜二荀鄴下風流不可見漳水銅臺
經幾變龍鞭鴛瓦沉泥沙令人拾得爲佳硯令人
不見古人臺今日春花臺畔開銅雀春深何足恨

二喬粉黛已成灰

秋月行走筆東李溫甫

秋月明月明萬樹含秋聲罷琴惆悵霜風清凭高一望壯心驚千家愁絶何煢煢徒四壁立囊無羸夕飧多不爨萬户晩烟輕月離于畢畢臨長庚祟朝不雨降割而㞒旱魃與我爲敵勍我欲乘風叩玉京何乃天公不鑒吾之忠誠雲冉冉兮白榆橫寒鴉繞枝飛且鳴我身當此憂如酲何以周之空泪傾奮臂無勞笑李生

喬山行

喬嶽萬疊積瓊玖千峯拱衛俱回首攀崖直上九萬重下瞰空翠千林藪復有大阜東北來草蛇蜿蜒盤中走紫金山麓澮水陽千古新田元不偶新田萬户曉烟濃彈丸瑟瑟如蒼綬澮水東來北接汾群山點點合襟口太行萬仞據龍盤杳杳姑射挿天右名山千古多人踪獨上絶巔誰與偶渺渺層林曉霧迷襲襲兩掖松風吼頓令身世高八極況乃眼界空九有回首燕雲幾萬重直欲乘風問

北斗

冀州行

風颼颼思悠悠匹馬長嘶古冀州城郭蕭條漳水頭云是當年晝野神明留孖煙九點八其儔弄丸旦暮經虞周鼎畢之宿當此陬紫微盤亘控燕幽燕幽古道今蘆溝千回喬木爲薪樵昨日秦鹿犄楚猴漢置信都始罷侯椎輪秉鉞如番休惡少奸雄爭上游本初之徒不足籌老瞞覇業稱堪羞幾回朝市等浮漚幾度衣冠成古丘賢良闒茸同髑髏代數刺史如蜉蝣花落雪消春復秋英雄空抱古今愁君不見竹林寺影未曾收虹爲梁兮霞爲樓須臾變化不可求更無老僧山門遊塵世猶如幻雲浮何必向冀州千古思悠悠

長平驛白起坑卒處

十里沙場平如圍兩山對峙仍相伍貔貅萬竈忽煙消頸血頭骨多於土趙括掩面怨父書白起成功報秦王功成震主身自危受死杜郵如屠虜孤人之子寡人妻誰似君家劒鋒苦劒鋒自殺謝三

軍殺降不武君不聞當權莫使英雄盡英雄誰似
武安君

五嶺山行

驅馬五嶺山何如九折阪羊腸下鉅壑鳥道通絕巘車摧馬蹶行不得遊子當初早不返當初攬轡大行巔不信人生行路難但說不平惟按劍才聞古道卽彈冠詎知直道時所忌錯認乘驄人人避射殺城頭千歲狐直欲窮淵驅魑魅千辛萬苦事長征浪說人間知姓名一朝坎坷失前路皇天不鑒吾忠誠回車自恨收韁晚猶幸迷途之未遠跛足碎首自甘心敢謂王臣多蹇蹇蹇微臣去不還青春猶得到鄉關鳥啼花落正高臥夢魂不到五嶺山

三山歌寄謝瀠川道友

蓬萊三山在何所中有諸眞多幾許世間交口說金丹蓬萊路人應如旅金丹從來多誤人龍虎豈成口頭語多君不拾古塵言鑄劍光華宜御女交梨火棗靜中飧王兎金烏一冎煑君身自是仙骨

竒黄白丹成待遐舉不數安期與羨門軼駕雲駢鍾與吕我亦瀛洲浪繫名流落人寰多戚楚與君傾盞郎生平白雪黄芽盡付與他年方丈望齊州云是溧川舊道侶

投筆行

紫頭毛頴短且禿鋒芒磨敝常羞縮免冠髮種在管城麟閣玉堂不收録伊昔青鏤聚彩毫萬千拔出中山毛白衣朊頴沾墨綬五色文成奪錦袍元銑初佚應列宿春風錐底摇清晝唐屏御墨力爭先漢傳丹青寧落後唐屏漢傳書循良冠上斜簪貛豸傍風生諫草回天地霜落揮毫走犬狼犬狼風靡何足筭社鼠城狐心膽散一掃千軍姓字香可憐轉眼成塵𥿄忽捧丹書出紫薇白毫揺處生光輝排山撼海如椽巨燁燁文鋒繞電飛憐君峭直追吴兢蕪盡棘園無限病傾肝吐膽見肺腸至今反說心不正一麾太矣忽生花露晃行春春萬家却論當年頴舌惡一投萬里到長沙長沙萬里何足異獨向溝中茸心棄知音拾取惜餘毫裝束

從頭屬老吏老吏腹中墨有餘縱橫只看用何如班生且莫空校地留卻山中粗著書

晚過十賢祠有感 時毀書院因廢此祠

荒臺蒼莽今誰主古木天昏毒龍舞風吹孤月幾時來獨立倉皇弔千古孔槎蹈海不復迴二氏紛紛敢我伍撐持兩曜幾男兒廟貌荒涼今不覩浮圖爨血揷雲霄學子空齋成塵土天津橋頭夜鳥啼昌黎先生悲石鼓嗚呼九關隔重雲野鳥莫號虎豹怒

題楊東陵九十壽圖

畫圖君見東木公身御青虬扶桑風又獨不見南極老自跨白鹿步晴昊古來丹青耳不目何似而翁真龎皓而翁少貌邁凡流英英眉宇炯雙眸幾從瀚海學大釣巨鼇掣斷黃金鉤無端頽日掛榆桑綠鬢朱顏忽蒼蒼華髮峩冠海鶴姿曲指九十同春光春光九十去復回木公南極何悠哉而翁能添海屋籌南山長對金樽開

去婦辭送去華年丈謫南海

處妾三日未廟見一語不接輙反面含愁凝睇下君堂朱顏羞對齊紈扇紈扇新裁色未變棄妾不待秋霜霰女也婦也未分明逢人休說合歡讌主家紅粧十二樓何須尢馬求淑媛徵車間關勞良媒昨朝寵貴今朝賤朔風如割泪如線萬里一步一回盼巫峽峯前雲幾重潯陽江頭石一片人生苟存鐵石心天長地久重相見塞翁失馬未爲戚池上鴛鴦何足羨

將渡河留示姪武兒曾遜

黃河洊騰浪如土燕山萬仞遥可覩山高水深去路難丈夫不言此離苦自我十五南渡河世人輕我交相侮坎坷棘圍十二年于今始得干　明主明主高揭郭隗臺臺前駿馬多如許未敢言空冀北群也應齊駕六飛舞壯懷直北在功名千里鄉關自伊阻鄉關回首惟爾曹努力青雲步前武男兒若不事長征區區溫飽何足數

世節行

嫠値辰孤逢宿寡帝遣天孫匡塵夏綱常萬古揭

雲霄蔑婦孀姑共茅屋蒼梧山高湘水長群山繞
漸同茫茫貞媛自作德門婦德門幾世芸蓀香鳳
凰忽折彩雲散翡翠衾寒秋夜霜秋夜春朝不計
年年年歲歲鬢霜添共姜之死心猶壯令人累誦
栢舟篇幾將孤憤射重霄日月無光山斗搖堂上
萱親堂下婦芳名千古同寥寥我聞此語嘆且顰
蘭孫共我策　楓宸英風凛凛邁群倫睥睨塵世
追先民衆人婦女留鬚眉誰道鬚眉在婦人秋風
長嘯拂燕雲眼中冠帶何紛紛

荊璞行

咸陽璧荊山石當時三獻三不納和氏抱之泣何
益丈夫有才須有用逢窓不老青雲客莫嘆年年
頻射策君不見咸陽璧

雪夜飲劉司寇宅

元日祥光貫北斗風塵不動妖氛走太平天子鞭
六龍林壑老臣隨天壽春雨侵尋風漸寒朔氣還
來射簷楸賀監堂前花滿席表安門外雪如手倏
忽王龍掛長川瓊瑤占斷襄江口主人愛客復愛

才滿座清狂傾栢酒栢酒能融八斗才撒盞飛絮
皆成偶大匡山人詩滿囊子晉仙翁才獨右逡巡
盃酒飛瓊戹鳳笙龍管聲相吼黃昏燈火滿蒼岡
獸香梟梟入寖牖俄聞天風散角　聲山陰不覺
良宵久忽復殷勤王觥王觥返祝祝者壽君不
見黎閣公香山叟蒼生四海尚含情肯負春光空
白首

姜生卜居

積流遥醮煙山麓煙雲十里寒織竹蒼橋覆井玄
鶴栖紫杏凌空蔭白屋主人躡踪稚川後絶島僊
佺呼小友侏儒仙袂二尺强架上一壺大如斗幾
年採藥探玄津肘後一囊萬戸春金作南山買一
顧紫緋高蓋回赤輪赤輪高蓋不足數鸞織鶴書
閬雲舞丹砂鑄鼎赤雀飛爲卜幽居莫金貲幽居
故傍荒臺下一粒神樓萬鴛甍門前長揖安期生
堂上朝開麻姑社青精作飯對霞飧火棗交梨白
玉盤醉來幾欲留仙袂五山飄渺飛雙鸞君不見
縣壺公高堂峻宇一拳中姜生若入壺天去莫使

而翁路不通

越溪吟

西施越溪女浣紗當溪流溪水瀠洄照紅頰破衣
影落紅頰羞蓬閭楚女事吳宮如花調笑坐春風
回頭顧影越溪裏天上蛾眉應不同遠斯麗質人
所羡一朝選入吳王殿吳王半醉愛新粧西施亜
坐擁嬌面嬌面嬌來受寵顧吳王終日看不足越
羅蜀錦不堪著環珮釵鈿輕珠玉幾回侍晏荷花
浦姑蘇臺上恣歌舞却笑當年美吳姬三千粉黛
渾如土粉黛紛紛笑語頻傾城傾國屬一身誰知
笑倚王牀者原是溪流浣紗人

行路難

君不見東家少女顏如花十三學舞慣琵琶嬌歌
一唱凌朝霞蛾眉婉轉目横斜自矜嬌艶絶代無
人傳夫壻公子家公子黄金十二樓夜夜夢粧樓
上頭誰知命薄多淪落至今三載尚淹留淹留歲
月不足數摧折紅顏多辛苦去年姊妹嫁不得今
歲爺孃入黄土朝朝暮暮泪漫漫泪濕危絃不更

彈鋏華貴徹誰復買至此方知行路難行路難使
人聽此增長嘆丈夫風雲會有時詎終白首困窻
寒

雪夜讀石孔山人六藁歌

元蓮寥寥絕大雅頹波東逝変空瀉如何夫子挽
天泓愧我十年空門下小來落魄不受倫眼空八
際惟先民當初夫子不我顧爲我秪是一狂人鄙
屋覩日苦不蚤朊身學道未爲老天風吹鶚逐鵬
搏萬里雲霄非遠道夫子沉淪我抑塞走書覩我
畀六寶時狂半醉眼不開云是逵官幻者槖歲暮
律窮霜氣結朔風凜凜陰壤裂門前俗子罷交遊
窻裏挑燈方檢閱乍來驚顧杳難入欲解不解聲
頻咽幽吟須臾神初定恍惚夫子來相命霞天碧
海蕩搖魂萬壑千峯發清興孔堂漢苑人踪少千
古數公何寥寥羅耀高春五嶽低鯨鱗撥浪滄溟
小秋風失意正垂頭使我見此雙眸瞭我恨收鷟
鮮龍馬何如龍在鄗之野屈平憔悴宋玉悲于今
誰是憐才者君不見江干跼蹐漁父嫵豈信風流

非人下詩卷若留天地間莫恨陽春和者寡

雉壇行下第後重與諸君結社

朔風蕭蕭吹屋瓦短褐階前來繫馬擸摭掃壇尋舊盟割雉屠狗血盈斝當初相顧易封侯十載于今在人下蘇秦未遇原憲貧寥寥誰是憐我者世人冷暖易交情千古與君存大雅金石交伊洛社共際途窮泪欲灑從此鋏硯未曾穿莫恨隋和售者寡起來騷首望雲霄萬壑愁心向秋瀉

漁村謡時扶溝被水

五湖白浪翻如雪漁燈孑夜明復滅東疇西陌走舳艫萬戸蕭條愁魂絶昨日天風催飛電千巖萬壑毒龍戰恍恍遥聞山鬼愁時時若見蛟龍見西北怒濤奔萬馬捲起黃河自天瀉兒啼女號繞空床須臾回湍上屋瓦沉竈漂楣晨烟斷俄驚舟過新畊畔哭聲夜半千雲霄豈顧南畝桑麻亂河伯驅蛟欲趍人馮夷擁水決河濟自從姚江名尹去社靈不敢禦妖氛我欲言之群妖怒拔劍欲斬目當路虎豹重重閉九關何人飛上天閽訴巫陽不

下問寃魂竃鼉夜夜宿深村毒民老吏催租急租稅欲辦鬻兒孫吞聲垂釣蓼花汀蓼汀舟度漁風腥回舟欲問漁村事欸乃一聲不忍聽

五言絶句

九日二首

宦邸逢佳節思鄉上古臺故園三徑菊不向主人開

其二

薄暮逢新月西風掛碧天他鄉四載客猶待幾回圓

發定州四首

中山日蚤發南望洛陽路眼見故鄉人無緣託尺素

其二

十年佩一劍匹馬中山道一日擁使車霜風振百草

其三

道傍有逆旅曾此飯王孫今日乘軺過依稀旅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門

其四

昔作道傍人數數避驄馬到此莫鳴騶念我窮簷下

覆觴口號四首

孤客身千里愁心酒一觴醉中堪寄興珍重非吾鄉

其二

無緣脫宦海縱飲勝歸家酒醒身何處殘陽滿樹鴉

其三

少小曾無賴招尋多酒狂故人不可見且復掌中觴

其四

無琴不酌酒醉後每成詩病裏琴詩廢何心更舉卮

玄偈六首

萬壑銀泉静千山玉鏡懸閬風吹不斷三姓結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緣

其二

地底一雷鳴山中遍瑶草藥籠須早收莫遣靈芽老

其三

靈山原未靜動向何時生山靜六塵斷春雷自有聲

其四

灝氣出崑崙金光射牛斗四萬八千回甘霖遍九有

其五

天風吹片月弓影西南懸玉兎肥堪引清光莫待圓

其六

深山釣火龍擒我波間虎龍瘦虎日肥化作金童舞

燕中懐古三首

高懸駿馬價遂築黄金臺但説黄金貴空群驥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來

其二

燕丹昔愛客慷慨得荊卿易水千年在獨存壯士
名

其三

彈鋏速歸去燕關不可居紛紛秦逐客誰敢怨無
魚

六言絕句

午夢二首

官邸秋光蕭瑟故園煙水潺湲夢裏一溪亭舍醒
來萬疊雲山

其二

千里音書未報三秋搖落偏多幾欲心託鴻鴈孤
飛不渡洪河

不寐二首

鄉夢幾回千里薄衾才度三更欲去欲留官况半
明半滅客燈

其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外風霜淅瀝域中狐鼠縱横借劒空勞魂夢幾回飛向　承明

題城隅野居四首

南野開荒幾許桑麻禾黍年年白酒黄雞無盡杖頭何用青錢

其二

門外舊栽五栁庭中新植三槐明日緑陰滿地野翁隨處銜盃

其三

已見二毛入鬢何須五斗折腰况有敝廬堪寄不妨涸迹漁樵

其四

沙虜島夷未靖中原雞犬不驚但保廿年無事陶然可度餘生

題小畫四首

小艇載書載酒春潮任去任留爾我渾忘一夢隨風只是虚舟

其二

徑轉溪頭峭壁嵐前喬木無枝正好買舟泛泛故人何事遲遲

其三

松下待琴不至秋風清透琴心獨向松陰一曲高山流水知音

其四

一徑人跡渺渺千山雪色茫茫策馬梅花何處奚奴莫厭風霜

七言絕句

題姜烈女滄岸手跡

千年河畔尋遺跡孅手能傳烈女名河水自添指上泪嗚湍偏作斷腸聲

杪秋述懷四首

宮花不及美人粧近向欄邊摘晚香可惜芙蓉江上老含芳何日到昭陽

其二

蘆荻蕭蕭滿目秋紅粧只在水西頭五陵更選東家子夢斷天邊十二樓

其三

別館孤眠不解愁俄聞簫鼓上龍樓不知誰是承
恩者歌舞羞稱第一流

其四

向陽花木自春先更道江春如舊年桃李無言應待日上林花發許誰看

按大名諸郡邑每詢父老輒有耳之心悖者欲代之鳴未能適壁間有民言十首元洲公嘗從而和之因嗣其韻

旱魃排天閉玊樓陰風不雨不勝愁煙雲十里藤蘿暗空作陂塘五月秋

其二

將軍宿衛列繁營郡縣何勞更募兵見說旌旗到水次　王舟已過濬州城

其三

燕姬鼓棹濕紅裙搖曳舟行盡日曛誰道前舡溺小吏勿云執縛是親軍

其四

旱荒比屋盡堪憐稱貸官家加予錢聞道城中新
定賦深愁秋後更均田

其五

恩詔今年定有無田間父老待嵩呼計安宗社吾
明主决策匡扶予大夫

其六

將軍罷戰事和戎十八年來民轉窮邊塞蕭條腹
裡困誰能折檻說衷悃

其七

漢家吏治坐沉痾鼠穴無如弊孔多安得倉公醫
國手窮源擢髮挽頹波

其八

月明犬吠滿荒村水國凄凉欲斷魂昨日丁男纔
赴役夜深有吏更敲門

其九

客歲逃亡不種田開荒今日報新阡東家復業西
家去邑里風光倍索然

其十

長堤十里漫空勞堤外洪河白浪高明日舳艫仍
到戸勿云板築不堅牢

渡漳河時家兄令長子是爲漳源

發鳩山下發清漳千里滂騰度大行兄弟各天惟
一水夢回芳草滿池塘

其二

春令原上𤰞新秋秋入波濤水漫流萬疊雲山看
不見吾兄只在水西頭

夜烏啼

殘月當空夜寂寥寒烏啼散更嘵嘵無端驚破關
河夢不見當年折柳橋

過清華鎮

春山一帶繞清渠煙鎖千家水竹居竹裏鳥聲留
客住合當水際結茅廬

次武陵

春雨霏霏煙樹齊花枝搖處轉黃鸝到家計路仍
三舍已似茅堂沮水西

抵家

芍藥開殘綠欲齊故園春色恨歸遲落花不解留人住又向東風送馬蹄

初抵家園賞菊四首

宦海風塵得暫閒竹輿遥過白雲間繁華萬樹俱秋色松菊猶能待我還

其二

芙蓉黄菊滿村家遷客歸來三徑斜風雨山靈能知巳深秋留得傲霜花

其三

十載天涯念此遊菊籬松逕不勝秋黄花霜後呈佳色還是群芳第一流

其四

海上驚秋度遠峯故園猶得見芙蓉酒闌好記花前語只恐歸來是夢中

見市老馬二首

老驥臨風瘦骨高長嘶猶憶九方臯自從仗下一鳴後誰念當年千里勞

其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黃金駿骨亦曾沽況有翔麟勝市駑總是消磨千里志也應留著識長途

嗣韻送兄之任職方

風塵迢遞望長安斷鴈飛飛曙色寒兄去五雲歸晝省我尋三徑結蒲團

附家兄原詩別弟將赴職方和壁間韓昌黎韻

秋深匹馬向長安龍劍初分孤影寒回首幷州城上月清光獨照露華團

得寧夏捷音再嗣韻

干戈西夏報招安起舞渾忘夜色寒病裏不堪仍載酒壯懷滿引小龍團

附家兄原詩次鴈門得舍弟家報有贖尾詩

晉陽太守報平安古塞風霜不覺寒日近銅駝握勝筭陣雲結作五花團

次權店和遂渠韻

遷客逢春滿目秋馬前雪擁不勝愁長安回首三千里夢斷天邊十二樓

醉後再步前韻

一聲長嘯海天秋拂袖歸來不解愁江漢垂綸自有分浮雲空蔽鳳凰樓

將抵家謝鄠中諸君召

宦遊西去小綿山寒食離家寒食還休過芳隣人禁火攏雲遥望泪潸潸

逢劉生

宦海飄零經幾秋故人仍復嘆淹留乍逢恰似昨宵別把臂相看俱白頭

欸乃曲

千尋巨艦大江中萬里江程一日風若到㶑灘溢淺處爭如漁艇任西東

其二

簫鼓中流錦纜牽後船羨我似登僊一朝淺在蘆花渚無數前船是後船

其三

莫恨船遲張飽蓬半邊著水半邊空終朝千里須防險却悔當初大任風

其四

吳將江頭起怒濤越臣湖上片帆逃忠懷雅況凌
千古殉國何如去國高

其五

賴上巢由發棹歌郢中孤憤赴滄波男兒若肯逃
名去千古何勞吊汨羅

其六

雷電奔騰古渡頭孤燈夜雨伴人愁已驚昨日風
波惡又向明朝羨去舟

木蘭祠賽神曲有引

余蓋讀木蘭詞有餘慨焉不謂其祠於完
完之祠木蘭也蘭亳人女漢文帝時徵兵
迨可空國蘭以父老不任授甲身僞丈夫
子以行轉戰燕山前後十有二年奏凱策
勳當受上賞乃辭官就養以簪珥見儕輩
衆驚走狠顧始知其女子也完當燕山之
麓蘭百戰收其地土人祀之至唐封以孝
烈將軍歲伏臘脩祀唯謹顧升歌多俳離
語褻矣余製賽神曲
十有二闋以遺之

漢家霸業拓雄圖勇健風之女丈夫揮槊當關百
戰後儘留生氣欲吞胡

其二

玉臂朱顏逐虜塵貔貅隊裡度青春十年不卸將

軍鎧萬死猶存淑女身

其三

機杼才拋習鼓笳雙娥不展望胡沙金戈鐵馬三千里縛得閼氏入漢家

其四

揮鞭逐虜入黃雲夜著鐵衣駐馬群不是凱旋重對鏡至今誰識女將軍

其五

萬死從軍十載餘橫戈下馬拜庭除功成不受明堂賞肯學緹縈自上書

其六

湯將孝烈等曹娥誓死何須蹈素波況是凱旋十載後堂前小弟已婆娑

其七

范郎城下破重圍刀斗風傳胡雁飛但有將軍秦塞上何勞烈女輸寒衣

其八

關兮飛騎黑山頭曲逆曾經百勝收縱使白登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遇虜羞將美女覓封侯

其九

漢將功高蜀女郎和戎何又出紅粧琵琶有恨流
千古青塚終無俠骨香

其十

千古荒祠蒲水西九秋殺氣寒雲齊閼氏膽落燕
山外不向長城放馬嘶

十一

關塞防胡自古今太平忽厭鼓鼙音獨憐孝烈祠
邊月夜夜猶懸報國心

十二

風雨依稀見羽旂雲霞彷彿識征衣將軍莫抱平
胡恨今日燕山是　帝畿

庭栢八詠有引

曲逆辟在山麓謫居經年不一見于君子獨署中老栢鬱然蒼翠而更宜于霜雪貞可與共此日者第顧名而思有昔心焉因賦此以志感

古栢蒼蒼陰小堂參天黛色歲凌霜無端羞對逐
臣面猶帶西臺舊日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二

當年臺栢有光輝捧日扶天應太微多少英雄零落盡山城寂寞故人稀

其三

嶒峻秀色頊殘霞不數松筠傲歲華多少風霜經歷盡餘香猶自襲千家

其四

老幹龍鱗點綠苔當年誰向署中栽英雄短氣非今日正是人間重栢臺

其五

露葉霜枝兩度秋重門深鎖伴人愁多情猶待三冬雪好辦孤芳共白頭

其六

一夜西風萬木殘芙蓉楊柳不堪觀多君長日無頹色獨有青青耐歲寒

其七

雪壓枝頭可當梅爭如何遜署中栽對君不厭風霜苦玉樹還應幾度開

其八

長安春酒獻椒花栢葉杯深御柳斜今日對君偏
不醉夢魂只在野人家

經杜洧南墓二首

山盤水繞護龍渦松檜千章帶碧蘿豊草無端埋
玉樹獨留詩興寄煙波

其二

斜陽繫馬拜殘碑文雅風流真我師黄葉經秋搖
落盡傷心不獨爲君悲

夢身爲老僧別家遠遊

落魄於今三十年無端魂夢繞諸天近來幾欲名
山去爭戀浮生未了緣

題寺僧壁

遠公飛錫寄桐丘洗鉢焚香事事幽人世幾回看
白髮萬年松老對滄洲

謁皐陶祠二首

高陽才子佐虞廷誰道明刑是措刑天命終歸同
輩者空餘殘廟栢青青

其二

土師祠下古碑殘霜相落天高萬木寒爲問當今民
牧者可能弼敎一從寬

偶過鵲村

緑槐深巷幾人家微雨新晴散落花百里不聞愁
租稅數年今始足桑麻

中寰集卷之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中冢集卷之四

扶溝何出光兆文甫著

奏疏

請冊立東宮疏

竊惟人主之所奉若者惟天而所恃以共戴者惟民我　皇上爲天心之所眷篤則　皇上之元子即天命之所屬也我　皇上爲民心之所欣戴則　皇上之元子即人心之所往也以　皇上之聖神而繼以　皇元子之英異聖聖相承謨烈濟美是

宜天人交暢疊見休徵焉可也然而星變風颶火
災地震似若天心之仁愛未巳廐巾嘯聚蓬累流
離又若民言之無嘉日甚天人之際信不可知矣
夫以我 皇上步禱 南郊徹懸減膳其敬天者
至矣我 皇上洗獄減罪賑貸蠲恤其仁民者亦
至矣然而天心未見嘉嚮民志未見作孚者何哉
臣伏思之意者 冊立之典久未舉行故無以順
天心快人意乎往者大小臣工屢以爲請 皇上
不即允俞者正篤愛元子必俟 睿齡稍長玉體

彊健而後使之正位東宮共保萬年之天命大順
億兆之人心也第自今窺之去初請之日抑又五
年所矣明年 皇元子且及十齡古者訓教太子
皆以八歲講學即如我 太祖高皇帝之諭梁賢
等曰範金礱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
成祖文皇帝之諭觧縉曰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
功圭瓚之成必由琢磨之力皆言預教太子爲世
元良者也今冊立未舉儲位未定以致保傅無專
官講讀無專功斯不亦後時已乎數月以來天心

仁愛又垂象以示可立之會人心危疑咸跂足以望大禮之行臣等仰觀俯察遠稽近考僉謂冊立之舉此其時矣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順天心隨人願期合法于　祖宗申明中外定以明年春日舉茲重典豫于本年冬至之日　欽命禮部講求典禮欽天監諏擇吉日俾時良辰正禮備樂和共成大典仍　命閣部大臣慎選　青宮輔導之官傅之德義保其身體習與志長化與心成則所以磨礱　震器輝燦　前星者至矣四海臣民莫不輸心歸命舞蹈懽欣又何危疑之有由是人心所在即天意所在有不轉變爲祥易災爲福者臣未之前聞也一舉而上承天命下聯人心奠　宗社于無疆之盛莫此爲大者我　皇上培植　國本篤愛　皇儲中外稔聞非一日矣若更俯從臣請定此大計篤　父子之情即以快海寓之願慰億兆之心即以永萬年之曆伏望　皇上留意焉臣等叨居言路義不容默爲此披瀝肝膽惟以天人交感之說冒昧以　聞儻蒙不罪俯納臣言　宗

社幸甚臣民幸甚

劾近臣結黨欺　天賣法疏

臣聞自古人君所以壅蔽聰明以成陵替之漸者必自宦官宵人始惟剛明果毅之主察其黨與而誅戮行焉是以世道清明人心震肅億萬年　太平之業寔基於此臣伏在草野自壬午癸未始成進士當是之時蓋目睹馮保徐爵諸人權傾中外莫敢誰何矣幸蒙　皇上奮然震怒一並掃除薄海內外歡聲若雷臣以為　清明嚴肅之治可以萬年如一日者不意姦黨餘孽潛滋操弄至於今日有張鯨邢尚智劉守有者其威權氣焰又不啻馮保徐爵已也昨者劉守有假為請告以嘗　皇上之用舍科臣任讓陳尚象等察其姦計據實叅劾　皇上不遽處分者　雷霆之威待時而發耳乃張鯨等大言于外以為轉日回天業已塗去擬旨矣然邪否邪臣不敢漫言以瀆　天聽直以鯨等之作威弄權納賄賣法之實萬不可赦者冒死為我　皇上陳之臣謂三臣之當死者有八罪焉

夫人臣之罪莫大乎受賄縱奸而尤莫大乎阻撓
天威頃者李材駕空蔑旨欺　君冒賞　皇上奮
然獨斷明正其罪中外臣民莫不舉手加額謂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臣工震慴稟稟受事獨廠
衛官校以爲奇貨先恐赫伊男謂非重賄汝父必
拷掠即死以致盡輦貲財入公行饋獻劉守有奉
旨捕捉者也先受銀一千兩矣尚智爲張鯨腹心
假之以通張鯨先受銀一千兩而後以二千兩送
張鯨矣又以二千兩送鎮撫司矣此皆走內人魏

應鵬所過送中外臣民所共知者也以故李材等
以奉　旨拏問之因散處於外若無罪人焉鎮撫
司打問漫然無一事實矣即　皇上再三究駁而
張鯨曲爲庇護以致至今不決矣自始至終錢神
用事遂使　天子之威阻撓而不得自由者皆鯨
等之罪也此其當死者一也往者犯人馮保干冒
天威籍沒其家矣中外觀望以爲馮保有敵國之
富其所沒入於官者不知當有幾多矣乃張鯨奉
命籍沒守有封鎖其門二人通同爲奸先將珠寶

珍玩精麗奇巧者盡入于二人之手却以濫惡粗糲之物搪塞充數此中外臣民所共知者　皇上試忖度之馮保所有之物止於此而已乎所以使盜臣之寶不得盡還於　府庫者鯨等之罪也此其可死者二也馮保入官之房奉　命招人領買矣未嘗仍令內官贖回也乃張鯨通同邢尚智素知馮保之奸必將細軟之物深藏宅內不知其幾乃令鯨弟張書紳出名承買者二十餘所遍地追尋大有所得　京師爲之語曰房價一萬中有百萬今所買之房又有轉賣於他人者矣夫以張鯨之富豈乏財而賣房者哉正以既取其中之所有轉賣空房以滅其迹耳狡詐專利罔　上行私莫此爲甚此其可死者三也廠衛之設欲其發奸擿伏以靖　京師非欲其羅織富室以爲利權也乃邢尚智劉守有相倚爲奸知富民徐佐之富甲于京師乃以使女盜金之事挾制徐佐詐銀數千兩而後已被害之人可審也商人王福以廿金賄尚智之喪矣智怒其少誣指爲鄭承憲家人挐赴東

嚴遂傾其家王福之舍究可審也其餘作威詐財
不可枚舉三家之富過於王侯此其可死者四也
故絕商人石金等尚有未領鈔錠貯在　內庫既
無人領卽當公用乃張鯨查知此項無名令邢尚
智假名冒領扶同欺罔盡數支出賣銀六萬餘兩
尚智嘗對人曰欺領官銀如此之多將來難免一
死矣此戶科諸臣每切齒而未敢言者可一查而
知之也夫以我　國家乏財之日而張鯨且侵尅
若此况其他哉此其可死者五也公侯世臣皆有

功於　祖宗之朝我　皇上所優禮而保愛之者
也乃張鯨指以雲南冒功假稱　上命差人遠訪
嚇詐劉天倖等銀兩不知其幾卽以黔國公之貴
抑且嚇要銀一千兩而後歸焉嗣後賤如邢尚智
者有母之喪矣黔國公自雲南遣人奠之魏國公
自南京遣人奠之其他公侯世臣俛首進禮者不
知其幾也威靈氣焰足以鼓動天下也如此尤其
甚者寧陽侯陳應詔爲兵部推掌府軍衛印　皇
上已傳旨委用之矣乃寧陽侯入謝張鯨止以不

識邢尚智致禮欠恭智卽面斥曰此子何足委用乎寧陽侯再三謝罪竟不答禮凌辱大臣至於如此此其可死者六也輔臣之用舍　人主獨斷之權也卽　皇上垂問左右不過試其敢言與否耳乃張鯨大言於外謂　皇上嘗與之論相矣鯨曰某也可用某也不可用若將謂卜相之權全出於已雖　聖衷原有灼見而張鯨肆言無忌擅作威福一至如此此其可死者七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我　國朝之家法超軼曩代正在於此乃張鯨

賣弄近侍之權諸凡我　皇上之衷言微旨輒令尚智傳於守有每對人曰此　皇上未下之旨我公公獨自知之者然且指稱聽記內外傳言市井浮議動徹　聖聽卽我　皇上在宮闈之時戲言戲動不可令臣子知之者亦皆泄露于外以致人言籍籍至不忍聞皆鯨等之罪也此其可死者八也八罪之外不可勝數乃張鯨方且恃寵矯恣倚守有爲牙爪託尚智爲腹心彼守有者猶日席其祖父之胤寵遇富貴反過其先臣而不知止矣

而邢尚智不過六科廊一書辦賤役耳一旦拔為張鯨管家身膺冠帶之榮家有數十萬之富其子邢有章又冒錦衣之官其壻王大綱方居中書之任中外盤結虐焰可畏及今不即剪除後將莫知所終此臣之所以日夜拊心冒死上 聞者也參照提督東廠太監張鯨惡黨遺姧近臣跋扈張虎噬狼吞之勢而富過王侯憑城狐社鼠之威而權傾中外數其八罪則過惡滔天律以三尺則措躬無地帶銜鴻臚寺序班邢尚智市井姧徒僕奴賤輩操舞文之刀筆父子三冒衣冠倚姧宦之氷山坐致萬金宅第既盈惡貫當付法曹錦衣衛都督劉守有紈袴驕倨之子肉食壅腫之夫目不識丁昔作江陵之羽翼志甘媚竈今為東廠之爪牙誅其心誠三窟之狡兎數其罪乃漏網之遊魚此三臣者所當急付法司明正其罪者也伏乞 皇上斷自 聖衷速行處分然後將臣所言一一究問如律則中外臣民莫不仰 日月之明懾 雷霆之威而億萬年精明嚴毅之治可長保矣臣愚幸

中窾集 卷之四

甚　宗社幸甚

條陳安攘大機疏

臣竊惟天下有理亂安危之勢惟明主能察之天下有持危定亂之機惟明主能運之機也者又即其勢之窾會而斡旋之者也不得其機而徒喋喋然泛言其危亂之勢吾未見其能登天下而措之理也臣竊見邇年以來水旱頻仍軍國困乏士卒之鼓譟接踵而盜賊之嘯聚相望虜酋之要賞無已而東西之侵犯未息遠憂近禍恐出不測幸蒙

皇上思深慮遠偶以雷火之變輒須　聖諭與中外臣工痛加脩省及今湖寇之警則又飭吏征剿期在蕩平即此遇災思懼安不忘危之心古聖帝明王不是過矣臣伏思之火者兵之象也　國家方憂軍餉而火其倉廩是天心仁愛直欲重其憂而圖之新耳中外警報適與之符乃　皇上超然遠覽憂形于辭是天下危亂之勢已灼見而先知之矣臣敢不竭慮殫心圖持危定亂之機以裨廟謨於萬一乎倘　聖明留神省覽　勅下該部

再加酌議如果臣言可採　俯賜施行中外幸甚
臣愚幸甚　一練義兵以鎮反側成周之世寓兵
于農無事則吾兵卽吾民有警則吾民卽吾兵法
莫善于此矣我　朝分軍民爲二而竭天下之賦
以養軍旅在昔兵強食足固足以壯　國威矣乃
今行伍虛耗視若無兵而軍需不繼動輒鼓譟在
平日不足以威敵而在荒年適足以釀禍使賈誼
而視此不啻痛哭而流涕矣可不思以處之乎昔
管仲脩其内政群子弟以爲兵居常則聚而操練

不煩芻糧有警則隣里赴鬬同心效死是以蕞爾
青齊用能爲霸于天下者有以也今何不令州縣
放而行之募民間材勇子弟紀録在官號曰義兵
乘農隙之日就便操練使知坐作擊刺之法擇廉
能佐貳以督率之而不許差遣擾害且時加犒賞
量給弓刀以旌其能而又優免其本身差徭除豁
其門戶火甲其有能粗通韜畧諳練騎射者卽以
武生作養使科武舉則凡豪俠子弟不願當差者
誰不勉而就此乎每一州縣多不過五百少不下

三百計一省可得精兵五萬餘矣居常則養威畜銳潛消乎不軌之謀有警則隨處調發大張犄角之勢況此兵柄握于府縣而精強加于軍伍郎有隣近之强卒悍將思以鼓譟者亦可以懾服之而不敢動矣近日惟山東尚有此兵惜其法制未備不敢優免作養以鼓舞之耳而要之已試可行非空談也第恐有司憚于振作必借口曰此與民壯何異此與保甲何異不知民壯服役甚苦保甲徒存虛名豪俠子弟孰肯甘心就之哉況假此義

兵以作豪俠之氣為武舉之階將來虎臣貔士奮起此中者不知其幾也振　國家之神氣消反側之陰謀安內之機莫有大于此矣一調跋扈以解黨與夫　國家竭天下之賦以養軍旅經數百年不一血戰而坐食自若其恩可謂厚矣乃軍士不思報效而跋扈跳梁動輒鼓譟若大同寧夏猶曰糧餉之偶缺尚可以憫念而赦宥之者至于鄖陽之軍則未嘗有饑寒以迫之也大猾作梗莫敢誰何嚮聞軍門制府文移先示衆而後得發甚至章

奏既拜勅令開覽不得已而託別省之使潛行夾帶而來者此何等倒置也杭州之軍睚眦不逞大都廣市白日刼掠甚至縉紳鉅家甘心與軍家結姻而求以自保者此何等虐焰也諸軍驕悍尚多類此譬之癰疽既成潰在旦夕不及時以消散之遂使越人倉公見之而却走矣臣料一軍之中作梗者不過百人倡亂起釁者數人止耳我 皇上至仁之衷不忍盡屠此輩何不責令撫臣庶得其人宣布 德意諭之別衛與以自新之途其或慮其震驚先取其未甚者數人就近調遣以示 恩信恩信既昭然後拔其尤者移之遠邊以禦魑魅可也如此則渠魁既散羣黨勢分然後以軍法繩之俾不得桀驁自如于其後而癰疽可潛消矣此調劑弭亂之要機也一賞歸順以貳逆謀孫子曰用間者人君之寶也是故有内間有反間皆所以貳敵之逆謀者也目今宇内如四川之膩賊陝西之囉哩雖已漸平而江南之湖寇方且負險擁衆勢甚猖獗其他陰謀結黨思叛逆者尚不知其幾

也其間從逆之黨豈無一二覺悟尚懷歸順之心者乎但歸順之無門又恐歸之不受且從而追論之耳今誠　明詔天下與以自新之途凡負固不服之中有能投戈歸順者給以免死文券將也我仍官之兵也我仍民之有能呼群引類以致投降日衆者更加陞賞焉如是而潢池赤子有不爭先獻順者否矣至于謀反造逆之中有能擄實出首者亦以文券予之首百人者即以斬獲百人之功官之首千人者即以斬獲千人之功官之有能倒

戈殺賊以至蕩平者更加陞賞焉如是而遊釜殘魂有不爭先出首者否矣夫烏合之衆其結未固而重賞之懸其心易奪不惟心懷歸順者有賣友自利之思而同謀共事者與彼此猜疑之念用間以貳其心此兵家伐交敗謀之要機也一檢市貨以固和戎夫鴟鴞不鳴要非祥鳥豺狼不噬要非仁獸夷狄爲中國患不啻鴟鴞豺狼已也所以使之囊牙卷舌而乞憐於我者徒以市貨精美可以固結其心而不忍去耳今諸臣畫互市之策動曰

定馬數也限賞額也然不知虜之所以增馬數添賞額者非虜之罪也中國委任者之罪也當互市之初人猶畏法而不敢肆情侵昌虜未習見中國之物而不知辨爭美惡今開市日久法令漸弛委官匪人所買者皆濫惡以充數而尅減官價以潤私囊反借口曰假粗惡以抑虜心云也不思貨旣粗惡幾曾有省物價以還官者哉比虜人心知其貨不逮前也故增馬增賞以補虧折是我之市貨日惡則彼之增加日甚彼之增加日甚而我之物力日耗竭中國之財以資官邪而冐增幣之名以損國威此忠臣義士所爲怒髮衝冠者也今不察我啓釁之端而直欲限馬數定賞額鮮不敗厥事矣如蒙　勑下兵部轉行督撫諸臣俾之愼委任親檢閱貨雖細事非科目府佐有才望者不許輕委一切府衛首領州縣佐貳罷之不用可也貨至幕府督撫重臣親自檢看一切濫惡充數價浮于物者責有所歸市貨旣精然後明與之約遵我額數始與成市則蠢爾犬羊諒亦知感我之惠貪我

之美馬不禁加而自不加賞不禁增而自不增矣夫香餌既具巨魚可得虜受吾餌伏若犬羊然後杖之飼之且將囊牙摇尾而不忍去矣此和戎之要機也一易把總以禁剥軍古稱將者三軍之司命誠謂其優恤保護以作貔貅之氣者也邇來債帥盈庭讐視卒伍尅減剥削至不忍聞究其弊端豈將帥偏裨躬自剥之哉蓋由千百把總爲之頭會箕歛以歸利於其上即立視士卒之死而不之恤耳夫千百把總爲士卒之領袖一應軍務悉所

督率似宜以　朝廷之命官爲之可也邇來邊將多自便其私圖不論有官無官惟擇其所親倖有賄賂者申請軍門徑自委任以奴虜健兒之賤不由　朝命一旦峩冠愽帶儼然立于軍士之上彼既無祖宗世爵之可惜又不有　朝廷寵命之可保寡廉鮮耻惟知剥士卒之膏脂以應其主者之求而陰以自便其身圖則凡可以尅減芻糧需索常例者亦何憚而不爲邪把總括所得以歸于偏裨偏裨括所得以歸于將帥繭絲頭會悉入利權

爲將帥者獨柰何舍此而不以之自利哉夫張官
置吏出自　天朝私相授受者必蒙顯戮貲粟進
身者不得握符此　明旨也今千百把總士卒數
百家待命于其手而乃以邊將之私人爲之是尚
知有　朝廷之法哉此在各邊間亦有之而薊遼
尤甚伏乞　勅下該部轉行廵邊御史按籍查考
凡所稱由行伍者盡行革退別選世襲將官之中
取其勇健過人曉諳邊備者會同軍門題　請簡
任俾將帥不得以一人之私濫任匪人而又嚴爲
禁諭有敢剋軍阿上者襭職發遣則爲千百把總
者既自保其爵命之榮又振慴于典刑之下其有
仍前剋軍者鮮矣此優恤士卒之大機也一繕修
築以責實效夫　國家驅數萬之民捐不貲之費
不吝爵賞以築邊塞越十年餘矣東築西圮終難
成功此其故何也說者謂邊地土鬆功施無用臣
獨以爲不然夫環堵之室一夫築之而累世不圮
者築之以時而用力堅也今邊臣急于督工而急
于冒賞夏秋之交方令興工比其土石既聚而秋

已暮矣邊地多寒嚴霜氷至不得已而和氷築之然且匠役饑寒病死相望出罷困僅存之力爲苟且粗成之計甫氷消而墻已頹矣今歲之所築卽昨歲之所圮而邊臣之罰賞者竟不聞追論而責罰之者爲可勝嘆哉昔秦築長城識者誚之譬之拙奕者不審其勢而周圍布子謂之無策矣今墪臺墩已就緒而修築似宜稍緩若取此力以修併屯堡猶爲彼善于此耳今誠令邊臣細加檢閱某城也當虜之衝則築之某也爲虜所窺則築之某

也孤危不可以守則歸併于大城某也砂礫不可以築則遷移于奏礌籌工計直俾庶能誠信者以督理之責令該堡居民與修邊民壯通力合作分工計日遲以歲月而又勒名于石以爲追論之地務使屹屹巖巖固若金湯候內地既安然後徐築塞垣期成功于必世之後焉可也此捍外衛內之要機也伏惟　聖裁

條陳科場事宜以釐夙弊疏

臣奉　命巡按山東候領批文印信卽日起行則

今歳山東鄉試臣實監臨之臣見御史劉會請罷京考禮部會議諄諄千言皆來科事也臣今歳郎當受事其間積蠹夙弊牢不可破者臣知之頗悉知而不言臣已溺其職矣何以監臨內外而稱任使于萬一乎臣是以不避嫌怨不厭煩瀆敢盡言爲我　皇上陳之其端蓋有六焉一曰京考不必議罷而當議減夫文衡重任也教官之不足恃賴蓋盡人而知之矣邇來內簾參用甲科有司故取士頗稱得人今禮部以臺臣請罷京考乃委曲

欲用進士教官者不過使監臨不得干預文衡耳殊不知進士就教原非選法之正副榜而選教職豪傑豈樂于就乎舉人教官之中既無豪傑不得已而仍用有司曾不思有司爲同考而令新進教官爲主考可乎不可乎若監臨不許校文內簾盡用教官臣恐　國朝之文運自此衰矣臣以爲監臨既不校文則京考似不可罷也但京考閱卷謂之總裁各房取中試卷呈于京考者不過二百卷耳何一官之不可辦而復用副考哉况天下之權

歸于一則責專而任事也力分爲二則推委而主
斷也難會試兩京皆遣館閣重臣一正一副各能
自盡若外省則不然正副考官往往矛盾不合掣
肘廢事往轍可鑒也況翰林六科吏部諸郎皆正
考也皆世所稱清要之官也其自視也常重而人
之視之也常嚴自視也重則可不爲鑽刺者所奪
人之視之也嚴則一應禮節體統自爾隆重不待
講説而大定矣若假之以權而奉有　勑命內簾
益肅而且便于行事得此一官足矣副考非冗員

乎況天下民窮財盡我　皇上諄諄以裁減冗員
爲言而如此冗員獨不可裁邪裁此一官則所省
不下數千金此亦劉會鄒元標所以惓惓爲請之
意也臣請自今歲裁去副考而京考終不許罷如
罷京考須任監臨教官斷不可用也伏惟　聖裁
二曰考官不必循序而當　簡任夫翰林六科吏
部四司員本不多而南北各省復取其便以故循
資序量省分某某當差可屈指而預擬也邇以一
二不逞之徒得行其姧故人相效尤鑽刺日盛近

日各省富豪生員往往納監遊學潛住　京師或
拜爲門生或投爲門館夤緣結納求題目授意旨
者不可勝計使今歲考官猶然循序差遣則此輩
又得以行其姦矣臣請斷自　宸衷命各部大臣
預將兩京十三省合用考官加倍選擇不拘資次
臨期　請遣官者仍具正副二員疏名密奏候
御筆隨意點差其未命之先不許分毫洩漏　命
下之日嚴加迴避刻日起程如此則鑽刺之謀可
潛消而默奪矣然門生親識人人有之在外同考

試官尤當防檢再乞　天語丁寧凡京考以及在
外入簾官員有門生親識入場者許其預先自首
責令本生迴避若隱忍不言竟至中式或果有私
弊者事發之日考官舉人一體重治如此則法嚴
而鑽刺者無所容矣伏惟　聖裁三日簾官不必
多取而當考選夫經房教官止聘五員此見行事
例也第拘于三科以內就教者聘之則計之左矣
夫大方豪傑期登甲第誰肯未三會試而就教哉
其就教者非雲貴遠方之士則近省無志之徒也

以若人而司文衡何以識天下之英雄乎臣請預
命各省提學官調集舉人教官嚴加考試擇其造
詣深邃文體新奇者録送巡按御史以備別省聘
用不許但拘科分反致失人至于本省有司入簾
者不取知府向有言之者誠善矣即推官知縣之
中亦須擇其素有文名及治行清嚴者方取入場
不許預定內簾外簾直待下馬入簾之時御史親
自唱名分委內外大約外簾四所每所止用二員
內簾以試卷多寡爲率每二百卷用官一員如此

則取之不濫而擇之又精文衡庶乎其有託矣伏
惟　聖裁四曰監臨不必校文而當糾察夫御史
不許干預者以校文而言也至于出題分卷上榜
一應內簾事務使不眼同御史何以昭天下之公
而稱監臨之任乎臣請令歲凡出題分卷之時令
御史單身入簾不許隨帶一人考官居左御史居
右竝坐治事事完即出其出題也查照嘉靖十三
年事例御史親手揭書付于京考使不出三章之
內出題一道不必避忌不必逢迎但係聖賢之言

卽可爲題出完四書仍親手揭經付房考出題彙送京考點定御史封鎖匠役使之刻題而後出比其出也則開門點名體統肅然且更有兩司共事自無洩漏題目之理至于分卷上榜亦如前法但填定草榜之時惟聽主考獨斷不許房考薦爭亦不許御史干預若御史干預校文許京考糾奏若京考徇私及房考爭卷者許御史糾劾如此則互相督察而内簾嚴肅矣伏惟　聖裁五日閱卷不必拘房而當查究往年監臨御史不得入簾彈壓

各房考官抗立忿爭分卷之初卽用某經幾房印記屈指預計每房當中幾卷取足其數而遂棄其餘者有之矣然且蔑視京考互相爭辯上榜之時照房論卷遂使上卷偶多者所取有遺珠之嘆而上卷偶少者亦得爲取盈之圖且弔房覆閱之時見有某房印記則互存體面不敢拾其所遺而英雄之屈者多矣臣請令御史親置號簿紀録某號某卷分于某房照房封送卷面不許自標房分候看完之日御史入簾總收錯綜攪亂然後付京考

總裁止論試卷文字之高下不拘經房所取之多寡至于弔房覆閱之時亦令御史將落卷錯綜再分使不知爲某房落卷則覆閱者無避嫌之心而落卷有識拔之望矣開榜之後御史仍將取中試卷及不取落卷從頭照簿查考某卷係某房某官初看某房某官覆閱除中式者磨勘無弊竟解禮部外其落卷仍委精明官員逐卷查閱如有空白無筆跡者及覽未終篇而遂棄之者許御史糸劾房考以爲怠事屈人之罰查閱明白仍將落卷發

提學官分發各生使之親自省覽以爲受教之地如此則考官閱卷者凛凛自盡而士子下第者可無後言矣伏惟　聖裁六日試録不必預刻而當省約夫試録而用士子之文此返朴還淳之雅道也但未揭曉而先刻其文能保其不洩漏乎刻録于簾外信不可矣即刻于簾內而御史不入而刑督之則猾吏姧工未可易防檢也况京考時方校文而又一心以辨試録則檢閱也必不精簾內工役繁夥則關防也必不便臣請　命京考將應

録文字秘寫成冊候揭曉之日仍留一二甲科有
司詳加訂改然後多集工役星夜攢刻即　進呈
稍緩請寛遲誤之罪焉至於録用綾絹裝釘最爲
浪費而且每官送至數本殊覺繁多臣請自　進
呈之外一槩盡用紙裝即在京各衙門每官止送
一冊董備觀覽足矣安用數多爲哉此雖細事而
所省實多伏惟　聖裁以上六者皆臣耳聞目擊
而扼腕于平日者也今身當其責臣安敢以無言
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即日會議倘臣言可採

俯賜　明旨徧行天下庶乎夙弊可釐而　盛典
爲有光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述民言恭請建　儲疏

臣聞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故人君之所
畏者惟天而天心之所寄者在民况　儲貳係天
下大本又天心之所係屬而萬民之所推戴焉者
是不可以不察也古之人君因民心以卜天意惟
恐壅閼不聞乃遣使臣巡行郊野以宣上德而
達下情若下情殷懇而使臣曾不導之以聞於上

則使職之謂何臣爲此懼故自奉　命按畿輔以來日夕奔問惟求民之隱以佐　聖明同民之治今四郡巡歷殆遍而萬民同口一詞皆以蚤定青宮爲望臣處處撫慰諭父老曰王言無再前已有旨曰立儲以長國家自有定制稍候二三年行夫聖明以誠信御天下今當三年之期尋且舉大典矣父老扶杖謂臣曰聞　皇元子年今九歲古帝王之教太子皆以八歲講學而今已逾時惟是國本不定　天心不寧是以頻年災眚民遭流離往往思亂若今歲不早定大計天人之際未可量也臣每聞此言必改容寒心再三撫慰而後去夫民心所在天意所在也聖王敬畏民碞畏天命也況畿輔之民皆我　皇上腹心赤子又四海九州所觀望而從風焉者今其情若此則天下之情可知我　皇上爲天下本根計必欲曲體民情而爲之處者臣故披瀝肝膽述民言以干清聽倘　聖明洞察民隱仰順　天心爰命禮臣蚤議大典以應天順人也亦惟命不則多選正人君子命之出閣

講學以豫養元良之體也亦惟命第臣職居言路分當觀民不敢使民情斁望不徹于　九重蓋以循職掌盡宣達非妄言于職分之外也惟　聖明其垂察焉臣愚幸甚萬民幸甚

再劾中官疏

臣聞　明主不以一時之舉動而損萬世之盛名不以一人之寵倖而違天下之公論何者青史最嚴而輿情難拂也頃者張鯨用事欺天賣法得罪於天下萬世久矣我　皇上俯納諸臣之言　勑下法司明正其罪天下歡欣青史載筆以為我　皇上明竝日月斷若金石先斥一馮保復斥一張鯨大聖人之舉動超出尋常萬萬者此豈漢唐諸君可同日語哉不意本月十四日接得邸報見科道諸臣交章論劾以為張鯨不可復用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在千里之外始知張鯨既斥而復入之矣中外洶洶驚憂不定臣獨以為未也夫以我　皇上赦惡宥罪之仁而見張鯨搖尾乞憐之態　天地之量何所不容卽暫令其入亦不

足異但張鯨之惡中外所素知也一旦潛入而柄
用之將必招權納賄千與外廷矣將必漁獵貨財
脾睨庫府矣將必引用宄邪驅逐正人矣將必陰
謀承望變亂家法矣將必欺蔽聰明專擅擊肘俾
我　皇上不得以自由矣譬之怒虎出匣咆哮益
甚塞源再開流毒必慘　皇上視之不過一宦官
耳而不虞其爲害之若此也况三公九卿皆　皇
上之股肱也當時臣言之而三公九卿皆從而賛
之矣臺省諸臣皆　皇上之耳目也當時臣言之
而臺省諸臣嘗從而和之矣今一旦用鯨遂使股
肱之臣耳目之官人人自危其有不憂心愁色者
誰也况四海臣民慼額相告　國牒野史秉筆續
録皆將曰鯨一用而禍天下者不渺小也我　皇
上聰明天啓特未之思耳一思之而所以斥鯨者
不崇朝矣伏念臣言官也蒙　皇上豢養之恩俾
之守職言路則所以報　主恩於萬一者惟在進
言以盡職耳昔　皇上斥鯨則以臣之言可信而
臣得其職矣今一旦用鯨則以臣之言不可信而

臣失其職矣未有言官失職而不可以罷斥焉者伏望　皇上大奮　乾斷先斥臣以謝張鯨而後斥鯨以謝天下萬世則我　皇上日月之明金石之斷眞可以超軼曩代豈直四海臣民傾心共戴而萬年青史且誦德於不窮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條陳武場事宜疏

臣聞文武並用享國長久之術我　國家以武事開國掃清寰宇然後偃武修文以成至治當是時開設武舉之科與文舉肩比而求士蓋兩重之也夫何成平日久戎事漸衰以致武舉一科漸成故事目今虜酋跳梁邊事孔棘此正用武之秋而選將招兵之會也今歲武舉似未可徒修故常已者臣奉　命山東監臨其事一切因循弊端耳目頗眞謹以一得之愚可以簡將可以振武可以祛夙弊者敢一一爲我　皇上陳之一曰騎射之當重夫武舉之科凡以收猛士也漢有求剛毅武猛之舉晉有舉猛勇秀異之詔未嘗責之以文也至唐

始置武舉其制有長梁馬射步射筒射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下至絶藝奇技莫不兼收然亦未嘗設策論也我　二祖稽古定制角射之後試以韜畧不過佐騎射之不及以文武全材望天下士耳然全材之生代不數人若執此以求士已失我祖宗設科之本意况假此以限人則英雄猛勇之被抑者多矣甚至惡應舉者之夥也而先試論策以斬其入則愈失愈遠而所取武舉率多退學腐儒肉食懦夫不知　國家何賴於此輩而設科以求之邪臣愚以為武事尚强文在所後初場馬箭二場步箭中式之後仍當檢其身材程其勇力必擇猛烈過人之士定以上中下三等然後許其入試三場果韜畧之精通也列之上等矣卽韜畧未精而作字成文原係上中等者亦得並收庶乎絳灌少文者皆得為入彀之英雄而腐儒懦夫徒讀父書之輩不得濫竽其間矣伏惟　聖裁二曰額數之當增自古西北為戎馬之區故衽金革死而不厭者命之曰北方之强矧山東人多獷悍史稱

司馬两孫氏以兵法稱經者皆東人也即邇年以來一二大將頗能雄飛者亦皆産于山東然而山東武舉廕勵五十名止耳此豈齊曾之邦乏人若此良以執策論以斬武勇故取數不多且匪其人而英猛之士屈首受抑者多矣臣愚以為武舉之科壮方槩宜多取而山東尤所當加　如蒙　勑下該部再加覆議可倍則倍可三則三即南北兩直山陝河南三邊之處皆可增其額也盖武舉之作興盤纏原不甚費儻萬一有警未免藉其一臂之力亦何為而不廣其額哉伏惟　聖裁三日試日之當寛　令甲武科試期亦以文場為準以九日初場試以馬射十二日二場試以步射十五日三場試以策論第馬射步射必須點名而後發蓋人人較之也人數過多則勢不能完往歲不得已而先令兵備道截考試以論策使文理未通者不得應試正限于日之不足而故為是以斬之也夫武科本以求猛士也而以文斬之已屬不通况求賢貴廣而以時日之故不得已而縮之失初旨矣臣

愚以爲武場事務非若文場之重且費也九日不完繼以十日十日不完繼以十一日至十二日卽進二場可也二場十二日亦未必完繼以十三日而步射可盡矣然後出示定名俾進三場亦何害于事哉况日時有餘則可以詳加簡閱驗其身材程其猛力又於騎射中式之中定爲上中下三等然後試以三場而酌量取之則腐儒肉食之輩始不得加于猛士之上矣伏惟

聖裁四曰遺材之當録夫羣策羣力自古重之而必欲其羣者正以衆寡分而强弱之勢異也是故材官猛士惟患不多而兼收並畜不可不豫邇如西邊多故經畧招兵將一年所矣而無一人應之者何哉求七年之艾於旦夕焉豈可得乎况以招軍爲名則縮頸而走以養士爲名則豪俠子弟奮臂而爭先矣若假以鼓舞之術教以訓練之法則養士卽所以養兵而按牒索之兵莫精于此矣臣自入山東卽牌行十一道令其招募英勇止論騎射之强弱不以論策爲去取録名在官候臣監臨武場之日起送科

舉除中式外止許衣巾榮身而所得之士大約計之已有三千人矣儻以 明旨招之而再加優厚恐應募之士不止此也而卽此一省以例其餘其得士寧有量哉臣請 勅下兵部再加酌議徧行江北各省令隨地招選以應武舉除中式外卽以武生名色送學作養與生員一體優免而聽所在兵備時加訓練焉則材官梟將必有脫穎而出者多矣伏惟 聖裁五曰武學之當建夫世治右文世亂右武今世雖至治而虜酋跳梁山林多警亦

國家用武之秋也而武學未建訓習無所所取武舉亦皆不教之民而隨其性之所近耳試觀業儒之士每郡不下數百其間懷瑾握瑜可資世用者能有幾人其餘則徒糜廩餼無當緩急矣若以武學養士則上之可以雄飛鷹揚獨當一面次之可以揮戈躍馬爲長百夫卽最下之士亦不可以備行伍而充騎射之一乎故曰五穀不熟不如荑稗而武學之設豈爲無益哉臣愚以爲凡有兵備道之處比照蓟遼武學事例許其選委教授以臣前

所稱下第武生羣其中而訓教之舉凡馬射步射劒戟炮鼓之藝孤虚王相孫吳韜鈐之術俾得日就月將人人有得則材官佽飛之輩必有肩比踵接而爭先效用者亦何有于匈奴哉况此所作養者又皆富室豪俊之民或武弁應襲之子不煩糧餉不費軍裝惟假此名器以寵異之得此優免以作興之而干城之寄無形之險胥于此焉得之亦何憚而不為哉是在本兵柄者之留意焉耳伏惟

聖裁

清理巡按舊規疏

竊惟　朝廷遣御史臣巡行天下所以糾察吏治董正官邪以廣耳目之不逮者故銜　命以出不隨家累司道拱手以受成有司俯伏而待令此豈徒假之威燄使自震灼哉正欲其形跡無所牽絆舉動無所回曲志慮無所顧忌然後得以澡雪其精神展布其四體以不負　朝廷託重之意耳夫何邇來因循獘乂胕腋患生事多涉于曖昧人得持其短長上疑下忌畏首畏尾則所稱糾察董正

者謂何而凜凜風裁幾至掃地矣臣考其受病之原皆以舊規相沿爲嫌疑不避且不肖者緣之以自敗耳然與其明正于敗露之後使負　國家託付之恩何若釐革于未事之先而存憲臣自重之體蓋中人之性必有所限制後不隨風披靡即豪傑之士不有　明命亦難違衆獨立故臣請於巡按御史舊規夙弊牢不可破者傾吐于　聖明之前以求釐正其端蓋有四焉一曰交際儀物不可不禁也夫君子相逢不廢交際似若無害于義者但邇年以來沿襲故套日甚一日遂謂必不可廢之典往來過客悉加問勞督撫衙門時有饋遺夫巡按御史非有私藏可自辦也即有供應官銀其多幾何不得已而取於郡縣之積貯不曰有行贖鍰則曰無礙官銀夫贖鍰信不可動矣即官銀安有無礙者哉取之有司則有司得以覬記將之吏承則吏承孰不見聞以此而幸無敗露于心已厚媿矣萬一發覺三尺之法俱在亦何逭於顯戮哉夫以交際細事而冐此不測之禍必非自愛者所樂

爲也况巡按御史奉　命暫出不過一年儼然一客寓也觀其在撫臣曰任在按臣曰差主客有攸辨者若名其爲客若過往縉紳不必以客而加問餽若以客自處則督撫禮遇不必以客而報主人古稱鷙鳥無朋貞松不倚御史象之矣何爲乎有交際哉但舊規相襲遽難違衆非奉有　明旨則人以爲簡而自懼其蹤此其牢不可破不得不仰祈於　明禁者一也二曰查解贖鍰不可不實也贖鍰解有定額非初制也祗以取用者太多解京

者太少不得已議爲額數亦就其最少者以爲常誠恐後之莫繼耳顧訟有繁簡則贖有多寡難以齊一要在盡數起解爲可也見今贖罪貯之郡縣而兩院止據空冊兩院互相查考而郡縣具銀起解似乎無可疑矣但互查之冊先請本院改正起解之銀猶經本院提取則多寡解留之間按臣儻得以措其手而有司又得以窺其隙矣合無令司府州縣繳取庫收之初無論事之大小罪之輕重即抄招并繳兩院使彼此多寡之數不待互察而

了然在目以此而盡數報部即以此而盡數觧京且令司府查數徑觧按臣不必問焉庶乎上下心迹昭如日月儻多觧爲固足以見撫按之風力即少觧焉亦足以見撫按之安靜上焉者無自扣留以濟其私下焉者無憑捺摭以議其後如此則憲度常貞讒譖自遠而公道昭明之世自不必疑忌于其間矣但互查起觧視爲舊規非奉　明旨誰敢改易弦轍此不得不仰祈於　明禁者二也三曰隨從犒賞不可不議也夫按臣事體重大最忌

泄露故內班監書門厨不許給假換班有經年越歲不得問室家面親識者良亦苦矣夫按臣受
恩圖報不恤其私宜也彼小人者安可責以大義故舊規犒賞優厚正以繫靡其心使之用命焉耳然犒金取之于紙贖多寡定之于按臣爲按臣者欲厚給之則嫌于太濫欲薄與之則足以買怨彼按臣懸身於千里孤孑之地而寄命於怨不在明之手是以寧處其厚不處其薄凡以爲自全計耳臣以爲與其議多寡以狥無厭之心不若勒定額

以足莫踰之望合無于隨從監生書吏每季議定工食衣鞋之費令司府類設備辦除衣鞋解院外其餘銀兩令各役出院之日徑自給領則輕重不出于吾手而恩怨不結于彼心且使按臣無市恩濫予之名而屬下絕假公取銀之議此舊規之最關心迹不得不仰祈于　明禁者三也四曰薦舉酬謝不可不革也夫薦賢爲　國非爲私也何以報爲古人嘗言之矣但邇來假知已之報爲養交之由固有薦剡甫下而酬謝之使已載道矣此雖

一時相與之情似非大害于義者但此施彼報迹涉市井若靦顏而受其與暮夜之金何異宄姦人細客從旁屈指而計多寡遂使小心之士寧少薦以遠嫌不敢兼收而速謗夫忠臣以人事　君薦賢貴廣也尚矣乃以避嫌之故而重自限制何若痛革此弊而使之揚眉以薦士哉臣願　明旨嚴諭凡舊按臣薦舉之後接管按臣即行嚴查所屬各官有敢具花幣酬謝舊院者不論其受否而一體參究若舊按臣有能于已薦之官發覺其酬謝

而叅究者許令吏部紀錄如此則不惟薦賢者無
徇利之嫌而蒙薦者免賄買之誚即有欲假此以
誣蠛按臣者必無由矣此舊規之最陋不得不仰
祈於　明禁者四也夫御史臣方且以氷蘗聲實
督責其屬下豈不知貪得之為非敗露之為醜邪
然而四者之弊因循既久習故安常動將以無傷
自解為耳獨不念　朝廷委託之何如百僚敬憚
之何如而昧金不可鑑曲標無直影甚且使跳梁
屬吏目攝其瑕疵而耳心以為報復則廟堂何所
信耳目地方何所恃彈壓哉是之謂風節蕩然可
為流涕長太息者此也臣安得以不言但人不言
而臣自言之當必有意見偶同激烈稱賞者亦豈
無忌其切直而為之語曰是既去而塗其跡也然
臣乃初差耳當其身未經歷事難遥度不敢以疑
信未决之見瀆陳于　君父之前乃今目覩身親
鑿鑿有據有如隱忍不言是自負其心而曠職以
負　陛下計之所不敢出者萬一不即斥逐再蒙
任使而失今不言將蹈覆轍亦非所以自為計也

倘　聖明俯察愚衷採納芻蕘之言　勅下都察院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復請嚴賜禁革不惟按臣之心迹得明而　聖明之耳目亦可信任而不疑矣臣愚幸甚諸臣幸甚

議留寧山衛操軍疏

洪惟我　國家定鼎燕京南嚮以受球貢皇畿千里輔郡環列實以廣平大名爲門戶兩府之地平迂曠蕩未嘗有秦關百二之險也自古天雄廣武之間惡少姦雄代有竊據依然爲橐鞬鞭弭之場顧獨此二府無兵以守之非所以重門庭而愼鎻鑰也臣巡行周覽方竊爲之寒心行據大名道兵備副使于文熙呈稱畿南輔郡凡六廣平大名最居其南左山東右河南兩府介于其間一有不測便爲用武之地故大名道爲畿南諸郡之門戶河南山東之衝扼而中原之轉樞也　國初畿輔諸郡建衛者五守禦所者一廣大二府獨不設兵止有大名所轄寧山一衛步兵二千六百有奇分爲兩屯東屯在大名之滑縣住軍一千三百四十九

名西屯在河南之獲嘉住軍一千六十二名衛建山西澤州止住軍二百八十名共原額軍兵二千六百九十一名　國初每年衛官九員統領赴京神樞營操練畢則退屯各地方以備緩急故兩屯之設原為大名防守計也然隸於大名未有專官正德間盜起文霸三府被害尤劇而此邦之民揭竿斬木殺長吏以應賊故賊旣蕩平當事者議設兵備一員建節大名以控兩河之間督領三郡馬步兵四千有奇而大名所籍者凡二千四百有奇

又奉有專　勅約束設管衛所官員及各屯軍舍餘丁專一往來提督操練官軍人等防捕盜賊保障地方是兩屯之兵原係大名道操備卒也至嘉靖間又選三府馬步民奇兵三千名春間在道操備秋防白石口駐劄於是大名之兵一時號稱最强以南北言之則與恒山首尾相為應援以東西言之則與河南山東形勢相為犄角大名雄視其間兀然為巨鎮矣以是數十年來河南山東之間聚兵稱亂者數起數滅而畿內之境獨宴然安堵

者以兵威足以懾服之也嗣後承平日久武備漸忘隆慶萬曆間大名道兵快節經裁革止存其半今見在操練者僅一千二百名矣其馬步民奇兵三千名隆慶間調赴真定團操矣其寧山衛兩屯營兵萬曆間設遊擊統領赴薊鎮曹家寨修防矣而大名兵勢遂以削弱夫　國家北有宣大西有倒馬紫荆諸關以護衛神京東有薊鎮山海以扼遼左要害大名等處密邇京師為南方要衝且數百里平曠空闊無山川之隔參錯兩省為盜賊出沒之區當此兵防疎弛之日又值饑饉頻仍之際卒然有急一時策應誠難切思魏博古稱天下勁兵處也兩屯營卒見隸大名其間挽強奮擊頓足徒裼犯白刃斷死於前者豈少哉且有屯田可治業有室家可安居隨近而訓練之無事則歸田有事則調發庶幾古者兵農合一之製誰不踴躍鼓舞爭先用命則今之魏博之兵寧不如古哉今也使之離故土而涉邊方典衣械以供畚鍤有田土不得耕種有技能不得操習去不勝其苦楚之狀

歸不能勝其死亡之數是舉可用之兵而徒敝之也且其赴邊也非有信地令之防守不過以城堡派之修築耳夫修築城堡誠邊防要務但土工之役或不專恃兩屯之兵且以千里疲卒風餐露宿而責以持畚荷鍤之勞縱有補葺恐無堅功曷若留此土著之兵簡其精銳時其訓練數年之後皆為勁兵蓋負軍樂居業之安而敵愾之氣以增地方無工食之費而防禦之備以裕北固畿南之藩籬南壯河北之聲勢其裨益豈淺尠哉且萬一河南山東有警此兩屯之兵將不調之應援而率之防守乎勢必用之應援而防守則訓練安可不豫耶合無題　請將本營軍士免其上邊令遊擊統領駐劄大名與本道快壯合為一營以時操練至於衛所屯營等官法網久踈媮玩日甚一旦有急何以用之亦當別其勤惰嚴其勸懲申嚴統馭之規重示抗違之罰將與卒管束有常士與器服習有素凡遇有警即時調撥此固　國家設屯建道之初意而今日鎖鑰王畿之急務也等因到臣看

得該道所呈留軍操練一節與臣初意亦頗相合臣又詢之父老訪之耆舊云正德間劉賊造逆城池多所攻陷邯鄲幾於不守嘉靖間師尚召叛於歸德高寵王琹節次叛於開封是皆於大名接壤處也近年東昌逆黨王登等幸自敗露不至鴟張脫舉兵而西以圖滑濬之富一入廣大如蹈無人之境矣况今年入春以來星變報於順德風變報於大名柳嵬村之土寇聚散無常又與大名接境矣天變人窮甚爲叵測此臣之所以日夜寒心者也然欲多添壯快未免加派工食欲召募鄉兵未免騷擾閭閻求其不煩兵餉而邊腹兩利人情甚便者惟有留軍操備之爲得耳及查該衛官軍每年赴薊鎮者役也非兵也舍弓刀而事畚鍤無信地而有工程數年以來疲累瘡死尚安有貔貅爪牙之英氣哉若不留之操練此軍良亦可惜且薊鎮邊工近輕新舊兼修保障可恃又破格寬減工亦易修况寧山營止一春防耳春則胡馬尚弱大舉無虞至於全鎮修築亦不視此以爲輕重如爲

邊腹兩利之策合無將前軍二千六百餘名分為兩班互相更替每遇春防止令將官統領一班赴邊修防存留一班令坐營官統領聽大名道兵備副使勤加操練一應將領嚴為考覈俾各軍就近防守間歲赴邊一以休養其英銳勇敢之氣一以訓習其坐作擊刺之法庶可以雄視兩河彈壓三齊以壯　國家之門戶以謹畿輔之鎖鑰則億萬年太平之盛治可常保於無替矣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有據覆請　聖裁行臣遵照施行

題風變疏

題為異常風變事據大名府呈據開州申稱本州地方本年三月初三日申時風霾自西北起黃沙四塞晝晦莫辯忽黑忽紅相繼迭作居民皆秉燈秪暮至初四日丑時方止長垣縣申稱是日申時忽自西北黑風陡起晝晦莫辯繼作紅風赤光若火二風迭作不息至夜丑時方止四郊紅沙二寸壅壓風霾異常誠為災異清豐縣申稱本縣亦於

是時風霾自西北方起黃塵四塞不見天日忽赤忽黑至戌時止大名縣申稱本縣亦於是時風霾自西北方起黃塵四塞不見天日至本日亥時止樹木草房折壞者約有一分東明縣申稱本縣亦於是時有黑風一道自西北而來倏忽塵霾蔽日昏黑如夜咫尺人不見面至戌時分稍散麥苗壅壓傷損為甚元城縣申稱本縣亦於是時自西北方起紅風大作忽然黑色至三更時分方息滑縣內黃南樂魏縣濬縣大畧風變相同俱各申報到

府看得府屬地方去冬微雪今春不雨加以狂風時作有連數日不止者有間一日半日者大率無日不風麥苗漸槁乃今三月初三日申初時分風霾起自西北勢如烏雲少頃大風如吼黃塵障天咫尺之內不能辨人時而忽合則暗如昏夜秉執燈燭時而忽霽則紅如火光照耀門庭忽赤忽黑二風相繼迭作至丑時方止麥苗壅壓樹木折傷不可勝紀變出異常人心驚異等因具呈到臣據此案照先據滑縣內黃二縣各申前事該臣不敢

遲緩隨經具本題知外復據該府類報前来具本間又據大名府呈據東明縣申稱本縣地方風霾先行申報去後及照本日因是清明佳節民間男婦童稚多出遊戲皆穿單裌之衣一旦風霾昏黑忘其歸路或凍死荒原或墮於井中殊可痛傷今行四路地方備查凍死人口五十八名口折損樹木二十七株房屋二千六百八十間等項縁由備申到府據此照得各州縣風霾凍死人口折損樹木房屋誠恐不止東明一縣為然欲候查明類齊

申報恐悞本院具題今將東明縣報到凍死人口折損樹木房屋數目一面具報一面再查另報等因到臣該臣看得災變逈出尋常隨經批行大名道通查詳報去後續據該道兵備副使于文熈呈據大名府呈稱查得滑縣凍死男婦閻住等四十九名口折損樹木三百一十四株破壞房屋九百四十一間開州凍死男婦崔守章等二十一名口破壞房屋二千一百三十五間長垣縣凍死男女孫諒小長姐等六名口折損樹木二十六株破壞

房屋五百三十七間南樂縣凍死張應節等二名折損樹木二十八株破壞房屋六百五十九間濬縣損壞房屋三十間城牆垜口刮倒二十三箇大名縣折損樹木四十二株破壞房屋九十六間等因呈報到道具呈到臣該臣看得大名府地方連年災沴頻仍加以瘟疫傳染病死人口十有二三至今尚未蘇息去歲雖有稍收而魏縣邯鄲等處又遭水旱之災今據所報復罹異風之變刮毀城牆垜口房屋樹株為數頗多損傷人口一百三十有奇言之殊可駭異臣等竊惟變不虛生災由人致自今一春無雨亢陽為虐麥苗既已就枯秋禾又復未佈人心皇皇莫知所措此皆臣等奉職無狀之所致也除痛自脩省并行大小官員一體警戒及躬率諸司虔誠祈禱一面行令該道將被災人戶查勘明實量行優恤外緣係異常風變為此具本題　知

題星變疏

題為災異事萬曆十八年四月初九日據真定府

趙州高邑縣申據本縣背家營村保長李堯等呈
稱本月初六日有本村人楊大銀耕地至未時忽
聞天上如鼓響有白氣一股自天垂地似大風聲
少時聲息氣散見地上一坑約多半尺深坑内一
石抱出視之高三寸方三寸三稜烏黑色等因呈
報到縣連石申送到臣又據真定府及井陘道各
報相同該臣辯驗委係星石隨發該府貯庫訖竊
照庶民惟星庶民失敘謫見於星星爲之變今星
不附麗有隕自天又白氣下垂於地誠爲地方災
變皆臣等奉職無狀之所致也除痛自脩省及通
行所屬各衙門大小官員一體警惕共事消弭外
緣係災異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中寰集卷之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中寰集卷之五

扶溝何出光兆文甫著

奏疏

調補長垣縣官疏

臣惟張官置吏凡以為民顧人之負才不同而所治之繁簡亦異故為民擇官則百姓易於蒙福為官擇人則有司得盡所長官人者惟在調停劑量使之各適於用而已據大名道兵備副使于文熙呈稱長垣縣知縣周嗣哲聞報丁憂所遺印信已

經呈請委官署掌外但該縣民稠事冗素稱繁劇兼以近年荒旱瘟疫尤極凋疲錢糧則多逋負文移常欠完銷且地連山東河南軍民雜處盜賊叵測知縣周嗣哲振刷甚嚴方有成效而今又以艱去竊計該縣事繁民刁地衝盜劇蓋不可一日缺正官者也若候新選勢必稽遲請乞本院揀選府屬僻小縣分才力有餘正官併賜題　請調補長垣速令到任管事等因到臣該臣看得大名一府惟長垣素稱富庶祇緣饑饉頻仍閭里蕭索以致

小民刁詐成俗吏胥玩愒成風號爲難治自該縣一缺正官每見訟獄繁興諸務廢格錢糧文移獨多逋滯其視該縣署印官誠茂如也據稱所需新任正官委爲甚急謹會同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宋仕訪得大名縣知縣高知止操守端嚴才猷敏練輕徭薄賦政教聿成於俄頃禁暴戢姦法令煥新於運斤蓋本官昔令陽曲夙騰茂譽今補大名彈丸之邑似爲未盡所長若以之調補長垣究其施爲必有可觀災疲久敝之地庶幾其有濟矣伏

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
議上 請將知縣高知止調補長垣縣其遺下大
名縣員鈌另爲銓補則才稱其官人宜於地其於
地方不無有裨矣

調補南宮衡水二縣正官疏

題爲就近調補縣正官員以安地方以裨吏治事
據井陘道兵備副使顧顯仁呈稱南宮縣知縣顧
時化於本年七月十三日病故緣由到臣該臣看
得有司之治民猶夫醫者之視疾有如久病羸弱
之夫必須按其虛實大施培養之劑始克有瘳况
以瘡痍未起之民非得良有司爲之調劑其疾苦
振飭其頹敗將貧困益滋廢墜日甚未有能濟者
也畿輔南宮縣舊稱冨庶之邑祇因連歲饑荒閭
閻蕭索兼之年來冠蓋絡繹幸多取道此中以致
供應繁累民生困憊日甚一日無論百務廢弛即
錢糧亦多積逋此其七年之病誠非三年之艾不
可所需於有司之撫摩而調停之者固甚亟也查
得衡水縣知縣周子文文學優長政體諳練留心

民瘼條議鑿乎可行鋭意興除諸務犂然就理莅任未久芳譽聿隆若以之就近調補南宮究其施爲必有可觀其衡水縣雖非繁劇亦頗衝疲較之阜平縣數家小邑其難易又甚遠矣查得阜平縣知縣司光乾精白持身勤敏莅政子惠周而山谷生春防備嚴而礦徒屏跡服官小邑綽有餘閑就將本官調補衡水俾得盡其所長庶人與地相宜官與人相稱隨材器使而吏稱民安之效或可冀矣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議上 請將周子文調南宮司光乾調衡水其遺下阜平縣員缺另爲銓補施行

報賈中丞服闋疏

題爲地方撫臣服闋事據廣平府呈據威縣申稱該縣鄉宦原任福建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待問服闋緣由申府轉呈到臣覆查相同爲照原任福建巡撫右副都御史賈待問素抱忠貞之志質有文武之才抵掌譚時凛凛大臣風節委身報國恢恢盛世儀刑年且方強正當效用旣經該府

呈報本官服闋相應具題起用如蒙　勑下吏部
將本官遇有相應員鈌照例及時推用庶才賢得
以自效而治理大有裨補矣

辯趙州失銀疏

題爲解進　御用錢糧事行據大名道兵備副使
于文熙呈問得一名鄧怡年三十八歲湖廣永州
府祁陽縣人由舉人見任直隸真定府趙州知州
狀招萬曆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蒙將怡除授前
職本年八月十二日到任管事十六年九月內本

州鈌巡捕吏目坐委本州先見任後考察去任判
官應綏來帶管巡捕至本年十月初三日蒙前巡
按高御史案驗准守備湖廣承天府等處地方孫
太監手本前事照得本監遵奉　明旨徵完羅小
山涮馬灘等莊湖租銀差委官校赴京解進合用
官兵倍加防護等因准此案行井陘道轉行真定
府幷巡捕徐同知真定張守備各嚴行所屬州縣
如遇承天府守備太監解進錢糧到彼責差巡捕
官快挨程護送遇晚安歇衙門多添兵快巡邏看

守取具官兵甘結附卷仍將護送過日期緣由徑
報查考等因到州怡遵依行令應綬來坙攔兵快
火甲人等聽候銀扛入境防護間本月二十七日
守備承天府孫太監差委奉御蔚成舍人左範之
等校丁李和王保等共三十員名押解錢糧八十
三扛於本日趂更時分到州判官應綬來照數接
領置放本州逈東察院前堂隨撥在官保長曹新
等三名火夫梁朝玉等十五名在二門內宿守又
撥在官地方陳九亮等三名火夫亢堯等三十名
在墻外周圍巡邏察院在官門子李錢等四名在
內伺候比怡不合不行親詣叮囑巡捕員役譏察
姦弊應綬來亦不合不行迎謁解官督率嚴謹防
守陳九亮與二門內保長曹新各亦不合與火夫
亢堯等不行用心巡視至次二十八日五更時分
本官跟隨校丁王保等將門子李錢等俱給令厨
房看飯良久因飯未熟仍出前堂伺候間各役當
將李錢等幷保長火夫盡鎖在前堂西皂隸房內
少頃聲說失盜銀一千兩王保等數人喊叫擁至

本州門首怡卽到察院驗看有空箱一箇空匣一箇在堂西牆下丢放將堂西頭界牆剜開一孔却不與外相通乃係通於本察院西吏書房且吏書房內有本官跟隨人役三四名在內宿歇迤北又將廁房東牆剜開一竅又拆土牆半堵亦不與外相通只通於州衙二門裏六房在官吏于喜劉定等住居公廨前項牆孔形跡皆從內起直至本州公廨而止周圍牆垣俱無出入痕跡本州并察院大門二門封鎖又皆未動似非外賊爲盜蔚成等

隨卽起身去訖彼時本府王推官奉委在州查盤當卽親詣察院公同怡驗看形跡原從內起隨將內巡人役并吏于喜等嚴加究問逐一搜檢並無蹤跡一面申報合干上司一面督併巡捕官兵緝訪間蒙本道憲牌行府卽將被盜官銀情由逐一研究的確眞因卽日報道以憑立等轉詳施行蒙此行間又蒙本道憲牌行府卽將趙州失事員役作速行提到官究明具招干礙職官一併叅呈解道以憑覆審轉解察院詳審施行蒙此行間又蒙

本道牌行本府巡捕徐同知親詣趙州同該州知州查審并親驗失盜處所與前情相同具由回報間又蒙本府尤知府親詣本州查驗與前無異蔚成到京備將失盜銀兩緣由題行兵部咨行撫按衙門案行本道轉行本府關行徐同知督併本州巡捕員役嚴限緝拏間一面將怡等文卷關送本府管關劉同知會同本府王推官提審間比有本州在官民焦一乾等連名告稱奉御蔚成官校左範之等三十名并勘合外不知名騎馬家人共五

十五名由栢鄉縣管押御用錢糧八十三扛進州東察院本州巡捕判官應綬來接領安置大堂有車載空箱未查數目本官帶領快壯地方陳位等同巡捕廳快手安峯在外徹夜巡邏當撥火夫梁朝王等保長曹新等門子李錢等在內巡邏看守比旗校趙守安王保等將梁朝王等所帶槍刀器械梆鈴收訖用鞭趕到二門巡邏分付如近扛前將腿打折門子李錢在堂看守行李比王保等嗔巡捕官不到交界迎接不與押扛禮物不知時分

牆用刀槍先將吏書房院內北牆用槍劄剜比牆
因堅當牆石灰泥皮劄落在地尚未剜開痕跡見
存伊復往西厠門東牆捹開一口又於大堂西邊
北牆從內剜開一孔至五更王保等忽將門子火
夫李錢等俱用繩綑於西皂隸房內聲說打爛一
扛少銀一千五百兩後說少銀一千兩又說是各
官府寄的禮銀紬段等物又將扛內綿花從庭房
至二門及丟在火夫燒火處所有火內綿花可驗
被王保領數十人將本州大門打破一塊本州知
州鄧怡隨到察院驗看牆孔從內剜開外無出路
蹤跡當日往寧晉縣禀察院兵備道誣賴盜銀等
情隨據王保等自知理屈吐稱從州量處起程隨
應付夫馬護送前途欒城縣交割訖奉御蔚成過
真定府相會本府各官止說少了表裏一二十件
並無稱有失銀情由今蔚成聽王保等主唆誣
奏失銀千兩虛情致害員役無辜連累切本州知
州鄧怡愛民如子處 國如家撫恤災疲衝途小
民近得甦息一塵不染四境安生爲地方節省反

爲地方受害一乾等情願將本內銀兩盡數并賠
庶百姓不失父母永保安生伏乞憐念赤子無依
保留廉能正官免加罪罰等情具狀赴巡鹽劉御
史告批州官節省受累此舉出自民心并陞道查
行議報牌行本府查議間有本州在官民孫汝金
焦三夏亢崇雅等及不在官一百餘人赴京進本
奏稱本州路通九省賦重差繁屢歲凶荒民困已
極自知州鄧怡到任愛民如子撫綏適宜革弊除
姦百姓稱快又時當朝覲遵奉道府明文嚴督地
方萬分加謹豈期奉御蔚成解進子粒銀兩到本
州遞東察院安歇本官即令巡捕判官應綬來督
同快壯陳位等火夫梁朝玉等保長曹新等門子
李錢并巡捕廳快手安峯分派內外徹夜巡邏毫
無疎慢當夜五更時分押扛旗校王保驚叫被盜
銀一千兩隨報本州即到察院驗看門鎖未動牆
孔從內剜開不知賊人從何盜去情甚可疑一面
飛報該管上司分投訪拏間有蔚成將情奏奉
欽依見行提問失事員役追要真賊四野驚慌臣

等俱係鄉民聞此號淴昌死具奏情願包賠將銀轄完寄庫狀告撫按議處未敢擅便乞 勑兵部轉行巡按衙門准令包賠解京納庫仍將各官閞俸供職等情具本 奏行兵部咨行都察院勘劄備行巡按何御史案行本道轉行本府查照孫汝金等奏內事理仍密緝訪前項失太銀兩果否被賊真盜人贓有無捕獲因何小民賠補是否出於衆願帶㚲各官應否開俸逐一查議明白呈詳本道轉呈具 奏如有窒礙具由回報卽行停止本府依蒙關行巡捕徐同知管關劉同知弁牒王推官將怡等一千失事員役提解到官逐一會同查審得孫汝金焦三夏介凡崇雅王乾坤等俱稱知州鄧怡素守清約愛恤小民舉行保甲嚴防冦盜今蒙提問實非其辜况盜銀似非眞情屢蒙嚴併緝賊並無蹤跡金等情願輸銀一千兩已完貯庫伏乞轉達將地方官員開俸供職闔州士民得生等情取供問擬怡與陳九亮曹新俱不應事重減等各杖七十怡審有力陳九亮曹新審俱稍有力各

折銀贖罪完日怡照舊供職判官應綍來在任犯公罪考察太任依律勿論備招連人關解本府尤知府覆審前情明白看得上供錢糧關係非細若失盜之情果實地方各官誠無所辭罪矣但初據解官之所　奏聞雖足聲聽而續據州民之所奏辯尤出懇情今牆孔形跡昭然尚在向該本府親詣其所逐一驗視委與前情相同及細審州民孫汝金等各稱知州鄧怡平日節用愛民以故闔州之人共願輸銀完事實無一毫勉強夫民情之真切既如此而盜情之可疑又如彼若必窮追嚴併地方之受累何時而已乎查得問刑條例一款各處民間被賊打刼即時擒獲者不分城內城外各掌印巡捕等官俱免舉一月之外不獲通行住俸候拏獲一半以上方准開支若中間能獲别起及别府州縣真正強盜及各越獄重囚亦准抵數查得知州鄧怡十六等年月內節次捕獲強盜張妙香王道遹大亮王妙登蘇民王苗解從業李懷德霍尚貴千廷現劉廷詔周定王澤劉守才張一

太小馬兒陳才高雄祁進文劉羽張勉杜天受李
大銀高三春孔應舉孔二虎張福加薛廷郝守方
劉把世共三十名及查得十六年七等月內井陘
道顧副使於所屬境內陸續捕獲強盜王從恕陳
一科翟喜官馮邦厚屈舉姚根姚枝張大用高昇
鄧天花劉鎮庫呂登科盧世銀劉孟奎董自省共
五十名俱經究明贓仗正法外及趙州失盜之後
本官益加嚴緝於本年十一等月又捕獲強盜王
守先侯三韓守業王安春黃天禮黃從福黃世科

郭邦道杜希孟杜希竹米仲汪尊李英李世榮冀
邦正李克思孫科任世傑曹萬良冀邦俊劉景珠
姚自全魏科李彥祿張魁郝奈呂君西小東兒邢
英楊隆楊玉趙廷住高登楊慈韓應科孫孟秋薛
應許薛一安張九功潘千商彬曹海李廷時武成
李福柴漢清共四十六名磺寇脅訓趙應時趙世
隸李世官楊雨楊萬金楊友吳廷甫楊萬禮李進
有楊山子閻囘山共十二名亦經究明真正贓仗
問罪卷諳近年以來地方所獲他盜且至一百餘

名矣切照事關錢糧雖與民間逈別而實由暗竊似與強刼終殊揆情按法相應准抵但恩威出自
朝廷非本府所敢擅擬但知州鄧怡失事雖無指據當議似欠調停即因節愛之過偶爾招尤然有地方之司終難辭責相應量擬不應照舊還職判官應綬來職專巡捕心欠勤渠但已經去任依律勿論地方陳九亮曹新不行用心巡視通應併究取供仍將怡等問擬前罪備招連人呈解本道覆審無異備將前項招罪具呈巡按何御史詳批進

解錢糧所關不細盜情眞假該道府當初何不一辯之耶招稱牆孔自內而外則內巡人役安能保其非盜而不一嚴究之耶鄧怡之罪止於不再叮囑耳若應綬來則典守之責在焉事發去官應否提問事干地方該道與有責者或難具招大名道秉公詳究確招報奪以憑具　奏隨蒙本道牌行眞定府王推官依蒙將怡等一干官犯行提前來逐一覆加查審得奉御蔚成跟隨王保等聲說失盜銀兩之時本職奉委查盤在彼隨同該州知州

鄧怡親詣察院周圍查看掘孔窩蹬幸皆自內而
外當將內巡人役并鄰居吏于喜等再三審問嚴
加拷檢並無蹤影彼時鄧知州因見奉御蔚成起
身前去更不移文所在官司遂謂形跡疑似失盜
非真置之不辯而道府以地方失事法當追究故
惟知詳報兩院嚴行緝捕耳看得知州鄧怡百責
攸萃固難令其親赴宿守然地方既云失事有不
得而辭其責者判官應綏來始而不行迎謁已屬
失禮既而不嚴防範遂致疏虞典守之罪夫復何

辭但有官犯罪無官事發依律勿論及查節次捉
獲他盜在鄧知州獲過三十名在井陘道除已前
獲過十五名外失盜後獲過別起真正強盜四十
六名礦寇十二名似與抵數開俸例合孫汝金等
既審情願包完前銀姑准解京上納陳九亮曹新
仍照原擬具招呈詳到道看得趙州失盜據該府
尤知府徐同知親驗牆孔俱從內出形跡尚存又
值王推官查盤在州當即檢閱搜尋並無蹤影且
察院重門未啟而內巡人役先經奉御蔚成差人

鎖閉在房此輩之盜銀有無固不待辯而明矣然道府以地方失事職當追究亦未敢以盜情疑似遂輕信而爲之分辯也多官會勘公論昭然遐邇士民同聲稱屈即行道之人皆知此事爲可疑矣夫事情曖昧原無實跡即追捕多方終難完獲況知州鄧怡節愛素孚士民咸戴百姓孫汝金等情願照數輸銀完貯在庫似可從寬以慰民望以安地方但知州鄧怡雖經委官預備臨時不加叮囑咎亦難辭相應究罪示警判官應綏來職專巡捕法當嚴究但既經去任律應勿論再照井陘道副使顧顯仁於解銀未至之先已行府屬掌印巡捕及守備等官多添兵快協力巡守且取各官兵甘結附卷覺察稽查其防範非不周而約束非不嚴矣乃該州越二百餘里忽有此變似於情不無可原者況該道緝捕盜賊地方安堵除已往捕獲者無論外即該州失事之後又經督捕別起真正強盜四十六名礦寇一十二名贓仗俱明問罪正法各有卷證縱使失盜果眞亦於抵數之例相合矣

況任俸既久警惕益深似應照例開支庶使各官有効職之期而地方無比併之累矣仍將怡等取問罪犯議得鄧怡陳九亮曹新所犯俱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各杖八十俱有大誥減等各杖七十鄧怡係見任知州陳九亮係地方曹新係保長鄧怡審有力照例納米折銀陳九亮曹新審俱稍有力折納工價銀兩各贖罪完日鄧怡照舊還職陳九亮曹新各應役供明梁朝玉等各省發寧家合候呈詳允示施行照出鄧怡官紙銀二錢五分陳九亮曹新俱民紙銀各一錢幷鄧怡贖罪米七石折銀三兩五錢陳九亮曹新贖罪工價銀各一兩三錢五分俱發官庫收貯聽候明文解留取庫收繳報其民人孫汝金等情願輸銀一千兩招稱已完貯庫訖判官應綬來在任犯公罪考察太任依律勿論等因具招連人呈解到臣卷查萬曆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准守備湖廣承天府等處地方太監孫政手本爲解進御用錢糧事等因准此該前巡按御史高舉案行幷陞大名二

兵備道督行所屬沿途府州縣等衙門如遇前項錢糧到彼責差巡捕官兵挨程護送遇晚安歇衙門多添兵快巡邏看守遵行訖本年十二月初七日奉都察院勘劄爲地方踈虞致賊越牆肆行偷盜進貢銀兩事准兵部咨該湖廣承天府管事奉御尉成題稱萬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蒙本府守備太監孫政差委解進子粒銀兩至本月二十七日行至直隸趙州天晚在於本州察院內安放宿歇至四更時分被賊乞窟盜去銀一匣計一千兩

乞　勑彼處撫按衙門將賊人嚴行緝拏追治仍將失事員役查提究問等因奉　聖旨這進解銀兩被盜該地方掌印捕盜員役好生踈玩都着巡按御史提問具奏兵備官也着住了俸帶罪拏賊務在得獲兵部知道欽此移咨備劄前來案行井陘道將副使顧顯仁俸糧截日住支及將失事員役提問間萬曆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又奉都察院勘劄爲懇乞天恩俯准包賠以完國課以安民生事准兵部咨該真定府趙州民孫汝金等奏稱

本州知州鄧怡到任以來愛民如子撫綏適宜革弊除姦百姓稱快又時當朝覲遵奉道府明文嚴督地方萬分加謹共保無虞豈期萬曆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南來湖廣承天府奉御蔚成解進子粒銀兩到州東察院安歇本官一聞扛到即令帶管巡捕判官應綬來督同快壯陳位等火夫梁朝玉等保長曹新姚秉智白文元門子李錢等并巡捕驪快手安峯分派內外徹夜巡邏毫無疎慢當夜五更時分押扛旗校王保驚叫被賊盜去銀一千兩彼時夜巡人役隨報本州即到察院驗看門鎖未動牆孔從內穵開不知賊人從何將銀盜去情甚可疑本州見得係干解進錢糧一面星夜飛報該管上司即便分投差人嚴加訪拏並議處間有蔚成將情　奏行兵部備行巡按衙門見今提問失事員役追要眞贓致累地方四野驚慌小民失業臣等情願包賠將銀轃完寄庫狀告撫按未敢擅便伏望　皇上俯憐下情准令臣等包賠解京納庫仍將各官開俸供職庶國課早完小民得

生地方寧靜等因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
遵卷查萬曆十六年十一月內該湖廣承天府奏
御蔚成奏為地方踈虞致賊越牆肆行偷盜進貢
銀兩事該本部備行保定撫按衙門嚴拏盜賊去
後今據前因相應查行合咨前去煩行彼處巡按
御史查照孫汝金等奏內事理仍密緝訪前項失
去銀兩果否被盜人贓有無捕獲因何小民賠補
是否出於衆願帶罪各官應否開俸逐一查議明
白徑自具奏如有窒礙即行停寢呈院咨部等因

備劄到臣又經案行井陘兵備道查議去後續據
該道副使顧顯仁呈將問過犯官趙州知州鄧怡
等招罪緣由連人呈解前來臣看得失盜進解錢
糧該道與有責者或難具招改批大名道東公詳
究確招報奪去後今據招解到臣覆審無異除將
地方保長陳九亮等批行依擬發落鄧怡聽候具
奏明文施行外臣看得趙州失盜一節據蔚成之
題奏似乎罪在於踈虞據百姓之辯辭又若事涉
於曖昧今經多官踏看牆窟形跡委係自內而外

嚴究內巡人等公解吏役委無盜竊情由且經今數月緝訪眞盜並無蹤跡上下千里道路傳言交口稱究因思解銀員役多至八十餘人二三竊盜何敢輕入人羣況穿開牆穴仍在州衙門內即有盜賊何敢取路公署反覆參詳情甚難解既經多官勘問頗稱詳明臣隔別批問定執不變似難深究以擾地方但知州鄧怡既有地方之責難免失事之辜量擬杖贖亦足示懲判官應綬來職在典守本當罪責但已去任依律免究及照井陘道兵備副使顧顯仁統轄一方亦有緝盜之責但查近日雖無緝獲盜銀之賊剩有別起捕獲之盜查例原情功可贖罪況奉　旨住俸日久懲創已深似應開支該州民人孫汝金等所奏情願包賠前銀見在寄庫以免地方受害等情似應允從以安衆心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議覆合無將副使顧顯仁原住俸糧開支知州鄧怡照擬發落及將民人孫汝金等包賠銀兩解部以完　國課惟復仍令各員役帶罪緝賊上請　聖明行臣遵奉施行

請註銷栢鄉失事考成疏

題爲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事卷查先奉
都察院勘劄准兵部咨該戶科等科都給事中等
官郝維喬等題前事內開合無　勅下該部轉行
各該撫按嚴督司道等官將未完勘合并摘參事
件一併上緊歸結以後凡遇考成之期除已完註
銷外其未完者要將所以不完之故具本類參從
實發答果係事體難完或酌　請改限或明　請
開除如係司道等官規避拖延卽指名參治其上

半年務於六月終下半年務於十二月終奏到聽
部院查議題覆等因題奉　聖旨今後司道等官
有推諉拖延的著撫按官卽便指名參治毋得姑
息容隱自耳罪罰其餘俱依擬行該部院知道欽
此欽遵備劄前來遵行在卷臣於本年三月二十
八日遵限入境接管行事將節奉　欽限考成事
件逐一清查陸續題奏聽各部院查照註銷外今
照本年上半年例該具　奏考成尚有未完一件
緝拏栢鄉縣原盜沒官銀兩賊犯屢經嚴督井陘

兵備道立限責令府縣官吏設法訪拏去後節據
呈報責差應捕官快四散緝拏至今不獲以致不
能完報等因到臣查得前賊遠遁躧訪將及五載
竝無蹤跡且承理官員已經數易勢委難完非敢
拖延相應題請註銷伏乞
勅下都察院查議上
請計開　萬曆十六年八月初一日奉都察院勘
劄一件為有司闕防欠嚴致被偷盜沒官銀兩事
攺限萬曆十七年六月以裏完銷隨於本日案行
井陘道兵備副使顧顯仁承理前件臣查得接管

卷內萬曆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南來錦衣衛百
戶郭實等管解湖廣抄沒官銀行至眞定府栢鄉
縣察院內宿歇夜間被盜竊去銀一千三百兩責
令官兵緝訪後據該縣士民魏大平等將原失銀
兩照數賠完其掌印知縣蘇庭巡捕縣丞石榮壽
已經究問罪名奏奉
欽依降調邊方雜職副使
喬巖任俸督捕前賊獲日奏　請發落先限萬曆
十三年七月以裏完銷屢行該道督令巡捕官兵
緝拏原賊未獲節經具　奏攺限按季提比應捕

官兵責令嚴限緝拏並無蹤跡至萬曆十五年二
月內奉都察院勘劄為兵備官員給由事准吏部
咨該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賈三近會同巡按御
史孫兗題稱井陘道兵備副使喬巖三年考滿查
得本官先為地方失盜查參住俸雖栢鄉縣盜賊
未經拏獲但別起獲多功可償過等因題奉 聖
旨喬巖住俸日久既捕獲盜犯數多堪以抵贖准
姑與開俸該部知道欽此移咨備劄前來案行本
官開俸訖續陞陝西叅政該副使許應逵承理亦

未拏獲調任去訖見今副使顧顯仁承理今該臣
接管屢行督捕仍舊未獲臣惟盜賊得財勢必遠
遁況奉 明旨捕捉必南走越北走虜耳盜賊出
亡勢必變易姓名況經大侵五年安知不委溝渠
塡溪壑乎官兵捕盜利在迅速況人已數易豈能
識其面貌知其去向哉督責各官必見在失事者
而後可今官已數遷寧曰戴罪捕賊者乎況督責
一日則騷擾一日窮民之受累者非渺小也伏乞
聖明憫念應捕官兵比責之苦失事地方騷擾之

甚況原盜官銀又巳賠完合無將前賊行臣遵依
照捕事例案候緝拏原定考成姑准註銷

薦舉方面官疏

題爲遵例薦舉方面官員以肅吏治事臣奉　命
巡按畿南兼理關務一年巳滿其地方一二兵備
官員日與共事兼訪頗眞緣郊圻重地率皆擇人
而後任之臣不敢苛責求備以至失眞第即其才
品心術之實爲我　皇上陳之訪得井陘道兵備
副使顧顯仁天挺珪璋之德器人傑舟楫之才猷
兵政舉而兩關鎖鑰旣嚴憲度明而千里節鉞當
寄大名道兵備副使于文熈邃蘊山巍水湛芳猷
玉粹金精吏畏民懷而一方貞度兵強賦足而八
面從風之二臣者居莅各有所長品格實不相下
在于文熈才與誠合治以文飭𠔍石器也第其資
俸未深仍當須久以待大用至於顧顯仁資俸年
深令人有積薪之嘆才品望重不可無泰茅之拔
均當薦揚以備顯擢者也伏惟　勑下吏部再加
詢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顧顯仁等循資擢用庶激

勸彰而忠良共奮兵憲修而軍民胥賴矣

薦舉有司官疏

題爲循例薦舉有司官員以飭吏治事臣奉　命巡按畿南一年已滿其於有司官員辨别賢否頗得其詳例應薦舉謹據實爲我　皇上陳之臣訪得眞定府知府尹應元端亮可廉頑起儒英明堪遺大投艱三十屬民隱官箴龜卜燭照數百年留牘積弊電掃霜清順德府知府張延庭節操終其氷檗精誠久浮豚魚身帥正而一路風清志拊揗

而九邑露鷺眞定府同知姚嘉穀體不勝衣而當機刃解言不出口而見事風生署篆夙號氷壺查盤咸推朗鑑順德府同知劉應科律已絕無斧藻服官卓有繩規審低解鐩而積閥深督捕開渠而歡聲播大名府通判李數榮貌偉而清忠矢志才通而仁惠宅心嚴盜防四野輯寧禦水患千城保障眞定府推官王聘用心純一而貌如冠玉才俶儻而守若氷壺品隲朗鏡高懸平反覆盆畢照大名府推官王都品如玉重五都才比珠輝十乘詳

讞而爲文無害考覈而遊刃有餘興州知州夏爌
文藻追蹤漢耤循良軼駕唐屏玉貌冰操而名高
冀北霜威雨化而望重畿南趙州知州鄧怡抱璞
獨行已志茹冰惟恐人知當孔道而節縮不避權
豪値凶年而乳保必先矜寡深州知州林茂桂學
貫四術之籤才傾萬斛之舟陶多士力軼雕蟲奏
千言思堪倚馬內黃縣知縣徐成楚清操與梧貌
交輝異政並雄文競爽魏地循良第一楚天國士
無雙邢臺縣知縣朱誥剛毅守之粹白精誠出以

恢奇鶱奸暴市虎潛蹤拯凶荒澤鴻安堵寍晉縣
知縣錢汝梁冰鏡心六塵不染鬯鉉器百練愈堅
寬猛並而哲獄華心清慎兼而循良稱首滑縣知
縣侯慶遠威容德器超羣惠政清操追古訟簡而
琴籟書永澤周而蔀屋春溫元城縣知縣劉三英
器凝重而利如遊刃思沉潛而通若走盤成安愛
遺翦棠元邑歡騰歌袴獲鹿縣知縣李大欽良金
百煉之才雄劍于鍘之政摘發嚴而神奸落膽撫
摩切而良善傾心眞定縣知縣陳所問清貞而外

邪渾厚坦夷而中扃精明理繁劇綽有擔當發隱奸殊無聲色衡水縣知縣周子文九折坂不回之操守十二牛莫減之風裁節愛溥而野有雉馴約束嚴而邑無虎翼大名縣知縣鄭得書飭治文稱嚆矢試官才若建瓴剔奸槃城社風清興文學弦歌日永魏縣知縣陳子王朗識出之陰重清操濟以修能值水旱如拯溺救焚濟凶荒若肉骨起僵清豐縣知縣周玄暐品格瑩然和玉丰神煥若隨珠勤振刷案牘風清布科條閭閻日烈廣平縣知

縣陳鑾本文章以飭治由廉介而生威初試牛刀而常有餘地若騁驥足而可無前茅曲周縣知縣郭如魯按職惟存質素襄誠刊落浮華值疲邑目擊豪強濟凶年心勞撫字沙河縣知縣姬自修清介尤嫺文藻雅馴茂著威稜萬戶春可濟歲荒一家言能成邑志鉅鹿縣知縣李臣之猷念益弘於閱歷操持愈勵於困衡才遺洽節愛之仁龍爾振巖明之政饒陽縣知縣閔宗舜表裏金玉君子始終冰櫱官箴勤勞來澤厲近歸巖誅鉏城狐逐遁

任縣知縣王汝廉才諳本乎確意威稜生於清操
撫摩切肆市春溫彰殫著陸梁霜凜隆平縣知縣
楊伯柯貌恂恂握瑜懷瑾政優優并檗茹氷桐丘
棠蔭猶芳大陸花光漸藹曲陽縣知縣鮑獻書貌
雅而器度春容守潔而才華敏練撫流移野有歸
鴻懾姦宄社無伏鼠柏鄉縣知縣李大化貌昂藏
官箴克謹思績密吏事獨優拊循無倦於三年供
應能當乎九省武強縣知縣李大華度偉而操持
清白才通而政體嚴明下車多撫綏之聲歷久奏

循良之最欒城縣知縣黃應瑞貌巍然抱一腔節
愛才裕如守四畏清操理繁劇若烹小鮮當衝疲
似導大窾以上諸臣皆一時有司之良所當薦舉
以備擢用行取之選者也內尹應元在眞定雖經
新調在大名原係臣屬且其才品卓異迥出尋常
例當一體薦揚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
如果臣言不謬將尹應元等擢用行取庶激勸昭
而人心勵其於吏治未必無少補矣

薦舉佐領官疏

題為遵例薦舉首領佐貳官員事臣奉　命巡按畿南其於佐領等官留心諮訪頗得其詳除不肖者隨時斥逐外謹遵題奉　欽依事例不拘貢粟吏承不論大小多寡惟據其賢能之實一體推薦訪得順德府照磨王洪儒志壯力勤識明守潔堂下一言刮目邑攝三月歸心滑縣縣丞杜時芳宅心謹厚律己清貞催科存撫字之仁署篆播分平之譽永年縣縣丞劉國華悃愊無文善祥有濟孝謹素著於鄉評清慎益徵於吏籍長垣縣縣丞張九二文能飭吏才可服官督儲盡卻羨餘署篆能存燕愛曲陽縣縣丞萬緯左右克勤始終致慎佐邑毫無廢事隨巡綽有能聲曲周縣縣丞夏惟亨澡身端立徙步捷飛佐獄兩造稱平督解一塵不染元城縣主簿許一魯儀容儒雅心地光明剛直不受私干勤敏能集公事以上諸臣資格雖有不同才貌均堪報効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伏乞勑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王洪儒等分別擢用庶片長不遺而下寮知奮矣

薦舉教職疏

題為薦舉教職官員事臣惟興學育材當寓內理人之半而師儒者又所以陶鑄材賢而且淬礪其身以待用者也臣巡歷畿南在在校文而尤廉訪其生平故各官淑慝聞見頗眞第邇年舉人就教者多而選貢壯年者衆率皆彬彬質有其文臣何敢蔽故罄其所知者分別品隲為我　皇上陳之訪得井陘縣教諭張同德盛世珪璋士林鼎石教可樹雉壇之赤幟文堪奪龍栴之錦標任縣教諭吳應甲夙齡雅抱梧貌通才主文盟楊權左馬若成均陶鑄夔龍內黃縣教諭洪有勷器堪士範文擅詞宗鼓篋橫經而鱣堂託跡抒華掞藻而鴈塔勒名唐山縣教諭王聘賢貌如雛鳳心有雕龍雄文可望泥金朗識猶堪製錦獲鹿縣教諭徐文斗梧貌山巍藻思水湛馬帳儒名獨重龍門人望攸歸饒陽縣教諭張應慶軒昂器宇爽朗襟期模範足式青衿文藻可登黃甲以上六臣俱由舉人可備六館之選者也眞定府教授阮國仁師範端嚴

吏才揮擢雲翼暫棲於夏亭霜蹄終展於康莊南樂縣教諭劉尚卿莊嶷偉度博洽弘才洮汰累惑而青衿就正布明條教而赤祉堪司邢臺縣教諭姚繼崇年資英茂志趨端方學深無愧鱣堂才敏雅堪皃爲內丘縣教諭劉文會清標嶽峙雅抱淵涵文堪六藝之師才裕千家之牧元氏縣教諭陳九德丰神玉潤操履氷堅問學已富五車才品雅堪百里藁城縣教諭崔惟嶽文思醰粹儁度軒昂終當奏賦於長楊吏可握符於花縣大名縣教諭游圻學窮二酉才歷三江下帷志在搏鵬綰綬政能馴雉以上七臣俱由舉人可寄有司之任者也元城縣教諭李延齡丰度軒昂操持粹白善教獨優於芹泮長才可試以花封欒城縣訓導蘇夢麟系出三蘇文追兩漢傳經而門多負笈署篆而民願攀轅行唐縣訓導焦道光清修峻潔偉貌昂藏陶鎔不愧師資經濟雅堪民牧饒陽縣訓導侯體乾魁岸若神蜚英逼古已號士林鴻鉅行推民社循良南宮縣訓導陳舜道儀度端嚴才猷爽朗士

心已服於青氈民事堪責於赤縣邯鄲縣訓導李冑志耳清白品出驪黃三年不問羸羔百里可當鸞鳳以上六臣俱由貢士可備縣令之選者也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採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張同德等分別擢用庶學政益修而儒臣爭奮矣

薦舉境內人材疏

題為薦舉境內人材以備錄用事臣奉　命巡按直隸一年已滿所有境內遺賢例應薦舉但燕趙素稱材藪即遺逸不可勝窮況郊圻近霑聖化雖草莽亦皆可錄臣第擇其年尚未衰例得起用者為　陛下陳之凡得六人焉訪得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張學顏品格望隆台鼎勳猷聲振華夷五百年名世之英胡取閉門掃軌數萬里長城之選仍當借箸籌邊原任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郭思極命世干城之偉畧濟川舟楫之長才抵掌譚時而詳如鞭籌委身報　國而功勤旂常原任巡撫順天右僉都御史耿隨卿身在十年江漢胷藏百萬甲兵豈宜龍臥於山東會見熊占于渭水原

任福建左布政使張天馭品孤高門可施羅性狷介囊無貯硯未許集由比跡仍期夔禼追蹤原任廣東副使穆文熙文章可泣鬼神節義爭光日月表六籍孔思周情若九列房謀杜斷原任湖廣僉事宋范清約食甘藜藿昂藏人豈蓬蒿彼姧諛骨朽以心寒幸豪傑舌存而志壯以上六臣在張學顏人望方殷年力尚壯正當及時起用以備九列之選其餘若郭思極穆文熙宋范才望兼優年力正壯所當及時起用各盡所長者也若耿隨卿張天馭德高望重無意進取第其品格出塵所當強起以慰蒼生者也如蒙　勑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張學顏等分別錄用則野無遺賢朝有耆舊其於清夷上理未必無小補矣臣愚幸甚諸臣幸甚

薦舉將領疏

題為循例薦舉將領官員以飭戎政事臣奉　命巡按畿南兼理關政其於諸軍將領悉得簡閱角其騎射試其陣法而尤廉訪其馭下之實今當薦

舉謹一一爲我　皇上陳之訪得倒馬關叅將張守職倡勇敢貌如寇玉同其苦心比壺氷信八千挾纊之恩威堪百萬推輪之智勇此一臣者清節才勇可稱大將之任者也龍固關副總兵陳善雄姿眞虎賁之臣壯志稱鷹揚之選巳見當關獨立行收橫草奇功眞定標營遊擊許守誠貌恂恂而渾身膽畧言訥訥而滿腹韜鈐三載爲行營伍一朝虎踞雄關民兵營遊擊麻承訓燕頷將門之種龍韜帥閫之雄勇奪三軍而雅稱國士兵專萬里而堪絕天驕車營遊擊華宗周堂堂八尺之軀矯矯六韜之畧決勝而猶持左券摧鋒而可備前茅寧山營遊擊李應春鞭弭櫜鞬雄威帷幄筴籌將畧領防卒而不辭土國之勞理屯田而能致金城之富巡撫標下中軍原任都司僉書吳夢豹誠斷斷德心克廣貌赳赳膂力方剛傳宣布制電之威坐鎭耳茹氷之節眞定守備張效祖輕裘緩帶之儒禮樂詩書之將嚴斥堠旌旗壯色愼撫恤介胄歸心德州守備梁心武捷擅穿楊之枝文雅有大

樹之風運籌足佐萬全專閫可當一面之八臣者
才貌兼全謀勇俱備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內
張守職雖調山海關尚未離任許守誠雖陞倒馬
關叅將尚在臣屬於例得一體薦揚者也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張守職等
循資擢用則武弁知所激勸而關營可得振厲矣

議薦將材疏

題為議薦將材以備擢用事臣奉　命巡按畿南
兼理關務其於營衛官員簡閱諮訪頗得其眞今

當復　命謹遵題准事例據實敘薦訪得神武右
衛指揮崔炳矯矯虎臣鑒鑒豹畧清介感三軍犇
命孝慈訓伍士知方定州衛指揮鄭祿文雅材官
武威猛士貌委蛇而力能梟儁令嚴翼而勇可斬
關眞定衛指揮閻延年勇堪遴將才可寇軍均差
撥而部曲垂橐革常例而行間挾纊神武右衛指
揮鄭恕韜鈐抱富藜藿食貧趨辦如珠走盤挽強
若虱懸的定州衛指揮吳墩氣可吞胡文能馭衆
每抱捐軀之志宜膺拊髀之思眞定衛指揮劉一

清志并清白術擅勾玄管屯誓不繭絲律已恥學紈袴神武右衛指揮任世勳志堅摩厲貌本驍雄奮此六尺之軀可當一面之寄神武右衛左所副千戶劉登淵貌雄燕頷才負鷹揚叢棘已奪龍標細柳終升虎帳神武右衛右所副千戶李一鵬技擅穿楊捷能破竹纔見躡足行陣行看脫手登壇定州衛左所百戶趙國卿偉貌鷹揚敏才鷙迅孝睦已著鄉邦矯健堪當邊塞以上諸臣才品雖若殊科雄傑皆堪禦武所當薦揚以備守把之選者也如蒙　勑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崔炳等循資擢用庶干城不謂無人而疆域亦將有賴矣

薦舉廢閑將官疏

題為循例薦舉廢閑將官以備錄用事臣惟三軍難得一將而一短莫棄衆長故巡歷畿輔簡閱兩關每於廢閑將領之中加意訪求除謀勇不甚過人者不敢濫舉外僅僅得二人焉遵奉　明旨據實推薦訪得原任倒馬關叅將加陞副總兵官李

中寰集　卷之五

沛八尺軀美如冠玉六韜計妙比盤珠統標卒而
經畧名重畿南署車營而版築功高冀北原任白
石口守備鮑守廉英雄尚可請纓猛鷙豈容伏櫪
擒礦徒怨勞不避守絕塞艱苦備嘗此二臣者才
貌兼全勇畧出衆偶被一時之參論難掩八面之
長才在李沛臣目睹其委署車營而威謀足紀在
鮑守廉臣身見其委守礦洞而勇畧可觀均當薦
揚以備不時錄用者也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
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李沛等遇缺推選則幽灤蒙
拊髀之思疆域收捐軀之報其於戎伍未必無小
補矣

表揚孝義貞烈疏

切惟綱常為世道攸關而教化實朝廷首務我
皇上以仁孝治天下以節義風四方凡在寰㝢莫
不烝烝向化思自振立者不乏矣矧三輔首善之
地不尤有表然杰出者乎臣職司風紀所宜奧緊
表揚今據井陘道兵備副使顧顯仁大名道兵備
副使于文熙各呈稱查勘過孝子張諧等節婦張

氏等各行實緣由到臣隨該臣查核與該道覆勘
無異例應據實列名題 請一臨城縣生員張詰
於萬曆八年居母童氏憂詰哀毀踰禮及葬廬於
墓側日夕悲號至塚瓜生實者六免入其廬輒盤
旋不忍去羣烏環向呼鳴若助生之戚者服闋歸
舍於萬曆十五年父亦云殂送父事終一如其母
鄉人藍重之據此看得張詰孝臻天植哀與神通
痛瞻依而六年以墓爲家愼喪祭而百世其身作
範一沙河縣孝子孔牆事父孔天敘每竭耳旨以

奉有疾則多方醫餌衣不解帶者數月萬曆八年
敘以壽終牆泣血僅僅骨立迨殯伏苫寢地喪祭
一倣於古禮居廬三載朝夕哭踊其弟以家犬售
之屠牆贖歸犬亦託廬中不忍去墓依山之水牆
鬻地穿之井泉湧出及事繼母韓氏孝及逝牆哀
而葬之一如其父據此看得孔牆場室志思黃耳
亦手於孝感井泉示異芳躅允著乎鄉評一濬縣
義民蕭梅其始祖蕭少讓自永樂中卜築居賢里
子姓皆共爨至蕭佃凡六世嘗蒙 恩詔以同居

故得給冠帶旌其門令梅以次七世尤篤誼讓敦友睦每旦羣家屬五十餘梅主其籍量力而授事晩則考其成焉歳時伏臘必諄諄首以孝弟相規誡其家老稚男女羣居無二心庶幾有古張公藝之風焉據此看得蕭梅家聲世範古道今人五十屬義重宗盟六七世名符賢里一南和縣節婦張氏適夫劉良時十七齡耳比二載生一子未周良搆疾將革氏事之惟謹良逝氏欲以死殉竟以守者嚴不果絶水漿者數日或勸之曰若翁姑在若

孤在俯仰之謂何爾何以死也氏𥨊稍進飲食柩夫於室旦暮馮哭之手辟纑以治親膳具訓孤劉三省補郡弟子員今年八十矣據此看得張氏託空帛少介石獨堅哀柩室而清操惟誓穴同勉參丸而芳儀有高闈訓一定州節婦劉氏夫生員陳憲章於嘉靖五年病故氏年方二十八乃扶櫬不食者數日哭泣瀕死子方在襁褓中家貧惟工紡織藉以餬口茹苦六十四年見年九十歳而起居猶若未憊者據此看得劉氏青齡玉潔白首霜嚴

其手繲而死誓不移撫遺孤而令名無玷一平山縣節婦鄭氏年二十一夫賈府蚤逝姑家貧逼氏改適氏仰天自誓曰婦以二夫何面目人哉輒亟欲自盡姑念亦奪乃蚤夜紡織易米以贍姑氏孤劉思禮亦勉就外傳甫垂髫即令負笈爲舉子業竟以儒士補邑庠員氏今年七十四矣據此看得鄭氏氷心徹骨玉節終身未亡不愧於姜卌有教遠方予孟織一東明縣烈婦胡氏適生員牛化蛟於萬曆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蛟暴卒氏年二十五乃痛夫蚤失捬尸而慟淚血如雨頓地復甦者數四涓水不入口衆或強解之弗内且哭且誓曰婦以夫爲天良人舍我逝是無天矣吾何以生乃後夫五日隨自縊以從死據此看得胡氏捐軀非痛取義若其操凜凜而俠骨猶生氣錚錚而丈夫足比一曲陽縣烈婦甄氏於萬曆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夫劉開科病故氏即籲天悲號自分一死遂謝粱水夫亡之三日乃自經而死其旁視所遺十二歲弱女畧無濡忍之志且割捹以自全焉據

此看得甄氏中道分鸞貞心悲鵠勁節與恒山並聳英風同滹水俱長以上張詰張氏等或身任綱常植萬古彞倫之重或志成激烈壯百年氣節之高雖存殁殊途孝義異軌然皆表表鄉評素孚輿論可以扶世教可以勵民風皭然而不滓者也相應一一旌表伏乞　勅下禮部再加查議覆　請表厥宅里庶益章聖世民德之盛而於風化有補不小矣

請褒䘏封君潛德疏

題爲好義有終潛德未耀懇乞　天恩特賜褒嘉以勵世風事行據大名道呈據大名府呈據東明縣申稱行據儒學師生馬邦傑等查得今已故封工部都水司員外郎穆陳實居鄉實行一件幼業儒書長拘造物但課農之暇卽讀子史諸書故能通曉左傳對客談吐不倦若爭訟鬬狠之事俱付不聞鄉飲酒禮屢請不赴有司從來未見其面一件自賑濟饑民捐銀三千兩之外兩年周濟貧生每次銀六十兩共銀一百二十兩又不時求討隨

手應名大槩可百餘兩不記名數故昨送葬至萬餘人乃從來未有之事也一件在隆慶年間曾捐銀四十兩修理儒學大殿至今廟貌巍然生儒頌德一件在嘉靖年間爲本縣井少約同義民金章等捐金二十兩一時鑿井數十眼至今民皆賴之一件因儒學陳教官丁憂去家六千里不能歸助銀二十兩方得歸家今陳教官謂全家之命皆賴救公一件爲城南河水泛漲不便濟渡約鄉官石趙二家各捐金五十兩修石橋二座至今民用利

涉一件爲給事中石星受杖臥病天寧寺乃從騎裹糧七日至京唁給事今其子文熙即日上疏解官同歸時以覃恩將受封典遂辭不受至今本官每對人言及必泣下也一件招貧生趙國璧與子文熙同學招貧生崔邦亮與孫光胤同學手供燈火內備飲食十年不倦二生遂相繼登第至今感念一件自祖父以來頗有田地今歷官十餘年未嘗增益但自用甚儉又頗效義倉平價出入故能連致千金積而能散以至於死一件每年春秋祭

墳墓畢即聚族人共飲又與鄉里親識結爲義會敦睦聯屬勸勉爲善若有罪過即遂之不容有改過自新則引之高座用是族人親識激勵觀感化而爲善人謂有陳太丘之風等因連名保結到縣結申到府除覈實無異備呈到道呈報在卷臣會同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宋仕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四知議照今已故封工部都水司員外郎穆陳實聖世逸民儒者高蹈潛心載籍直窮古今典喪之源致力躬行充敦仁義道德之實

憫諄臣之顛沛不遠千餘里而護之生還海內仰其高誼者有如一日感饑民之流離兩助二千金而賑其孑遺小民賴以全活者何啻萬餘立文社以課後學趙王事同伊子兩成進士寧獨義方訓子而且錫類於寒儒捐重貲以救之絕陳教官奉伊親得歸旅櫬豈惟急周貧士而且澤及於枯骨他如井梁之建具見義聞黌序之修允徵大雅獨行有陳太丘之風養重類澹臺氏之節淪逝已久公論益明雖經建坊以表其墓仍應入祀以勵世

風旣經師生保勘道府查明相應具　奏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查議上請定奪行下臣等遵奉施
行

劾禮部洩漏考官疏

臣惟我　國家二百年來惟科場一事最爲公道邇來一二言官請罷京考臣獨以爲不然蓋京考黜差權在朝廷惟不預先洩漏誰得夤緣屬託以行其私哉臣是以條上科場事宜內有京考不必議罷而當議減考官不當循序而當簡任二款無非欲權歸人主所以示天下以公也隨該禮部覆本摘取考官不當循序等事請而行之新奉　明旨御墨尚未乾也臣以爲山東近在郊關考官命下當在七月中旬方得知其爲誰不意臣六月初旬巡歷兗州府地方訪問民間隱情輒聞東阿縣傳説今歲山東考官正考係兵科給事中李周策副考係戶部主事楊鳳臣聞之不勝驚訝隨與同巡參政劉際可僉事和震言之謂考官之命權在朝廷誰敢竊弄而預定焉者安有兩月之前正

副主考職銜姓名百姓已聞之審矣安用臨時請
點安用正副四員爲哉此言果信則遣官之權不
在朝廷請命之舉徒滋欺蔽　國事至此尚復有
天日哉臣仰天長吁痛哭而流涕矣盖以我　皇
上有日月之明有雷霆之威而諸臣敢于欺蔽敢
于弄權可謂無人臣禮矣臣憤憤不平之衷欲言
于未事之先則竊弄之情形未著欲言于既事之
後則漏洩之預知無憑萬不得已乃以手書預告
于御史李以唐者謂以唐赤心報　國我　皇上
所素諒也倘此事果係漏洩果係弄權正副考官
果無一人不的以唐必能以臣之言奏于　皇上
而臣且借以唐以爲證也乃今命下參正考果爲
李周策副考果爲楊鳳皆東阿人士預知于兩月
之前者臣誠不能爲禮臣解矣夫李周策科臣也
員數不多尚曰可循序而預計之至于楊鳳則新
任一部屬臣耳各部屬員不下數百無序可循而
楊鳳以新任之臣人何由而預知其爲考官哉況
不當循序之例方承新命即李周策之差已違明

吉矣奈何兩月之前正副考官喧傳于外安在其爲聽簡任乎他省喧傳猶或可恕山東乃禮部之故鄉也東阿人士何獨預知之乎臣料禮臣遮飾必曰無于可私豈知以此弄權誇示鄉里則小人之乘其預知而妄行鑽刺者多矣臣亦料李周策楊鳳之爲人似非可以私干者第觀此一省則他省可知觀此預洩則行私可知是尚不謂之欺蔽乎是尚不謂之弄權乎哉　皇上以禮貌大臣之故數逐言官而大臣乃竊弄　皇上之權忍于欺蔽臣恐言官漸太耳目漸壅大權漸移天威漸減臣是以痛哭而流涕也臣與禮臣素相交厚非有私憤于其間也臣謂京考不必議罷非有爭權于其間也獨一念犬馬之心不忍見人臣無禮于君若此故不得不一鳴于　君父之前耳若曰臣與李以唐之書爲不足信則有臣之手墨在則有臣之印信在臣在千里之外未可旦夕致者　皇上可召李以唐而問之也若曰臣之手書爲不足信臣自六月初七日已向叅政劉除可僉事和震

言之矣今二臣俱在　皇上可召而問之也臣山東鄉試監臨之官也　皇上命臣監臨而科場之事有如此欺蔽如此弄權臣安敢以無言臣爲此言不過循監臨之職掌竭犬馬之愚忠而非有言于職分之外也惟　聖明之垂鑒焉

擬辯外補疏

伏念臣愚戇寡合妄自附于觸邪發奸之列我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俾守盡言之職首納臣言退斥錦衣衛都指揮劉守有並將邢尚智諸人抄沒盡法繼納臣言搜括馮保之遺不下數百臣巡西城如法進納既而以　潞王之國諸務繁劇一時稱難遂差臣巡按眞順廣大臣努力殫心送王之國已乃巡歷事竣除前後上疏七十條貪酷官十一人外復條上清理巡按舊規荷蒙　聖明俯賜通行臣以考察無過回道管事至今年三月初一日復蒙　聖恩差臣巡按山東臣念今歲大比該臣監臨臣又上疏請釐夙弊內有考官不當循序而當簡任一款正欲使典試重任權歸一人不當

預先洩漏以滋弊端也乃禮部覆准欽依通行天
下不意臣至山東自五月初旬即聞山東考官姓
名臣謂往年洩漏尚在七月今五月已洩漏矣各
省洩漏惟京師知之今山東地方已知之矣臣因
憤此大權旁落寓書于御史李以唐俾之臨時上
疏以臣手墨爲證不意以唐上疏並臣原書封上
御前伏蒙　聖旨科場重典屢有明旨嚴禁洩漏
如何未題考官彼處巡按御史先知其名是何情
弊著禮部回將話來乃禮部尚書于愼行不自認
罪反以二疏力抵臣非幸蒙　聖明俯鑒臣忠洞
察伊舒奉　聖旨京考雖係部科開送既別無私
弊如何未題先傳顯是欠密以致漏泄堂上官姑
罰俸三箇月該司官一年欽此欽遵臣在山東接
得邸報遂北向稽首謂　聖明燭姧至于如此朝
綱可復振矣不意九月初三日忽接邸報將臣推
陞山西太原府知府臣屬官員相顧駭異以爲
聖明在上方用臣言處分大臣禁革夙弊而臣以
言觸權貴輒蒙外補是使　聖明不得以少加于

大臣而言官不敢以發覺其奸弊是何法紀是何朝綱若以臣別有罪過不稱憲職臣伏思之前項罪過已搜刷于考察回道之日近來罪過難遽坐于蒞任三月之始不過曰臣不當具私揭于以唐而不知臣之揭爲公事非私揭也即以唐封進御前臣曷嘗王令之哉況不有此揭彼不知何如置辯豈能使之閉口無言俛首罰服哉夫使臣非上疏禁止者猶可說也非科場監臨官猶可說也非山東之監臨猶可說也于慎行非山東人猶可說也今臣甫上疏甫至山東輒聞山東考官皆自慎行之姪生員于紹傳播臣安得以無言倘臣不言而他人言之臣將何以逭其責哉夫臣言官也皇上用臣言以責大臣而臣輒以去則諸臣視皇上爲何如主哉如曰陞轉之權吏部主之禮部不與也不知文選司郎中王教即于慎行之同鄉親厚者也王教主其事即尚書陸光祖且不得以撓之况可諉于左都御史李世達乎臣自諒二臣知臣之深重臣之行而决不主此也非慎行主令

王教而爲之哉况衙門陞轉各有定時謂之年例每季科中該陞二員道中該陞四員今八月二十日巳陞臺臣四人年例畢矣何爲而又一旦以臣外補也况奉差未竣多不陞遷有深意焉如臣山東大計文冊九月當上而無人也武場監臨十月初舉行而無人也處決重囚見今當審而無人也不顧朝廷之公事而惟報大臣之私讎不知王教之心尚知有天日哉况臣與教有公祖子民之分臣何罪于教而加臣以此乎臣發山東之奬而輒爲山東人所逐倘臣守太原又有大奸大惡執法以發覺之太原人不又逐臣哉臣是以願請罷斥甘心爲溝中之斷而不願逐東逐西玩弄于權臣之手也伏望　皇上將臣先賜罷斥以爲輕發奸弊觸忤大臣之戒然後勑下都察院將臣之言傳布天下使天下後世知臣之心明臣之志臣卽與趙蓋韓楊遊于地下有餘榮矣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中𡨋集卷之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602308 v.7

中寰集卷之六

扶溝何出光兆文甫著

條議

曲沃荒政十五

譚天下之事易任天下之事難任事固難而任晉中之事尤難今一旦下明問以詢諸群吏其誰不抵掌而譚荒政然不有奇謀異筭惧無以駭天下之聽睹第恐不度晉中之勢何如而敢爲高論不顧者是之謂窽言不察當今之時何如而務執一

偏之説以求勝是之謂謬言持是而嘗試漫爲之必有枘鑿之不合坐令才智之俱困者然後反而咎之任事之難也以此而與之講求荒政將焉用之夫救荒無奇策自古記之非無策也無備即無策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爲災者其備預也今之備預乎否乎君所謂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此其計誠得而業已後矣况晉中素號凉薄即有奇謀異筭豈能益之以所無求所以拯救而濟燃眉惟有蠲賑之兩者

兩者之中動憂掣肘蠲也而處補借之無術賑也而察廪庾之有盡誠有如明問之所憂者然蠲難矣幸而賜蠲又令弊端以戕德意賑難矣幸而賜賑又無善策以均實惠如上德何而况蠲賑之外有因荒而致者焉如民貧盜起思何如以消彌流移載道思何如以安集斯皆晉中所難任者未可一端盡矣謹畫其蠲賑以内者其道五蠲賑以外者其道十敢一一陳之

其一

曰蠲糧價以免飛洒夫蠲租以寬民誰不曰寬免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耶洒令則不然矣蠲免之詔雖下有司曾不自檢覈而惟取憑於里胥之手大額雖除悉在挪移之中其間富豪勢族猶得需其所蠲之入九而单丁弱户徵派之數猶初也彼愚弱之民惡知其應輸應免者何項而張順少辯詬詈且百至矣夫蠲租本以濟貧而坐令愚弱之民不需實惠則所蠲者徒以資里胥之谿壑耳可勝嘆哉為今之計于其別起存之名而免其數曷若總徵輸之數而免其價蓋十蠲其七或蠲其三皆於粮價中減之明出告示使民皆曉然知畫一之規所納粮石仍照往年所宜輸而每石之中實省價銀若干如此則民得守舊而當其數止即狡猾不得以行其奸吏胥不得以措其手在官省稽覈之煩在民絶飛洒之苦實惠及民而蠲租之德意可推而廣矣此蠲免之當議者一也

其二

曰別起存以甦困窮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

政之所辨也今民之貧富恒係于田租之多寡租多者輸納反易租少者處辦反難故有以升合之徵而戕寠夫之命者比比然也况蠲免之詔本爲恤貧而從使田連阡陌者享其利非所以恤貧民而加之惠也今蠲租之例起運存留中半除免而徵輸之期緩急懸殊邇者稼卿頒示又獨責于起運而存留除金花之外猶得有須臾之緩焉以此山僻疲邑先催起運而存留之稅即不蠲亦且拖欠矣若不論貧富舉起存而一槩混免則富者未必見德而貧困之民又稱貸以輸公家矣夫數畝之田尚不足以挽恣志而徵輸又足以驅之奈何不流離而轉溝壑也今誠寓借貸於徵輸之中恤貧困於緩急之際敕有司者察其粮石之多寡兼其家業之豐歉明示德意將起運京邊錢粮先坐派于富厚之家而单弱粮少之戶姑坐之以存留則不惟京邊之儲輸納獨前而貧困之民得從容而漸圖之遲以朝暮亦可完納是所謂催科中之撫字也此蠲免之當議者二也

其三

曰請開納以補餉儲夫晉中田租太半餉邊少有所餉如軍需何然補之贖鍰補之商課計非不善也第恐帑貯所積素非殷厚而搜刮太盡又有焚林而獸之嫌有司者計無所出不得已而議及於礦冶第恐荒民環視致啟釁端姑徐俟而詳議之可也爲今之計惟有開納尚可行耳盖晉中地陿而民嗇者也地陿則易饑民嗇則積厚今饑殍載途而闤闠之子動握千金彼此不均正可損益而剩量者也有司者曩見其勸借之不前也輙以民不尚義委之是不察民情之欲惡者耳劉晏有言曰因民之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今晉民所急慕者不在尚義之虛名而所深畏者則在富民之名籍所急榮者不在冠裳之外浮而所遠避者則在義官之差遣今餌之以所不慕而實犯其所深畏餌之以所不榮而實犯其所遠避此尚義輸粟之令有寧死而不敢就者坐是焉耳盖晉民之所畏者在差役即鬻之以免差役者則樂於就晉民之

所欲者在利名即鬻之以于利名者則樂於就令誠題奉　欽依得便宜以行事然後勅有司察民間之殷富者以禮勸諭令其自擇有子弟俊秀材可納監者聽其納監有年齒過時願免差役者聽納散銜明給以牒許免終身各項差役有司以禮相待不得擅行借差其有浮慕儒名不願就此者許輸百金以其子弟送學作養以觀進益之何如至於上納吏役鬻僧鬻道之類多開條件而又與之以便宜破格優恤止令于郡縣起文有司者類

齊僉解銀兩請給勘合不必苦以道路費以行李而民不樂於輸者否矣一邑之中苟得數家積數爲百積百爲千而全晉所得不知其幾矣第恐近日開納事例計在大工不暇及于鬻賑而不知鬻爵作俑原爲鬻賑而設考之漢文從晁錯備邊之說令民納粟以拜爵至景帝因上郡之旱而復修賣爵之令至裁其價以招人此往事之可鏡者也況補鬻之餘未必無可以助大工者乎若曰鬻爵之舉虧妨仕途此誠可虞然整冠而往者非救焚

拯溺之道況以貲進身者未必皆匪人也載觀古人張釋之以貲拜郎官而竟使天下之無冤黃霸以入錢補謁者而竟爲治行之第一鬻爵中亦未可爲無人也而因噎廢食焉可乎此請開納者亦濟蠲之權宜也

其四

曰頒賑法以成實惠夫　國家積穀郡縣三十餘年稍稱殷富一旦空廪庾而散之民誠惠矣第惠出於上而使實惠及民者則在有司有司者未必盡賢而不頒以賑濟之法能保其弊孔之不生乎且以放賑之弊言之當其呈報等額也孰不取貨於里書之口然積年里書素無良心必至以賄爲掛脫而貧不能賄者展轉溝壑焉孰恤也有司惡其不平也於是開告訐之門詳里隣之審拘攝鞫斷動輒以旬日計及其數斗之給不償數日之費而號寒啼饑故也實惠不及於民坐是焉耳愚以爲每人而閱之每人而給之則遲滯而有遺奸憑積年之里胥開告訐之爭端則混淆而愈不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不若每里之中擇殷實有德者以爲公直每戸之中擇賢而長者使鬨坐其所宜給又總給使分布之彼同氣不大倒置總給之則要而速其有不公不速者公直得檢舉而斟量之以此散賑庶幾無所容而民霑實惠矣然開倉賑饑有司坐堂皇以待關支此其常也但遠野之民竭蹶而趍之裹粮而俟之不有累日未給而餓死道路者乎又不有孤寡羸病舉趾不前而匍匐嘆息者乎此就賑之令不得不嚴而况凶荒之秋有司循行郊野以問民間之疾苦亦不爲過柰何其憚勞而自尊重也然賑當就矣第郡邑長吏不過一人其足跡安能遍境土不得已而委之佐貳幕寮者亦常也但此輩存心爲民者蓋寥寥也倘爲之漁獵於其間乾沒於其間則嗷嗷之民不有呼籲無門而俛首就壑者乎是委賑之當慎也而苟不得人不若遲之期限必待其親歷焉可也然長吏之中亦未盡賢有如桀熵鼻過而未免犯在得之戒者視察幕何别也今亦任之而不疑其間漁獵富學乾沒倉粮

有疾視而不忍言者可無道以處之哉愚以為一郡之中擇其實心為民者或府佐縣正者幾員使之兼賑遍歷一意濟救即含其職守弗顧也蓋凶荒之秋友紀散亂舉凡詞訟催徵簿書期會皆在所緩如有循良之吏即不拘以文法可也此賑之法當議者一也

其五

曰廣儲蓄以備將來夫天災流行固不常有第邇來災異頻仍象緯示變杞人之心尚不敢以破愁顏況晉中歲旱者十常八九今日之民已岌岌矣萬一天災未厭而倉廩一空億萬之命將何道以生之況晉地遍近塞下虜情叵測倘有不虞而民窮財盡又何道以禦之今郡邑預備倉粮十存四五已垂盡矣當事者念及於此動以積穀分數責成有司若曰此救荒之第一議也不知預備倉之穀緩急無益於民而責積穀於荒年反大為百姓害焉夫預備倉粮其數總於戶部地方不至大饑有司不敢妄申請賑即大饑矣有司請於司道司

道下郡邑覆查然後後請於兩臺兩臺仍下覆查然後請之於　朝計部覆之再三尤以輕發國儲爲慮尚十五不允其請焉中間文移之往來動數千里遲疑顧慮動數閱月以此而救張頋待哺朝不謀夕之民眞求我於枯魚之肆矣亦何益於民哉况今歲値大侵而積穀之數不少寛假卽寛假矣猶曰姑少緩之俟三年報政總計勿闕夫有司臨報政者十常三四不寛其總計之數誰敢寛百姓以自甘於下考哉是以荒歉愈甚而誅求如常是積穀本以救荒而驅有司以剥荒民此其爲百姓害非淺鮮也爲今之計與其責積穀於預備之倉不若行勸借以立義倉蓋義倉掌之有司監之司道目擊災旱可朝請而夕發其便一也義倉不在官而在民曉然知其爲民也故富家甘心於借輸而積之爲易其便二也義倉無關於今甲緩急亦隨乎民便如遇大荒猶可寛假不至強人以取盈其便三也今誠舉古人已試之規倣而行之如歛散則取李悝平糴之法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歛大

饑則發大孰之所斂此其法行於魏者然也如糴
糶則取耿壽昌常平之法穀賤則增價而糴穀貴
則減價而糶此其法行於漢者然也取此二法令
有司通便行之每里之中有社倉者照舊修緝無
社倉者即擇廟宇舖舍空閑公所亦可積貯及今
秋禾頗登之日先查里中殷實富家以禮勸諭俾
出其所有者百分之一貯之於倉以爲穀本或有
司多方設處以裒益之遴選公直有良心者主其
事如遇春饑夏歉民果無食之時請而發之可假

貸則遵平糴之法以假貸貸可糶賣則遵常平之法
以糶賣必須累歲凶荒饑殍載道然後舉而悉賑
之候秋成再積貯爲如此則有穀可恃而民心自
安有倉可發而價不踴貴因民以利民法莫便於
此矣若夫預備之倉止可備軍國征發之需查郡
邑之中但有五千以上者姑免積貯其不幾五千
者許遵災免分數如數而止即至報政亦據被災
年月開除穀數不必過爲誅求以剝民于荒年可
也此儲畜之當議者也

其六

曰嚴盜防以靖地方照得晉中之民強悍好勇而歲歉不登饑寒又足以迫之以故怨毒塡膺氣憤搏臂而自棄於盜賊盖曰死等耳寧死于盜緩也且得逞志焉即無論鼠竊狗偷之盜報無虛日而近以山礦之釁致起風聲詳究其中的係河南礦賊十無二三而河東饑民乘機借勢者十常八九有司者惧罪責之及已一槩委之曰南賊夫南賊渡河率非舟楫裝粮必不能帶今群賊携有弓矢

動經旬日其誰以供給之此畜禍釀亂之端不可不察也然饑民聚衆不忍剪除爲今之計惟有各嚴保甲以散之焉耳載觀周禮士師之職聯州黨比閭之民爲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其不安于比閭不受于什伍者即奸民也部主無所容里閈無所寄其後商君治秦亦令民什伍相收司連坐而武帝因之爲沉命之法此皆大苛苟求其已試可行者惟實儀義營之制耳大畧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亦累一村使村自相保盜無所容而

近日保甲之法亦其遺意但經畫之未周耳惟有司申飭而變通之令戶書其丁男之數衣食之業十戶爲甲擇長年者一人爲甲頭使之日夕稽其出入之所適又擇少年勇敢者一人爲義兵使之習擊剌之法以備不虞十甲爲保保有正有副十保爲堡堡有堡官無事則遞相管攝將聚其義兵以操閱之有事則號招群聚各持其兵杖以追逐之堡置鼓置炮盜起則舉舉則鄰堡併力捕逐而聲動百里有司者第稽其功罪以示勸懲焉耳不必飭以迎送困以勾攝以防廢其農業可也如是則奸宄無所容而地方可保其無虞矣若有迫於饑寒將從倡亂之徒惟保甲嚴查亦自足以維之而有司者又當多方勸諭設法賑濟俾無以艱食之細而自喪其生命則饑民各歸其業而群盜可不攻而散矣況今秋成頗足正可乘此以收人心而益防之禁豈容緩乎若夫結社煽惑之衆亦有爲可虞者彼株連動以數郡每郡動以萬計甚至不畏斧鉞之誅而畏其號招之令試觀古之倡亂

蠭起一方而四方響應若川潰火延不可撲滅而補塞者率此輩也乃今則更夥矣晉中之黨動連於兩河齊魯之間有司者方惧激變之自巳也玩視養成是何異抱火積薪而寢處其上也爲今之計亦不能外周制而別有所建立是故士師掌八成焉凡邦諜之觀纂邦賊之攜逆邦朋之聚黨邦巫之造妖皆嚴詰而預防之使不得發有司者誠能彷而行之即于保甲之中陰伺其有無然後折其姦萌散其黨與俾無得昏夜聚散以申固其所

約此又曲突徙薪之至計亦盜防之一端也

其七

曰省刑獄以恤災民考之周官以荒政十二聚萬民而必曰緩刑匪竊言也蓋凶荒之秋米珠薪桂聚而食之猶可相保一被繫逮則一人之盤費可足數口之朝夕此古人有見於此而省刑獄以聚之有以也况晉中之民剛愎使氣室如懸磬而猶以睚眦之故爭告不息有司者不恤其無知而就死也方且日事敲朴幸購鍰以潤橐橐以故繫逮

日繁民財日耗奈之何不饑而死也以愚計之有三事焉不知可頒布而通行否曰省告詞也曰定鞭額也曰薄贖鍰也夫有告狀則有告紙而墨吏且持之以取供今貧餓冒屈之民不得不愬於官而又以剝膚爲是懼可無道以處之乎今誠出示曉諭凡人命盜賊之類係干重罪終須取供者方許投遞告狀其餘瑣事相爭一言憤激但求判斷而不必取供者止許具片紙禀帖直書其情不時投遞有司即爲判斷止許責趕不得濫肆科罰如

此則無狀可供而罪贖大省隨時銷繳而告紙盡免矣如或仍蹈前弊濫受告詞者訪實以貪酷論可也夫五刑有等笞杖是輕而猶有一定之數凡以愼刑也乃竹板等項漫無明條一槩爲餙怒之具至有一言觸官而立斃杖下者深爲可恨此雖今甲之所不載而當此凶荒之秋可無道以節制之乎今請下明示議爲條款定以則數至重者不得鞭過二十非盜賊不得擅用梜棍盖一日被責則數日不便於工作一人瘡甚則數口俱爲之餓

惶況以楞腹之人命如拉朽而殘刑以逞其能恐
之哉夫鞭朴固可以戕一人之命而贖鍰則至於
戕一家之命何也晉中之人貧而負氣家無擔石
而不甘於笞杖有司者不察其隱而輕擬贖罪不
知一贖之金而數口月餘之粮扼其吭而奪之非
所以戕一家之命乎今請下明示凡一詞之中兩
造不許俱罪一事不許罪二人罪人非再三告贖
不許輕擬贖罪即擬以贖一槩不許註以有力如
此則贖鍰可省而災青之民可少甦矣然又有說

焉吏胥犯罪而擬以米價此定制也然簿書期會
少有遲慢即當招解一歲之中一吏常有數罪數
罪則四十金矣夫吏胥上納所費幾何而數罪之
贖反為過之如是而謂其盡出於己而不剝之於
民吾不信也況地方愈疲則吏罪愈多有司者憂
其逃去也幸任其攤派以曲處之雖不取贖鍰於
貧民一間焉耳今誠舉斯罪而盡寬之其或惡其
遲慢止擬稍有力罪名或批示鞭責有欺玩而不
責者罪其有司如此則寬吏即所以寬民此亦省

刑獄之一端也

其八

曰併冗役以充工食夫條編之法所以節制各役之冐濫甚大惠也不節則至於病民節之太過則又至於病役夫役亦吾民也曷忍以民之故而病之但節省之令已有成言民方懽然稱便而一旦議加其誰與我萬不得已惟有裁減冗役使一人兼兩人之食則荒年可度矣且以郡邑衙役言之轎夫擡夫解夫水夫每日工食二分僅足糊一人之口矣妻子非所顧也至於皁隸每日一分七厘門子每日一分燈夫併油燭之費每日一分夫晉中當豐稔之年每銀一分僅僅得米一升今凶年止得米七合耳以一人在官每日闔米七合即不論其衣帽之何自而一日再食其能足乎不足必任其厲民以自養矣祗有精明長吏禁其厲民如左右之菜色何民不可加役不可病惟有裁人數併工食之爲得耳蓋古之聖王天旱則趍馬不秣馳道不除芻爲吏者果能刑清政簡即使令不備

無傷也但當與之以便宜俾今日則任其兼併豐年則任其復設第查其徭銀果爾盡數給散焉否也此顧役於荒年所當議處者也大都顧役之法可行於豐年而不可行於凶歲可行於山東河南而不可行於山西陝西蓋豐年民有餘粟願顧人以代之役今凶荒之秋咸願自輸其力而使之納銀轉顧欲民之不苦得乎山東河南金貴穀賤故徭銀雖少已足糊口山陝之地金賤穀貴而槩以山東之數施之此役之所以稱病也顧役之病猶

可調停若夫驛遞召募之病所不敢言而又不得不言者夫太原各驛每馬五十四兩已稱樂就矣而平陽各驛即八十兩而猶不樂者何也噫難言也當江陵柄國之時銳意裁減有司者逢迎之以裁驛遞心知其太減之難行也乃於太原各驛念其民之貧苦不敢加裁而獨於平陽各驛之中每驛裁馬拾匹每年約省銀千兩以報廟堂稱省約矣然馬數漸少則輪撥漸速彼非不知馬頭之苦也正以平陽之民頗稱殷富而陰使其包賠焉耳

此朝三暮四之術上可以愚廟堂而下不可以愚百姓怨不在明者十年于茲矣今一旦革去馬頭徵銀召募而欲持太原之數以律平陽其誰肯就哉蓋太原各驛其馬六十二頭平陽各驛其馬三十六頭太原每馬五十四兩總計則三千三百四十八兩矣平陽每馬八十兩總計纔二千八百九十兩耳況馬數有多寡輪撥有遲速以太原而律平陽平陽孰肯應募哉況平陽各驛去省漸遠法制漸踈吏承往來之索勒彼驛遞卑官詎敢與之抗哉而況大于吏承者乎所費倍於太原而馬數又少無惑乎其不應募也既不應募而必于召募其勢必強坐于富戶而陰使之包賠彼無驛州縣徵銀關解畢矣而坐當賠累之苦不將盡加于衝途之民乎夫驛遞協濟本以寬衝途也而坐令加累于衝途之邑此不得不為災傷之民一哀鳴也

其九

曰省工役以節民力周禮荒政四曰弛力六曰去幾皆所以寬荒民也今郡縣力役之工關市之幾

幸多罷而不舉惟有民壯上班一節尚可講耳夫今之民壯卽古寓農之兵今之上班卽古戍休之制而民壯在邊則非古之戍也役也戍不可缺役則可緩何也傜緝邊圉未雨之徹土也今堂室不安安事門庭況累年荒旱邊境尤甚民壯上邊者倍討工食猶取接濟而且累屍相望至不忍言邇者蒲州建議欲援十一年事例暫將正班民壯免其十五年上邊已蒙按院嘉而査議之矣但事干題請急宜會議倘蒙允俞則又有進於此者何也免其上邊正班之民壯猶在也今郡邑城守等項歇班民壯自足以當之彼正班者得無有私役之者乎合無將正班民壯盡放歸農一應幇貼工食悉皆停免必待豐年仍解正班者上邊則民壯有息肩之日而百姓無饋餉之苦百人工食省銀千一百兩通省計之所省者不知其幾矣豈直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已也

其十

曰開利源以資鹽賑夫山澤所產天地自然之利

以惠不遺者也况塩鐵二者晉中兼而有焉所惜者開導之無術則不足以利民而乏足以殃民是不可以不講也邇者渤澥之中塩花盛生近池之民謂一年所出可足二年之課但督運者拘於膠柱惟督疲困之塩丁按額而取之取之不及餘皆仄棄彼塩丁自謂公役所驅苟且塞責而利之盡否將焉恤之今饑民無所事事環視其利而不敢犯有如下明示凡近池居民不拘塩丁民戶如遇塩花盛生除正數採足之外任其撈採許分十分

之二以償其勞遠近召募不拘名數督計者惟嚴其禁門撿其出入驗多寡而分償之則天地自然之利與民共之而課額不溢於常者吾不信也水田之利晉中最急往者明文催督有司視之以爲迂緩而空文回復未聞開渠興利卓有成績者今誠下明示俾課官者視此以爲殿最各該有司沿坵履畝親爲規畫有濱河臨池可開渠而接引者勿憚興作有桔槔可施水車可運者勿憚用力至於去河太遠水力難及者又督令鑿井力挽而灌

溉之此皆以人而勝天功利莫大焉者也至於淫
祠之毁梁公嘗行之於江南凡以維風也今不嘗
維風亦可爲救荒之一助往者言官建議嘗下郡
邑未見着實舉行今誠下明示令有司從實開報
除曾經　勑建及古蹟名賢之所不可輕動其餘
一切不經之祠悉令折毁變其價值其有富豪大
族願留樸修者許估其值而回贖焉則一邑之中
少者不下數處數處不下百金亦是荒政之一助
也外此惟礦冶之利其利最大而規爲最難何也

大利所在人共趨之開發之際非厚集兵不可
以守是軍儲之難辨一也黄銷出納弊孔叢生非
尊官以臨之不可而山廠之中創立公署是土木
之難舉二也供應浩繁機務旁午典守之際易生
嫌疑非廉幹有力者不能任是人才之難得三也
果能曲畫周詳不避三難而决於必舉則大利一
開不惟救荒有餘而出所積以助大工亦司計者
所願聞也而難易之際惟上决之耳

其十一

曰禁繁縟以節民財夫周禮荒政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此四者無非所以節財用也今扼腕而譚荒政者幸以此為陳言腐見無當於世矣而不知四者之政最於晉中之民為對症藥石也蓋晉民多財善賈者十有二三彼賈人操奇羸以自張而貧末之夫慕其風而肖化之以故婚姻論財動以三五十金嫁女粧奩動以珠翠綺羅以此兩家相持卽男女失時而不顧焉此吉禮之當省者一也凡民有喪不論吉凶卽日蒿葬

遲以歲月然後徐備彩幡舁空輿而送之謂之啟殯親識祭奠動以數百每祭牲牢動以數十誇多鬭靡覬不為怪此凶禮之當殺者二也至若報賽之樂豐年所宜有也今歲比不登而迎神賽會猶然不止非娼優雜進牲醴狼藉則被緇冠黃聲連晝夜此淫樂之當革者三也今誠下明禁責成于有司諸如此類酌量裁減如昏禮往來不許論財張宴婦女粧飾不許金珠綺羅有喪者成禮而後葬幡輿不許擅用彩帛祭奠不許多設牲醴至於

迎神會賽僧道娼優之樂一槩罷不舉行可也昔
夫男女過時而拘於乏財者許互相訐告當官即
與昏配如此則不惟民財大省而民風且挽之而
正矣此周官之荒政獨非晉民之藥石乎

其十二

曰議煑粥以活老羸夫飢饉薦臻壯者離散老弱
羸病之民未免轉乎溝壑况審放賑濟按籍而索
之其間告老告病者已不能及矧此輩即與賑穀
而壯者已奪亦難存活此煑粥以濟之者救荒之

第一議也但一聞煑粥就食者多措處薪米其術
有五節制冒濫其術有二今倉粮已垂盡矣勸借
已計窮矣冬春二賑郡邑已稱不足而煑粥薪米
何由處辦昔祖謙畫策及此猶曰出帑貯以辦之
而今又不能矣不得已而取劉宴賦民之法或可
濟耳蓋晉民強悍健訟荒歲不止刑愈寬則訟愈
繁今假此以節制之凡告狀者各書其係某則人
丁上三則者每狀輸米三斗中三則者每狀輸米
二斗下三則者每狀輸米一斗惟見審被賑者不

輸也赴告之人先輸米而後受其狀其有不肯輸米者姑隱忍而息詞焉可也此措處之一也晉民最恥決杖令有司以荒歲准贖恐遲前件率多擬以無力民反苦之令出明示除上六則入丁准贖外其下上人丁每杖一十罰米一斗下中人丁每杖一十罰米六升下下人丁每杖一十罰米三升願的決者聽此措處之二也晉民俗好賽會如此荒年禁之不止令請明示凡民間有結社聚財必欲賽神及僧道設醮者先將會錢出米一石納官請示然後舉之不則以違禁論此措處之三也晉中汾河灘地出沒無常漓丈之時不敢盡入冊籍令民間開墾互相告爭動以欺隱問罪民甚苦之今請明示凡河灘之地即未上冊者許民間從實報出佃種納米不必入冊以防衝陷此措處之四也晉中寸土寸金而梵宇淫祠以及鋪舍之屬閑曠之地甚多今誠令有司各自查勘有可割太者令富家量輸米以贖之給與紅契俾為永業此措處之五也如此五者再加推類則薪米可無憂矣

第恐就食之人烏集雲合無恥棍徒即朝夕可度者亦來就食可無道以節制之乎蓋煮粥飯貧採其死也就食之人先剃其左眉以識之彼不至將死者誰肯自剃其眉哉此制節之一也流來飢民垂涎糜粥者不知其幾忍于秦越焉可乎出示曉諭凡流民就食者亦剃眉登記其名每日給粥一大盂令其取柴炭于山谷之間以濟煮粥有不願輸力者不許就食也此節制之二也措處有方節制有術然後擇空閑廟宇立釜煮粥約以二十里設立一所每日午時每人給粥一盂約米三合唱名給之先擇里人有德素好積善者三人有司垂涕而勸諭之令主其事果能存活者多事完許給冠帶以酬其勞可也但措處之間易起科罰之嫌經理之際或有多事之誚必待明文通行然後可為耳而歲暮春初此正其時也彼富公青州之政萬古以為美譚由此行之或者可追其百一乎

其十三

曰議兵制以挽逃亡今晉中之民逃亡載道伺察

其故其間以饑荒逃者十無三四而軍匠追迫不得已而逃者十常五六何也軍匠之累貧已到骨而凶荒又足以驅之彼掉臂而去安往不得為貧賤而死隨在入籍即為民戶何必戀故土也凡此皆法制之未善者致之也考之成周田以井賦兵以賦出無事則吾兵即吾民有警則吾民即吾兵兵民不分法莫善於此矣後世惟唐之府兵猶為近周為其不分兵民為二也我　國朝稽古定制內設錦衣留守而彼此足以相制外設都司衛所

而上下可以相維居重馭輕防微杜漸法莫精此矣但取兵之制酌於一時之民情有梭克抽克朶充之法取戶丁之有力者以充行伍而单弱之戶不與焉此制一定軍民遂分當是之時軍強民弱富家大族悉占軍籍是以行伍充實糗糧易辦不虞其有今日也及今歷時既久變易既多人丁之多寡懸殊田糧之貧富頓異有一戶二三軍而人止一二丁者有一戶一軍而人則百餘丁者有人六七十丁而軍絕者有丁盡戶絕而軍存者戶大

丁多者供裝爲易戶弱丁微者清勾爲難軍校視此而脫逃吏胥乘之而舞弊姦以武弁之衙文冊不清誤名冒籍大半含糊以此而稱逃絕者十常四五矣不得已而有清理之設遣憲臣以專其職據族籍以捕其人而又嚴繼丁之名嚴坐清之法清軍不滿額者官吏不得以考績其法可謂嚴矣但人丁之衰弱過半而戶籍之逃移數多一經清勾多方埋沒不曰丁盡戶存則曰查無名籍間有一二相挨給批捉獲則紐解拘攣夫妻倂行眞有

中寰集 卷之六

無罪竄流之慘即解至衛所方以供給無人不可存任爲憂而在衛遊食之徒又有奪其月糧而不容補衛者以故有解至發回者焉有解夫未回而逃軍已到者焉發回逃回未幾而又行清勾百姓有解發之擾而軍旅無充實之日愈久愈耗衛所之軍十不存五所設月糧徒以資武弁之扣留焉耳兵衛漸消其何以國譬之琴瑟眞所謂不調之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今之策軍民異籍我 朝有定制矣然近因民壯召募累已將軍戶

丁多者除二十丁外仍貼民壯工食其丁少者不顧也然于其取有餘以貼民壯何若均彼此以補不足今誠下明示通行各該州縣各查其老軍若干名通州縣軍戶人丁總計若干丁每軍可得幫丁幾丁照依條編之法每軍每年酌量該軍裝若干攤派槩縣軍戶每丁該納銀若干徵收在官其軍士討取軍裝止令在官領銀不許分毫害戶不惟丁少戶弱者不至逃竄埋沒即丁多戶大者亦免其軍人之告害况免幫民壯又有以寬之乎如此則軍裝既有應役無難本戶有丁當軍者清解亦易即有絕戶絕軍然後用富弼因荒募兵之法參丘文莊買饑民子之策而養充行伍務俾衛所之中軍旅充實即有不虞之警可無慮矣如求其盡善之規必須通軍民而總計之然後可由唐之府兵以漸復成周之舊制是又在廟堂大創之耳不然清勾愈急則逃亡愈衆流民載道而軍伍日消此可為痛哭者矣

其十四

日徵匠價以救偏累在昔成周司徒因地以均役旅師效民以趨役是故日省月試餼廩稱事無非以天下之財貨供天下之匠役未聞有民籍匠籍之分也我　國初設有匠戶輪班赴京工作節次解匠率非專門本業之人往往解至京師轉顧京匠代役其後大司空見其不便於民也題奉　欽依每四年輪班二季每日匠價銀二分四年徵匠價銀一兩八錢其取可謂約矣又因匠戶之中間有消乏单丁獨戶辦納一兩八錢之數必致拖欠

趣解愆期不得已而大司空覆議班匠每名每年徵解四錢伍分旋徵旋解民力易辦其㳒可謂便矣然匠戶之消長天淵懸殊有一戶一匠而丁則百十者有一戶一匠而丁僅一二者有丁盡戶存而匠依然猶在者戶大丁多者辦納甚易戶小丁微者辦納不前仍有匠戶丁絕責令甲頭里長包納者以此偏苦賠累數至逃移況此凶荒之秋其苦尤甚四民之中惟匠稱累甚非一視同仁之㳒也爲今之計請下明示通行各州縣將輪班匠役

除先年題准開除逃絶外各將見徵匠價之數亦隨條編徵于均徭銀內挨季分解其匠戶人丁𨚫隨民戶一體應民差以補民戶之所出則衆輕易舉而匠價無逋負之虞偏苦未甚而匠戶免逃移之患矣若曰匠籍既定紊亂不便清勾膠柱鼓瑟之見也今之匠役雲集京師百巧俱備外人曾不能以爲之役幾曾見有應本戶之匠者哉此徵匠價以救偏累尤於荒民之中不得不急急也

其十五

曰嚴宗政以禁害民夫救荒之策先去其暴今暴民之官驅逐爲易而害民之宗則無道以制之奈何兄百姓凶荒宗室俱困而激之愈甚則害民愈急晉中之禍莫大于此矣考之周禮庶子之屬正於宗伯犯義而不軌者刑之師氏凡以正義也夫周室以關雎麟趾之心以仁宗族而必不廢此者誠有見于正之以義乃其所以仁之也我　國朝天潢派演布滿區夏其各省宗藩淑慝不齊者姑不敢議且以晉中言之晉中之地狹隘而險危故

其民風鄙嗇而強悍宗室居於茲土者襲染其風而勢位隆重又足以逞其驕悍之習是以遇鬬恨則烈如虎猛見財賄則慾若狼貪一有觸犯則群聚以造官司少不得直則越境以訴　朝廷在昔所賴以鈐束而裁抑之者有　祖宗畫一之法在焉有司者持之而不爲所奪輕則罪責其府親重則糸奏以處治以此稍就規矩不至暴及於民猶可說也夫何邇年以來間有一二刁宗假虜受之訴以瀆　天聽我　皇上以仁親之心不逆其欺稍賜准行爲諸宗者正宜仰體宸衷深自保愛可也頋乃咆哮放蕩以明得志如晉中有司有執法以斷其獄者即越奏醜汚以中傷之深中憲臣有執奏以破其黨者即奏爲奸黨以排斥之宗室張膽以相攻官府寒心而避忌將來之勢遂使有司不敢問其屈直憲臣不敢糸其罪過非兕噉良善以張其威則吞占財產以封其家殘民以逞日甚一日其所以戕我命脈禍我宗社者可立而睹矣爲今之計將欲重官司以抑其勢必先禁越奏以

杜其誣題請　欽依凡宗室有犯俾有司得執法以斷理之犯有大惡俾憲臣得指實以条奏之即使斷理有冤許訴於兩臺以改委条奏有偏許訴於國主以代奏一切乘機中傷巇誣挾制之疏罷不准行則官司猶敢以問其屈直而宗室不得以逞其胸臆豈直百姓不被其殘害而宗室亦可以保其令譽計莫先於此矣君夫興宗學以開導之限爵祿以王成之寬撫禁以育養之此緩則圖其本之說也君夫急則治其標者惟有禁其越奏之

為要耳不然暴害荒民萬一激變開釁起禍恒必由之此亦議荒政者不可不慮及之也

驛傳議十二

竊照驛傳之設其用意至深厚矣上以便行李之往來以優士類下以省州縣之供應以寬百姓令惟其侈靡以奉乎上而不顧膏脂之竭則寬百姓者謂何若惟其節制以省乎下而不顧體統之辱則優士類者謂何二者之間非加意調停不可也然調停之術其道有三曰簡曰實曰寬夫供役浩

繁支用豐腆則財匱而難於行固其道貴簡欲簡則必假上官以節制之然驛官至卑孰非其上上有循環則次上者之供應驛官不敢登報以取罪譴況上之左右乘權藉勢大肆漁獵驛官十不敢以報一執簿考之殊無所費而大半出自馬頭此虛文之害事而難於行固其道貴實以實登報恐上馬者必假此以覘各官之動定供應之繁簡少掌疑貳則驛官之取罪也不淺況左右之不得逞者毀言日至驛官之罪逐逃死可立而睹矣故其道貴寬惟寬則登報可實上下有體而 國家優禮士類者爲不虛惟實則包賠可省其圖簡約而國家節省百姓者爲不負當今驛傳皆坐此三弊不調停而驟加裁狹此下之所以稱苦而招募之所以難行也爲此不避忌諱一一條陳惟高明其裁察之

其一

議馬價照得驛馬一匹外有幇騾一頭即一馬一騾每日用料至多不過一斗用草不過四束即今

荒年費銀一錢二分足矣每年用銀四十三兩二錢馬夫一人每日工食銀二分每年用銀七兩二錢足矣而今日所議謂五十四兩不足者何也無乃馬頭之苦有不在馬騾之喂養而在於無名之包賠乎包賠之弊其源有三費用不敢以盡登報則暗加於馬頭一也裁減人役過多則暗役於馬頭二也馬數不敷輪撥重差則令其額外顧覔三也三者之包賠必不可少則馬頭之招募必不可行此議馬價者不必以草料工食爲言而在於急去三者之貧累焉可也

其二

議禁革夫召募之難行坐在包賠包賠之難支坐在浪費不嚴以禁之而欲驛遞之清也難矣蓋驛遞之官皆奸猾之老吏也始則假科歛以行鑽刺終則指鑽刺以遂漁獵夫州縣正官與彼有相轄之體時時饋遺以致慇勤雖拒之不受猶曰此小人鑽刺之常若佐貳若教官若鄉士大夫故風馬牛之不相及也歲時伏臘亦必科歛以致儀此豈

鑽刺之本心哉不過假此以漁獵焉耳今請明示嚴行禁革除州縣正佐官員有敢輕受一物一菜者坐贓參究外其餘教官士夫本與驛遞無干而驛遞之官有再與往來者即係指稱科斂坐贓發遣可也至於上司過臨坐司供應臨時出站銀以辦之此其正也而號稱風力驛官動輙預造酒醋油醬之類預買油燭柴炭之類雖曰預備其實科斂自今以往亦行禁革如能預備必須自出私橐焉可也然州縣正官間有發銀驛遞俾之備辦小飯呈送過客而原銀仍舊繳回覥不爲意不知驛官指此包賠而科斂者不知其幾矣自今以往亦行禁革彼如饋送小飯必州縣自備可也若夫祭禱馬神之類此若馬頭情願禮不可缺而驛官番涎神惠之弊亦非盡無自今以往每祭許動站銀些須止用三牲香楮虔誠致禱不許宰牲設賽科歛財物可也若夫討索常例備辦紙紅見面樣支之類則自有明禁森嚴非自今日始矣

其三

議供應夫驛遞卑官至於承奉少不豐潔便當臯責是以原議坐司下程至多不過九錢道府經過四錢三分止矣今任其靡費有一官到驛費至二三兩者此雖以下奉上之常但士人飲食自有節度任其過豐亦非儉德之正今禁約節儉者反在親臨上官若過往官使恒視此以爲喜怒少不如意則見以爲簡褻以此供應浩繁飲食狼戾驛傳官銀曾不足以當十之五欲馬頭之不包賠也得乎今誠明示禁約定爲規制一凡大小品官照例

供饌每卓外用時果四籩其肴不過六豆飯不過二品茶酒器具而已此外不許更加合卓不許設列糖食不許搆求異品不惟財用可省而備辦亦易旦暮遲蚤皆足以供之譬之簿正祭器而獵較自息者也若夫帶有家眷者加倍供之明白登報可也惟有承差官舍貂璫之流既有折乾口粮不必更供飲饌今既有口粮又有飲饌既有飲饌仍索中火不則辱詈其官鞭笞其吏矣可不爲之禁乎

其四

議中火夫兩驛相去遠者百里近者不下六十途次中火必不可少經過之驛追送前途爲備中火此見行例也中火之處常賃房舍常賃器具常顧一二主人使出水火柴炭中火所費無幾而凡此冗費每月不下數金况中火之處游移無定每驛四路每路仍有兩處預備者其妄費何可勝言且齎送鋪陳米肉油燭之類非數騎先行不可而夯死馬騾每歲不計其數况中火之處上司未必駐節間有過門不入者則所備中火盡爲拋棄凡此皆不敢登報者也近日中火之處係各該州縣地方者有司仍皆伺候其門厨之役皆係有司呈送而獨令驛官出辦供應似覺背馳合無俯從末議凡應該中火之處即將驛傳銀兩量分本地方有司使之專委所在堡官或集頭老人之類專候中火彼係在地居民不賃房舍不賃器具巳覺省約蚤晚緩急坐以待之不至夯死馬騾則所省多矣不然各該地方亦有巡捕官伺候間有加送小飯者

不幾為重費乎此至簡至易兩便而可行者也

其五

議哨探夫哨探者下官之耳目所恃以不失伺候者必不可少哨探匪人緩急莫辨非先時以腐敗品物則後時而失誤供應不惟失事抑且傷財近因差撥馬頭率多朴野愚夫易致誤事不得已而擇其二三可用者定為探馬然馬數不多此項占役則輪撥愈急又不得已而措銀顧覓無籍之徒使之哨探視前甚者一時稱便矣乃今馬頭刁訟又指措銀為弊端可無道以革之乎蓋今方招募必皆驛門棍徒包攬應當人人皆可哨探招募之後仍令挨次差撥彼者怨輪撥之速也任其措銀顧覓亦自無詞但出示禁約止許見牌隨時差遣不許仍舊長任四路以占馬匹又當勸諭過往官員凡有行急隨牌即到失誤哨探者亦當自引其咎不必過責驛遞可也

其六

議登報夫驛官者卑瑣而貪汙者也貪汙之輩常

令其有餘則供應猶可以奉賓客今馬頭召募包賠已無人矣若登報之際過於察察則貧夫無餘矣無餘則凡事苟簡至不堪用彼且蹙額哀訴曰上之裁減若此也遂令過客有窮途之嘆行者無如歸之樂如近日潞安一帶京師往往以窮入站稱之不惟流言驛遞抑且移怒有司可不為之慮乎然此猶過客之當恤者也至於親臨上司有事地方者其勢必至於往來所費之數恐循環不敢以盡登官銀既不敢登包賠又無其人將來之勢有不敢加節於傳食者矣為今之計驛傳之包賠者已盡裁革則循環之登報者自當寬假使凡有供應盡數登報即如遲速之際腐壞品物亦許明白開載又必明示德意上下相體不必過為避忌可也如此則驛遞之供應尚可支持而包賠之弊端庶可盡去矣

其七

議體統夫水急無掉尾之魚政苛無逸樂之士此楚相驛遞之法得罪寓內至今有餘烈也蓋驛遞

之設本以優士類存體統也向者方面薦紳秪以馳驛細事至被譏責一時士人垂首喪氣視驛遞若陷穽然不敢加足於郵亭間矣近因清議稍寬外官自道府而上即非本省亦得行牌然牌票之上止云借一公館夫馬飲饌皆其自備然既有牌票有司自當差迎本境上司間或遣人護差驛遞卑官獨敢奉法而不為供應哉夫馬飲饌一體供應而獨於循環之間不敢登報此非馬頭之包而驛官肯出私囊乎今馬頭既已召募站銀一二登報諸如此類孰與包賠合無明示德意少從寬假俾借宿官員亦許有一飯一菜之供即少借一二夫馬皆得明白登報勿令包賠則客遊吾境者猶得有生人之樂而體統為不失矣

其八

議申冤夫法嚴於君子而縱於小人則今日之驛遞是也今縉紳大夫不敢加足於驛傳而貂璫之流假虎威以肆漁獵用馬動以百計傳食動有百人上號廩給有索銀至五六兩者不則鞭笞其官

吏矣彼憑城依社無可奈何惟覓假驛人任其規避即或少挫其威稜必不以此加罪焉可也至於吏承之往來皂快之嚇詐又官府中之貂璫也票馬一匹有索至二三匹者折乾之外仍加引馬口粮之外仍索坐司甚至有備中火者此吏承之常態也皂快跟官皆乘驛馬有馬快手索草料以養其馬而仍乘驛馬然且有惜馬之錢有買口之錢不則質馬以索之此皂快之常態也少不如意則日進毀言驛遞里官舉不旋踵雖有明文禁約而

禍福出于其手彼驛遞之官誰肯自棄其官而奉法哉爲今之計惟有倣權於郡縣猶可救其十之五耳今誠令驛遞將夫馬名數置爲木牌校于郡縣長吏即口粮之銀皆用郡縣印信一凡過往使客必須關白然後支給馬夫不見木牌不許擅自出驛其有仍前多索許長吏暗自申報徐於訪察中置之於法如此則羣小知警而驛遞可清矣然郡邑長吏懷避忌者不謂無人又必上下相體同心共濟焉可也若長吏以此而獲辠則天下事太

矣

其九

議監禁夫驛遞徒囚每處不下六七十名其間犯事充徒者無幾而竊盜徒犯十居其七以卑官衙門使之監禁此輩巳屬不勝而況週年以來裁革防夫通令馬夫看守却于每頭加銀二兩夫馬夫以一人之身兼喂一馬一騾跟隨奔走巳不能兼而況又使之看監可乎不得巳而攢銀顧覔動輙借口稱累況所顧看監之人多係無籍棍徒不時

更換視非巳責往往賣放徒囚而仍拏馬夫責打柢罪以此傾家者不知其數況近來有司多事姑息每令驛遞將徒囚保領在外或押放乞食自此例行而近驛居民被盜者多矣況馬夫每日輪流看監者不過五名徒囚即在監且不能守而又使之押放乞食照管不周奈之何不脫逃也近日脫逃徒夫之招後先接踵官吏之辠每歲不下數起而馬夫項辠者比比也如是而召募乎人使之俛首應募焉得乎夫以看監之故每馬夫外加銀二

兩姑以三十六頭計之每歲加銀七十四兩夫以
州縣看監禁子每年工食不過一十二兩五名纔
費銀六十兩耳今以七十四兩加于馬夫而使之
私顧看監孰多孰少吾未見其爲計之得也合無
俯從末議將馬夫外加銀二兩明白裁汰止用銀
七十二兩仍設防夫六名各該州縣仍於殷實人
戶內摘取正名一人應當給領工食並不編給幇
戶以滋科收如此則所費不加於前而責有所歸
且人非無籍看監自是謹慎不惟脫逃徙囚之辠
可以漸少而馬夫召募人亦不憚應募矣

其十

議馬數看得平陽各驛自嘉靖四十二年以前每
驛馬驢四十九頭上馬每匹銀一百二十兩中九
十六兩下七十二兩驢三十六兩共領站銀三千
四百八兩已云多矣至嘉靖四十五年拯救驛遞
每驛加馬驢至五十六頭每匹之銀數猶初也當
是之時官銀足用民無包賠固相安於無事矣至
隆慶四年有爲調停驛傳之舉者馬驢不分中下

每馬戶一名養正馬一匹幇騾一頭每名每年止領站銀二十五兩二錢編坐正幇戶應當明言每年每名私幇銀一十六兩七錢八分九厘一毫外將防夫革去就令馬頭看監每名加看監銀二兩賠補倒死馬騾二兩每驛剋銀二千兩則包賠之禍起於此矣然而馬頭之數猶然四十五也至萬曆九年楚相柄國之日司計者爲仰體 宸衷敷陳驛遞事宜以廣 聖澤事將馬減至三十六頭每頭領站銀三十三兩六錢一分九厘明言令馬戶出銀一十六兩七錢八分九厘一毫并看監倒馬之銀四兩共足五十四兩四錢之數自此之後馬頭之包賠日甚一日近年以來每馬一頭私幇之數添至一百五十餘矣審成馬戶動至傾家今幸俯賜裁革變爲顧覔之法民如更生相賀於道矣但馬數本少輪撥太速則必有倒死之虞差撥不足必至外顧則仍有包賠之害若論包賠即一百兩猶爲不足何也向之包賠有富家以爲之頭而有幇戶以副之今召募之人知有包賠則誰肯

應募哉不得已而欲添馬價卽添至七十五兩仍不肯應而又與太原各驛恐有同異之嫌今幸明議調停添馬數以補之此通便之至術也但馬數之添其等有三若復嘉靖間之馬數則爲五十六頭誠爲太多若以萬曆初年之數不過四十五頭似覺尚少不若以七十五兩之數添馬數以盡其銀以今三十六頭言之總該銀二千五百添馬至五十頭而每馬五十四兩則前數脗合矣此酌中之論經久而可行者也夫民財當省人人言之矣

而必欲加添豈顧爲左計哉第恐裁之太過其勢必至於包賠召募不應其勢必至於强坐强坐於一人則累窮一家前人已誤今日豈容再誤況見應馬頭公私幇銀每日伍錢二分每頭每年該費銀一百八十七兩二錢卽三十六頭每年已該費銀六千七百三十九兩二錢若以五十兩四錢筭之卽添五十頭每年止費銀二千五百二十兩雖若加馬十四頭其實省銀四千二百一十九兩在上爲省民之實政在下蒙節省之實惠非若向之

爲朝三暮四之術也何嫌於加添哉

其十一

議寛假夫往年驛遞弊孔叢積故惡其漁獵者往往嚴覈而數舉之每歲官吏舉名不下數起贖鍰不下數百雖君加之以罪其實派之馬頭今馬頭業已召募站銀自有正數乾沒漁獵之弊可不禁而自息矣若仍前數加以罪名彼必多方以侵漁召募之法又不可行今請明示德意使凡驛遞循環任其從實登報間有無知觸忌婁須破冒者止許省令改正或行郡縣戒責不必數數加罪可也然罪責之加上人自能寛假所其洗垢索斑吹毛求類則左右爲之也舊例各驛循環赴上倒換者未免有向大夫之賂焉每年總計不下百金雖甚加禁嚴必不能免不則罪責且立下矣即上人欲行寛假而執簿者業已檢出法難輕宥以此遂爲常格牢不可破此不可諱言而不思所以處之也今每季循環各驛遞徑自差人倒換一聞人到即以奇貨目之合無俯從末議一凡驛遞循環皆令

郡縣類轉入遞中行不許徑自差人則齎賄無由而厚望自息矣又必嚴諭郡縣之吏禁其需索少有發覺重責發遣如此則罪贖大省而馬頭攤派之弊可盡革矣玆匪直其吏也寬吾民也不㢡如前所云其與取之於民者一間耳

其十二

議召募夫積棍包攬此譚驛遞者所痛恨者也今欲召覓非積棍誰敢應募積棍充仵則弊孔叢生非挾制驛官占役馬騾則中途逃回凌侮過客立見弊端可不爲之所乎近聞隣封各驛仍坐上門富人使之應募稱善奉法矣第恐積棍之弊雖免而包賠之禍潛滋古人之實政似不如是也爲今之計令州縣正官加意遴選仍於良善人戶下三則人丁之中擇其精爽倜儻者一人坐名應當給帖禁諭分毫不與戶人相干驛官不得分毫攤派仍須免其本身雜差以償其勞一年即與更替不得歲歲累之可也如此則積棍之包攬可革而富民之包賠亦免矣但立法之初人心惶惧未必樂

於應募彼無驛州縣出銀協濟者但徵解銀兩其事畢矣而坐當遴選皆在衝途州縣彼見合驛馬頭悉坐一處必有惶懼稱冤至以鄰封嫁禍訟之者况將來之勢不知究竟何如儻偏累衝途之民亦所不忍合無行令協濟州縣仍照馬頭舊額各自召募則將來苦樂彼此均任而衝途之民可少甦矣

鹽政議

竊照我 國家榷鹽利以實塞下雖不啻數區矣求其不假人力爲天地自然之利者惟河東之解鹽耳故宣府一鎮號爲雄虜之衝一切軍儲全仗河東是河東之鹽所關於國計非淺鮮也頻年以來國課漸詘而借貸商人者殆至百萬此豈天地之利不及于前哉無亦綜理之者猶有所未善巡緝之者猶有所未周乎本職生爲河東之部民仕爲河東之屬吏自少至壯一羨一飯皆河東也耳目饜政其敢委之曰不知故當其爲部下士也目開歸事及爲屬吏也目三晉事又近運城也目饜

池事開歸鹽事其獘有三晉中鹽事其害有四解池鹽事其可慮者五焉不祛其獘不除其害不調劑其所可慮欲鹽利之與其道無繇也今之議鹽法者僉謂阻壞難行惟開歸最欲割開歸以便民此計之左者也夫國家榷鹽利所以實塞下也今宣府軍儲全仗河東是河東鹽利之行可廣也不可割也頻年以來國計頗詘借召商人者殆至百萬若並開歸而割之其奚以償愚以爲今之議割者知其害而未究其獘者也夫開歸之地厺兩淮千五百里厺長蘆千三百里惟厺河東也不滿千里吾未見不便于近而便于遠也然而咸不稱便者其獘有三一曰鹽味苦于姦商之攙雜也二曰行鹽苦于官司之代散也三曰巡緝苦于問辠之繁夥也夫嘉隆以前解鹽至開歸者不聞有味之惡也自姦商射利之徒惡民不得已而取辦于私潮且開歸之地幸爲黃河故流地多鹹鹻少加煎熬輒成形鹽貧民負販布滿村墅巡鹽之吏視此以爲漁獵或搜索其辠贖而十不登一或陰斂其

膏澤而縱之私販私鹽愈多官鹽愈阻監司者不
問其奉行之未善也第曰解鹽之難行借令割開
歸于兩淮長蘆豈盡令私煎之不行哉爲今之計
與其驅私煎之利以資官邪何若借私鹽之税以
足國課使明諭開歸亦照花馬池故事僉坐鹽丁
使得隨地煎熬以辦額税則私煎之徒不待禁而
自無矣然且嚴其課程重其額數使私鹽之價不
减官鹽民安知不舍私鹽而仰給于官乎官私並
行淮鹽海鹽可無禁而絕矣如此則河東之額課

可足而開歸之舋竇亦少此其袪獘者三也三者
之獘積有歲年牢不可破以致開歸之鹽阻壞難
行有司者不思所以袪之而惟欲割開歸以便民
是惡微瘇而刖其足以自快觧不亦仆矣此開歸之
事目擊而心熟者此也至於晉中之事與開歸異
蓋晉中之地本無私鹽尤不可以不禁私鹽何也
私鹽之行於接境頻年以來有司者奉法之無
狀也遂令長蘆越販於河內兩淮波及于鄢許道
口挑賣於澤潞肩比踵接爲解鹽病惟晉中之地

阻山帶河天險四塞即有私鹽負載千里顧值已倍于官鹽誰肯樂爲之販哉但冀北之野頗有私煎碱隰之中頗通花馬是又不可以不禁而禁之不嚴者其害有四一曰巡鹽兵快玩愒之太甚也二曰退引繳報責實之未盡也三曰貧民私煎姑息之太過也四曰比較鹽法等差之未明也夫今所稱巡鹽者非民壯則快手也給以帖文四散巡緝而徐治其不獲之辜可謂嚴矣邇年以來各役委於私鹽之本無問辜視爲節年之故常一領帖文偷安高坐積其工食以完罪贖幾曾見一人之巡緝哉爲今之計責令有司嚴督緝訪訪過保甲各具其結如其不獲重加鞭朴而不惟其罪若獘則地方嚴肅不獨私鹽難容而盜賊亦免巡緝人役庶不爲虛設矣退引繳報各有定額其法甚善邇年以來兵快坐視山僻之民刮土爲食全不賣鹽以致退引不敷不得已而買引于通鹽州縣以塞其責負販小客利其引價不肯繳官任意私賣遂使山僻之邑官鹽盡阻通鹽之邑退引亦闕兩

無一可者也爲今之計責令山僻兵快不許民間分毫私煎以爲鹽之猿考而又嚴諭通鹽之所商人不得賣引犯者加以重罪則鹽引之繳果有實效而鹽之行也且加速矣太原之南近多私煎雖不如開歸之甚亦足爲鹽法之蠹當事者念其民之艱也幸姑息而不問巡緝員役利其私税以完辠牘互相容隱謂之通家日復一日如鹽法何爲今之計不徒責之巡緝而欲責之地方一村私煎辠及里長一里私煎辠及縣令務使私鹽盡絕而生民日用悉入禁榷矣今之比較鹽法者不爲不嚴而巡緝員役坐食如故匪法之不立以激勸之未盡也今比較有定期矣考成有總簿矣第將各屬員役定爲三等其有留心鹽政捕緝有獲而繳引過額者考居上其有奉法小心退引足數而偶無捕獲者考居中若夫怠玩厥事慢無捕獲而引數短少者考居下下等之罰今既行之矣中等不問惟加誉勵矣至于上等亦當明示奬薦以風庶官有功人役大加勞賞或即以所捕贓物以充賞

資則風樹景從而人樂用命矣此晉中之事目擊而心熟者也至于解池之事有至明以光照于其上百司執事環向而論列之于其下弊無不燭害無不剔固無容于置喙矣第或察之民隱或得之風聽亦不敢以嘿嘿者而要之慮其所不足慮誠哉爲杞人之憂者其端有五焉一曰課額之當議也二曰撈採之當時也三曰鹽丁之顧役也四曰商人之當恤也五曰放鹽之當嚴也夫河東鹽課國初三十萬四千引耳累　朝增至六十二萬亦

云多矣而總督鹽事者又有額外之解是有加而無已也夫解鹽出于天成歲額不足更無他出豈文非論之詳矣而司計者獨不見之無亦嫌於任咎之難耳然歲額既詘則採之無度取之非法則鹽味日惡日復一日不至大壞極敝不止也此其可慮者一也而囘乾轉坤之功可不爲之所乎鹽花之生聚散無常而撈採之期古稱無定惟其可待而不可強也若不問其風日之順逆不察其形味之美惡但有浮鹽即令撈採徒以免公家之督

責而適以滋商民之困苦此其可慮者二也而寬其限期時其採視使上料者皆耳白之美鹽則商通民便而課額可無虞矣夫撈採既不限之以時則鹽丁亦不當限之以數今當丁納銀以備顧役有成規矣第恐見役之丁歲有定數無鹽之日或至虛設而有鹽之日動憂人乏此又不可不爲之慮也如使定爲令甲無令強撈曠役之丁亦許折納差銀官爲貯積以待鹽花盛生之時多顧貧民萬人並力則一時之得或可足兼歲之額者未可

知也國家權鹽之法凡以通商非以厲商也商人領鹽任其規利而不問其還則商便矣頻年以來憂課額之不敷也而拘商以還場似爲善計但鹽果獲利不嚴還場儻有虧阻而強之還場務使越其前數奈之何商之不坐困乎此亦可慮者一也自今以往鹽出固盡美矣即獲重利而拘之還場止收原數其有願加者聽焉則利得由已而商不爭相中納者吾不信也商人領鹽而付引車戶換其號牌而照號卸鹽此舊制也然在場鹽料美惡

縣殊雖經鹽院製籤放鹽而其間換櫥改至奸獘百出三城市梘緣此以射利而孤商小客動被其毒手此亦不可不爲之慮也使於上料之先委官體勘量其行鹽之方而派定高下各立牌櫥明白造冊臨期製籤出場如此則鹽無二色而商人絕打點之門而市梘無換牌之隙矣夫賈有三倍君子所不宜知事涉越俎下寮所不宜道第以明示森列下採蒭蕘乃敢忘其忌諱悉罄狂瞽之説

弭盜議

竊惟民貧盜起其勢相因盜起聚衆遂爲隱憂但無知赤子迫於饑寒而聚事剪除君子之所不忍而與其捕盜無寧禁盜禁盜之法其事有六皆因晉中之獘而調停者也敢一一陳之

其一

議保甲考之周禮以比閭族黨聯天下之民使之什伍相司牧其後管子治齊修其内政以寄軍令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十里爲連十連爲鄉而商君治秦亦令民什伍相屬皆保甲所自來也至武帝

爲沈命之法令諸民日盜賊不發發而捕不滿品者主者皆死此則失之大苛求其近乎人情惟賓儀義營之法稍爲近古而今之保甲亦其遺意特經畫之未周耳今誠令戶書其丁男之數衣食之業自男女以及僕奴由生畜以至田產一一直書然後刻爲格式官置簿籍而逐戶抄錄發冊一觀千家悉在指掌不惟奸民莫容而審賑亦易此冊旣定然後如法編派十戶爲甲十甲爲保十保爲堡甲有甲首擇年長者充之使之日夕稽其出入之所適又擇少年勇敢者一人以爲義兵使之習擊刺之法以備不虞保有正有副堡有堡官無事則遞相管攝時聚其義兵以訓練之有警則鳴鑼號招各持其兵杖以驅逐之卽有不逞之徒目擊戒嚴而邪心自息矣此議營之遺法盜防之第一議也

其二

議墩舖昔魏之李宗嘗置樓鼓之法盜賊則擊擊則四村皆集捕之而聲布百里今之墩舖乃其遺

意也但此法可施于山東不宜于西土耳夫山東之地平野曠遠賊可騎射故行旅往來數被掠于道路有識者置爲墩舖俾人守之鑼皷之聲可以相聞以此號嚮馬者近日稍息此山東直隸之法而未可槩施之山西也何也晉中山川盤亘地勢崎嶇騎射之賊掠人于道者千百年不一見焉其爲盜者皆在山僻之中村庄之内而今乃驅飢寒之民坐令于道傍之墩舖亦何益哉况墩舖之所去村庄遠近不等編派輪撥勢必有守墩于數里之外者夫當此荒年而使枵腹之民守墩于數里之外已屬不堪况貧賤小民十九在外輪該守墩必至顧人代替一日代替顧値三分非無益之費而何况守墩之夫止于五名強壯者少而老幼者多甚至有以婦人充之即渾迹于男子之中而不顧者彼五人者即強壯且不足以制夥賊而今若此即有盜賊經過昏夜之際五人敢與之敵哉况又使之畜火設兵每每盜起幸皆有討其火而取其兵者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者也今上官往

來州縣卽修文具惟見其衣裝之鮮明器械之備具五人跪于道傍則曰地方之嚴謹若此而不知無益于盜防而有累于小民晉中之害莫有大于此者今誠取守墩之法通便而更張之每村之中擇其高處可瞭望者增築墩鋪卽令本村之人輪流守之置鼓置炮凡有盜賊之驚砲鼓一舉則闔村皆起捕之砲聲所及鄰鋪亦卽流砲須臾之間聲布百里百里之內同心戒嚴各處捕逐卽有大夥強賊豈能須臾遠遁哉此樓鼓之法古人嘗用之以有驚者也況村自相保又免于遠守之勞而民不歡若更生者否矣此盜防之第二議也

其三

議賞罰昔崔安潛置縣賞之法曰告捕一盜賞錢五百同侶捕之賞同平人然譚者詆之謂其大費官錢爲可暫而不可以久脫以其法而通便之未必不可行于今日也何也晉中之盜皆非遠人盜之鄰里族黨未必不知而不敢言今誠定爲賞規凡告捕一盜者賞銀五錢捕獲送官而贓証明實

者賞銀一兩同侶捕告賞同平人而悉赦其辠如此則飢荒之民且假此以代漁獵而盜者四顧無寧日矣然地方失盜則堡官地方皆當問罪近來盜未捕獲而此輩贖鍰業已登之簿籍矣何不以此罪贖充爲賞資則不惟懸賞之法爲不費之惠而堡官人等且知警而益加嚴矣此盜防之第三議也

其四

議遠捕夫姦宄竊發動輒遠遁若不遠事捕捉以正其罪則法紀不立不可以令諸民而袪其邪心但荒民流移無罪且逃而況彼犯罪之盜奈何不千里耶然飢荒之秋兵快工食僅足糊口若差其遠太公勢有不堪況裁減之後兵快無幾而遠差太多又無護守之兵兩無一可者也及查晉中往事率以水夫捕盜蓋因水夫之輩與盜相近盜賊蹤跡惟彼易得故用之捕盜者亦以夷攻夷之道也近因此輩生事反害良民乃嚴加禁革不許復用其不用者謂其恐擾近地也若使之遠太則勢孤

援寡豈能禦害于隔省之民哉况晋中此輩甚多舊日遠去者同儕自行幇貼即少苦之亦不失爲壟斷之征况不費吾民而可以遠捕盜賊獨奈何而不用之也第不可用之于近地爲耳此盜防之當議者也

其五

議給批夫遠捕盜賊勢無多人一二公差而捕捉強盜即無論其勢不能敵雖捕獲之後欲其不反噬也難矣近日風力有司每給批遠去必寫同年同鄉空書數紙令其所在官司相機挍遞俾之添差兵快並力捕捉以此成功者幸皆由之但書出于私且非有司所皆能何不下明示定章程凡盜賊遠逃必須跟捉者請于院道尊官討給憲票俾隔省有司亦皆遵守所到之處即令協力捕捉如此則不惟遠盜易獲而公差亦樂于行矣此盜防之當議者五也

其六

議正法夫治亂民者用重典此古今之定議也近

日有司多事姑息以沽慈祥之名有盜已獲而不敢加刑以待上司之鞭笞者有賍証既明而猶任盜賊辯告以致日久倖脫者有罪獄已成仍恐監故以致上官之疑者以此養虎遺患而民之玩視法犯非一日矣夫水柔火烈之諭當事者豈不聞之而姑息太甚則犯盜愈多仁之者少而戕之者衆未之思耳今請如宋之熙寧立盜賊重法凡賍証明白之後許各正官置賊于通衢大市衆人屬目之所重責五六十板使百姓曉然見其有死無

生則法紀嚴而邪心自息矣此盜防之當議者六也

中褱集卷之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464309 U8

中寰集卷之七

扶溝何出光兆文甫著

序

重刻方畧摘要序

蓋自　肅皇帝以來海內狃成平久矣以故司馬法韜鈐諸書亡論文士漫不盡心即武弁弗講也夫夏不御氈冬不臥簟雖亦時爲之乃至弛其備也可乎先君子曾爲是慮而著武經纂要余往得之庭訓然亦不肄習乃者寧夏告急至煩　睿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遊寬甫息而遼左亡命復聚倭爲警羽檄亡曉夜交馳　天子方拊髀熊虎之士諸在戎行則猶肉食而難謀于是薦紳大夫始謀分　王憂索司馬法等書讀則蕪沒殘鈌眞贋莫辯更多魯豕之訛也大中丞呂公尤念切時事至吐握採擇日不暇給乃得方畧摘要一書爲濱州趙君所輯披閱稍愉快而鈌者强半余不佞請得補綴成編而間取問諸武弁解者曾不能什一也夫兵策入九天而潛九地是誠難言矣是編簡而明覈而有據苟祖

其法必與兵有濟乃顧不少解省又安所望神運變通之機乎于是卽大中丞嘉會之意校讐而剞劂之旣成而又愴然感也夫今時去　肅皇帝未遠繄功令材官之在望寧是豕突豨勇爲徒幾何至煩薦紳大夫越俎而爲之計乎雖是寒暑相承事有必至卽豫修所爲氊與簞之具豈爲過憂是先君子之所圖于昔而大中丞之嘉意于今者也易曰繻有衣袽終日戒是編其衣袽乎余願武弁家之終日戒也其勿以既濟而忽諸

送張清濱入　覲序

今上御極之十四載當天下修覲期平陽守張公約束其僚寀以行先是　天子採言官建白霈然下　明詔敕守土諸臣毋得附離在廷獵聲譽毋剥民脂充結納毋侈旌旆儀威貽閭閻困令甲一新天隨神運中外靡不惕肅顧多灑濯其心改易其絃轍以蘄免于憲乃坦然出素守奉初以還一一與　上指券合銜肘寓内獨平陽焉盖張公之為平陽也無日不討群吏而勗之曰惟是晉土儉嗇適玆歲時之不易而　國事又數伏隱憂吾將撫此以固吾圉使民將謂實生我無浚我以生也夫然後能業其官不貽　明命辱職此之由諸郡縣長貳所為厝注平昔者常若儼　大廷聽隶衡大吏持六計上下之不假易焉即厲禁不布于令而恪居官次者固凛凛矣是平陽之政也夫驅而後率率以貌也勉副一時與服習于平日者為有間矣平陽約已率屬以洎滄之習赴磨礪之令寧有不恤閭閻竭膏脂賂權貴以延譽者乎無之矣

有陽示皎皎而陰實汲汲者乎無之矣有權勢吏議而後傷者無之矣故曰衙昕寓内獨平陽也昔者卽墨大夫以不謁左右受上賞齊威之辨也今聖明在上賢宰執在列陋視臨淄之君遠甚第治行于平陽必裒然稱天下首而　寵褒異數行有所屬矣不佞之從政也新幸得以藉休光免罪咎也敢抒一言以贈行

贈崔鎭峯理郡上績序

士頫首儒術豈苟僂希名寵已哉當在委端以親

為恍者什七以君為恍者什三名籍仕版則反是至賤然反顧無忝所生又什當五此狄公之有慨夫子舍者也輩上推心置腹在令甲一命而上各得以績干寵榮洗濯紳弁煇爍威靈凡什五之不沒所生何敢不淬礪而薄之余不佞起家章縫硁硁蒿目嶄一顯吾親始叨尺寸而二親不獲生享之崔君獨績最褒封其尊人義冠翟服鶴髮交映亦既榮矣哉先是崔君之理平陽也當晉之半其讞獄劇而臺使者行部輒以理為副蓋什九在外

而居廳事歲不數矣君獨不爲勞且擧手加額願無挂吏議貽兩親辱理牽典大獄每讞詳裁察榜笞鉗釱令摧人心君獨再四平反爲文無害至簿書堆案輒又擧手加額願不骫明刑貽兩親辱及政績大起直指數章奏君才而辭吏嫺美輒又擧手加額永終此譽無玫易絃轍貽兩親辱是君之爲理三禩無旦夕不以君爲恍而睠顧兩尊人者又不啻什五之矣則今之績最而受尺一豈易得哉昔兩漢稱吏治者首元康神爵稽其法天子督

行部自二千石以下廉能其職者增級有差故治術稱盛增光史帙士何嘗不豔慕之而率以無知遇如宣室爲觧我　國朝陀蘚漢治功令所須炳如星日姑無論其他卽銓司　陛奏所褒嘉君者曰禔身瑩潔讞獄明孚何嘗不雅當君則值此彈冠振裾之秋夫曷心之有貳乃是知崔君之所恍于君者當弗止向所加額其荷知遇以隆施二人者亦不止一理之貴也余故以下武歌君之孝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以韓奕歌君之忠曰夙夜匪

懈以事一人又以桑扈歌君之榮遇曰樂只君子
天子葵之因銓次而章君之堂

贈許大總憲移節上谷序

大中丞許公節鉞全晉於茲三易稔矣一日荷
簡命特移節上谷上谷當　國家鎖鑰自昔爲黃
酋分獵地于徼塞綿亘數千里中最稱要害其後
虜酋憬悟邊吏息肩迨此雖二十年然情爲叵測
而韜甲枕戈之士常懼其玩愒偷安也蓋無夕綏
宸慮矣邇者酋雛請嗣情形未卜　上益納群策

僂僂爲戶牖計采譽朝紳竝懸係中外望君古吉
甫流者實于公無兩于是復有上谷之　命初公
之竪臬詰戎也嘗駐節嵩嵐先後幾十載歷晉秩
長憲無移地蓋難其代也以茲上谷視嵩嵐抑又
特甚謂將以舊績新竪益弘　天子恩信而燀爍
其威靈以塞疆裒俾終久讋伏無敢易慮固今日
事持左券責償矣上谷之勳卜之嵩嵐秉鉞之任
隆于植臬公行矣不佞盍拭目以俟第以今寓內
隱憂視釐幙良耗者不啻數四于中艱于屈伸不

獲若抱首喘豕之衆蓋不知其幾也緬想六月之
師爲績幾何乃至嶷然爲周室重者或不在是令
日　廟堂至計亦長慮追此乎是役也無幾且召
公矣不佞從事晉中值歲饑殍殣載道賴公全活
之甚衆而與公緩頰求　國家石畫有在矣故于
是行也譚及之

贈大廷尉少泉李公壽七十序

國之元氣壽于人人之元神與家之元運亦關語
曰得全全昌李公之謂也公之仕在　肅皇帝庚
戌歲時逆鸞權傾中外諸憚　上恩幸結舌勿敢
發鸞益大逞日夜圖開邊釁至欲捬循屬夷爲巳
功而元氣爲之索然公是時爲御史按山海關數
目攝其姦狀將抗疏擊之會鸞覺稍戢尋欲捬朶
顏三衛奏得風力直指副行公輒請行將畢發其
不臣矢無與鸞更生者乃未行而鸞殂公因加意
圍討條六事上之悉見　嘉納選軍實迄于今爲
善邊是　國之元氣以鸞與公爲去留云旣晉秩
丞棘寺會心動念太夫人老乃具疏請告就子舍

以古文詞自娛而督其仲季學逮季領鄉書而諸嗣彬彬質有其文公鶴髮童顏矯健如少壯人而且夫婦偕老豈　宗朝鉅靈保精裕神俾天全而元神固耶抑天所隲公使食報昔社稷功者然耶且公之先自莊簡而下登巍爵膴者凡幾世矣其表之澤在君之兄弟若子接祉而起翻然象其世賢今固始開之語有之忠於國者後必昌由此無隱莊簡之緒百世之後皆公年也蓋余前所稱家運之說焉或以質諸公公曰善於是舉溢觴爲公

壽而申其辭若此

贈別駕劉彬菴和戎受　上賞序

今徼塞所爲託恃者豈不在臣工哉虜內訌則材官重和款則薦紳重謂兩當矣而戒氷徹土振長策以靜疆場者顧安所屬耶晉大夫譚五利利國而晉迄無戎禍至享有金石之樂茲勳庸豈直一俾鄣守我　國朝威稜燀鑠毳幙效順曩者互市之請一入群議枘鑿卒直如晉大夫指而息烽寢燧祗席十易稔矣邇復以黃酋嗣世巨猾叵測盟

壇之下萬一有過邀爲譁者於是廷議遴質有文武之臣董其事在太原則以劉公行公至譏防劫蚨罔不脊肅合市之期士褁甲以防橫刼譟則折之以辯詭則要之以神跳踉則懾之以兵遂使梟獍蠢驕無敢首亂而寒詛盟君子謂是役也蝟集踰勞卵壘踰危閃爍若疾霆狂飈之不及謀者公能明　國家恩信以寒旃裘而羽擻之一清此其績視竅譚五利相逕庭而金幣之賞頒自　天朝者炳炳列睨燹閒而陋樂縣不數矣然緩頰而哆

譚者逞逞以關市爲隱憂余不睹其何狀而公睹矣果若強梧無厭歲增邀索將使絜繒不可繼耶若然一靳臧則前功棄抑恐陽順陰逆藉言款塞備嘗我情形耶若一旦鳴鏑不逞而我禦以偷安之衆必無幸矣古稱無恃不來恃吾有以待其來恐非纓弁所能辨也公固熟計而確畫之胡不瀝肝膽以答　主遇若余爲內地之臣卽不嬉然處燕雀下而藉灌雛以爲安於公日三瞰矣太原守吳公爲公同寅長索予言爲贈因寄語請質焉不

識曾一當窽會否庶幾稱蕩羨也

送平陽守張公治兵潁州序

今天下大較畿輔腹心也河東股肱也徐濠根本
也主爵者每廉直方君子充使事盖難其任哉張
公素倜儻夭大節而不詭于人先是爲畿輔理雅
有異聲　天子廉之即移檄俾守河東君三載稱
良二千石以績最當遷于是有今　命夫潁徐濠
地也軍民雜處材官士隸大梁而部民什伍屬中
都逋亡驕悍占籍自偷大猾肩摩而起直揩使一

歲臨之則斂手而旋且譁抑　天子以根本重地
䏌士餉調發多不及于是益驕橫當事憂以爲盤
錯矣往使者率務詭隨毀譽亢踞以爲巧官卒跲
躓不勝任不周歲而再易使如墨突然夫宋呂公
著故嘗爲兹土歐公以爲講學資卒大有成績而
入參政事一潁也柰之何昔馴而今猾君子不易
民而化顧其何如則　主爵之獨簡公行豈非重
其任而廉是人也耶公往矣潁之兵輒然大解可
無卜以知盖攝以直方之行其易向回心懸而覩

也夫公之理畿輔也爲腹心重守河東也爲股肱重自茲治兵之命其又爲根本重殆執樞以運者然是其不詭于人而卒慱知遇則古道猶存亦主爵之良於任也若汾穆弼亮功在元首視腹心根本何如擬之股肱抑又切矣異日者由顓而入典政本則有吕公之徃轍在焉其以余言爲左券云

刻馮進士鄉試墨卷序

説者謂輓近之世治日汚而文日盛其以爲然乎否乎桑姬曳豈不誠昔制耶後之人能範乾而不能剏矣至掇拾其雲雷犧象之文飾苦窳器曾于義亡解而識者啖之矣我　國朝蘄治于文壹以宋人理程量天下士弗澤法亡得藉進豈以是區區佔畢之業即令衙官屈宋婢奴騷經陋漢史唐什而遠過之乎則亦以六籍闡發性靈明理道士苟鈎玄振藻力追雅馴斌斌登洙泗之堂而入其室以是緣飾吏治筐篚也乃者士競燕靡舍鄒魯而談子史諸家其浸淫二氏會吾儒爭以爲異端而轉相印證其上者猶淹貫慱綜如範㽵㚘下者勦

厥涔蹄含茹戢𩰿沉沉棼直取吾道之敝帚而堅守之嚐班楊左馬寧獨此片語隻字之為奇哉文盖末末不振矣于是　上嘉鄉禮臣之請霈然下明詔廣厲學官之路取士一本之醇正不者不得入選曹士矍然顧化始自乙酉則乙酉所蒐士大都銷融滌洗悉士之尤而公遂巋然舉於燕燕王都也自公舉而四方之士𣵀騰響應思見都人士制義為楷模者非一日矣今公之文具在取經于理弗騁於辭未嘗不左馬而罔溺其句讀儻所謂流自中扃澤于理能適于用者非邪七異其南宮大對猶掇之矣其視效顰學步葉葉而鏤之以盜𧙕大巧者大有徑庭公妙齡製錦治績蔚茂在唐屏漢傳間余不佞職于民藏二天而莫之繪獨論次其文若此且以告諸鄉邃都人士者其知所指歸乎勿徒取雲雷饑象而雕鏤求以動矇瞽之色也

晉寧得士錄序

乙酉秋比士　天子下功令專簾以內為政蘄公

也先是栽文體壹士習屢厘　明詔余獨調沃士而鳌之矣謂玆士醇而公甦之力還諸古余獨僂僂有餘懼焉夫數墨而倪之高明者必浸淫外氏以求衒淺衷曲士又浮慕而剽剿之蹊徑旣離踳駁牴牾閃爍之際莫辨璞朴貌而擬之復貌而收之直爲跖樂豎嚆矢耳余不使得從事賈羸之後旣受事與主衡者約束不啻三五盖將以得士真贋別淑慝而士且衒鬻汗漫跅弛踶跂煒煞雜呈儻市牝而牡賈黃而驪猶不失爲神識若相駿而

驀得也其將何說之辭旣而藉有天幸額分而額取之得士五人五人所爲言大都根極性命出入六籍要不詭於純白之理一切鑿恍斧藻外倖中叛者罷勿與並進視五人者言言沃士也二三兄弟咸以爲可然後傴僂前陳以冀主者之一當仰睇眉宇間沾沾色喜則淵臨氷兢之衷始釋夫瑩鏡在懸姸媸莫遁凢我分閱共爭脫穎如二三兄弟一一仰副盡得馳騁鈞繩之士以光盛舉信可力還諸古余不敢知也且不敢踰馬以非馬故取

所爲甄收者梓之并録其平日之言質諸大方附以沃士三人正余調蘓於平昔者皆雅馴也惟高明辯之

送賈朴軒序

今寓内章縫豈不群然景洙泗哉且無問傳心印契宗旨若顏曾氏者後思傾心事之第彷彿如有若起千百載之上抑且願爲執鞭尤忻慕焉甚者瞻尼飲沂陟鄒嶧之墟而來亦必改容而屬目矣語曰見堯于墻見堯于羹羹墻果堯哉思深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吾邑庠博士賈先生者始以大康司訓遷扶諭蓋是時紳弁士相走告曰孔子里人也晉而瞻其範頎而思廣顙豐下行則翼翼止則顒顒步趨謦欬之間孔子也已乃定科指植章程三五其約束前諸士而與之言靡匪解釋積結洮汰累惑依稀乎吟杏壇對農山問答舞雩間已因憶魯之多賢不知其靈鍾何似先正之振起也又何似數自顏閔冉宓而後若申公若胡母生類以一經析輿衷然爲學子宗師迄今尚纍纍也于先生一又見矣先

生孕靈壤席秘傳目遇神遊無非孔氏吾扶懸在千里之外生後先者二千年餘一旦悉得之聽睹承受間何其幸歟夫羨墻見堯得堯猶詎茲士子無所陶鑄以不詭于先王之道者直羨墻哉于扶士殆厚幸矣待衛者謂先生可以師藩王以藩王之宗孔氏也第不知扶之士將從先生于鄒魯青齊間卒業耶抑將見先生于羨墻耶試以此奪諸藩王而因以識別云

奉祝元輔鳳翁張老師壽序

聖天子朋三壽以襄上理禪萬年之曆與四熚莫終始者迺元輔以宁寧實在虞都無問崇痺咸絫息不解所意指而達識者則獨以爲詻謂躡高軼遐此寔階之夫朝宁極六幕介相極九列殆鼓桴之不爽也故介相賢則九列以熈朝宁端則大幕以穌而性詰譚察相者至德要道其將何居是故姬公之相成后也滲漉鴻涌布濩大穌而總之曰達孝謂夫此一者寔基之也乃其居東也几几自如而寓內士咸心儀於公以想望其郅隆之治已

乃還定登閎舉成后而三五之君持左契右然我
皇上席 列聖之丕基任用老成思以遠邁成周
之治而脫或使不二之老猶然襲故常以傷子道
非意指矣則夫元輔之在虞都也其旨深哉夫
皇上瑩精太平自冲齡以來日夕所造膝披心者
惟元輔一旦以寧至遠黼扆非元輔之敢請也
謂夫以姬公望之而全其至德要道以基鄧隆於
萬年之曆耳蓋孝德之興也德功之媒也元輔以
姬公之孝之德而望隆居東則所以沐浴玄德以

徐覩其清夷之治者此其左券矣宸衷所嚮良可
識哉夫功在帝紘則壽在玄理元輔以不世之勲
夆寓內而太龢之則國脉壽撻樞秉鈞以毘倚於
穆清則穆清壽上之壽君大之壽國則元輔之遐
齡可無卜知矣且山川之盤紆也鬱而為之人其
終也多耆耇是故巫咸之仙踪此寔產焉徵地靈
矣今虞都襟星海擁中條自風后羲龢而下所其
以名相稱者指不數屈而始有其冠矣則夫玄理
之所以壽之者豈直與巫咸埒哉兹其序綖賓也

適嶽降辰然元輔在宇寧感其衷必有不爲樂者
予故于是祝也不敢以賀而惟述我 皇上眷德
之衷必玄理之所以壽元輔者以慰其心焉

贈臺長劉心田考績序

今天下譚吏治者豈不犁然稱綜核哉問誰柄是
則御史力也夫御史方以威命靈爽持綜核之柄
以計群吏而顧身自待考俾以所事府辜功者何
則上理之機而郅隆之樞也夫千鈞之弩發于寸
機萬斛之舟運於尺檣所操者約而所制者衆也
周天子以六計弊群吏率三載一巡侯國身考千
八百國之吏而不以爲勞卒之豐鄗棒畫而吏間
漏網坐祿之未約也今 聖明高拱清穆不以巡
行擾封疆之饋而代之綜核者獨一御史御史考
一方之吏一以植民爲辜功而殿最以之天子考
御史之績則以治吏爲辜功而殿最以之是天子
所考者甚約而所綜核者甚夥也豈不稱上理哉
心田劉公以進士筮仕長洲考績最旄以治行簡
在入爲殿中執法臣寓内之吏聞風而起者幾千

人矣邇者災沴頻仍東南告困中都爲　帝王根
本而吏治窳惰民用以殘　天子愍焉南顧簡御
史習植民能督治者代　巡幸于是乎有淮揚之
命載書南下諸不遑吏望風輒解綬去至則宣布
德意明約束剝民者罪且不貸以故諸封疆之吏
廪廪受事無敢干憲有績者三禩者不吝旌弓吏
治益蒸蒸進矣此報命　天子嘉迺丕績曰惟是
東南民困於吏一巡行而吏以之勅者惟爾力吏
勅而民以之植者亦惟爾力　寵褒異數且旦夕

下也而　公適以三禩奏績乃報最君子曰君處其
要臣職其詳基隆之上摹也黄虞之主不下堂陛
而治成垂衣者皆藉于此于今其再見矣夫中都
群吏比肩踵接者何至夥也直指使者一行部而
一禀於度若此則夫嘉惠孑遺起溝壑而衽席之
者奚啻什百千萬不數哉公一績最而　天子南
顧之憂什釋其九所考者約而所及者衆譬之機
正而弩中檝運而舟行令　聖明無爲成治即成
周且大過之不黄虞哉公持此前矣嗣是督吏植

民惟　天子所命而奏最如今日則其所表豎豈
直東南一隅已耶績旣奏諸臺長謀所以賀公者
屬余以言余不文敢僭述其實以張厥功而且以
對揚于萬一云

送別駕馬公之平陽序

長人者藉以勝劇乎輿情者疇不繇才與操哉若
資君望則又所部下視之以服厥上者不啻桴鼓
然不爽也持此以策倅人尚難平陽而以余度諸
馬公殆易易云公家世潁川爲端肅太保公裔自
大參公起家進士公與少參公日夕共庭訓稱二
難也則大參公獨才公謂不兄讓甫弱冠果次第
魁中土居亡何少參公對公車擢惠文柱史秩敭
歷中外者二十年而公顧嘐嘐不軌於時竟數上
春官不第會新鄭柄國公內家兄第也人謂公將
毘之官而公介然不屑就且語人曰丈夫抱修能
不能克慱一第不官矧憗也才後將昌安能甘蓬
蘇松蔦乎今年春嗣君果成進士公曰吾志酧矣
及今不效尺寸爲國家力其胡以謝義兄下乎乃

謁銓衡者又才公且循望以注也遂授公平陽倅夫平陽爲唐虞舊都以名勝甲寰寓郡邑三十有六諸屬吏民且億萬計計所徵輸供縣官用者又總總不數也一旦手寸符爲督計臣厥惟艱哉卽無論才不易辦操不易勝也貺以下資薄望者處焉則三十六屬億萬之衆其何以俾人人服哉乃馬公則固貺我中土者也而又爲名閥世冑焉卽今未履平陽而西人士得無曰夫非昔端肅公裔乎非父禁溪而兄潁谷者乎弟以其貺中土者倅吾郡賦不足理矣語曰乘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聽者遠登高而招臂不加長而觀者衆未履境而資望藉藉滿平陽矣矧公之才固難爲兄者也潁公以才望聲字內矧若公而理繁肩巨何難哉況守其不倚時宰者以嘗勢利吾知其莫或搖也已公且行矣異日者山以西稱名倅有異績者必公也公之嗣嵩嶽君與不佞盖同年進者抑又同鄉井同鄉兄弟因嵩嶽得祖公于都門之外屬不佞言以華公行爲不佞與公盖知之稔者也亦三世世

講云

都門送狄明府之扶溝序

良庖之解牛也大軱則斧肯綮則斤盖難之也至於批郤導窾惟游乃空虛而謋然巳解何易哉吾扶本易地而持衡者目之以爲難是以鈌令將再稔而不輕以授必待夫英邁絕倫如公者始畀之扶是以新硎之斧斤而試之割也扶不足治矣夫扶其域中土沃壤平衍民多質樸無深谿巨津以爲之要害無俠豪奸宄以爲之阻撓當期而輸無敢逋負頫首而聽無敢嚚訟士吏喁喁嚮風無敢竊慆滛茲土者第恢恢游刃焉耳安用斧斤哉然牛刀割雞卽不足以盡力而於雞必有餘裕未聞其敗所割也公以百煉之才蚤歲發硎輙魁京闈比壯從文學博士薄試三輔輙著声稱盖迎刃而利者也舉此以加諸扶奚啻割雞哉第扶之民頻年水旱無以襄鄰嫁禍城社無主嗷嗷嘵嘵莫計所生是孱弱之餘黎恐不足以任刀鉅耳若秣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巳解矣詩曰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公固其人也迺觀其生吾民
者當不知其何似而區區告哀哉亦所謂私桑梓
而屬其守者耳公行矣余方試政于弼教之堂不
旬餘亦握寸符倘假道敝邑當取新政施于枎者
為矩矱摩厲以須吾办且試矣余於公為門下士
一無所嫌故于是行也得盡言如右

壽李封翁六十有二序

今上之十年壬午河南大比士不佞光與武安李
君同領鄉書則吾師祥符令李公所甄收也不佞
光與李生遊吾師門目攝其善政而耳仁聲胃然
嘆曰吾師之澤永矣而未得其自也明年得試南
宮不佞光復與李君同收入公車因得留都中迺晉
謁吾師之門面太翁焉年踰杖鄉而體履端蹻健
齒具髮黔望之若蓬壺中人嗣君三長給事春官
曹次吾師次以儒術名京太翁貴矣而謙冲朴雅
迥出塵表望之若葛天無懷人焉及詢其初則又
幕需濫而不肯以折腰縻于官者也夫太上壽德
次壽名次壽身人鮮備是也今太翁身踰杖鄉壽

矣名冠篤生而且以三嗣公垂不朽也壽矣夷考其德則又不有其官不有其貴而且不自有其年冲然自若何壽也夫不有其官故能屈於身而伸於子不有其貴故三嗣君次第顯揚日駸駸盛若夫不有其年則精日以固神日以完年日以富由耄耋而期頤可無卜知矣且今　褎綸炳赫章綬從吾師官且吾師名冠唐扉一時籍甚無幾內召漸列清華則太翁之德益顯于寓內名益垂于竹帛而康豫飲和壽益躋於無窮矣不佞光緣吾師在梁不得鞠腃奉觴以壽太翁廼與李君日趨堂下代吾師觴居無何不佞光筮仕且去廼述其見於翁者爲太翁壽且質諸吾師焉

送費望海之衛　崇藩序

薦紳介胄其道無兩輓近世人守其業而鮮通方於是乎章縫恥言鞭弭材官不識一丁而儒將始不見於天下矣當是時脫有人焉口孔孟而身孫吳憐才者不啻以隋和寶之而乃置于無何有之鄉其將奈何余故於費君之行益重有感也費之

先寔海門人起家簪纓自　二祖廓清海寓克咸厥功越南之役斬首者三蹟所弘伐通侯列采茀酬也于時崇藩以親王就國敦琢從行賁因輿焉衛於崇且三世矣而震業中葉幾湮世爵今中翰海門先生起家章縫成進士閥用以張而世爵猶未承也時望海方在髫齡日趍庭授舉子業見者以公輔期之業既成而海門以祖爵久虛恐負
國典乃促之如京謁兵銓兵銓以世爵代爲之請乃進望海而官之釋蹝離蹻纓胡偏髮巍然一

介胄臣也夫望海以世儒之子一旦舍研槧而服兜鍪徒由此而樹功旂常猶持左契右而儒將且再見矣乃今出衛崇藩俛首羈足於交戟之行爲望海者將何以自見而得不負其父書哉其道無繇也愚故于是行也盖深有所感矣昔士元以鳳雛之資尚未知其蕪濟之何如也乃處之百里忠武且深惜之況乎世嫺文事者一旦席故物而驅之戎其全才當不知其何似而處之藩王之衛又奚啻百里之無足以待賢哉是宜有以動憐才之

嘆也雖然幽蘭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不以小官而隱賢顧其志何如耳吾嘗聞崇王于海門矣禮賢而下士有古東平河間之風此猶足用而善望海往矣倘出所以敎於家庭者以佐之王俾之以文事相尚而不囿于聲色狗馬之玩則藩封用光而宗子維城之功且裨益于　天朝者不渺小也孰謂文武事備亦嘗有用之不效時哉望海且戒行柱下史少嵩連公計大夫勛所張公及余同年諸友皆父執乃共惜其才而又勉之以義望海其勗之哉勿曰牛鼎烹雞云也余日望之矣

蘭臺法鑒錄序

余自承乏臺使者懼不任則日斤斤奉臺制從事焉已又仰見我　祖宗建官之善未嘗不犬牙制也今夫人臣稱貴者非宰執耶屈五指而計凡幾遍而後及郡邑之長吏然宰執即貴倨侍肘腋近矣第于民甚遠諸郡邑吏之望　闕下若隔九閽焉抑何遠甚然而于民近也夫近則不難主斷以割威而遠則不憚闕畧以牽位于中埱可憑社可

據貪墨可騁叢之神可愽而借士君子所在仰屋
焉毋得提三尺誰何之而縣官第擕其柄予之南
床之執法而御史重財急則走御史糾察諸近者
遠者貪墨而姧冐者憑城若社者恃而予叢慱謀
且奪之者憲令亡所不得問而縣官之體益重何
也彼有識者用之執憲而無私者藉以閑邪蓋人
與法交恃焉而有如一二不類自戕其所爲枉後
惠文者而肩越之此夫珠彈雀而鷹化鳩非其質
也觀望而託之長厚順呼而託之彈擊銄撫微細

又齮齕儕輩之勝己者而躐代之而託之風望峻
整卒之霜威稀憲聲收而縣官輙撫髀曰是固不
得廌有識者用之爾豈憂三尺哉故重其法因重
其人也者　九重之徵馭也廼其人重因而其法
重也者六察之考規也余故遡自　國初迄今之
任蘭臺者籍其名若事録之以乗鑒焉是録也豈
曰無裨于世道哉第世代攸邈而登臺者蔚起欲
以一人一時而集斯録其道甚難第一與茲選則
邑志家乗必能載之故老及大夫學士亦皆知之

于是檄各按臺使蒐獵所部則世久者可趣之使新地遠者可縮之使近人衆者可聚之使齊而録之成可幾矣夫山難移也而愚公易之海難填也而精衛狥之何則心神之所赴也故曰賁育之不行不如懦夫之必至而况徃牒可稽裔業可考其難集也視摧山涸海為何如嗚呼大厦之成非一木之力也豫章楩檟盖俟諸同志矣謹叙之末簡以告

北嶽廟集序

嶽有五恒其一也其神盖受命于天以筦其利物之權者古天子崇祀以三公之禮望而不廟以神之鴻鉅非廟所函受也乃後世或建之廟而土木其象以置之位於禮不經或隆之數而帝王之稱以示之褒於典不法我　高皇帝挺資神聖茂見超邈隨嶽名而稱之曰神以神當有天所錫號非人主宜定名也而不毀廟者盖俾人有定趨云北嶽在渾源州而廟建曲陽世傳虞帝祀而石飛於此故建廟吾驚怖其言狂而不信焉夫嶽之神尊

而其功大其興雲霧霈霖雨仁洽民物而血食斯土亡愿焉否則若亡神而何祀之爲若曰上帝封江湖之水而白衣叟之暇而游寺也神獨不念百萬生靈而伏天闕以爭之乎衛公之滴驟阿香之椎車蜥蜴之吐雹若亡預嶽事者吾斯之未能信瀕歲飑沴流離殍殣仁人痛心豈其聰明正直而亡惻念必不然矣意者果遘厄數卽神亦亡能輓與然則領山僧之請而吸墨以作雨匪異人任也不則爲欒尚書乎人且能之而謂神亡能邪或者爲神綏頫曰嶽猶諸藩也霖猶上所發帑也藩卽爲民請詔弗卽予則有束身頫聽耳乃毁鍵而出之帑是抗詔大不敬不得以汲都尉爲解也卽弗得請而民可尢諸藩邪曰然則決鍵發帑而可起溝中之斷何弗爲矣人將汲尉我我奚憚焉矧天之仁奚請弗得也　列聖代興宸章垂曜月月並遂牲牷侑碩冠盖相望式崇明祀神罔時恫焉御史大夫中執法銜　命巡行未嘗匱神之祀諸藩臬若郡若州邑亦積有祀告及厥衆詠言舊有嶽

編體義備兼以曠時多所未采余以巳丑歲奉
命有比巡之役瞻祀嶽祠自爲文以告語在集中
既而歎曰文章之道淵哉夫御史古職書則蒐采
之業固余任也乃檄廣武魏倅學禮序次厥文爰
立義斷而余適將報竣巡於上簿牘書記公私交
迫乃於紛劇中援筆裁撰付之鏤工夫叙致必有
指故著集例稽事必觀象故著諸圖樹言必尊上
故首聖謨崇嶽必先祀故著祀章考典必徵訓故
著嶽文志古必陳藻故著嶽辭展緒必寄諷故著
嶽詩觀止矣嶽集可槩而睹矣詩曰懷柔百神及
河喬嶽余因嶽而知天子之威靈不俟警蹕清塵
而萬方響應使者爰諏而報闕下或可藉以免戾
臣誠不勝大願

刻邢宗實政序

不肖嘗髫齔間從家大人宦遊蓋嘗歷宗與邢云
後二十七年奉　命來按茲土風物依稀然舊也
愴然悲焉巳乃懮懮然懼夫悲生于思思其居處
笑語猶細也乃昔大侵歲民幾展轉焉僅存皆先

大人之所留今奔趨延望待命於左右一稓顧之則五內如割矧茲郊圻菑殄百姓嗷嗷視往昔不啻倍蓰有司者方事彌文以相雄長至煩　明旨三五申飭之猶未易其貫也謏簡不肖以董正之司若曰維是歲時之不易有不能奔問瘝苦厝元元而袵席之維爾責茲畿南為股肱郡埏埴遂邇胥璟視而肖化之有不能移易絃轍維新其吏治為　天下先者維爾責夫以不肖薄劣荷　明命穀重當疑畏交集之林思以斬一當也是何異蚉負山商蚷馳河也鮮克濟矣故懼辱　命焉不忠罔嗣厥紹也不孝有一于此無以戴　皇天而履后土故深懼所幸先世之遺矩在盖先大人所手錄以示後者不腆兄弟誦習而商榷之凡二十餘年就其中無一事炫奇以博名高而懇懇實惠固隨所施輒效輙係民深思至于久而不忘者敢藉此以圖報稱可乎于是乎下所司傳播之部中不肖誠不敢外此以過求賢有司倘不忽近易而斂華以就之毋亦可以挽時趨君上指耶若茲則不

肖之悲且懼者庶幾共休嘉爲生民利賴獨宗與邢也乎哉

邢臺縣志序

夫志紀沿革載法制敘政教昭勸懲彰往詔來其重與國史埒能令省方問俗者不逾蔀屋而利源弊竇民隱時籍與一切風土人物犁若指掌則所關豈細故哉第覩近守令祇騖精於簿書期會間即監司者卒相寵以文其於遴蒐先俪頫采謠俗罔不敝帚㢈之儼然絹綬者謂何徒以增觀風者太息爾邢臺爲順德首邑北拱神京其地固甚重也先大人嘗涖茲土余自髫齡習居之而知邑事最稔顧邑乘久缺將治體民風奠從與稽採風者何藉焉余奉　簡書直指圻南一切皆竊稍稍釐次而葺及抵襄原因睠然斯典爰付朱令輯之令遂斤斤開局遴髦圖牒近訂時事別門分類編爲若干卷大都舛者正譌者剟疑似者辨事不必侈惟其覈語不必飭惟其確焯焯乎文獻之徵而邑之大觀乎是可傳矣雖然存邑者志而重志者人

漢治刑名繩下而次翁先德教宋人爓膺於新法而明道寬厚濟之千古而下豔說不朽起弊維風豈不以人哉先大人之涖斯土也值歲侵民困衆方蒿目而語鄰先大人剏調區畫雅有章程迄今泐金石而崇俎豆者無之而非是其詳見實政遺愛二録今且葺入志中余豈敢遽謂先人簿政與邑志共傳而中不無一二便民者後事者採擇行之將後之志今猶今之志昔也典刑不遠殺禮猶存端於牧民者有厚望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平縣志序

嘗攷周禮內外史掌四方之志以達於朝蓋以志之關於山川食貨制度沿革民生國計者鉅且要哉我明輿混一疆寓郡邑隍池星綮棊布犁然畫一之治盈溢天區矣卽逖胥遐陬之邑亦罔不繪圖屬誌以紀職方誠足以裨觀風者之覽鏡云廣平雖蕞爾褊邑然距楯陛堇耳倫軌書文如在輦轂志獨久缺莫克舉脩生令邑之重務遐蹟汶汶弗彰觀風者將奚擘焉深媿古柱下史矣古人

罪廢明聖盛德不載臧功臣世家賢士大夫之業
不述豈茲邑也命無可以書可以表可以傳紀世
家者耶而胡令若邑者猶佚斯典耶念余銜　命
按三輔輟歷卽遍一切廢滯稍就興而獨嘅然於
斯也迺移檄陳令用肇纘典陳故以文章飭吏治
者既受檄遂延搢者碩傳綜掌故授之載筆之局
相與持衡其事藻潤其詞挈綱悉目釐爲五卷三
浹月而蕆告竣余卒業大都其文直其事核辯而
不華詳而有體可以言志矣陳其良史才乎昔韓

宣子適魯見春秋歎曰周禮盡在魯矣陳也舉鴻
典於久墜之餘卽不謂奇文蔚起數千年來之事
若存若亡今一按籍而臚列矣邑不藉而不朽哉
顧夫剞劂者意豈謂虛詡形勝廣蒐邈軼空飭藝
文跌宕簡冊乎哉志土地以示則順之宜志人民
以示固本之思志政事以示良墨之儆志文獻以
示桑梓之佣纖之而附載亦以示防患之戒庶幾
哉衮鉞當年而著蔡來世矣余故亟命之剞劂顧
後之君子繹茲毋忽直揞使者將藉以副皇華矣

義屏張君贈言録序

張君遊北雍甫五閱月都中薦紳先生暨北雍士納交者殆不虛日贈之言滿篋笥焉張君構華帙而録之録既成持以觀何子何子曰吁觀張君可以觀世道矣夫張君華之世家也少負氣以敦義自許比長愈倜儻重義氣凌凌若不詭於俗者然而交遊者遍豫南焉人謂其樂施致然乃今卒業成均也日抗顔與諸君子遊足無趦趄口無囁嚅而薦紳士爭交納焉此豈以崇賄致哉盛明之世方敦義張君守之以故衆咸以附耳都諫王公義張君而號之曰義屏彰其義而樹之屏九以障頹風風百姓耳王公為世道計也亦厚矣哉脫張君不顧於義而徒以厚利干顯人則今之以利遊成均者不少也何見禮于諸君子者獨張君耶脫世方崇貨賄好諛諂而張君以抗顔處其間其能見禮于諸薦紳亦難矣矧令其納交贈言者遍都中哉余故曰觀張君可以觀世道張君名一儁初號桂芽從先號也王公甫更之以今號而人翕然以

義屛稱矣義屛之義王公自有說茲不復贅

崇雅鄉約序

儉美德也亦雅道也顧以儉爲言動爲慳吝者之所託而少年喜事者又從而笑之故屢舉而屢罷匪倡導之不力也然不儉則不雅儉而類於慳吝亦不雅余方欲酌雅道以自淑而吾鄉龍江洗公愼軒辛公新吾呂公咸有成言布科條以行于世雖其言人人殊總之皆崇雅黜浮去奢從儉起敝維風之義均也余不佞何敢外私淑哉第吾扶僻而近于汴汧風移人少年豪舉者爭肯化爲不大輓之借奢不能止又恐僻陋之民借儉爲口實而以薄爲道也奈何乃因三君子之意竊取其言于吾扶相宜者申明而遵行之間嘗附鄙見以補其闕若曰此三君子之約也願與父老而共遵焉余小子何敢以率人約旣成請于邑大夫劉公雅見許可且欲懸之畫一而提三尺以督于後焉吾扶其厚幸矣倘二三父老不以小子之辱而廢三君子之良規亦邑大夫之所嘉與也尚其共勗之哉

刻何氏族譜後序

族譜之刻成先志也先志伊何敦世睦也何以訓敦明一本也吾初祖之至自淮也一人耳才數傳而及數百人又散處于遠近者幾不相聞其間榮瘁窮通又不知相懸之幾何夫榮通易比窮瘁易睽人情也以易比易睽之情而重之以幾不相聞之勢求其視數百人如一人戚戚全睦道者能幾見哉先君子深用此憂歸政之後即創此譜牒將梓未果又欲立何氏義倉建宗塾竟賚志而中道沒也嗚呼寧非吾後人事邪吾後人責邪吾兄每相計迨此輒流涕思奮顧多阻于用乏戊寅約族衆爲追遠社積祭享餘貲稍益之成此譜刻而義倉宗塾次第皆舉譜成光宜敘諸末簡故述先君子德意及今日敬承未就之謙因而申告族衆曰若知父母之愛子乎榮通則欣窮瘁則戚居相違則興思以此而上遡初祖之心視吾輩固一一然也能心是心則不見其可睽亦不見幾不相聞之爲遠矣此先君子譜族意也庶幾其勗之哉

刻申諭錄序

語云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則議論之不足貴明矣若吏治轇轕嫳端萌起卽三令五申猶愳葺棼苴鋝之未周乃欲希玄嘿之理而黜論議也其將誰欺第一有司耳幸之者大中丞直指監司若郡國守紛然教令督責日四面至則有應接之不暇者且而賢有司無論也才稍謝振刷抑必弁髦而故楮之已又仕之家守官如傳舍前方怠彊弩之末後又委涉水之無跡也譬姑無論大中丞直指監大夫之檄言言畫卽余以郡守待罪抑且竭心思而後有説者脫或厭視聽之煩而有如前嫳其何取赫蹏之沓然爲子是不厭諄復梓疇昔之諭而重申之匪直便披閱已也蓋慮紛然者之鏤塵玩愒者之敝帚而後來者之莫所考也倘二三君子嘉乃勤渠而俾諸實事卽弗敢謂明効大驗亦將藉以靖職業已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余之芻蕘説也盖以先民望諸二三君子而冀無忽忘焉爾甚勿謂是又飾聽睹以訌我者也余不佞

受賜多矣

鏡趙録序

覆轍弗鏡覆在後車又恐後車之不鏡後車也敢告僕夫矣先是有解鑰過栢鄉者怒其吏而假被盜以誣之當蹠莫敢白至寘長吏下重譴不少貸抑亦可以鏡矣乃戊子歳趙人悍然復遭之渠且席故智以干　天怒自憲大夫而下蓋岌岌也明年不佞叨役兹土乃抗疏力爲之白幸　上恩宥下本兵議本兵王公是其疏且晝便宜以　請報可時栢鄉事亦報罷　聖明之世信然哉夫趙人不鏡栢鄉之轍以有是役乃王公戒覆轍以示之鏡也是勿可弗傳然則憲大夫是刻也誠願後車者之鏡後車哉時萬暦己丑冬日也

賀劉明府者肇嘉命序

迺余觧歴𠫊職扶十易宰矣所其斤斤藉藉以孔字徵蹏屏者前則高密王公暨今侯云王之視侯也咸東士才吐厥緼以憯民劌無弗當者王閔察理棼不再都記應叩如響今侯且呼名道緒矣王

剔姦擿伏飈發霆迅猾以大逡令侯且甠職業竄伏矣王夕撫且循饑渴羸㾭不啻由已令侯且緣閭郊括廪紅以贍貧鹹矣即無論舉統類相符總之踏猾植良盖後先轍也顧王之令扶歷三禩始得内召跡其所見勞書僅三五下後語獲上者無出王右令侯不再稔而勞書前後至者數矣今年春計部以書勞無幾總漕宫保公勞又無幾都御史御史循李報例且合檄勞語曰君子芳蘭靡人不欣顧所遇何如耳侯之遇殆良於王哉夫王值時宰崇貨秋倒植廢最即不大聲華猶且受徵書得侍楯陛實所孚也今　天子申飭功令設崇階進循吏以需禎民而侯之聲若此則龍褒異數以陟不次可屈指計日也夫東地以才藪甲寓内即無問古先聖哲握鈞盱衡以數數計扶以僻邑居數禩稱異能宰者東人士且兩見焉則寓内之厚望東土者有已時哉侯今且前矣東人士以理道著者又不一王公也

賀劉明府叠荷省臺嘉命序　代作

公理氏甫再稔勞書凡數道至云辛巳春計部再以書勞 無幾都虞水尚書省勞又無幾都御史御史甄所部吏以待薦揚先合檄勞余將率扶士往謁而張之因前諸士曰睹若公若其勉之無自後清衷夫負修能者薄貫譽筮徹秩者難遇合在昔憤之矣今 天子堂精皇馭敕明典亟以問吏治之最殿自都邑長貳下數道督賦朝善狀而暮王庭脫有悃愊近裏之士俛修奥窔焉罔弗張矣夫劉公者非所謂能修而薄譽者乎筮仕僻土無送迎趍謁以足頼出跡其政卽古淵懿不啻過也然而化乎於橐梏而應速於鼓桴彼兩臺職察群吏宜在所聞若遐而計部又遐而虞水其相懸不知其幾何而褒辭考事如出一口玆不謂精殿最哉而公固良于遇矣然清衷之世不數士不以此時自淬礪而徒取古豪俊之厄塞者以自况解殆未目之公乎有進者曰省臺之督治也能朝暮薦人於 天子以備召使有令如公會不次具矣而讀此勞書尤公奚當曰君子之服官也慮不立不慮

不揚　亢不合不慮不陂公今立且合矣卽無論白
諸當宁　者近在昕昃而名徹帝屏且不次擢矣扶
之士將拭目以睹厥盛哉已而是余言者睫宇盡
沾沾也余固録所譚以進諸公而庸以請質焉如
右

中褰集卷之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3062310 v.9

中寰集卷之八

扶溝何出光兆文甫著

序

褒享錄序

褒享錄錄先承德　褒崇之　命祀于鄉祀于宦所之文也申包胥曰人衆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蓋于先承德之事有遐思哉先承德少昂藏脩古雅不揣和鄉人以為司直領庚子鄉薦授廣宗令調邢　乃為令兩邑狀不肖少不及知然而列薦

牘五侈金幣獎二十有六謂當顯遷會時宰啓旁門招賄以不賄稍遷判河間督上谷餉既受事周歲妻非者撫邢事中傷之竟免歸固人勝哉當是時去國之臣權輕飛羽安所要于邢之民而邢祀之太公宗轉愈益遠而宗祀之是遺愛在兩邑不泯說者謂當食報子孫之世居無何余兄舉于鄉不肖謬叅譽青衿先承德業謂之有天林下殆十年即世里之人爲罷杵相與語曰是雅志古脩而弗大售也又往者流冦之變救孤城壘卵捍大患者祀之請如禮督學使者既報可自是而尸祝社稷之者三所且百世焉迨萬曆丙戌歲不肖以曲沃令考績推　恩所自生先承德以閑住第復其官例不進階　贈先妣以安人又三年余兄考長子令滿請　補　勑命　上嘉乃先承德教子之功曰是不可恒調拘者需然下　明命　贈承德郎職如故嗚呼功在民社者祀名宦表鄉閭者祀于鄉世固有之而兩得之則異父以子貴贈如其爵不少失乃以兩子加　恩遂著爲令甲者自令始

是録也寧知其不可已乎往不肖之挼繼南也所部實宗䢵地至則展先承德之祠而讀殘碑莓苔間泫然流下邑父老匐匍余前感以如見先人胥失聲天若氏化者一谿氣焉而考曩所爲萋菲者盡澌滅矣其天定也不腆兄弟方骿力　報稱而諸兒握鉛槧修先世之業又芸芸嗣起豈天之報善人者尚未艾耶若以先德賈榮而忘在昔之遭必非類矣故日相勸勉而刻是録以置左右庶幾念厥紹哉

曲阜縣志序

志古史流也晉取乘魯取紀事後世多宗焉曲阜之有志其近祖魯史輯之者則自田賦倉社權輿也初余按山東時嘗比歲饑民旣苦饔飧不繼而郡邑之倉廩若縣罄然于是待哺之民嗷嗷不能計旦夕而死僅枕籍也夫　祖宗法郡邑有社倉鄉遂有義倉無非爲民備緩急之用而成平旣久宜粟紅貫朽之何似乃至不能支一歲一隅之饑耶必有其任責者矣會稍穰余加意積儲裦猶空

文視之曲阜令孔君獨雅意奉行而籍其廩且陳陳相因余行縣至嘉乃丕績方欲志其詳爲宅邑楷而曲阜故無志因令纂輯而田賦之與設置獨詳故曰斯是之爲擢與也夫治邑如家豈非有司事乎乃一釋踬蹻才智者善彌縫上官蠧旦暮得代而實政罔修闒茸者又碌碌取充位甫一命而計家温視其所領部秦越也孔君以先聖苗裔爲衆推擧長其邑數年于兹矣以故曲阜之民家人父子在焉而爲時久遠又多所表竪是宜其政爾

爾夫久任之法近在令甲炳若星日矣訛者動詆謂法壅滯不便爲行以孔君視之殆不久不可孔君固雖是重念其桑梓里人而宅邑誰非父母乎第籍令以孔君之心爲心山以東自此無水旱之虞矣余之去山東久其所爲令長非余所知雖是觀孔君之志而想其權輿恫然有昔心也亦嘉與孔君德意而還以爲牧民者望也若農桑戸口名績物產之詳請付之觀風者稽焉孔君名某時以同知銜知邑事爲先聖五十七代孫云

榆次李令公列祀名宦序

今仕者率以炫名實延譽上官爲榿徑𥳑必工矯飾所在多赫赫名而洪焉亡思者比比也嘻君子即不枉道干民然可考治此南國之棠爲世聲施而且風勵亡窮已余同年友李繼平者秦之延安人當治榆次適余爲曲沃而聲問之相及大都悶悶填填如遊玄古也當事啧其亡少赫赫狀然而列諸薦牘必榆次後其在鴈行則稍白眼眎之已獨其民剽悍者格盜賊易志野亡不闘庭亡留牘如標枝又如野鹿上下之相忘余既洒然異之亡幾同入侍西臺諸鴈行猶目公以爲浮厭任而余獨稔知之既出按兩淮鹺政未報而卒于官嗟遂令李公汶汶終邪不謂有天今年余奉　命來守太原而榆次實所領部道出其宇見其民謳歌泣思公至今時未替其大夫士又能譚說公治狀竟夕數余前而繼以泣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列焉余始信鄉者之識繼平不誣矣不誣矣歸言于督學使李公會有請旌循良吏者　上方嘉内之

令急表揚敦尚本實以風有位李公曰是適稱上指法當祀且宜櫽栝其事以風何子曰阿與郎墨賢愚豈不較然邪仕之家郎汗必羞與阿伍顧陽避其名而行實背之取捷之念重耳亡論民疑弗思假令主爵者悉以阿待之其何利之有邇來上所不厭三令五申者不過爲民斬實政而絀文法諸列在吏籍豈不耳而目之試隱度其所爲治赫赫者乎悶悶而填填者乎脁一旦釋擔負去其爲民思乎疑乎李公其嘗矢也令但如李公可已勿溷名實而希延譽之爲捷也

贈杜君拜武學司訓序

歲庚寅之夏盖河西有虜警云烽火徹甘泉羽檄猋猋發夜三五至　上既飭邉吏興問罪之師念征成平日久士不識枹鼓亡解才斗曲部之節一旦望見虜塵有懞懞汗下已爾于是選質有文武之士訓邉吏而以伏羌伯毛公主之且佐以左給事吳公御史臺蔡公督而爵于是杜君來應募三試之雋而拜今職籍其名本兵待不時之用矣先是

君在諸生間俶儻矢大節每譚當世之務輒扼腕奮激直欲請長纓而顧試其奇厭佔畢以塵言而幸不求工浮白致醉意洋洋自得尤喜與人圖細事呫囁語之誹甚悉余自齠齔與君遊晚爲葭莩親未嘗不識君在賢豪間也今年春余以接畿南之役報竣事拉君游長安諸貴間君從諸貴語北虜事動髮指思見生平乃竟應伏羌之募而棄所爲佔畢業猶脫屣矣嘻豪矣哉燭之武之在鄭也老無所用而階下一語至使人辟易惜相見之晩則英傑之士其以湮滯泯滅者何可勝數君蚤歲即負瑰琦嶄一賞識之難今已生二毛使不游長安諸貴有不同草木腐朽乎邇者疆埸孔棘正茂材火馳之秋儻君能以尺寸報效王者信其在賢豪間者也君必勉焉無令世短燭之武老更無奇而嘰伏羌失君于皮相可已

贈夏恒軒初政嘉獎序

昔人譬淑世于醫人乃醫亦異齊矣剖秘啓之藏探玄黃之理此天下醫廣儲藥餌起沉拯痾俾罔

夭札之苦此郡國醫橐青囊敝敝重繭問人山谷
豐蔀之間于人必有濟此鄉里醫要之心無異同
分有等差則亦隨遇殫心斯不負所學矣余寅丈
友恒軒君卓犖兕岸言侃侃明習世故所稱哲丈
夫也少補博士弟子食廩餼屬數奇不偶竟起明
經授國子助教用醫術師剌經之士今之察標本
辯真僞迨教成而國手有名一時縉紳無不人人
爭與結內則余仕西臺時業雅慕之也無幾遷太
原別駕又與余共事乃益畢其才智論事必中肯

肓良肉醫瘦藥石攻蠹治績烜偉而聲稱復如在
成均時也曾直指喬公當報　命君新政法不列
薦剡于是首移檄旌焉嘻于君効矣哉夫達則願
爲良相窮則願爲明醫以濟人利物均也而下士
所托爲解動曰予有其具而不遇則醫人者抑必
槩斯世疲癃盡起之然後快于心與何以謂醫有
三品之說也蓋上醫登鼎鉉毘輔　天子故寰寓
之內一夫不獲猶手足之不仁中醫寄一方之命
以明職守苟胗視之無缺即號仁術下醫羣紳大

布表正一鄉所澤堇一夫亦稱利也夏君國醫哉跡所治大原狀業淪肌洽髓躋之仁壽之域倘由此進而醫天下其効可殫述乎是直指君所為褒美而禮幣之意也余忝與君同事而目天下民瘼世蠱無能以一粒起無論其上有媿于鄉里之醫多矣幸君之有其具抑又用之而輙効旣心儀君而請以此民瘼世蠱責之君將何以醫哉其勿秦越視之而珍其砭石也余不佞有厚幸矣君固精岐黃之術余是以醫道論理人盖因以贈云

賀郝封君壽八袠序

今　天子冲聖纂緒以郅隆必諸世效廼簡海內名閥士淵懿者充樞要臣庸壽國脈于是郝君登司諫尋十易稔也諸所籌畫職埤本實　天子嘉廼忠藎而遡之源也錫褒綸於若翁若翁春田今年且八十體履矯健齒具髮黔身封君章矣廼不口世葳脽中若無金紫者又其室自司諫君起斌斌濟濟多章縫韋廼翁獨于于然存林居風焉語曰腴土豐穀謂厚之有本也司諫君之畫諸國者

生是由哉夫炫通耀裕非德之恒也徹雅易朴非家之禎也刻本實而崇兢遂非有國之訏畫也郝翁深韜以居恒雅朴以厚禎俾若賢出以効訏畫盖兼有者也惟恒壽德惟禎壽家惟訏畫以壽國脉翁其厚獲哉顧罔自有也今年誕晨翁所素契者悉罷渾輩龎皓野服登厥堂而觴之其辭曰懋哉貞哉永譽之騰哉子姓在後追厥族屬跽而觴曰祐我閭弗剖我元奕世其延巳迺邑大夫若師生若縉紳冠裳闐戸而侈諸辭曰克延元德培我王國龍章赫赫何予聞之曰備矣龎皓者知德族者知家冠裳者知國郝翁其壽矣哉痒君雙峯與翁爲世姻率子三提乞言以壽翁何予曰太上壽德世巳鮮覯翁所壽者三焉壽厥德復壽厥家俾若賢以壽國脉翁其壽矣哉胡以祝之曰又玄理之所篤也

賀管明府膺獎序 代作

古道今人在昔鮮覯間或一值率罕際於熈隆遘知遇爲古道風以故慕古者盖寥寥也宋熈寧間

程淳公建稽古蹟不報迺身以令之扶扶舊沮洳多剽焚公履之築臺布化而扶以治稽其時則鑿雙渠息焚舟供青帳載在史牘而令游酢以典學職尤其著者悉古道哉扶無顯令令顯於程闕四百年于今而管侯至侯之去程也歷年多君子之澤斬扶之民輕悍健訟士多踈蕪而又鮮向學侯曰是令之者弗古也於是乎宣明罰布德意以剗僞祛嚚與扶民約進多士語以本真毋墮行業間出所爲文以式士若民咸熙熙曰復坐春風中矣

既迺檢備隷酌盈詘去浮冗而上諸當道慨費序之就圮也而高之新增置督課規諸惟就緒令行禁止靡撓靡屈悉淳公道也肆迺稔猾者逡千公者縮豪右仆而善良者安士循循兢自敕也侯曰孰謂扶難吾且易之焉無何憲臺張公燾而嘉其績又卓其未久而業烝烝理也走檄以旌最且亟欲白諸當宁以大庸侯而尚狃於計日之成例即嗣是而列薦剡識帝屏胥此乎肇矣侯其遇哉昔者淳公之治扶也以古道試不謂不大效而罔如

今遇令侯程其學程其道又所以治扶者治扶也
而赫赫迺爾此何以故際熙隆之日而匪熙豐之
舊也且記曰力田不如逢年善宦不如遇合侯殆
遇合矣則異日登樞秉鈞以不負熙隆之際者可
無卜知也矧由此以風之世凡慕淳公之道而信
且疑者不大信於今日乎昔游酢之典教也實淳
公高弟故酢能贊公之化而知其德余無似又不
幸不獲奉侍君子而顧典酢職則豈直無裨上理
卽駿竪鴻績諒非蠡管所克悉也然藉藉有口碑
矣乎第撫其説以告慕古君子

賀劉明府膺奬序

今章縫家譚服官術率別途於寛猛迨偏且獘也
迺取糾譏濟殘爲名言噫亦復矣經曰不兢不絿
政矣哉吾邑侯劉公之令扶也才易律矣稔猾者
遯奸法者縮閭里嬉而善良者帖也聲藉藉徹當
道當道賢之將實薦剡而拘討時迺取其深惠愛
振法紀者爲首褒茲兩言者不謂寛猛濟哉夫扶
之爲邑也舊號善地邇歲旱溢頻仍而比不登元

元嗷嗷莫訃所生諸無良者相與鼓扇成獘俗矣往令稱撫循者率側目於豪右不則大肆鋤董良胥以殘延公之履茲境也廉土宜洞淑宄持平懸明靡撓屈梟駿樹矣已迺取賦役而節縮之亟恤重矜不侮不茹民日以稍焉謗曰謝穃長穀語寬猛之異效也公寬於良猛於猾寬於民猛於胥相機審方以故法紀振而惠愛以深也憲臺公其良於覘哉往公之省阡陌也聞有語之者曰良農理稼厚培秀㮚趙鎛力淹不避棘楚無寧使棘楚梗於鎛而寧使趙鎛及秀㮚哉叅幕楊君志抑强梗而堅自持于公厚有所昆益茲請言以贈公也爲寬濟均濟濟詵亦以慶一謝云

賀張椽序

今縣寓譚鉅觀者不謂海鵬乎若語及蟭螟鮮不耶且笑也夫形細於鉅信所不逮即所適均亦甚懸絶第恐鉅困而細以適也將奚慕奚笑乎邇叔李士昂藏負鵬志者不謂無人所根狐鼠假以道榛荆即有六苞八翮扶搖可九萬者將奚所翔舉

哉如值此有蟣螾者幸真輪性千萬爲蚊眉敵彼詎知搏空者之大幾何而安知不笑其困耶吾新汲有張君者其昆季亦伍鵬士顧若其仕者比比就淹蹇無可枚舉而君自沖齡即服馴旹生人業比長輪貲爲邑掾宰輒器君謂戸役後最冗夥砰君掾君子曰張君其適矣乎志不詘材不鑿也即蟣螾群奚而不樂假令負鵬志困焦原與共一枝視張君困耶適耶張君且勉之矣語曰鷦鷯生鵬柢缶爲鳥迺古記之也聞東郡以掾辟者有令三人焉盖君輩也君無自安曰余茲蟣螾君也內昆周浼余言爲君賀余故吐所懷俾以往告又進之焉如右

贈史胥序

自昔金紫廟堂者世不數計及至稱善職也盖寡寥焉以此下逮諸胥役卑卑宜無一稱然流聲史帙者不謂無人董公以三老顯于公以獄吏著侯生以監門聞玆非嘗尻於役哉即金紫輩且共山斗爲良於効也今寓中民貧歛重力竭役繁所其

諸廟堂者又善紛更無一與百姓討生者脫有隱
君子不羞一役以稱平於里中承催科則事寛假
董工役則時緊紓俾曉曉之民得百人數日之寛
亦非無當於自効者即其分不克與金紫埒而董
于候三君子者庶其近之若乃乘權射利剝衆封
己無論惡歸毀來而執蒲者且將從事矣邑史胥
余不善其人其友五人者浼余言以張之爲余告
之曰分無崇卑盡職爲良嗇鄉大士卽抱關且置
齒頰矧幺麼瑣瑣也史君勉之前所稱三君子者
亦非金紫流也

記

西城察院題名記

今仕者非以從人願授牽制而罔所表豎爲楲則
謂君門至遼遠卽涓糜罔上聞也其貴促抑又以
當務大體爲解閭閻細事越人之視秦人矣之數
者士之托以匿其短狀耳乃國朝之所任御史者
則獨異是旣畫京師爲五城而各以御史司提衡
之柄亡論貴戚貂璫得問其不法狀卽一切米鹽

小不慊于民者悉以三尺按之又近出輦轂之下朝吾施而莫徹九閽如嚮赴也于是任者必亡能以前之説解乃其難則京師雜五方之民臭味異齊情不相恤小人設智仰機利而食故輕犯法鉅璫勲貴實陰尸而明援之至掣肘法令亡得用西城則尤甚也蓋余戊子歲嘗有是役矣方與民約東圖更始會孼璫洊行亡節當事者徙念鼠馬之嫌舌塞不敢問余蓋羞與共北面業已其陰事請之按于法一時中外無不揚天子威命各袜過之

不暇其勃鞮中貴好請托者剌雲翔而不敢下矣夫不佞如余非有卓躒抱負可表豎也明甚即往者敢以問中貴人特憑主上威靈乃權不中制而民籍帖席又令諸謀爲不法者齧揹駭異而不敢逞孰謂驄馬之使有欲行而不得之志乎明興以來試西城者夥矣民口如川不溷若別蒼素試遡數而隱訐之必無短之可匿無短可匿則法鑒昭此題名記之不可已也余既竣事去繼者爲趙君樊君賈君各以其俶儻任事犂宿竊一清且思以

法鑒詔永久也因剷石問記而余爲之説如此

曲沃縣寅賓館記

沃于晉郡邑稱劇靈壤孕毓諸喆賢大夫稱衆多廳廨門廡館賓及衙宇獨痺痺稱隘窄是土者郎一舉而更新之至快也光也幼嘗從家大人宦遊與今長子令伯兄日夕規誨皆休養拊摩事及節愛語斤斤守之不敢外尺寸顧以薄劣淺才當棼遝之務益以歲時不易而嗷嗷待命者且億兆也是何殊以蚊負山丞商蚷馳河惧弗任已乃日集人賢諏民隱求政治機宜而自顧賓所頽敝卽不敏何至以隷人之垣瀛賓客于是始捐俸市材擇左方爽塏地構望益堂三楹第令繕完不施藻繪前設閈閎墻垣倍敦左右翼貯委積以備不時是役也經始于甲申之秋不踰時而竣事自是賓至有所時惠顧以啟顓蒙用能修其官常無曑叢脞迄今報政以按職稱而免罪咎夫以一營建而慱延納以延納之故而堪繁劇由玆以譚所關詎淺鮮哉在昔單父之治賢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

朝夕禀度焉故能坐堂坳而底極治矧茲沃土之佼多于單父不敏之才劣于不齊是役可一日後耶若廳廨門廡若衙宇即蕪陋無敢易焉則日有家庭之訓在矣

曲沃縣公需考成記

蓋聞家有老僕故物不委於塗則家督慎委用耳邑如家令其督也古云治邑如家彰其督之良若更過之蓋不數數見矣余不佞席先世箕裘自髫年治愽士業即少有中人之產而室廬器具未嘗壓一問職不在家督耳癸未成進士筮仕曲沃至則瞻垓壝廟廡入館舍視器皿蕭然廢矣乃自飭曰余業已有邑督之責在焉何敢如鄉者之不問爲于是諏日鳩工取次葺理首孔廟學宮次公署府廳傍及南北兩郵分署咸大啓即不過爲壯麗而肯搆肆肆觀者翼如矣先是沃中多縉紳歲時數禮有司而賓館湫隘業改署東偏詳見左記中而賓筵器具故未之及一有讌會仍取辦里甲觀美未具擾擾已如蜩螗用是疾之乃更傾橐中裝

供具盃斝而下罔弗之飾自是候當道旌節歲舉讌集與賢飲射之屬取之裕如也是役起萬曆甲申迄四易寒暑乃成吁艱矣艱矣顧余記家食時太令未久遠昔不能計家徒而今能計宮室矣又能計器具矣公需纖細無不殫心何敢謂治邑如家儻亦當家督否乎既竣事會舉主陳南濱直指行部至沃亦藉藉稱善已乃疏諸朝曰視民饑不啻已饑理邑事真如家事余不佞何所長辱吾師知遇若此因劖石爲記書顛末固曾弗敢誇詡耶以告諸職掌者無委此諸塗也其家督苦心矣

扶溝縣貢士題名記

溱泉絺紵孰與瑶琨蠙珠美而豫以之貢重地產也扶溝于古隸豫州厥土惟壤無嶅嶷嶕嶢綿亘于其上無渤澥滂濞澎湃于左右產是土者迄今尚枲紵也若士則醇謹悃愊所爲文爾雅慱通不工鞶帨使程士者肘衡而求之曰此奚不瑶琨蠙珠邪職方可無爲貢矣然導水于方諸而方諸重取火于燧而燧重木火豈世所乏亡哉適于用也

苟適于用甲可占年毛可禦騰水火哉漆枲絺紵哉不適于用抵雀巳耳國家廣新穗之塗以蒐羅士士明一經亦得與薦序進身爲縣官用扶溝即彈丸地徃逆數之其循資歲薦與夫廣功令拔不次者合百三十三人旣各持所爲枲紵以進爲長貳爲師儒類恪居其官次而躋通顯即數遭連蹇亦不至懾且孺者是亦可以重地靈光里閈矣安論其不瑤琨蠙珠邪淮南子曰玄古之世不貨難得不器亡用邇來 天子厭浮靡之習敕郡縣求崇尚本實之士以維雅化是亦貴用物意也隋和爲世所珍而扶所無菽帛粟布爲扶所有而明王珍之孰謂漆枲絺紵出瑤琨蠙珠下乎第恐薄于自待斲眞飾贗以比燕石魚目也是 明王方以重士而士反自刺謬矣安所稱貞士哉是舉也別正進之塗示準的于後使知旨奴氏來所藉以貢之 上者皆是物也

邑人高君源善亭記

今肖貌寓内其塊然漫罔事事者不數巳然必乘

巍有鉅烜赫其表豈而後可稱述其將幾何畚斤鴳鵬鶚各一其適棟楹楣楔各一其用第能隨分自效不姱節不竄行抑可爲賢矣吾邑高君者醇謹陰重持禮文敬其遇事慷慨有大節能自立矩矱人不可奪爲縣屬下僚縣大夫值有棼錯難排解者召與謀往往握長筭爲所取重嘉靖庚戌邑以多警飭城塹命君行築者扶其不勉役衆八千人三閱月而竣事癸丑之變迄能以險固免辛未縣大夫黃公復大興城役鞔發四週計費鉅萬而

徒且萬咸付君總攝條其出入敕百執事悉聽意指毋敢依違君晝則引繩荷畚鍤夜則畫腹數至忘寐歷四邑長而城成蓋金湯固焉是役也君能以公務爲家務而輿人之待命者無異家大人然迄至成功之日上無譙讓下罔謗讟材鮮浪耗而工不踰時則向者黌宮之役整新其殿廡門堂煥然一改觀也其功殆不難于此而章縫薦紳已推譽不容口矣夫大技之大效小技之小效此徒以才智雅集事邪蓋事待于人人服于公公成于廡

理固然已君嘗纘先緒成橋及修道舉數百鎰撟之若棄且葺梵宇神祠作佛事後先又數百鎰彼固泥沙委之而迺規規罔上剝民以計錙銖之利夫誰則信之外史公曰城齊城謝一役也古宰擇材望重臣克之誠重之抑難之也高君以齊民處里閈間初非席寵榮操柄衡者業建立如是䏚使以寵榮柄衡加其身不知更當何似則天下之紆青拖紫膺　寵命者不少矣得無有汗顏高君者乎第不汗顏于君而寓內重有藉矣君曾大父爲蘇州理官能其職父以篤孝聞君固不墜家聲哉君諱濬字君源別號雙橋行年今八十云

完縣科第題名記

蒐士之法歷代多不相沿我　國朝始一以經術藉進士非甚通曉困白首不惑制亦嚴矣哉乃希世之徒妄意跳踉其短于是夤緣之途百出儞最稔如重貨結納賈鉅典爲市者夫邪之與正不相揜而能相妨頓令此夫得逞如窮經何三輔之地土著甚醇制與六館之士絜長短夫京師雜五方

之人眞贋其皁如漢弘農之不可問也守法者嘗不敢骫法若完之已事可執論已完於古稱曲逆其士斌斌質有文學且壇山蒲水搆靈鼂古然而登賢書纔四十人升甲第者堇十人彼所稱黃金市駿一日獲千里者數四夫非甚盛事與何遽寥寥若此儻亦贋淆眞邪絀正之途多耶余不佞藉上寵靈嘗以惠文按齊魯則齊魯有鉅力者將陰謀求逞會事覺余上疏糵其私葢得俊之士直余而敗露者銜之也乃嗾其私人橫口相中槃三投

外吏未已嗜吏爲主守法耳典常之湮百不存一獨制科在假令鉅力者盡意得蓬蓽之士終草木而已矣余雖以踈敗而踈存倘寒心者稍顧忌之於是甲午掄才完舉者二人藉令宿守典常所爲二人者寧今日乎哉完之士幸際清時必勉焉令圖毋第望黃金而長嘶也乃於是礲石以張旣往而且以驗方來

完縣貢士題名記

完之北葢有王山焉或云燕石疑王郎此余爲之

說曰物貴適用不適於用猶瓦礫也安論碑礫哉若士抱一經童而習之長斲於用豈不自謂瑾瑜乎然所競尺幅之長耳方之表豎第爲空譚信以爲空譚也者與業以之藉進掄才以之得適政唯明經裁世務猶撥之耳我 國朝並登三途而明經之遇合最晚假英氣挫於遲莫貪鄙生於途窮使天下指以爲彊弩之末也此與寶燕石何異完燕地燕趙多慷慨士自昔重之迨今即二毛之儒猶貴楚肆何其盛也且 國家成平日久元氣寖薄新進喜事好夏張其才輩上每厭薄之於是破常調以待宿儒藉明經進者率躋華要夫燕趙有才唯 上用才則士將何以勗也余以爲方僻在草澤及不大售如璞既登進又待之以不次將瑕瑜之不相掩當斯際而不適於用抵雀有餘羞矣安所重燕趙士哉余於完有調士責既爲次貢士名蹟而列之石且申之曰影赴標響應桴孰能岐之余所譬固近出爾鄉爾必習之爲瑚爲璉是琭瑤矣不然直東人之豕耳無可避影無可飾聲後

之儀前又後之程目此而明經傳次其尚飾聲影哉無令人疑以為燕石而暗投之也

傳

懿德張隱翁傳

張隱翁既卒之八年是為萬曆癸未冢嗣西安君始與余同對公車將筮仕里中同進者藉藉言隱翁事不容口華之言者以百什計帙既成謂光也戇於人不謬許可屬之傳以示信焉隱翁韓之世家也諱麒字子禎人號之曰祥齋少慧篤有器識雅不好弄比長倜儻好義樂施予不計家豐窶有國士之風焉髫齡值母病侵尋潛詣禱神祠請以身代母夢神語之而愈父生疽髮中疽大惡人不敢近翁日夕敷藥且就之吮懸枕不寢者三閱月顧家鮮饒益猾灩堇供尊人翁與弟俱業儒勢不兩辦太公之賈以供弟儒得少甘輒令弟先而身自粗糲諸生錢亦推以贍戚黨子弟之貧不能讀者若弟及姪則共終其身不析箸也冢嗣西安君舉鄉薦有司多所餽遺翁命之曰守乾吾不賄素矣

其以此克公家用嗣是守坤守巽守泰咸餼學官
廩無敢私也其輕財公利之心類如此一日邀鄉
人劇飲客有遺金者歸始覺讓其同賈者勢且死
翁得而往還之有傲舍陝之王嫗者寓其中自稱
爲宦者側室得銀髻及銀若干爲馳送二人所奪
官司抵二人罪責之償錢死他日翁僕檢傲舍得
之白諸官官始知爲王嫗自匿以誣二人遂生二
人而歸王嫗金隣人張尭相者貧鬻女襄葬事翁
聞而憫之潛遺之貲而戒勿令人知社友陳姓者

死無後屬以後事翁捐兆而葬之禮庇其室終其
身如一日其急人之急類如此暮年益不好規利
諸所負貸者甚夥翁盡出其券焚之義聞藉藉冠
里閈有司白諸當道督學使者將榮之官以風百
姓翁謝不就謂五子曰若自奮爲國家用吾荷寵
有日矣今奚以官竟素封終其身不志利慾不口
淫媟不御聲妓有奔婦乘風雨至者輒遣之不少
嫗且以戒諸子焉諸子惟守恒幼而循雅如諸兄
西安君以甲第爲郡理而諸弟馳聲藝林者且步

兄武猗與盛哉贊曰予覩張隱翁謂有天道云隱翁少寠且棄儒也然而孝友義惠實當玄理迄於今家由之張矣天道好還如持左券而責之償也其有爲善而自怠者請視諸斯傳

嫂李孺人傳

詩稱女士謂女有士行葢難之也若婦而丈夫毋而師程尤女子所難顧幽懿之德不聞壼外令身死而名澌滅也其何以風于是作李孺人傳李孺人者余職方兄之元配也家世陽夏父官江西臬司經歷先大人爲孝廉時相與締婚姻年十六而歸余兄時兄在諸生間淸約一寒士也嫂安之殆忘其家或謂家骨肉少恩罔所繫念嘗記余髫齡過之見其第室壯麗田連阡陌可擬素封父母更篤愛之乃所漫不爲念豈其內夫家而外母家士心固辨及此耶先大人筮仕廣宗歷官燕趙兄携嫂以從幸數載不得歸其姊妹相繼適人間遭值不偶有奕稻卅嫂疾之如兇斬不通問遺葢先安人嘗稱有丈夫之氣已先安人明敏特達世罕與伍

亦鮮有當意指者嫂正直彊毅佐之二十年無所
忤尤善強識見聞歷歲時不忘于是藉爲典記既
相與拮据以畢余婚婚鄢陵大姓今贈孺人劉貴
倨多疾疢至不任匙箸先安人憂無以分家婦任
者嫂獨挽首中饋攻苦食糲不知有弟婦也劉亡
繼今封孺人周少不耐生事嫂獨仕猶初先安人
喜曰即丈夫恕獨賢矣矧後先一律耶先安人疾
且革呼余兄弟及嫂前曰死不以家念唯三人在
弟無易始心寧憂靡著耶死且目瞑于是相對飲

泣勉承迄今又二十年而家無朧嫂氏之力多矣
顧嫂病火舉子女各一餘不育先安人憂嗣不蕃
許置媵生子二女一撫之若已出子若女亦不知
其非所出也女及笄出閣兄方留宦邸嫂視妝奩
弗飾憂憤至寢疾時余罷諫一麾太原謁嫂置百
金于前以佐經費疾遂已當嫡子女畢姻顧未嘗
憂憤至此也屬毛離裏誰弗罷之不以加庶女此
誼丈夫已難之矧余家世伊吾兄弟自少不工握
筭廪俸之入幸付嫂出內曾未聞以一縷一錢私

其嫡子女者乃其待庶女也厚惟公惟忘豈其丈
夫之氣自天性乎曩余守太原兄補司馬尚書
郎道出太原嫂疾作時別駕夏君杜君各以岐黃
擅聲余數懇嫂氏出胗視不與兄設帷胗之夏君
矍然曰其病深女得男脉矣杜㸃視良久曰非也
此女丈夫也剛明果毅人罕與儔異哉嫂亦女子
耳何至賦脉若此女士之生不偶哉不偶哉若性
急而慈貌莊而不苛其下憚之而罔所賈怨又非
此兩君所能胗也覿近世嫂叔相對以狎爲安余

髫齡依嫂在弟畜者迄垂白望之凜然無異嚴吾
兄蓋四十年若兩昆而今不可覩矣嗚呼痛哉嫂
年五十有六佐吾兄學成進士佐之官以清白著
聞秩司馬大夫且身膺寵命生子有聲蕤苑孫舞
象卽爲諸生所得多已唯是畀足兄弟相依如千
年疾革不及面其何復先安人九原乎其疾始壬
辰余往望其黔癯心私憂之兄官遊仍攜以從余
數止之曰嫂病而有子可嘗湯藥無苦以道路爲
也兄太息曰此吾老友受益良多耳則所爲夫婦

者可想也夫冠帶而鬚眉者不少矣如脂如韋不足當健婦者何限乃天奪嫂氏之速豈世運叔季即婦有丈夫氣且不能壽况丈夫而賦剛腸其不容于世也可逆覩哉余固傳嫂氏而重有感焉

曲沃賈烈婦傳

賈烈婦之得死也適何子令曲沃則巳列狀牘白諸當路大中丞及監大夫將會請于 朝檄何子詳其事于是檄大都為烈婦傳烈婦張女也歸于賈故從其夫先是鄉民張永齊者以貭行聯跡農畝生烈婦童時在父母側即不踵故作晨昏而醇謹天閑似非尋常兒長及笄同庯人賈懐禮者以幣逮張父齊曰賈良農好積實娩張氏可以息逞矣遂許諾歸烈婦賈室蓋翁姑儼然在堂也烈婦事之如其父母禮且為有加孝敬之聲至比鄰引以為訓謂賈忠厚食報其婦若此近屬援烈婦暨效尤剌剌稱不容口顧其家素無厚藏往不任歲惡幾至廢著烈婦佐夫于疆挽之紛鐵操杵丙夜不倦幾十年所無懈巳也居常憤家無佑畢即父

母姑嫜亦不能出訓迪一語但有談節孝事及稗官野史所載易通曉者耳之必躍然飛動願爲執鞭且私置殿最鄰婦某者居常予烈婦書無幾其夫死而婦有異志烈婦恚之一日鄰婦從姑語他事竟夕烈婦絶不與語姑讓之曰婦初以某錚錚者不意如所爲是不慣爲此輩繆綢其貞烈如此今年四月懷禮忽攜疾婦懍慄左右躬致湯藥進每爲容色退於邑不勝仰面長吁天乎脫不諱後將若何致醫巫簪珥脫盡凡三月亦悴憔瘵貌而

夫病轉劇陰相誓曰君即不起吾之事亦决倘逝者有知願少俟無幾相從矣頃之懷禮死長號頓地諄諄如偶語狀幸不甚解醒衆彊起之至夜避幽室縊爲家所覺急捄得不死已又數避數尾之家乃大恐力衛但速葬夫子求解烈婦聞之祈翁姑願少緩須臾得殉懷禮一抔土翁不忍曰吾家雖食貧不能供婺婦饘耶孫男子服爾教戶有書聲爾夙心不足念耶烈婦不爲答但稽顙泣下如雨已用卜者曰禮葬其夫家人防之益謹既竣事

歸更不復作死狀骨立菫存屬有遺賻金者幸謝不受或問之亦不言其故少經理家事如裝齎然每焚膏達夜分問之曰刺繡亦竟不得其所繡迨旬日守者亦寢懈忽晨起紿其侍者出比反室戶深扃急排闥入死矣驗之面色如生餘息自口鼻中出者白如縷吁倘所謂正氣非耶既尸正寢視其服皆密縫數襲爲一襁縢相連左右維繫甚固又于衣袖中藏楮鏹錢如許且有糒糇同置者包裹皆惡發秘笥得所爲夫子製襚與已襚并枕檮

各二而其子衰服亦備數襲因憶前所云刺繡者蓋指此哉夫愚夫貪生達者死名猶未有不怏于一激而渝于遲久烈婦無二心且無疑惧若此豈不卓絕尤異與既黴姑啓旁室見器具壺盆粲然羅列哭曰婦念家悉矣其如老番白何余聞而悲之夫余之爲曲沃也靡所表監獨雅好節義與四民約束蓋四年于玆而今見烈婦乃幸學博士及余子貞載牲醴以吊而邑中薦紳且爭以詩哭之禮成翁拉幼子伏余前曰是所幸作書聲者其子

泣下不能仰視余亦為之動容而環顧左右無不流涕四壁聞嗚咽聲甚衆蓋鄰舍人之記其面貌者也亦以見節義之在人心哉時萬曆十五年七月十五日也何子曰始余之禮賈烈婦也觀者罷市嘖嘖語諸塗其泣者指引稱唐堯民其慶者又如太史公之論伯夷也吁嗟磥砢之松誰扶而直幽蘭生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可以論烈婦矣

扶溝文獻小傳

扶溝域中土彈丸小邑耳桐丘聳其西曲洧經其東北界五河南列屏山于是坤輿構靈人文蔚茂其崇尚名檢讀古人書卒湮滅無聞者不可勝窮唯是名籍賢書身登仕版升高之招固易嚮應其以節義顯于朝文章鳴于世孝友孚于鄉允史帙而耀來裔尟者得十五人匪是足槩文獻有徵可信且以例其餘也第世遠風澌愈傳而愈不可考後有作者其何以風乃僭為扶溝文獻一帙構諸君子之遺像于其子孫輯諸君子之行誼于其故老鑿鑿實錄不修鞶帨俾興起者得摹儗而鄉逹

之葢由今其楷模由後其嚮矣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斯之謂與作文獻傳

楊公諱暠字廷器舉永樂九年辛卯鄉薦登十九年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數　賜清燕多披心語百寮悉敬憚之陞山西叅政民饑請發粟賑貸朔雲告匱移平陽十萬粟濟之獲　璽書公勤之褒晉左布政使致仕卒于家壽七十三歲入祀鄉賢

羅公諱俊字子英舉永樂十八年庚子鄉薦卒業成均司成蹇公器重之謁銓授大同府通判清勤開敏優䘏軍士鎮臣頼之會　英廟北巡護　駕有功超擢陝西漢中府知府檄到以疾卒年四十七歲子賛孫玹玶俱登科第躋顯貴克振家聲

嚴公諱憲字廷章舉正統十二年丁卯鄉薦登景泰二年辛未進士授戸部主事歴員外郎督餉巴蜀有聲陞陝西叅議剛直峻厲人罔私干晉憲副兵備固原鎮石城之役殲虜渠魁受金幣之賞歸休林下者三十載而卒壽八十一歲入祀鄉賢子

中□集　卷之八

蘭能繼父志稱世科云

羅公諱贊字世卿號思誠舉天順六年壬午鄉薦
登成化八年壬辰進士令新昌除貊黨定亂畧
召拜監察御史按陜西贓吏解綬西賊膽落疏中
與八事　上嘉納之再按山東益勵風裁豪貴斂
手以嗣君舉省試第一遂解綬歸卒年五十三歲
入祀鄉賢子玹玶繼登科第爲邑名閥

嚴公諱蘭字世馨少英敏服庭訓以弱冠舉成化
十九年癸卯鄉薦卒業成均上南宮不第將謁銓
父執有欲授以京銜者不就曰丈夫願從事封疆
安能坐致清華爲耶授兩淮鹽運司運判以勤敏
著聞陞隰州守隰居層巖其民瘠薄難治公撫之
不遺餘力以病歸卒于家

羅公諱玹字孟玉號東泉舉成化二十二年丙午
解元登弘治十二年巳未進士授兗州推官以平
獄賑饑聞擢監察御史清戎畿內武弁震慴出知
鳳翔府忤權貴調知延安陞固原兵憲劾元戎貪
黷抵于法尋移病歸卒年七十一歲入祀鄉賢

李公諱夢陽字獻吉號空同舉弘治五年壬子陜西解元登十二年己未進士授戸部主事上封事數千言疏壽寧及逆璫擅權事下獄詔起督江西學校正文體端士習海内翕然宗之爲一代山斗著空同集行于世壽五十九歲郡邑並祀鄉賢子枝孫四維曾孫晃皆登科第

何公字邦鎮號東村㨿鄉賢碑諱岩舉正德二年丁卯鄉薦登十二年丁丑進士授戸部主事監税臨清會　武廟南巡受嘉獎晉秩正郎抗議大禮

廷杖之出守瑞州調南雄罷梅嶺商税再補南康增置白鹿洞諸生調慶陽請老卒于家壽六十八歲入祀鄉賢

杜公諱紹字述之號杅庵自諸生時以孝友聞舉正德十一年丙子鄉薦登十六年辛巳進士授戸部主事初督運犒金再監臨清商税繼散官軍折色三爲部使咸有聲稱退處泉石間披竹素修邑乘族譜刻詩文行於世壽七十四歲入祀鄉賢孫化中繼登科第

李公諱枝字伯材號王屋山人舉嘉靖元年壬午
鄉薦明年登癸未進士授工部主事負才任氣清
曠不羈時人憚之左遷海州倅履任不視事日引
獵騎遊海上諸山呼酒放歌詩篇瀟簇無幾輒投
劾去僑居夷門布衣簷帽往來池亭間人罕識者
四維晃蕃其子若孫云
劉公諱自強字體乾號三川舉嘉靖十年辛卯鄉
薦登二十三年甲辰進士節推廣平超擢天部郎
秉公持正遷大僕歷秦晋諸藩臬皆有聲尹應天
晉撫巴蜀平妖寇數萬陞戶部侍郎總憲南臺歷
司徒司馬　召掌北部致仕卒于家獲　恤典蔭
子壽七十五歲祀鄉賢
何先公字具瞻號竹峯攜鄉賢碑舉嘉靖十九年
庚子亞魁家居值流寇薄城設策捍禦邑以保全
令廣宗調繁邢臺歲皆大饑勸賑招撫活民數萬
計遷判河間檄發宣大兵糧積弊一清晝計襲胡
大捷歸休壽六十一終子出圖出光皆舉進士累
蒙　恩贈刻存稾行于世祀于鄉宗邢各專祀云

杜公名化中字民孚號西泉嘉靖戊午鄉薦登四十年乙丑進士節推順德郡無冤獄陞工部主事監修大倉等處工程裁抑諸閹貴淩漁大為所恨而聲譽轉起無幾改監察御史數陳時政闕失代狩入閩會閩中有倩帥不法事撫臺阿私寢之公至特疏其奸連坐者甚衆尋左遷州倅陞榆次令再任汶上陞東平守得　請家居詩酒自娛鄉人罕見其面時年六十三

見褰字啓文隆慶丁卯鄉薦登萬曆丙戌進士授長子知縣三年奏績獲上考荷　恩命褒及先世兩入晉藩再修　覲事蒙兩臺薦舉十次幾六年量陞兵部職方主事遴選三大營士卒汰其老弱查捕營馬為各官借乘者清冒濫七百餘匹歸營時方見任年五十六歲

郝公諱維喬字子遷號中巖嘉靖甲子鄉薦登隆慶戊辰進士授真定知縣處衝疲之邑而節愛拊循政聲為畿南冠　召拜吏科給事中歷刑戶兩科都諫先後五十餘疏多稱　旨轉江西大參再

補山東考績荷　天寵褒及三世總憲晋中察吏
治明刑弼教百僚震肅晋關中右轄時以失偶請
告家居行年五十有四
何出光曰士生千百載後尚屢思千百載前處止
堀海濵之遥尚馳想中國人物之盛况後先相望
臭味一罔者乎余不佞生也晚束髮從學寥寥修
古然數不利有司至萬曆十年壬午始舉鄉薦明
年登癸未進士授曲沃令召拜監察御史按恒南
再按山東權璫一疏幾于批鱗科場五議危若持

虎幸　輦上待以不死出守太原尋罷州倅以疾
作不赴陞樂陵令改完縣令爲世贅疣四十九年
于兹矣然賫志而身不大售操觚而語不驚人無
論忝數君子媿何之家法良多其何敢濫伺其後
第素心雅志不敢外諸君子而彪炳之業翰藻之
文年適知非即厚期待而不可望也續貂益醜添
足增慚知我罪我付之來禩而已矣

中寰集卷之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346311 u10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中寰集卷之九

扶溝何出光兆文甫著

志銘

明曲沃教諭王秋潭先生墓志銘

曲沃僻在山堧風氣異齊余幸諳其土宜不至涅滓者益得之先生云先生曲沃諭也諭沃之明年余始爲之令又半期而先生卒嗚呼政與教固相成者矧先生素楷于鄉復以良獲裨不逮所其重悼先生者直鄉故哉既爲之棺歛而歸之遂援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秝忞志曰先生姓王氏諱模字師範別號秋潭
其先蓋臨潼人勝國時諱典者避兵燹從扶溝配
潘進士女生至剛歷林及冲及寧寧先生父也爲
曲陽縣丞配喬孺人生子三納側室陳生子三先
生行居五諸兄之顯者曰格今爲清豐縣丞初嘉
靖中吾扶稱二王者才非凡不御卽先生與其兄
遁以文秇冠士林士林得其手製輒錄誦寶之謂
且立致青雲指期耳乃竟以數奇數舉孝廉不第
隆慶末歲薦明經弁上之學督學督注意先生先

生特以遜兄而已後之緣得屬行入仕階萬曆丁
丑謁銓曹授莒州司訓莒州故賢聖過化地粗有
遺風士絜行篤于學得先生範之甚適以故青齊
稱良師者首先生五載陟曲沃諭復以範莒者範
之科條課試一取穠湖之舊而寬出之因大行其
士心其性坦夷眞率與諸士爲忘分交卽誨所不
及亦譚笑曲諭之諸士已粥粥厚媿歲時餽遺吏
不問其有無故歷莒迨沃後先幾數載而囊無深
積宅第墾田視昔無所增益卒之日幾無以爲襯

時又領歸其累重獨一子扶櫬伶俜孤苦而沃士
之泣送執紼者被郊野相向失聲可以觀先生矣
先生邃于學能古文詞精書法雋拔秀麗直逼右
軍每講學探聖賢宗指元元本本不事剽剿嘗語
人曰萬事不出此心先聖一貫之旨非與渫不可
解者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本也本豈
柯葉自茂故于時祀拜掃常以不克祿養爲恨飲
痛嗚咽數誨子以無忘先緒其天性仁孝若此故
能以身幸人而秉鐸兩地咸稱塞不至曠素者有

本哉先生以正德十四年四月十九日生而卒于
萬曆十二年五月初八日享年六十有六配劉氏
南康二守東之女也生子一曰孟徵軼材踔異雅
有父風娶趙氏女五孟徵將以先生之卒年十一
月廿四日塟先生祖塋之次承母命也銘曰鄒嶧
名教南華自然同源異派先生滙焉砥節礪世探
眞守玄勞生息死抱一以還名城陽位茂木甘泉
喆人之藏逍遥洞天靈光吐吞利爾後賢

明故湖廣穀城縣主簿洎川郭公暨配高孺

人合葬墓志銘

初高孺人之卒也余兄銘其墓郭之家世稍稍載志中大都至公凡七世皆墓邑西北隅今始圖新阡則城之南郊云公諱薰字子方别號洎川其父穪引禮君者娶于江得孺人江氏佐内政而郭始富饒公蓋富室子也七歳解讀詩稍長即姼姼然露頭角用歸如時仲叔洎上君以才名中州方下帷授經公就之讀遂者追趨什五肖化之會督學使者歳試士拔公異等補博士弟子時公方舞象耳袨服容與眉宇間英英也引禮君喜以其貲為公致賓客多所交遊而學亦日益進又十二年而引禮君老倦勤公始大遊北雍交六舘士六舘無不人人爭與公結内公尤善談諧幸意為詩及古文辭往往中諸程度于是公之名聞北雍矣既卒業歸江孺人暨引禮君相繼背棄公為三年喪讀禮杜門哀毁逾禮自是長貳以下爭内屨與公遊者如在成均時也居數年往謁銓曹授穀城縣簿穀城楚之疲邑也民多逋負往吏兢為束溼民寧死獄

朴不肯輸公至乘羸馬問諸陵谷諭以急君之義于是爭車擔以輸而竟以課最褒瀋王餼廩在穀城者歲不下千數且莫仰食之甚急而有司靳不予公獨予之倍疇昔也于是王悅而問遺之有加會邑長以宅故去當路檄公攝縣事公益殫素長推誠與四民游居三月而士若民驩如更生無何陞淮藩工正而公不就遂掛冠歸穀之薦紳若士爭以辭祖公贈之言盈笥篋焉蓋是時公始生二毛羣邑中長者爲會擊鮮釀醇烝肴拷鼓不夜分不倦望之若香山洛社中人公性諒急寡容受以故未老而矇然中扃朗如與人無城府尤雅好賓客引滿舉白意佯佯自得也迨暮年而手足忽不仁猶彊起飲賓客值朋舊賓致之必肩輿以遻雅歌投壺即目不能視而心不衰也今年病轉劇遂一夕卒爲萬曆十有九年十一月七日也距生正德十一年十二月三日得壽八十有四云高孺人性行具載余兄所譔志子姓婚嫁亦具獨翔麟生男子二人則權厝後事也翔麟等以公卒之明年

二月望日啓毋龕與公合塍趙氏有子佀麟得祔葬何子曰竹林七子範馳驅者怡必少之苟解于天倪之読則皆翩翩乎高致也余少時見公從先別駕遊既約爲婚姻則又見公之從余兄遊大都曠達不羈慷慨酣歌醉輙起舞爲壽歷少而壯而老如一日也高孺人佐公致賓客至以吉畜䊮酒甲一邑性亦坦然無町畦豈維德之行理有固然耶孺人卒而公壘壘不樂也蓋無復佐之致賓客者耳然每譚及壯遊勝地愀然悵然已復憯然泣下其猶有昔心乎卒之先一日進余姪至其寢所呼盤餐對飲而不下咽矣惜哉公蓋余三世已來所董見者也其有七君子風乎銘曰乃如之人碩且鬈入比于經出背于權相以碩人終其天年有丘睪然松栢之丸然君子之阡

明故陳隱君墓志銘

扶溝北入里許曰軒庄土著稱大姓則陳氏最隱君固諸陳裔也自其始祖與配孺人張氏生凱凱生俊俊生敬敬生騰騰配高孺人有遺腹子曰珠

卽隱君之字仲琘者也初隱君之死其父騰也億
擕之七月耳陳之族其不絕也如綫矣高孺人既
稱未亡人而如晝燭則日夜籲天願生男子存陳
氏聲嗚嗚不休也既三月而始生隱君則又藐諸
孤耳高孺人用彊撫之蠶沒修畎畝業卽厚徵天
幸家不至廢者亦無能更事伊吾矣迨稍長有知
識高孺人爲話其父騰面貌則㰚欷然又話其藐
孤時所爲外禦其侮而內撫摩也則又於邑然已
乃指田塍授之及所爲拮据辟陀狀也君長號仆
地奮然曰予往見富貴之家衣冠甚偉且而羸牛
馬積貯擬素封也則何獨遺腹子微而貧請自茲
劭農以圖生計絃誦之業俟之我兒子矣于是始
用勤以儲蓄儉以縮流費不數年而家用饒嘗
夏屋居高孺人倉廩實牛羊茁矣會其配胡孺人
舉子君命之曰自修謂修而不墜之業期在子矣
已乃遣之學不就君曰未也十年樹樹百年樹德
其俟吾孫也居頃之自修舉其子其縕始髫髻岐
岐然君抱之喜不勝稍長卽又遣之學而其縕卽

能學迨已丑果錄傳士弟子員而君沒已三月矣
嘻遂令君求一望見其子若孫之榮而不逮也造
物苦人若此君賦性骨鯁與人無城府自少至壯
至老無爲一不法事族黨姻舊倚之爲平迨晚歲
而質行覆于鄉它如葺浮屠飯比丘必亟爲之又
杖棨遊太和諸山即喜譚果報化其鄉人亹亹也
死之日拓産逾中人甲第枌榾爲諸陳右族其蘊
旣家鉛槧業尤多長者游斌斌乎草昧而文物之
也君可謂不負其初志哉君生正德十四年二月
十九日卒萬曆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壽七十有
一子一即自修娶郝氏孫男四長即其蘊娶董氏
次其才娶李氏次其志聘高朔女次其士聘高三
星女孫女六一適翟五俱幼曾孫男三曾孫女一
亦幼墓即其家軒庄之野葬之期爲萬曆二十年
十一月初四日也銘曰碩果不食天乃全行佯于
天祚乃延泊北之阿卷然有牛其眠利用爾后瓜
瓞綿綿

明省祭官嵩谷高君墓志銘

高君名洞字子隱别號嵩谷鬚而魁顙廣額豐頤目炯炯節俠丈夫也余與定莫逆歷少而壯而老嗟今即欲一望見其人而不可得矣傷哉其元嗣諸生謙哭而辟踊攜其狀來請銘曰此治命也余聞之轉悲挼狀高氏舊西華人　國初諱德者東徙凡再舍爲太康之長營遂占籍家焉歷巖昇熊四世生仁仁生丈夫子三人長即君母王孺人出也君生甫四歲孤故不竟于學然雅自彫琢修行誼既長能其家即雅好賓客往往多長者交游則長者心儀之也咸思見其才乃從旁慫慂使辟藩功曹君既爲功曹而饒才智又剽輕儇捷可經營且通曉文意善楷書益藩大夫以爲左右手也既竣役如京給事皇城門即皇城門之事治也例給冠帶省于家君是時始生二毛而元嗣謙方有聲諸生君稍自意得益折節游賢豪長者擊鮮釀醇烝殺考鼓泒漫不禁一時遠近縉紳士無不知君名而爭結內者門外爲之結轍然每念于父無一日之養泣謂古人云父母俱存一樂也孤不幸不

及侍先大人而得侍母亦知有母樂而已乃幸其子若孫事孺人惟謹每爲厚供具徵姻舊畢集輒起舞爲壽慺慺也孺人亦爲之解顏居無幾而孺人病且死君哀號逾禮暨葬欲迎其父櫬于家或爭之以爲將不利君曰人子者不及生事其親而死求利至暴露于野不祥孰大焉茲不腆敝廬固先人欲再遊以見子孫親舊也竟迎致薦信始合葬達者高之先是君少且孤也仲父守田公實撫之君既辟藩司椽慶無以報仲父者乃請諸藩大夫斬輸粟當爵致仲父藩大夫嘉其請薄所輸而予爵一級君歸制冠帶聚朋舊泣上之守田公爲遜謝感泣下客亦嘖嘖稱高義不容口君元配齊孺人相與甚莊終身不置媵妾尤厚自攝養少疢疾迨辛卯以序當謁銓曹且束裝行而手足忽不仁猶彊起善飯一日呼子讜令治具延姻親來憮然太息曰予少也不幸失學問既壯遊刀筆非其好也往見諸同役傴僂事主者曾不得懽心坐癈事誅以賄死者仰睇金紫若天神然予竊恫恥之

今幸免于辜稽于産葟一夫自奉賓客之外囊若洗也是所爲免于辜耳且所仰金紫人豈生而富貴鉛槧之淸貴也若等非若予少孤良可茂勉至生平快愉獨以多長者交匪予足以辱長者則長者鑒予悃素耳今已矣從前想舊遊之地如夢也于是慷慨自舉酒觴賓嗚咽而别明日卒正寢嗟若君者其殆伉俠好交死而後已者乎有古春申信陵風焉君生嘉靖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距卒萬曆二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得壽六十有四子二長郎自謙初娶余兄子早世繼杜氏盧氏次自畢娶王氏女二一適王納言一適馬汲孫男二長聘王九崇女次紀兒未聘墓在祖兆之穆葬之期爲卒之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也銘曰孰茂而形蔪于而榮孰嗇而身取償而子孫孰能不波而所取之靡多陽夏之西于五十里考而之宫依其祖妣鬼惟樂乎深松茂栢曷維其已

故周母楊孺人墓志銘

楊孺人者邑大姓瓊之女也歸于周蓋于是稱周

母云孺人之幼息爲余內子故余稔知孺人及孺人之卒也乃志而銘之按周之先爲鳳陽人曰大公者從扶二世成輔三世榮四世剛五世爲義官公魏巍舉子二次曰杭以德壽賓鄉譔固孺人夫初義官公爲其子擇匹也靳得佳婦環睋謂無如楊賢於是加禮幣焉再踰年而孺人來歸事其舅姑以禮鄉賓公以別戚以婉壺內蓋井井焉鄉賓公有祖生産不甚饒孺人爲節約晝省鄉賓公忘知所謂不甚饒也於是得日游名閭間讙譚暢飲所在以絃歌娛而孺人又爲精庖饌具器皿咸當鄉賓公意稽周之族大於扶矧孺人伯仲通經術爲文學弟子憐念孺人特甚每爲周貧匱助舉婚葬無解已時顧孺人自奉則衣布食蔬晏如也於是又無不多孺人者居嘗覩周之家好積而乏儒術嘆曰鷦鷯成鵰蜾蠃負螟寧有種耶於是勉其二子學頗有和丸斷機之風旣而苦不就且又奪諸家務孺人復嘆曰敉根不麻矣奈何會邑長辟賢能者充曹掾或迫長公孺人曰于公高門非丈

夫事哉命長公就且使其次公亦入粟拜義官爵是雖孺人之志不償所目覩二子之雅沉潔行推鄉邦閭足多已乃孺人之心轉益望其壻癸未春余始舉進士一日携內子謁孺人翟冠翠翹孺人執之泣曰幸及見此哉既而曰若貴以夫盍善事也余內子亦為動容及余受　命山西携內子以往不一歲而孺人之訃聞已嗟乎孺人生名族偉儀貌性寬弘無忿怒既嫁能于翁姑固翁姑之賢能于夫亦賢翁姑之賢暮年能于子亦賢其夫之

賢且孺人好償神每伏臘奉藻酸惟謹則玄理又必賢其翁姑夫子之賢乃何為遽已也悲夫余為位哭且痛既而詢其死狀則念其息甚因病羸長公紿之曰何氏妹來張目不見忽不豫凡數四而卒余為之哭益痛嗟孺人雅慕儒服董見其壻又不及見于瞑目之時戚矣哉孺人生正德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卒萬曆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得壽六十有五子二長即曹椽君繼述娶壽官龎間女次即義官君繼震娶庠生李訓女女亦二長適張

公爲次卽余內子孫男五曰之禎娶劉志才女餘尚孺孫女二曾孫女一亦尚孺繼沭等將以卒之明年二月十九日葬孺人祖塋之次云銘曰孺人曰生亦旣考成孺人曰死有孫有子雖死不死永終令止

明處士西渠何公墓志銘

何氏固淮安人也自吾祖武庵公始別族于扶溝歷公巽公寬公清公江湖凡五世稱小宗公江湖有少子曰守先卽所號西渠公之字邦孝者初西渠公之少也未週歲而其父死母王孺人撫之影相吊矣故不能學問而家亦凌替迫稍長可堪家務王孺人志倦勤公發奮勤生務本奉孺人朝夕無幾何而孺人死時值歲大侵公瘵著供窀穸之役日號泣墓側以爲屬遭家不造生未備甘脆而死歲惡是無人子禮也如情何已乃移未盡孝友其兄兩人終身爲弗替也而聲稱遍閭里已至里中有歟紛不平事咸就公質公立判其可否迄無後言自是無遠近誦德慕義謂能急人之急憂人

之憂出肝膽而無城府也必西渠西渠云一日儀封人郭朋夫婦輗鹿車謁公煢煢然貧餓也公憐而予之一餞舍又假橐中裝使小賈旣息羨幾數十金遺其婦逃去左右曰公欲追之公曰休矣此夫不義安有婦不顧而遑念主人翁耶更令引其妻還儀封乃罷癸丑歲扶溝有柘寇至人民繹騷公走爲邏卒所得曰酋長酋長聞公語壯命釋之會有崔橋人李寶者亦在賊中囑公之得所請也瞋目相視睥睨幾裂公爲紿酋長曰若余之親舊也老無子不可溷軍吏寇因併釋之相與來奔實以是德公之活已也旣去而問遺者老不輟蓋公賦性勇敢多機智好施而無所責于人其梗槩畧如此然每以少失怙恃不學問爲平生歉勉強取古英烈傳三國史讀于文意稍有所解悟輒髮指飛動譚不置口乃昕夕勉其子軒學用是補博士弟子公稍爲愉快而軒又數奇屢不利有司公亦不色慍曰成敗利鈍自有主者第不𢤱伊吾它何足喜慍哉達者高其言公自少惕歷甘苦形神彊

固鮮疾病晚歲益厚自韜晦葆眞鎭定矍矍然健也今年二月忽不懌猶彊力善飯延至三月朔日卒爲萬曆之二十載也距生正德乙亥七月初六日得壽七十有八配常氏尚健子四長卽庠生軒娶宋氏次某次某俱早卒又次軾娶劉氏繼張氏女四一適劉三才一適劉繼周一適庠生黄甲一適許嘉謨孫男二長振羽聘王稅女次奮羽聘黄應東女孫女五一適張演禮一適徐輔教餘俱孺軒等將以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公上村岡祖塋之次先期來問銘余于公爲別宗姪既稔知公而又不欲隱逸之人遂同草木腐朽也乃志而銘之銘曰巨靈南來奔如萬馬綿亘盤矗自天而下孰臥其麓大明隱者豐草芊芊高風洒洒百千萬年徵于松檟

雜文

扶溝惠民河石橋頌 幷敘

先是扶溝東北維石橋告成余兄職方氏適奉使過里里人相率詣余兄述所爲橋狀請紀其事業

為記勒之石其河流上下經營始末橋梁規制協力輸訾明且悉矣則里人猶欲侈諸頌美媮快大工底績也會遼左有倭警大司馬議遣將出師責專職方于是余兄秉傳詣京師瀕行屬其弟光使畢其事余惟易曰利涉濟乎難也詩曰造舟通乎險也故徒杠歲舉王者以之惠下乘輿濟人軥氏以之譏僑是河實溱洧下流呂家潭又中州陸海刋木為橋是惟故智一旦秋霖夏潦百川灌河如堆如阜或磨或切雖以殘鄧林之梗盤徂徠之松猶恐不支常為渉病于是土人相率撤木而石凡十稔而僝工圖其始以可久紓其終而永逸若彼乘杯渡河羽毛塡海徒聞于耳未接于目之所覯事之所難以比于是未之或先是不佞之快覩又余兄之嘉命遂忘譾陋聊聲揄揚

頌曰溱洧南瀉縈繞桐丘東晏成潭洸斥為洲千家蟻聚水國龍湫繹昔工妙架海維洛引弓擊水浮黿役鵲伊制既邈造舟為畧維玆舊制橫絙百尋辮笮而維連艘如林奔澌既突或撥或棍是曰

舊貫實非遠猷天開吉壤神啓人謀大匠蕆事百工旣鳩乃與徒旅攀石名山我鑿齒齒我載逶連梓材盡制合異爲堅厥制伊何盤根玉東超涯絕壑形若蟠蚪不霽虹飛不雲龍游南馳淮泗北走雲燕騑騑歷塊般般間關硿拖戎冠襟帶河山彼狂者嬴仙踪是求鞭石入海萬姓爲仇孰如是役電拖雲構大壯天啓我工旣集維神赫靈維民協力項琱勒銘百千萬億

題　敕命碑後

商人祀先而本秩祜以爲詞揚世德以信後也我考妣今日之　恩命蓋曰猶舊閥哉余不肖有先祜之思矣當在嘉靖壬戌歲先考嘗令廣宗優調邢臺報績所爲勤撫字兩邑者裒然爲畿南冠旣稱職例得給告身　封父母也會當事索重賂不入靳不予無幾稍遷判河間督上谷糧餉時黃酋新破石州駐牧近地先考爲畫策擊虜帳功在發縱計　寵數且旦莫下而舊有憾于邢者方代攝縣事爲飛語中之二千石某亦嘗以他事相左至

是相爲縱臾而貝錦之禍成先考遂解綬歸當是時朊使際清夷秉直道賞當其功能寧使　褒榮之典待今日哉然而吾先考固自信于心責償于子孫之世者如持左券居常儆不肖兄弟而勗之曰維是昊天之不易鬼神其不鑒於孤貞以庥予于荼蓼尚日夜悔禍勉圖其世業以焜燿我宗祏予將以不瞑之目俟異日時余兄弱冠余方舞勺日夕相對爲楚泣而狂魈蜮鬼時闞我門戶期年余兄舉于鄉余亦補博士弟子員先考稍爲愉快

而里人業謂之有天余兄弟方拮据本業以顯父母無幾父若母相繼背棄居且湊替比成葬家葢徒四壁立煢煢在疚復相對爲楚泣當是時也余兄外攘彊禦中調宿舂灼頭濡足無遺力俾不肖得壹意本業以故日騰聲黌序歲壬午領鄉書明年登進士第授山西曲沃縣令既三年考滿嘗

聖恩推所自生復先考官贈先妣安人時余兄亦登丙戌進士授長子令又三年考滿故事開往復職者遇推　恩例不進階余兄抱政帖號泣以爲

無能伸烏哺報慙負天矣于是具疏千餘言蘄
恩法外詞哀宛懇到當事猶執例難之　上獨嘉
乃子情以問王爵王爵入宋闗白政府申公曰是
人子也盍代之請疏報　上霈然下明命贈先考
承德郎錫之　敕命與先妣並階六品者爲令甲
後凡兩子同有官相繼考績者無得以恒調拘嗟
乎　恩寵之設爲旌伐報有德也先考爲宗邢狀
余少不及悉至其菲食惡衣日役役塵土中靡朝
靡夕而無所勸咨者固不肖所親承而目覩之也

常隱度余兄弟即恪守轍塗無敢踰越而焦勞泊
澹曾不逮什之五乃　寵褒異數逾厓分得之豈
冥冥之中固以慰先考未暝之靈與此先祜之可
繹思者也不然以子貴者從其爵天之制也豈其
階六品光復舊物之爲愉快乎第以余先考之伐
當逮吾王父母今且未能儻亦有無棄舊勞守在
昔所爲日敕而勗之者猶或可覩也是天幸也非
不肖所敢知也請以先祜上之初先妣之得　贈
爲安人也在萬曆丙戌恩獎黃馬巖勅　寵命于

石念無以慰嚴親不果迨是始償夙志會不肖將使事山東過里舉大典思以彰 皇仁注濊破常調之恩恨不表十丈石揭 恩綸于考妣之墓其載在碑陰者左以書示兄陳 請疏而右述區區之懷並以信後之人云

何氏宗祠跋

記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夫大宗之廟五七世則祧始祖以進六世之禰制也廟七世而不祧則祖德百世矣故祖有百世之德而後有百世不遷之

廟亦制也我 國朝王侯之廟畧倣諸古而臣下大宗之法不明惟武弁世祿之家爲大宗而鮮克有廟文臣起家寒素無世爵之祖惟遵宋儒小宗之法而立四世之廟徵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顧武弁纔以功得世爵便爲百世之祖若文臣起家農畝以明經爲弓冶類能化農爲士亦世其業矣而不世其廟者何良由儒業可世而子孫未必其克世若制爲百世不易之產始可以爲百世不遷之廟蓋以業爲爵則小宗而大宗矣吾家自先別

駕以上晦迹農畝無章縫業我先君以明經起家愚兄弟承之皆嗣科第吾子若孫章縫者又兩世矣此皆先別駕之德也洊當百世廟之而未有百世之業顧吾家世産先別駕皆讓于世父我先君不階尺土創業凡千六百畝此非先別駕之世業乎不肖欲以此立宗業而兄以爲侈乃酌中制取常稔田千二百畝以立宗業俾宗子世世守之以供百世之廟祀若曰是先別駕之世業也業在則廟在而又設之法以永其傳自宗殘立而吾家有百世之廟矣顧不肖之身亦別子也登甲第自不肖始無百世之德而幸又有百世之業第不知後我者有不肖之心否因書此以望吾子若孫焉

報政録題詞

余既按畿南竣事會余兄治長子三年當報政吏有持一帙觀余則余兄之所爲長子也補弊者什三解化瑟而更張者什七所爲條催徵力役更什當五夫余兄少不問家徒至齗齗握筭余未之前聞也乃其爲長子若此則長子肥而余兄所以得

藉手無　上命之隕與獨竊怪齊魯報政不言國
計乃者大司農徒謂無以佐縣官之急而諸在當
事遂不揣唯錢谷是問聲遝響赴標監影隨至封
疆之吏亡復念民疾苦大司農又亡能惡虱而焚
衣其何底止哉夫陽城政拙世為美譚今大司農
即以陽城寬群吏誰肯自陽城者是使　熙朝之
顧出齊魯下乎良士大夫始不得不先計圖之矣
先計者其用心必勞而及民必深譚者不察很以
某固從考績之列不及于同類而共觀之與此余

兄所為錄報政而余之所以感也

刻先君存稿再述

光聞著述表暨同出于濟忠而顯晦久近至不可
齊者遇也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乃没没塵土間得
文忠而後耀則天下之沉陸而赫赫也類是哉我
先君自髫齡治博士業已見錄于司衡弱冠魁中
土人咸謂文章事功且大明寓內矣乃屢上公車
不第始留心古文詞詩歌多艷慕唐李諸家而彷
彿之後筮仕一郎甫再遷而棄太顧此阨塞偃蹇

卽令昆季少陵厲行韓柳誰復問其工拙所幸角
缺齒于俾不墜箕裘之緖吾兄學焉而得其慕述
不肖學焉而得其吟咏宗工大士脫有垂睫而問
所稍受安敢蔽先業以自見嗚呼顯晦久近有所
以幸之不敢必思闡揚而永久之則人子之至情
也先君困于建豎蘢將來有褒崇之典在晦于作
述匪是刻奚以表見是刻成而揚先人之光未可
知也暴先人之短未可知也弟不忍辛苦生平卒
闇汐無聞於世卽其中有一語合名賢輒躅而稱
諸異日曰是某所爲製也則不肖有厚幸矣

寤言鈔小述

詩詠寤言志隱處也夫人情席寵安佚則適置埋
抑則不適有所不便于適也情必惡而逃之逃之
不得必咨嗟自鳴詩心聲也其孰能匿是故讀彭
澤之篇者千古想見其人蓋亦鮮矣余以爲唯內
境弗定耳假令境緣空盡蓬累而行有餘適者何
不得其平之有余少落魄目適嘗學身爲比丘躭
空守寂浮湛儕俗舞象始讀書漫浸古文詞又數

從夢中吟詠覺後猶能記憶遂雅好李唐諸家言摸擬之偶一語肖似輒私喜如忘因頻迫入仕隨在吟咏官况蕭然竟以薑桂之性與世齟齬三投外吏至旁觀不能平然于懷心甚適語言弗懟矣獨念家在洧上有田一夫彊半水湄時垂綸陰翳中蒹葭鷗鷺皆吾適也所謂永矢弗諼意其在茲乎夫弗諼者不忘內不忘內則必忘外余所爲寤言得無猶近名與乃余之意唯是諗諸當世君曰是已不用名又奚以榮辱溷之也詩之工拙其何敢知

扶溝水患圖說

扶溝水國也平野紆徐河流澎湃磽埆瘠土之中大半魚蝦邇年以來河伯肆虐歲比不登孑遺之民莫計所以生之賴祖父母父母者加意撫摩極力捍禦堇堇存十室于千百之中而迯亡比屋矣不意窮民寡弱大爲隣封所虐慘不忍言敢一鳴于天日之下扶溝五河交灌其最著于古者曰蔡河上自朱僊鎮下逵西華以入于沙河者也次曰

溱洧上自新鄭歷鄢陵遂抵于扶溝者也鄢陵野水舊皆注于溱洧之中一旦淤塞故道溷爲三十六坡皆瀦于扶幸有秦家岡者居扶之境上以障蔽之鄢陵人不思疏濬溱洧而直欲劃鑿此岡以洩水于扶溝之野木一洩而扶爲沼矣幸賴二三明府察其姧而厲禁之扶溝之民方得免於陷溺忽不意蔡河下流至西華境上者又淤塞而不得入于沙河弗疏通之不出十里而即入故道爲安流矣乃西華人又不思所以疏濬而直欲杜塞蔡河以嫁禍于扶溝初赳告杜者猶在鯉魚灘爲華扶境上其計最拙而無救于潺湲之勢昨乃憑藉有力者以凌轢乎扶人輦石負土入扶境之内三十里而來杜河于張善渡口此河一塞而扶溝之民其魚矣夫蔡河入扶之境浸淫衍溢抵于張善口之北者溷而爲呂家潭滂濞決奔勢若滔天然而非一蔡河之水也上流有大溝河小黄河雙洎河白沙河總溷爲潭而獨賴蔡河以洩之頻年以來稍稍泛漲輒旁午潰出不得已而新開惠民河

分支流入于溱洧以殺蔡河之勢然衆水所聚而扶處其下勢若建瓴旦暮莫必其命若一旦杜塞蔡河則惠民河勢不能容必且壅激水勢以灌注于扶溝城郭廬墓蕩然一空扶溝何不幸而遭此毒乎乎夫此蔡河也其來久矣岳武穆屯兵朱僊而夾蔡河為陣者蔡河之上流也羅敷謝金以死而委身河流者蔡河之下流也千百年之古河未聞有議塞者乃西華人指之曰此張善口也獨不見兩岸之樹大可合抱羅敷之祠枕于河流此豈一時之易得哉華人雖甚強有力矣何至入人心腹戕人命脉殺萬家以自快也哀我扶民亦人子也鄢陵決上流華人杜下流直欲以扶溝為壑而不思此圖此河皆天造地設千萬年之古跡而一旦逞白圭之智咸壅水而禍萬家之邑臣請先父老而蹈東海耳不忍見城郭墳墓為強隣悍吏所魚肉也哀鳴激切刺刺不已所具一言不實以誣隣民者有如此河

心一居士説

一則不二其辨在心豈直吾儒持之爲作聖樞卽釋之禪定老之抱元守一皆是也顧釋之一有體而無用頓令際上乘終寂滅也老之一則又治內而遺外術可以致遐舉亦虛無也若夫德用淸明身用強固施之天下萬世無所如而不宜則吾儒之一也彼二氏者幾曾越此故曰同一心地法門其言俚其理一耳故君子取釋之一以治心取老之一以保身以此而推之天下亦吾儒之一也而一以貫之唯此心耳不識可以居身否

太虛山人說

山人姓梁氏世秩人也年四十自云偶有奇遇嗣是大言狂笑人以爲痴而山人不顧也日漸脫畧家務逮納五婦人而與之居日以井臼付五婦人而昻然鵠立若無心于生人業者以故人以爲痴而山人不顧也每見余輒欲有言余但禮遇之不一過問及見縉紳大夫問之又詭詞不對以故人以爲痴而山人不顧也余聞而異之乃叩其言歷歷數中肯綮不詭于道始知山人眞有所得不痴

也既而自恨其不工于儒且陋其名號之不仙也
而宛予更定之余曰號以志人號所好也子之好
非抱元而守一者乎夫一元之理恒麗于氣氣者
心之用而道之載也心導乎氣氣歸于元元返于
虛道斯立矣古人有言太虛者氣之始也探元遡
始吾子其太虛乎乃申告之曰大聖之藥生于無
心有心而痴不若無心而忘忘之又忘歸于太虛
虛極而生是爲玄牝之門爲天地根其是之謂與

漢孝烈將軍像讃有引

何子曰甲胄而橫行者多美丈夫矣即其中未必
不愧其甲胄者剽外郛而圖之何益將軍以女子
受甲巳可圖然不愧其甲胄也又可圖至終始不
識其非甲胄士也則又圖其外而不克以圖其心
矣若夫甘受巾幗而具鬚眉者觀此圖有餘愧乎
余故貌將軍而爲之讃

於維將軍涵淑奮武投杼請纓鱗齣溥虜犇韉韄
鞶十歷星霜解嚴奏凱返厥靚粧維親齒耄身當
庣豹懋功遜碩於維厥孝騶發佽飛橫草殊功乘

陴守鄣於維厥忠杖鉞擁旄屠營拔隴摧陷折衝於維厥勇洊迹戎伍纓胡橫行十年一節於維厥貞勛勤旂常爵賞不久不縻麗纓維厥義氣潛形匿耀終始一心難窺涯涘維厥深沉易貌者容難貌者德千古高風金聲玉色踔絕寰宇冠冕人群尸祝萬禩於維將軍

題本來圖讚

貌歷生平志亦可考急公憂人攢眉到老忠而見疑恩怨顛倒爾宜戚戚譏覺浩浩既無三閭之怨騷而有澤畔之枯槁我今對爾如對客君却視我如秋草百年之後我爲誰兒孫得爾以爲寶

洎濵大父手植檜贊

培之深肆其森森尋其幹無令枝散既溉既屯若忘若存毋務華而絕根奕世其繁

武學教授杜魯菴像贊

英英丰姿有威有儀行也中矩思也中規持籌顧頷持觥解頤窮經皓首抱帙低眉藝不見售適數之奇章逢之士爲弁胄師函牛之鼎烹雞用之匪

貌之不奇實生之不時惟箕裘之素業百世本支是日玄理之可期永稽於斯

儒醫雲林山人像贊 有引

山人鳴於醫有年矣好事者愛而貌之以布寓內索贊焉余稽太史公謂人貌榮名寧有既乎山人榮哉山人江以西金谿產也父西園翁嘗以醫動我梁豫生山人而訓以儒儒既通去讀醫書盡父之技復携壺遊穎汝間穎汝士爭接納也有投輒效已而京都諸縉紳無不知山人者延致之遂懸壺於都市都中自高使相而下咸賓禮如不及定西蔣侯尤慕其醫而儒也俾冠佩列於醫林而鄉往者益衆然山人愈自淬也日取岐黃家言參所父授者爲醫鑑醫鑑之餘復有是帙爲持此醫寓內則所生活者何限量也旣令人蒔之杏不啻林矣因梓其帙曰種杏仙方貌厥狀而弁之迺何生爲之贊

曰梧顏鬼臾星聯龍顧伊誰之丰清果世醫業以箕裘材以瓌琦仙終儒始遐覽玄思藝圃遺雋壺

天用歸修能禁暴戢悍是宜是海上之安期或青牛師愈曰想見其英姿請稽於斯

李楓賓像贊

儒而窮于人何功昔生人而壽世塞也爲通惟璧惟相調燮彼同兇老氏之仙宗抑黄石翁人貌名榮奕世其崇

河西虜變議

擒酋犯順則我以驕子畜之過也互市以來名曰市之實則納之譁也而不敢問索也而不敢拂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冶中國之利而彼得有之宮室服御中國之有而彼得竊之猶其小者也甘肅爲華夷門戶屬番處其内蓋門戶之監實隴西之屏也其爲虜睥睨思甘心也久矣往以假道禮佛爲名實則取毓兼虞之智當事者第弗深思開北牖延之矣往來既久爲孽滋深遂遺丙兎一支潛處内地名曰駐牧實則侵番當事者又狃于以夷攻夷之説而漫不應援侵之既久諸番皆順則甘肅之南固皆擒酋之有矣藩籬既太孰制出入番夷既剪漢軍爲敵而

闒茸之輩又懼夫禍之由我作也日夜隱忍而彼
益驕縱至漢軍損其一人抵罪而彼損漢軍卽數
人納羸馬償之而已此何等法也玩愒愈久遂謂
中國無人狡焉而有河西之役則又履霜之漸也
嘗聞其設三策矣上者取臨洮越鞏昌侵西安拒
關以窺山東然後取洛陽分兵斷漕絕我咽喉次
者取宣大以逼燕京又次取錦城據天下富饒以
觀其變塞馬一鳴腥風滿地三娘子保其舊壘火
落赤掌其中軍白寡婦爲之前茅而中國反側之

子如計龍牛天麟者籌畫其左右檜酋猶甘言誑
衆以爲彼固無忘　國恩徒以歲時之不易糧盡
兵窮聊就食苟延也其意蓋欲老我師衆掩其不
虞以求得志卽不幸天厭胡風挫其精銳猶思含
茹市賞爲退步榮耳此其計亦詭矣哉假令果如
所言何其渡河以來無大椎剽也稱干之士青衣
而紵帽也又何其私封將軍而去順義之稱也其
志蓋不在小矣諱者不察詐曰停其賞格使之改
省則曰攻其不備擣其巢穴詐曰堅壁清野老其

師衆則曰背城決戰殲其羣醜言者聚訟聽者厭聞嗚呼肉食與謀其何濟之有夫所謂停賞云者惑其甘言之遯耳使彼得遂其謀其以賞爲重耶否耶即欲攻其不備先當問其虛實儻一爲所誘而邊隴不可問矣且彼軍深入掠我鮮原被野禾稼其芻糧也布散牛羊其養牧也我軍裹糧以從而復欲堅壁以守無論以有限飛輓待無方剽剝而彼食我我亦食我孰緩孰急何謂老其師耶若欲決一死戰而邊疆之士事虜非一日矣平居畏

之况臨敵乎其不韋也明甚儻一戰而北則我軍喪膽彼勝長驅其何以禦之事在燃眉竟無石畫未有如此時者也此猶皮膚之疾也至若九邊之士憚上威靈軍死而不敢報機失而不敢聞虜深入矣止曰侵凌虜鴟張矣止曰犯順虜騎十數萬而曰六千相據已旬月而曰月餘是塘報之未實也爲彼所困而曰退守爲彼所慘而曰血戰殺一虜者稱功損萬人者不問是功罪之未覈也上下相蒙聲實溷亂訛言沸興天變示異太白經天

白虹貫日此何等祥也而桀不爲恤又聞京城內外多潛細作其法偵探之使以竊午門金釘爲令得一者爵二級此固未可盡信然自正月以來金已三失矣抑何故耶即此推之何事不可得聞又不止抵報之傳抄也已邇者　天威赫怒專大臣以職經畧尊其名寵假以便宜鄣　命一出信可以壯華夏之威寒骶裘之膽犂王庭掃虜穴繫單于之頸而勒燕然之石矣顧所謂經畧云者猶治絲而理其亂也必使逺我門庭復我屬番絕禮佛之路歸反側之俘冠屨之分攸明而出入之防聿峻蓋將計萬世之功必非塞目前之責者也竊恐疆塲之士好爲因循槊襲故習陰則私和陽稱款塞養虎遺患抱火厝薪雖以邀一時之功名必非建萬世之長策將連和未幾而反側猶故將來之事不墮其桀不已也河西其可問哉但兵貴先聲謀出萬全西土久慣而已無鬭志欲募丁壯而糧芻不給寧夏之軍似可調也而藩籬一撤恐生他變至若戰馬則不足器械則不備軍需則不敷先

聲未振何謂萬全敢借前箸則不加徵兵之爲得也欲徵兵先議餉次破格三懸賞蓋聞士不宿飽難以用命徵兵遠臨食盡則離況無食耶守軍雖有占籍調發由于主師而他如亡命逋逃何者非吾軍乎然有軍有食賞罰不明未有肯出死力者矣是故爲今之計合無行令趙魏齊梁之間各籍守軍之精壯者以原管督之待其調發而逋寇礦賊傳檄馳諭赦其已往許其自新令籍部落以聽指麾有功之日先將忠順後厚爵祿一面僉同大

司農以計錢谷如邊工可緩取其值以養兵可也採木可罷收其價以資餉可也市賞可革斂其費以決戰可也若夫勢不得已與其廣開納何若借大倉之窖與其獎濟邊何若發宮貯之積計誠出此何虞匱乏至于軍中賞罰一聽經畧便宜行事先聲既振後由潼關而出坐鎮長安以窺其變仍嚴諭各邊緝守信地而見在揉殘地方令遊擊巡邏我軍既壯彼勢必縮然後相機搗虛可一戰而奪其魄矣大司馬尤宜嚴諭在城人等譏察可疑

無使反側之子得潛窺視而一切談邊諸臣有如奇謀秘計不妨削牘以投政府相機類奏舉行即政府經略本兵諸言邊事者令勿發抄內外戒嚴血脉流貫更加修省以荅　天怒如是而河西不足憂福祚爲益綿矣管見如此乞執事進而教之

乞休公移

竊照職三黜下吏百病餘生不圖蒲柳之易衰尚冀桑榆之可效以此力疾受任倏爾匝一歲之月矣顧犬馬之病尚無起時而民社之司豈容臥治況當多事之秋值此凋疲之邑役煩賦重則調停之獨難俗薄民偷則化誨之不易即奔馳旁午尚有掛一漏萬之虞矧偃仰棲遲寧無萬孔千瘡之慮以此病中思病而二豎益狂愁外生愁而百堅閒效力疾而疾日以劇待罪而罪日以深若不蚤爲申請急賜放還儻使身先朝露終爲旅櫬之寃且恐名玷清流竟作覆盆之鬼況冲冠之髮漸短而犬馬之齒已衰禁錮方切于言官搆閔益多于太婦白簡之病根有在而玉關之生入無期藿葵

雖願傾心狐兎惟思丘首爲此萬不得已乃敢冐死哀鳴儻蒙俯賜轉達放歸田里則從此未死之年皆蒙再生之恩矣

中宸集卷之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中衮集卷之十

扶溝何出光兆文甫著

祭文

祭北嶽文

歲巳丑冬十月直隸巡按何出光省方曲陽例得修祭告之典于北嶽尊神乃命祝史正辭而矢之曰 皇天后土寔聞光今日告神之言唯神寔諒光今日不敢誣 皇天后土之心蓋自我明箕尾是京廣陽御紘以恒山爲依夫恒冀方之玄域昴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宿之精靈飛石之異泠也昔峙于渾源繼崩于栢
跋以是知　國家盛衰唯神主之凡蠹國殃民欺
世淩物幽明所共憤者唯神得而譴責之不爽迺
今姧宄訌內貪殘蠹外邪正混淆臧否莫辨世道
蓋岌岌矣唯神下提地維上扶乾綱毋容彼鬼蜮
操弄其威權以搖我國是毋縱彼貪狼烈焰其荼
毒以災我生靈毋姑假寸僭而不褫其魄毋漏網
強悍而不降之殃斯則式用明昭以康　天子保
寧萬方則亦神職之常而臣之所藉以爲維善良

者夫以光之踈庸寧自謂其寡過乃自受命以來
蚤夜皇皇　奉國典刑無敢怠荒官之不德余所
得問矣脫或自私自顧而秦越以視民生如脂如
韋而隱忍以誤國事上負　天子下負所學鑕斧
之謂何願神之逞于小子光請受命而甘心焉若
神秘其靈不國是匡使姧邪尚熾而貪殘未殄大
豪猶肆而狙詐成風則名以三公祀以五嶽其義
謂何而于神奚賴哉光奉　天子之命來按茲土
奉非薄于宇下蓋一覯時事寸私蘊結是以忘其

狂僭披心瞰詞非敢煩虚文以欺人飾游詞以瀆
聽也唯神其鑒之謹告

存夫子遺像告文有引

不肖光令曲沃者三年矣一旦遊晉共世子祠始得夫子遺像于祠之廡下幽閉塵埋至不忍言詢之則嘉靖時有司奉文徹像肇而將投于河有閆生者不忍而留于此余嘆曰忍哉俗吏何不善奉法至此夫徹像之命所以尊夫子而不忍褻之也肇致投河罪已不赦而幽之別室亦豈得為尊夫子哉失初旨矣余乃出遺像而返之于廟置櫝藏焉不知者以非法為懼于是敢發明其義質于夫子如左

曰光聞民生于三事之如一　君命師道固兩重之者也即此存像一端敢請質于夫子吾夫子删述垂憲萬代瞻仰則萬代人心羮墻必見何必肖其像哉况肖像未必即真少有不類反隣于褻此後世膚淺之見非所以尊夫子也幸蒙我　世宗

肅皇帝採廷臣之議舉肖像而徹之見高千古諒亦夫子之所願聞但于時曲沃之吏奉行若善第當徹而藏于文廟之中不可遷而處于幽室之内迄今五十余年偏居殘廟風雨相薄鳥鼠交踐光一瞻拜痛心徹骨何者夫子之像肖之故不可毀之尤不可夫東木傳土以為社即鼠穴其中而不敢動何也名之曰社也况土木之像名之曰夫子曷敢毀之乎夫子嘗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夫俑僅僅像人已不忍納之壙中况體貌衣冠像我夫子而忍毀之乎且我　肅皇帝命之徹像所以尊夫子而不敢褻之也非以厭夫子而忍于毀之也若徹而藏之則為尊　君之命忍而毀之反為失君之指况幽之別室者五十余年豈我　肅皇帝之心哉今光仰體我　先皇尊師之盛心下全此一念不忍之至意仍將遺像藏于廟中置櫝而閉之外設木主以奉祭焉則俗吏毀像之慘既不忍蹈而　先皇徹像之命亦不敢違尊　君尊師以為兩得不知于夫子時中之權其少當焉否也

祭河伯成橋文

曰濟人乘輿君子目爲小惠歲成杠梁周制猶曰太煩蓋不暫勞者不永逸不百世者不稱功是故澤民君子恒辨之也余叨守茲土斯昉以拯溺濟利爲務乃茲濬河褉帶橫阻通衢毎一漲瀾動經旬日公役往來者毎致愆期賈旅待渡者或至漂沒余甚憫之于是捐俸鳩工成此飛虹石劃千山梁當於流物力浩煩動煩神運所賴山靈献瑞河伯效靈驅亂石以成梁翕洪流而就道橋梁主者永鎮磯頭九龍十屬盤繞持護蛟螭却走於深淵魍象潜蹤於幽壑德萬斯年永爲民利

祭共世子文

曰維君周武之支晉君之二孝德世求遺家之季驪蠱内訌維君是忌居守新都東山有事祀毋歸釐蠢釁奚目譖趄跼與君也曷避虎孝死忠成仁成志慷慨從容懿德克偹千古經常維君是寄生氣英英猶存此地修我烝嘗萬年無斁庶其賴茲惟民是庇

祭張鳳磐元輔文

曰天鑒維明中興聖主明良應運誕茲元輔神降中條秀發雷浦叠奮魏科名登天府木天騰文石室稽古　先朝天眷待此隆時晉秩宮寀啓悟睿思乃司銓衡表表朝儀良猷　帝夢求我師資酌元調化鸞波鳳池　帝謂惟良柄臣席詐惟爾忠誠皇輿遠駕乃寇中朝布澤時夏夔卨追蹤伊周匹亞　帝年㞢盛不拂不狥夔誠按職造膝開陳酬知補闕四海回春正人君子繫屬一身内安外攘卓哉信臣功懋　三朝名高百代乃值亐寧遂辭㞢𢀖黃閣望屬蒼生共戴遺愛蒲朝　帝心簡在存問優渥龍章交賚世賢繼美桂馥蘭馨登巍躋膴肩踵明廷簪笏滿堂拖紫紆青後先赫奕保艾修齡天胡不吊殲我典刑　天子曰咨天奪師保庶尹曰咨國無元老士林曰咨耆蔡奚考朝野戚戚雲山浩浩異數殊恩㞢鍾用考惟予小子附驥末光承之鄰土倍此盡傷山頹梓壞哲人云亡安傚安程今古茫茫東谿載奠酒絜牲囊忠蒐不

昧歆于堂皇

祭司寇劉公文

曰皇監維明誕茲良輔嶽瀆孅靈夔龍嗣武蚤奮巍科名蜚天府帝謂曰哲平反爾王嗣登郎署績懋天銓園卿出試鞫瘁旬宣留都肴尹障我南天帝謂曰哲省彼巴川妖氛湯掃廓我龍圖勳榮晏畀機棨廟議北曹肆陟金紫榮紆帝謂曰哲保爾碩膚　三朝畀柱孤杖泉石桂馥蘭馨閭里赫奕宜登遐筭未此光澤溘爾萎荃胥駕來迎不憖遺老有夢者蒼瘁我熙隆空我鄉邦皐禹胡厲婪矯胡臧荃蘭摧萎卉蔓交芳惟予小子失此良獲安倣安程哲人之作灑泪一天愁心萬壑薆茲哀臆顧此明酌

祭魏崑滇先生誄

維歲集于大梁兮實有昊之降割羌鉅喆之溘逝兮占泰運之菑攖于是乎天部尚書郎崑滇魏公捐寓明年歲實在婁月貞析木友人曲沃令何出光囊牲絜醴載書于千里之外而誄之其辭曰

帝紘至隆玄衷嘉嚮些斗垣毓淑降而異質些紛
有內美重以修能些抒華摛藻爲世宗工些俶儻
瑰瑋維器維石些紛畀此慧宜施竟志些胡長
算以短日乃萎苓而溘逝些無乃傷渠黨之倫樂
通與譽以求刈些好修姱而自申謇朝誶而夕死
些竟乎歸來帝鄉不可以久些苟信姱以練要卽
九死以何傷些幸靈修之淸夷何修名之不永些
亂曰涼飇蕭蕭兮靈爲霜搖落木末兮其隕其黃
山頹梓壞兮吾將安方雲愁月慘兮天地盡傷悲
蕙肴兮列瓊漿呼掌夢兮叩巫陽其人如玉兮天
路長慮其顧茲兮瞻怊翰之昻藏

祭屯留尹孫慰沽誄

歲丁亥時值大侵玄理降割于是乎文林郞孫公
揖其黎庶越日同寅弟何出光沐芳絜克奠厥宵
駕二牢旣具五內如屠乃悲客而爲之誄誄曰謂
皇運之不淑也胡誕喆以楨民信玄貺之有常也
胡中道而不辰旣殫我之才遺復殲我之良人吁
嗟乎彼昊穹帝鑒于明明誕哲人以爲良毓元精

于藍水協無終而降祥蚤射策于公車志剔歷于
雞塲纂靈修而翊運將鳴鳳于朝陽爰筮仕于花
封植晉鄙之甘棠迨政成于三䄄荷天一之龍章
嗣名題于　帝屛揚異績于明光適太橋之入仕
幸共事于一方胡晉民之無歳相枕藉于驕棄于
是乎披肝膽竭股肱建石畫樹奇能洵有益于民
瘼卽頂踵而曷勝豈期未輓乎荒凶乃竟爾賫志
以遐征吁嗟乎胡志弗畢胡德弗償胡哲人之速
萎舜我家邦丹旐懸兮治堂虛旅櫬肅條兮囊無

餘㡊身為國兮役誰如如喪考妣兮四野欷歔歸
路漫漫兮親老躊躇遺孤三尺兮哀號牽裾脫余
驂兮停余車列觴豆兮在庭除神不卽兮今何居
楚些招歸兮天路徐徐

祭杜桐岡文

維年月日桐岡杜先生將啓殯里中縉紳爰致絮
芻奠于靈前乃何予為之誄曰維古帝之惠益兮
徵讜弗光載稽訓于莘哲兮微淑弗祥展猶聞于
先生兮允遲集而壽康先生有飛辯修能膚藻摛

章凤慭行以翼聲撫鵬運而振翔慕靈修以從邁
竟趄趄于沿黄于是乎修菌桂礪圭璋伯超距于
天閶肆鶩鶩而名揚仲高馳于藝苑季变玉樹而
飛黄嗣茁蘭之繽紛殊流慶而未央覽祚祜之弘
錫乃溢授而虛藏無汯流以夸呲罔倚際而頡頏
吁嗟先生兮胡德之弗償胡嚴之弗將胡龍章之
欲下乃宵駕而相羊隨夷胡厲踔躡胡臧惠趾凤
摧蕭艾竟芳黄鍾斷響瓦缶鏘鏘吁嗟乎彼蒼爾
寘寘兮春雲長雷填墳兮電光芒杳良執之罔卽
兮臨風悅而悲傷緤予馬兮列予觴神不來兮空
斷腸呼掌夢兮叩巫陽些招歸兮蒐茫茫天門闢
兮白雲鄉閶風旋兮天路長駕青虬兮駼文凰佩
寶璐兮飄霞裳恍脩髯之陸離兮瞻玉立之昂藏

重修李莊簡公祠告文

曰光聞天生賢哲凡以爲民也故生有功於社稷
殁仍衛乎生民况乎桑梓之區素所篤厚而頻年
災眚旱魃爲虐在天之靈當必有以挽之可奈祀
典雖修而祠宇頹圮眞不足妥神靈而修祀事光

黍敉茲土實用惶惻謹涓吉日爰命工者聚材鳩工徹朽而新一以妥在天之神靈一以濟　鄉曲之貧餓伏願佑此工程曼碩如制散列星之甘澍濟梓里之大侵反災為祥保我黎庶則廟貌尊崇於無旣而尸祝工獻于有永矣

祭楊介菴文

曰於維將軍奕世殊勳文開武繼彪炳人羣歿也令聞邇厥烈祖起家稽古忠輸蘭臺詒厥秩祜俾也繩武乃及大橋董正百寮攘夷安夏策勳懋昭

賞延金貂天錫元祉二難濟美伯冠夔龍秉鈞端揆公也肩比　天子曰都纘爾碩膚剔歷中外衛我　鴻圖貳于公孤策勳　天子家聲愈起佩玉披金紆青拖紫紅顏皓齒世德允臧雛鳳呈祥簪筆視草東觀翱翔仲也承芳脩齡共祝宜此遐福不弔昊天承塵載鵩公也不祿人之云亡瘁我家邦二三世講倍此盡傷吊厥北堂乃列芻輿觴乃陳牲于旁乃託招于巫陽哀些彷徨庶其顧之光閃爍于雲鄉

沃田李先生誄

曰憶歲貞於鶉首兮公御　命於邊疆稅星軺於桑梓兮幸貰我以龍光尚把袂以論交兮爰別我於河梁胡歲月之幾何兮奠靈輀於空堂吁嗟乎蒼蒼穹帝鑒於維明兮誕哲人以爲良毓元淑於汾澮兮協喬金而降祥紛內美而懋脩兮蚤榮射於公行慕靈脩以從邁兮効剔歷于疆埸元筮仕於花封兮植幾甸之甘棠挾異績而稍遷兮贊邦儲於上方憤邊討之鮮尤兮適射涉於殊方值胡天之匪時兮竟罹疹以云亡量素志於畢華兮必宵篤之相羊恨旅寬之零落兮誰招歸於遐荒噫吁歟胡畀之貞兮胡促之傷胡忠弗畢兮胡德弗償胡哲人之速萎兮瘁我家邦丹旐歸兮朔雲長路漫漫兮載雪霜白草皓皓兮苦月淒涼雙婺扶櫬兮形影相將遺孤三尺兮麟泣彷徨行道之聞兮應斷腸矧余之夙契兮增其盡傷嗚呼哀哉尚饗

祭呂純齋文

曰羡君者三惜君者三臨風洒淚三太息爲初對公車班聯鵷豹標格魁梧喧傳七枝修髯陸離羡君之貌嗣登仕籍應宿長安中原並轡君處繁難政平訟理羡君之官君隊稼卿我巡晋國孝友敦倫枌榆增色表正鄉閭羡君之德貌符厥德福亦是徵長筭短日厚享不恒政善植民遐不眉壽不吊昊天殲我耆舊德乎桑梓奕世其光玄理無知伯道中郎吁嗟乎惜偉貌之弗昌惜善政之弗償惜樹德於鄉邦遭此弗祥孰鍾之芳孰從之傷西風蕭瑟兮露爲霜搖落木末兮鳫獨翔哲人逝兮梁月淒愴冤安可招兮天地茫茫

祭封公王居野文

維年月日居野王翁將啓殯迺扶溝何出光沐芳絜充寒澗沚之毛奠申椒之漿諏吉庚子忝昇靈筵倚此三而誄曰維蕙茝之託滋兮匪靈曉以弗榮猗卅穴之嶄巖兮育鸑鷟之修翮嗟逝哲之茂德兮允函馨而毓靈若夫遡豐淅于鼻皇肇誕碩以錫貞紛内美而茂修夙馳蹈乎脩名結葯居于涓

蟠扈蕙纕而孫瓔搴木蘭與宿莽紉江蘺與杜衡
託黃虞以長棲冏周容而兢戚信澤滓之無斁久
巍巍之景行肆遒靈雛並誕湫幹脊芳肖昭澤之
貊東錫練要以義方袛桂菌而纚纚佩瓊玖而鏘
鏘伯陳質于天璣寄平反于帝鄉弼靈修而翊運
將鳴泰于朝陽仲輩音于藝苑矯鵬運而翺翔方
驚騰而蕙華奄寵荷乎龍章胡委蓀而溘逝騰霄
駕而相羊吁嗟乎蒼蒼思君兮侘傺悒鬱兮登
君堂烝蕙肴兮瓊漿君不來兮彷徨跪陳詞兮襟

浪浪望天閽兮羈龍驤青雲衣兮白霓裳揆余衷
兮顧余觴聊逍遙兮昂藏舒余懷之隱鬱兮瞻斗
極之光芒

祭陳榮耕文

丹發於碧其降熒熒必有碧碧物型于範其用不
斬必有範範範我碧我維師之功歸於大翁郅隆
天啓實維君子翁載篤生發祥衡祉石韞圭璋晦
迹韜光不自薦揚惟勤義方義方克造規循矩蹈
蚤奮巍科聲華大譟筮仕于鄂循良政擅維遵庭

訓表豎無前晉秩直指贊襄　天子澄左晉陽澄
清千里惠文有聲邇厥篤生不死有子不朽有名
龍章誕受碩膚既奏鶴髮童顏袞冠豸繡宜躋遐
齡福永德馨不愁遺老殲我典刑不腆下士實維
忝李聞訃驚悲蓋傷不已　天子于寧吾師戒行
顧瞻桑梓有泪如傾生芻既載清酤既薦月苦雲
愁天風吹霰楚些孔傷招以巫陽庶其居歆顧予
之將

祭梁蘭溪文

日維嵩少之崒嵂兮嫓汴嶺以爲靈將降神以楨
運兮啓元祥而兆輿匪上淑之有開兮胡哲人之
德馨肴修能以避世兮發幽光而衆型蚤瑰瑋而
節俠兮輕世故于飄泙志叚儻而遺世兮撫高舉
于鴻溟肆丹穴之既崇兮乃靈雛之毓翎匪渥洼
之洪浚兮胡神駒之騰駢追驊騮之既誕兮識佳
舩于玄青乃蜚聲于䆉苑兮冠鴻巨于弱齡迨公
車之獨對兮允欒龍之參芝爰振羽于　煕宸兮
佐靈脩之泰寧被　簡命于巴蜀兮勒嘉名于唐

昇荷尺一之孔赫兮發潛德之彪爐瞻簪纓之璀燦兮瞻蕙莊之盈庭覽三槐之茂鬱兮欣五柳之毒亭維下走之京德兮奉規誨于丁寧覩松喬之矯健兮擬鶴算于南星宜遐壽之永錫兮胡宵駕而雲軿百六既屆嘗喆匿形使我心傷兮孰范孰刑嗚呼哀哉

祭族父近村公文

維年月日族父近村公歸葬于祖塋之次伯氏率我姪孫以牲醴奠于柩所爰命出光爲之誄曰吁嗟乎維公鍾初字之貞懿應先民之淑胤乃毓醇以肖德竟睥時而靡進器肅肅以金栗行磑磑而玉潤嗟太橋之夙頹嗣先業而益振胡芳棣之繼摧撫遺孤以貞訓亶顧養之樹風肆敦族而成信方來籍乎楷模胡長畢而罔愁顧聿央于幽明悼吾衷而撫櫬風蕭蕭兮吹黃埃月慘慘兮照空臺杳不可即兮使我心摧聚吾族兮列吾枑歌楚些兮招歸來白雲兮洞開乘風兮馭雷庶一氣之昭格停宵駕而徘徊

劉母黃孺人誄

曰謂玄理之靡常也胡幽德之必揚些謂玄理之有常也胡淑人之降殃些惟母德之允臧慶流未央云胡其亡蚤毓淑于名閥女訓允章嗣于歸于夫子婦道惟光佐內治以懋修惟德攸行擬贊科以筮仕遺纖甸之甘棠嗟中道以鴛分撫孤雛而彷皇寄遺經于荻晝歷荼苦于熊膏長蜚聲於藝苑信席上之圭璋仲登魏以躋膴握平反於大方肆宣猷而秉憲寄耳目于巖廊更孫枝之並茂將

蘭桂以承芳羨翟服之煇曜且申錫以　龍章宜永享乎遐福覬次第之騰驤胡一疾而宴起乘宵駕而相羊孰畀之完孰促之傷吁嗟乎彼蒼女德既貞弗償也些母儀既摧安倣也些天涯遊子骨立也些月慘雲愁茫茫也些烏號麟泣侘傺也些囊牲絜酒招以巫陽也些神其來臨兮曰千里之所將也些

祭楊太夫人文

曰天眷　熙朝賚兮良翰豫篤淑媛婺光夙煥舒

蘊河濱璞藏梁畔先後有莘伊桑共燦毓芳名閥
窈窕幽貞大橋歸相維德之行光流積厚肇此篤
生鳳麟並誕貂我休明熊丸教成巍科蚤奮承志
輸忠瑣闥日近藩臬旬宣益服慈訓秉鉞登樞匡
扶景運季稱國士世擬二難熊羆奮跡幕府彈冠
孫枝欝欝九畹芳蘭行登巍膴肩踵辭壇邇厥慶
源觀末知自眷此篤生褒綸再四翟服在堂　龍
章在笥拖紫腰黃舞斑日侍宜延鶴筭永此恩光
荄全濡逝玄圃相羊誰促宵駕有夢者蒼魚軒秋
蚤薨帷朝霜吾儕備員叨屬開府山斗母儀今昔
疇伍遥望梁雲風淒月苦五路麟泣孝思終古絜
牲載醴奠厥北堂哀託楚些招籍巫陽鸞驂鶴馭
天路翺翔鑒兹哀悃顧予之將

祭陳母王孺人文

曰惟瀾之淪厥淵洪浚其流必長惟木之芑厥本
盤延其榦必芳于維名閥積善累德其流必光維
母德之允藏寶婺毓祥遂貞閨秀作逑俊良相厥
夫子維德之行婦閑既修母儀斯章桂馥蘭馨奕

世其昌孫枝欝欝上苑生香明王用汲雨露殊方維毋德之所償維遐福之所將維玄理之厚培閥閱其張尺一欲下翟服煌煌天胡不吊慈幃降殃鸞驂鶴馭宵駕相羊麟泣烏號萱萎北堂吾儕小子共事一方聞訃奔吊霜月淒凉敬奠束芻載此明觴庶其顧之千里之將

祭賈烈婦文

曰惟正氣乃乾坤間值綱常爲世道攸關顧倫彝日以講明而節義世不多見所賴以光揭宇宙篤厚民俗者恃有忠臣烈婦以爲之楷耳爾張氏適故民賈懐禮之妻生負乾坤正氣志存今古綱常作配夫君克盡閑家之義雅執婦道不忘從一之貞誓死于未訣之先矢心不易就義于從容之際捐軀無難一身不媿下人千載猶存生氣人羣彩鳳女中丈夫況非詩禮之家植節若素又無飢寒之苦視死如歸綱常永賴以獨存正氣由茲而益壯喬金添碧汾澮增波茲者感激高風嚮往美節行當奏爾于　朝廷嗣用表爾之閭巷振民彝于

額泊之秋抗世道于雍熙之盛臨柩致奠洒泪敝詞爾其芳魂不昧英氣來臨死盡夫妻之義魂遊父母之邦凡我良人共看懿範

謁廣宗遺愛祠祭文

歲己丑巡按直隷不肖仲子光敢告于顯考曰士君子立心行政每不白於未定之天而恒責報於蓋棺之後者其天定也故立心之善徵於子孫行政之善徵于民心若持左契右不爽者我顯考筮仕於此以實心實政孔保災餘之民即不敢侈言枚舉而實政一録具在可考可奈時方崇貨竟以氷蘖之操與時相左即稍稍見信於當路而秉政不録終不大用於當年若以恒人目之直一尋常長吏耳乃今二十年餘口碑尚存去思轉劇至建祠肖像尸祝而社稷之此何以故哉則實政之結民也深時愈久而論愈定也夫政本於心古人善頌而歸之塞淵者昭政本也我顯考以塞淵之心而布清白之政則豈獨得民抑且得天乃今不肖兄弟次第登庸猶能守氷蘖之家法效尺寸於明

時揆厥所由皆自我顯考方寸中來也孰謂天道之不可知夫政之善也徵於今日之民心心之善也徵於不肖之兄弟我顯考在天之靈其可少慰矣乎牲醴在奠父老在列庶其顧之哉曰予季之所將也

謁邢臺遺愛祠祭文

歲已丑巡按直隸不肖仲子光敢告于顯考曰昔人云有子不死有名不朽至我顯考有明徵矣我顯考太邢臺二十年餘其處心治行以及所擘畫于當年者宜其久而忘之也乃今遺愛翕然口碑載道此何以故哉執一實以馭物時愈久而思愈劇也是故契者感實心交者服實行掌理者須實政待命而生活者戴愛民之實澤焉二十餘年有如一日則實德之効名之所以不朽也不肖兄弟步趨家法罔敢越於尺寸圖先業已治長子効矣兒光叨役玆土每良夜自忖非顯考之實心不敢萌諸慮非顯考之實行不敢設諸身非顯考之實政不敢措於施爲非顯考愛民之實澤不敢加於

百姓謂顯考弗遷此地可也故邢之士民依依相戀兒光猶如見顯考者昔巳尸祝而社稷之茲復璟嚮而悲哀之夫三輔亦仕國也自昔之剖符而遊者何限冠蓋而嗣其先之躅者又何限胡不忘自今日始也蓋民心至愚而神者也可以誠感不可以僞愚則口碑翕然豈易得哉顯考巳矣其不死之身在兒光其不泯之志事亦在兒光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矧履則其土涖則其民稍不飭其身以殞越其志事是百姓不忘而其子忘也人其謂我何用此陳牲在廟對越在心嗚呼顯考其顧之哉曰是予季之將薦于宗後薦于邢者也

墓祭考妣文

曰兒離墳墓者二年于茲矣當在癸未兒賴先德叨舉進士尋筮仕曲沃拜別西行矢心精白期無忝于所生二載以來夙夜兢惕每以宗邢之實政爲矩矱以生平之訓誨爲體驗幸賴先靈不得罪于巨室百姓上獲下安以至交章引薦一時共推今年入　覲卽視吾兄就試禮闈復賴先德考績

居最而吾兄復成進士大喜過望光生閭里可柰
績最吏治而考妣不得覩其功名齊金榜而考妣
不得受其提㩦庭瞻戶音容莫覩拜掃松楸徒增
惆悵所幸考績在即得以尺寸之榮封我考妣吾
兄拜官得以再　命之寵焚黃馬鬣我考妣其少
慰于地下乎否也親族在側牲醴旣具考妣其鑒
之臨之

受封告先人文

曰顯考嘗曰心田徵於子孫者其天定也故天定
而後足以見心田則考妣之今日是矣我顯考以
倜儻慷慨之夫負英敏不羣之器蚤奮魏科歷官
郡邑所其雅抱隆施在在可紀即所表豎雖以公
孤償之猶曰未盡而厄於中傷賫志而沒九以天
之未定也我顯妣以聰慧孝慈之德爲顯考仕學
之佐朝夕勤勵艱辛備嘗所其積善累仁雖以兩
國封之猶曰未盡而拘於時勢未受褒封亦以天
之未定也迺者福善之天久而始定不白之心久
而始明吾兄出圖方成進士筮仕長子而不肖出

光先以承之曲沃三載績昆荷蒙　恩命錫以尺一吾顯考以原官而復其職顯妣以顯考之官而加之贈下逮兒之夫婦咸得竊附恩光揆厥所由皆考妣不盡之緼未償之德所昭受也夫顯考受中傷於當時而今復職矣顯妣鉠褒封于生前而今加贈矣顯考妣抱不白之心田而今始昭然矣已定之天其在今日乎嗚呼復官榮矣而不能覩袞博之儀容褒贈榮矣而不能奉翟冠之笑貌頻繫在莫思成莫覩益未嘗不幸心田之既徵而恨天定之已後也我考妣其鑒之右之否也

曲沃祭考妣文

曰維我考妣昔在宗邢歲值大侵與今無異乃考妣日夜籌畫以生萬姓舉凡賑濟賽粥悉出橐橐至損先妣服飾之不顧乃不肖如光碌碌在此庶幾三禩昨者循例覥顏列于報政之後而值歲旱荒反加於昔是不肖不克植民以至於是雖極力救援悉遵矩矱第恐勢窮力竭或不能比先德之萬一脫有頂踵自愛視如秦越考妣其以不孝是

殛所望陰佑默相成此荒救之德者亦惟考妣在
天之靈是賴疾苦迫切呼我父母維考妣其鑒之

書啓

慈寧宮成賀申相公恩麐啓

伏以
楓宸調燮鹽梅襄上理之膚功椒闥運斤柱石奏
落成之首績聖孝已篤于長信光被普天元勳當
荷乎覃恩榮施奕世中朝輝動下吏歡騰恭惟
閣下
光嶽毓神渭莘奮跡金甌載卜協羣望于八埏玉
燭光調播清風于千古望頁兩朝之梁棟名馳百
代之宗工屬有事于長秋至煩匠石果成功于不
日仰副玉綸鳥革翬飛位奠女中堯舜鴻謨燕翼
功惟閣上夔龍百辟動山呼共賀美侖美奐九重
勤天語遂承懋賞懋官惟功在于奉先故恩及于
昌後信臣工之希覯實上相之奇逢也某樗櫟散
木棨梲凡才材謝鄧林昌備巨室之選身羈晉鄙
仰庇廣廈之輝覩茲鴻庥昌勝雀躍趍行李以一

介神逐星馳將賀悃于三垣誠同暴獻伏願陰陽
時序廓孝治于九天覆載無私收忠益于六幕

賀荊石王相公拜相啓

伏以

鳳詔虔宣南國荷畀鈞之命龍圖虛左中天成泰
運之交夢卜允協于人情簡任豈勞乎物色恩隆
名世歡動昌辰恭惟
閣下
斗垣孕秀海嶽毓神臺晃姑蘇肇起太湖之傅楫
龍潛震澤蚤輿崑岫之商霖傾遜廬于東山負四
海蒼生之望更齊名于北斗闢九重黃閣之思適
相位之求賢正皇扉之夢弼遂起中山豹隱俾扶
天上龍飛五百載而際聖期身當名世十七年而
登相位德簡帝心名預卜于金甌任永調乎玉燭
龍章鳳詔爭看寵命之自天火署沙堤共羨知人
之惟帝縉紳相賀恩光式晏于龍津夷夏交懽寵
錫獨歸于鵷尾日見一人之有慶風清萬古于無
疆某襏襫微材章縫末品任隆能薄叨承弁冕于

河東遘會逢時快覩明良于天上伏願陰陽時序
永調商鼎之鹽梅覆載日深廟附狄門之桃李華
國文章垂竹素徐觀八柱以承天格玄事業攄葵
丹快覩五緌之補袞

上坐師余公壽啓

伏以
臺兒東曹奕艷光聯于尺五壽占南極椿華歲届
于八千適玉蟾照夜之期正玄鶴益年之日木天
錫羨棻閣凝禧恭惟

臺下
乾坤間值元會獨鍾玉表金聲耆春燕山之秀珠
揮犀悟夙呈瀛海之祥文高百代宗工望重一時
偉器鸞波搖羅樹藻辭溥海重南金麟閣接蘭臺
聲價普天高北斗金莖獻瑞明良五百載以相期
玉露流光君相後三日而初度信嶽神之降瑞周
始生申豈歲曜之凝祥漢方誕倩日纏壽星之次
老人光觸于長庚美添蓬海之籌大士春長于申
子繽紛鸞舞紫蘭迸外動金颷簇擁鳳吹黃菊階

前垂寶露列仙仗于錦席飛遊迹于高枝雲母屏開漫瀉長生露液水晶簾捲閑餐不老霞丹惟生關一代之休明故帝錫九齡之遐筭顧于綿薄叨辱玉筍之班喜遇華晨莫遂瓊觴之祝愧羈踪于薄宦空切山斗之遥思勉奮跡于官常恐負衣鉢之雅望敬載玄黄于篚筐遥祝龍門敢託尺素于魚鴻冀徹虎座伏願忠于皇鑒勳名益著于三臺德簡帝心年所永齊于萬壽百禩功垂竹素千年顏駐葵丹上壽彌增下情欣忭

上大座主閣下啓

伏以

紫樞調元鹽梅載列于商門青藜校秘桃李盡屬于秋門仰化用之均沾媿春暉之莫報恭惟

閣下

間氣天完良弼帝賚殿上袞衣藉補綴以無闕篋中襆線荷蕪妝之有幸竊念某質溷燕石奚堪玉筍之班材謝鄧林曷勝巨室之任豈意登庸衣鉢濫及繩甕章縫坐使斥鷃蓬蒿藉扶搖而鵬運頓

令鮓鮒涸轍托汪濊以蛟騰顧此洪慈兩儀莫踰
願言佩德九鼎爲輕尚思依袒日之晶或裨七曜
豈謂伺列宿之野遽隔一天佩服名言知尚歎于
馴雉自慚駑力期無媿于懸魚感茲葑菲之不遺
久媿葵藿之未報敬將筐篚恭獻玄黃黛辱典記
之撝存敢肅臺隸而待命

上陸太史求撰　勅命啓

伏以

紫宸察吏治尺一寵錫於草茅彤管代天言八斗
光流於珠玉豈意五絲之華衮下及一芥之孤蹤
望切登龍恩逾錫馬恭惟

臺下

清時夔禼昭代甫申名齊鳳雛龍駒才壓瑾握玉
積周情孔思木天潄萬古之菁英帝訓王章藜閣
代一人之綸綍豈意風塵之觜吏仰煩雲翰之龍
章錦襲瑤函仰冀華搖五嶽珠聯貝結行看價重
千金匪直光被于蓬茅蝸角畢志更見輝徹於泉
壤馬鬣沾恩即鏤銘以奚忘蟄蝍結而曷報奈任

隆能薄叨奔兖于晉中而分淺言深幸恩光于天
上敢託寸丹于一介敬陳尺素于三垣伏願德簡
一人忠葵五位願附狄門之桃李聿觀商鼎之鹽
梅

謝陸大史撰綸翰啓

伏以

巽命下楓宸綸綍聲聯于北斗渙文揮藜閣珠璣
價重于南金尺牘由乙夜以沾恩寸草愧三春之
未報拜躬石室翹首木天恭惟

臺下

斗垣孕秀海嶽毓神彩絢卿雲早見通籍玉笋光
扶旭日行看名擐金甌方龍虎際風雲泰交當中
天之會乃鳳鸞須雨露晉錫及下吏之微喜胥氷
銜榮錫華衮方冀載筆之日遂成製錦之章抽思
鸞波照耀胄中星斗摛辭鷟陛縱橫筆底龍蛇豈
期得附于青雲傳及百世更見調高於白雪和寡
一時光燭草茅輝徹泉壤恩踰錫馬望切登龍敢
托尺素于三垣冀徹山斗聊布寸丹于九頓肖報

涓埃伏願臺驄垂青惠顧生成之德鏡懷鑒素俯
察片時之誠儻荷撝存曷勝榮藉

賀朱少宰啓

伏以

勛懋天曹玉冊鉉垂於八座寵頒帝闕金蓮恩渥
於百僚亞宰分光㙛陋稱慶恭惟
臺下
姚江孕秀稽岫符精世德淵源遠接紫陽之派才
華卓犖迥超公掖之儔文苑提衡經筵翊聖暨貳
卿於銓部氷銜不藏山濤用參陽子官僚木鏡有
光崔儦班聯喉古秀映手樞恭逢績奏於彤庭過
覲勛酬於紫殿封啓竇同之誥榮賁庭闈膺貽燕
翼之光恩同帶礪沐皇仁之露湛知駿業之日升
某菜豫鄙生晉陽驚吏恐負衣鉢之望情牽斗仰
繆當民社之司心切氷兢幸積閱於三期尚擬夔
座之龍筌顧鵷跡於千里徒切帝都之鯤雀

上許相公啓

伏以

勳著鹽梅惟帝恩錫於蘭香允分桃李遐天祝效於華封目極三垣神馳一介恭惟

閣下

鸞波伊呂虎觀夔龍學邃淵源彩鳳名馳於翰海道高山斗文龍望重於木天紫府耀金章共英五絲補袞黃閣番玉節爭看八柱承天簡在帝心昭兹皇鑒乃移清班水鏡命掌密勿絲綸大旱作霖東夏風清于和度未用徹土陰陽執順於調元顧麟閣以積階乃龍墀而錫美帝德布浩天語傳溫世㢓榮辭以謙撝多儀益隆於晉接龍函紫誥欣逢寵眷之隆馬鬣黃焚喜溢恩光之賁南國倍山川之耀東閣庸魚水之投某濫伺門墻偎蒙陶鑄已奉韋絃于三禩無補露濡將陳功罪于一朝尤希膏潤睠彼鶉尾烏哺莫致於狄門覩兹鴻庥雀躍徒勤於堯都肅俟臺福上塵昭鑒

報劉和翁啓

伏以

聲重鸞波式掌絲綸之寄文高鳳誥爰宣密勿之

衷豈期一芥之孤踪濫荷八甎之製錦恩逾錫馬報莫登龍恭惟

臺下

彩發金峯英鍾丹水弱冠魁名于西晉秇苑孤芳賢科高第于南宮翰林獨步鳳池擅雞樹文章薄海重南金麟閣接蘭臺輿望普天瞻北斗愧予凉宦敢圖尺一之俄及叨沐洪恩不惜千金之賞價使無勞于三徃榮踰衮于一言異命下丹墀光生蓬蓽奉章揮玉管恩迨草茅得之箭藏之家勝獲圭璧銘于心鏤于骨莫報瓊瑶臣承式献木天寸楮何裨翰海贍言懇戴佇望矯存

撫臺壽啓

伏以

鎖重北門百萬勲成於尹障籌添東海八千歲畱於莊椿適玄枵初度之晨正赤烏增齡之日華封獻祝藩域騰驩恭惟

臺下

雲鳳元靈封龍間值名高商傅勞尋象于再三望

重周申翼飛龍于九五凛霜威于彈壓黃鉞於昭
植風節于端臺朱衣璀燦顧茲股肱之重地特簡
耳目之名御捧白簡以自天暫借商莘咢咢飭青
箱而入晉恢舒范老甲兵序屬玄冬快覩紱麟之
會時當臘日欣逢洛鳳之朝嶽神符景運以生申
嶽曜燭皇階而誕僃金貂滿座爭高富鄭之勲玉
筆交馳共祝安期之棗青鸞繚繞獻甲子以春長
玄鶴翩翻映長庚而光觸惟勲業洪覆于一世乃
天寵特錫于千齡不佞某猥以梁南樗櫟叨職山

右封疆仰覩華辰欣瞻遐筭願饗樽于堯室媿乏
桓子瓊粲思獻歌于彭年奚覩休文麗藻聊將不
腆敬輸芹曝之私循以蕪函竊比松椿之頌伏願
嵗益仙籙名踈唐屛閣清堅于鋏杖朱顏同赤舄
以光輝荷簡在于金甌黃髮共冊宸而彩映八柱
永承天之績九鶴來集夢之祥

督兵進秩開府賀啓

伏以
雲龍風虎兩儀直交泰之期丹鳳玉麟九重沛專

方之命屛翰獨當于西土鎭鑰愈重于北門喜溢
中朝歡騰下吏恭惟
臺下
中山神毓上國人文屛翰旬宣表豎獨優於藩臬
觀兵耀德風裁丕振于軍民望重三朝名高九牧
故茲股肱重地當屬耳目名卿欲成范老之功暫
借寇公之治旌旗載道百寮伏覩登仙棨戟陳前
萬姓歡若見日下車而波恬塵靜恍白簡之自天
撫境而吏畏民懷信靑箱之在晉某河東守吏受
成開府謀猷汴左鯫生仰荷端臺造就昔忝名于
驥尾今立望于車塵覩茲鶯遷曷勝雀躍敢託魚
鴻之翔沭敬賀鵬鶚之騰騫伏冀涯存不任舞忭
送按君復命啓
伏以
龍墀風振九重眷宣達之司鸞車霜嚴三晉報澄
肅之政鵬鶚騰騫于萬里明良行聚于一堂柱斧
霜嚴旌節日麗恭惟
臺下

乾坤間氣海嶽元鍾華國文章師友淵源孔孟格
天事業聲名嗣續伊周鐵面無私簪筆嘗能踰折
石室有分夷印何以易堯命考禮以正刑仰荷明
王之寵爰揚清而激濁廣詢羣吏之蹤七貴聲華
搖山嶽而增色四騏千度帽狐鼠以從風屬茲報
政北宸至自省方西嶽旌旗拂柳行看甫露之沾
濡劍珮銜星快覩恩光之覆冐雲從龍風從虎一
人賴以元良功懋賞德懋官庶事由之康乂

上侯撫臺壽啓

伏以
秀毓嶽靈節鉞重端臺之選光騰斗樞寮寀效華
封之忱祝遐筭于南山需甘霖于西土昌明盛際
弟嚴良辰恭惟
臺下
充廷名佐粲苑碩賢蚤射策于黃甲千山繫望繼
晉秩于青瑣寰海馳聲旬宣歷試于名藩臬憲胥
清于當路勞夢卜于九五巳陟石室之崇階屢拊
髀于再三更簡玉關之寵任鷹揚虎視坐看萬里

廓清風起霜凝快覩三臺震肅運逢交泰正四海
消戈之期節届清秋適三壽懸弧之會祥光貫昴
聽遺響于鈞天灝影浮庚步前躅而捧日百僚增
氣萬戶騰歡切念某染右散材河東俗吏職慚寮
曠幸培植于高深感遭逢生成祝修齡于千億雲龍
風虎常膺鼐之司月恒日升永保岡陵之固三
垂風靖是依朋壽之宗臣六幕煙消更仰壯猷之
元老

請接臺遊景明啓

恭惟

黼斧行春全晉山河動色錦囊貯景新都風物增
輝壯遊儼桂後之惠文勝地借無前之芳武敬深
蟣錄望切龍光謹詹孟夏某日序屬清和政當暇
豫星紅香靄東山開謝朓以供遊嫩綠陰濃南國
樹甘棠而待憩況茲景明之勝雅堪福曜之臨石
髓潺湲萬仞懸厓掛瀑布山腰葱蒨千尋飛閣俯
流觴三峽高而松嗽珠簾千畛潤而麥搓銀浪水
田漠漠鷺車隨甘雨以來遊夏木陰陰烏府霽威

霜而至止寒有非以載豆蕒贍山斗之輝列不腆
而陳觴聊致涓埃之敬伏願幨帷雲擁棨戟天臨
畫閣凭虛快覩公侯色笑彩輿覽勝欣贍君子遊
歌仰藉鴻光昌勝雀躍

柬劉司寇泛舟閱災傷啓

伏以
水漲四郊方急同室之往救城浸三板更遭與國
以爲災敢横軸艫於闉闍陸沉足憫敬奉旌旄於
舟楫保障煩圖謹卜某日舉棹遡流飛觴排浪兼
葭鷗鷺頻極目以連天禾黍黎元悲佇足之無地
共屬匏尊載酒願學瓠子興歌伏願目擊懷襄心
切昏墊障百川於方至肯使覆隍拯萬姓於既溺
無令沉灶是誠夏諺之豫遊不數蘇堤之尊俎生
等無任竦候之至

柬黃恤部啓

伏以
晝省祥刑三晉動風雲之色星軺覽勝百年增河
嶽之光喜看寒谷生春祇絜危樓袪暑謹詹某日

甘澍新晴炎飈乍爽適五日瀎獄之暇正三年解
旱之初叔虞剪桐葉以供避潞國樹甘棠而待憇
伏願蟾帷雲擁棨戟天臨晝棟乗風快覩大人虎
變雕攔永日欣承君子龍光紀勝一時增輝百尺

送純齋民部家居赴京啓

伏以

勳策國計恩光重被于楓宸情篤鄉關省覲特隆
于萱砌豈意湯沐之守吏叨隨桑梓以沾恩乆荷
鴻私未輸蟻悃謹詹某日新凉薦爽煩暑初消流
火飈金感切閶鎔雅惠茁蘭露玉徽依温栗德容
况當端正之期敢効圓明之晏伏願星軺雲擁霜
戟天臨歌効霓裳漫賞蟾窟光潚盃浮露玉閒看
桂子香飈

謝按臺剡薦啓

伏以

鷺車風靜叨屬澄肅之霜輪鶚表星飛濫與明揚
之露奏對非不遺于朝釆草茅曷報乎春暉拜緘
雲天冀徹山斗恭惟

臺下
犨山神毓宿頴人靈煥成淮泗之文明澤溥荆塗
之霖雨九天捧日豸冠儼柱後之惠文三晉觀風
繡斧過無前之芳武威焰撼山嶽而動色聲華慴
狐鼠以從風當考禮以正刑仰報丹扆之命爰揚
清而激濁俯陳素綵之風伏念某梁甫鯫生晉陽
駑吏雖甫離于研槧亦何諳于封疆初効一愚懼
不免于吏議勉承三事僅無玷于官常豈意樂籠
兼收襪線已荷栽培之雅更叨汲引之公鈍若鉛
刀何敢借擬于鏌鋣瞰如魚目豈期誤渾于夜光
一日而薦者七人謬當其末拔十而期于得五濫
與乎中月旦上一人已覺神揺天漢雲霄期萬里
益知感徹淵泉敢不竭慮以酬知務期慣修而如
始黍收鄭糟曷敢抵雀以暗投叨在龍函分宜攜
朽而磨鈍或可少脊于一斷顧言小補于九華伏
願忠于皇鑒永調商鼎之羹德簡帝心長保秋門
之士春回鉄柱懋賞懋官添鳳彩露靄玉階從龍
從虎著鴻勳

上軍門賀啓

伏以

玉舘陽回樞軸功高于四序銀河斗轉明良喜溢於三春敢將芹曝之私聊致椒柏之敬拜躬石室翹首銕冠恭惟

臺下

箕宿降靈釜山鍾粹卿雲絢彩蚤通籍于玉笥之班旭日凝輝嗣覆名于金甌之內文章華國事業格天久歷燮理崇階更簡韜鈐寵任玉帳凛風霜之氣山斗風高金符依日月之光華夷望重鷹揚虎視坐看萬里廓清鳳附龍攀快覩一時交泰胡天氛掃金戈喜四海全消彝日元開璇題正三陽晝暢勳高百代不數范老甲兵臘薦五辛閑舉楊公俎豆顧愚薄臣叨遠屬于河東時值履端祝弘福于天上敬陳筐篚遥致袁公之砌聊擎葵藿遐瞻鄭相之橋伏願覆載無私陰陽時序翊飛龍于盛世更篤一德之交察牛喘于陽春益衍三時之順則蒼赤永奠春臺樗櫟長沾化雨矣

謝撫臺薦舉啟

伏以

鎖鑰重北門五位下龍章而簡任節鉞遷上谷百寮荷鶚表以甄收草茅已被春輝桃李更沾雨露敬瞻山斗曷報涓埃恭惟

臺下

中山神毓上國人文鳳羽騶牙望重三朝人鑑龍文豹武名高百代宗臣風雲適際中天雨露行沾北斗勞夢卜於九五已陟丹陛之崇階屢拊髀於再三更簡玉關之寵命蓋上谷爲股肱重地故中朝借耳目名卿日簡霜飛暫報西巡之命皂囊露奏俯陳下吏之蹤豈期襪線短材濫被轂中華袞坰田彊上已叨汲引之公起餓溝中更荷甄拔之雅鶩更肆當三薦鴻恩曷報二天名上宸聰巳覺神揺霄漢疏蒙帝俞更當感徹淵泉念茲葑非之不遺深愧葵藿之未報登龍徒望秣馬何緣敬寓書于臺垣聊將悃于法座伏願臺矚惠顧永培花木於狄門天眷益隆長作鹽梅於商鼎雲從龍風

從虎金甌卜於泰交出則將入則相玉燭永調乎離照

謝稼部王公剡薦啓

伏以

巽命下丹宸曾部回春于周資泰拔錫華袞鉊刀長價于薛門羣生歡陰騭之恩下吏荷明揚之典感深五內戴切三生恭惟

門下

海岱元精鄒嶧間氣夙兆東萊之瑞日早典大澤之甘霖學富巨盈師友淵源孔孟政單小惠勳庸嗣續伊周芳傳江左風流仰橋韡棣與播漢南聲價席珍蟠螭天心軫念乎閭闔星使周詢于溝壑風馳棨戟窮詹皇切雲霓霧轉旌旄幽谷歡沾雨露舜仁替乂稷以弘敷充墟托汲公以再造言念某職羞應宿力媿回天積愆于和方慚遺割于赤子失心弭變詎期重鑿于青目偎承汲引之公濫與甄收之列頻使曠鰥之罪得寬鈇鉞之誅悉以剡畫之恩益重鏤銘之戴伏願佐需覆之鴻仁賛

日升之駿業垂情于星不忘下國餞見協德帷幄時植遐方俗吏龔都禹甸歲成瑞禾之祥舜坂湯亳日來甘棠之愛

弔侯撫臺啓

伏以

露靄棠華良翰功覆于三晉霜凌宣砌素冠孝篤于二人九天宣寵命以寧兩地念洪慈而莫報焉魚托素鯀鴈傳丹恭惟

臺下

忠同夔禹殊勳孝踐曾參懿行傾以股肱重地賴資耳目名卿自簡自天暫借冠公鎖鑰青箱入晉重煩范老甲兵百寮荷培植之春風萬姓沐生成之暖日豈意雲山之望俄成風木之悲無計攀轅尚缺脫驂之賻有懷執紼聊輸囊絮之儀恣晉陽之一介效楚些于三招伏望少回白眼許陳蘋藻于一朝俯鑒丹衷少布藿葵于千里慈涵是望懇戴曷勝

詛宋平原書

國家重兩臺之選予之柄衡以資彈壓固欲其公
心體物糾正百寮共成蕩平之理非故使之得逞
胷臆而敗羣厲物爲也不肖與臺下共事一載陽
爲側媚而陰肆中傷所爲魚肉我者至是已到骨
矣顧人可傾陷而卒不可昧者心也若不死請與
君一一面質之初不肖有恒南之役君實先我撫
其地被　命時諸君子爲我危之曰是機械變詐
不可方物者往者與吉軒大夫爭後先至動顏色
迄今銜中原士無已時與之共事好必不終不肖

默自忖曰第以真誠相與天下固無不可處之人
比入境會　潞邸就封供應旁午諸貂璫繹騷百
狀有司至不能堪不肖恃曾擊鯨張餘威橫爲排
抵君從旁欵曲調護日囁嚅諸閹之耳使無犯吾
鋒者當是時不肖猶以人臣體　國自當剛柔相
濟以消弭飭亂已耳寧知相傾深意已露端于此
矣先是有幹覲解贖鍰過趙者怪其守疎漫而假
被盜以誣之有旨責地方之不戒因其守且奪監
大夫俸顧所失幾二千金而盜自內出終無可白

之獄益不肖出都時士大夫人人言之而善我者則曰公始擊鉅璫方拂　上意若按趙事逆鱗禍且不測獨有與撫臣共疏或克有濟不肖遂與君謀而君且踴躍必行有成言矣下其事井陘道又下其事大名道相共批駁語皆歷歷在也比獄成刻日會題忽傳自京謂鯨張復進用矣鯨固不肖之敵也君忽貽不肖書曰凡按獄按臺王之請獨上疏候得　旨不佞第秋招回部可已不肖遂具單疏將緘發君復貽書曰既非會疏即不佞駁

勘語亦當削矣無令爲大蹠累不肖亦笑而削之奮褫以　上當是時也不肖固席藁待　命而君且爲不肖上死所矣賴　主上聖明下本兵覆議獲　溫旨寬貸趙人而累年之疑獄遂釋時君誠無顔面立趙人之上乃君自爲規避于不肖何與也而飲恨入骨矣大名令君之鄉人其調長垣也君爲政不肖從之南宮令缺不肖欲以衞水調之即以阜平調衞水是我爲政也而君不從比不肖以長垣舊例較之君始面從而上其事不報覘其

所以實君遺書銓部大詆毀我以敗其事也無幾
橐強令又君之鄉人酷暴異常擊斷如不勝曾一
日殺三妾並陳尸者君終欲庇之而我不能乃疏
褫其職是君又大憾我也君欲建坊于里以自張
其兩臺固不肖之同鄉同臺也兒我爲之縱臾而
且云將寓書周衛陽亦以此酬公周衛陽河南撫
臺也不肖具書觀君而後發其兩臺果爲君建坊
獨寓書河南事寥寥無聞不肖微挑君輙紿之曰
是嘗寓書而不見許者又僞作周公啓觀我不肖
竊疑之會有順德理楊君舊直指也嘗薦起衛陽
公而爲所雅重不肖托以詗周公報書曰何君時
稱鳴鳳自當建坊以旌其直前此曾無以見諭者
不肖又執以質君而君益大懟君每憾我輙厚幣
以嘗我我數卻而數厭薄之將報命有禁交際查
贖鍰之疏未嘗語侵君也而君不自安遂借予言
而反之具訐臺長曰請禁交際而先犯之請查贖
鍰而先取之臺長幾爲所惑比體察皆具疏以前
事乃已不肖去後林深州以修城不報得罪于君

君嗾新按君共劾之新按君安以不肖嘗登薦剡難于同異走書來質不肖謂林守之薦止與其才不敢保其治也又何敢保其往乎于是安君始從君之指會疏覈林守職頋林守為太倉相公門人尤相公所器重者君為此懼而上記相公曰林守循良當於古人中求之不意得罪何君以有今日不佞亦極力維持緣新按君為何心友往不佞以與何異同自擿之不下又何敢犯新按君乎書上相公急召不肖問曰深州何如人不肖以才對公

曰兩臺交章論刺矣不肖曰此撫臣意也公搖首曰撫臺顧深惜之因舉其書中語不肖怪嘆久之會有余舊書辦為相公記室者潛得君原啓覯予予大恚憤封寄新按君新按君憑怒遂持其書以面訐君君媿死無地而恨不肖徹骨髓矣比不肖奉　命山東猶念君共事之情而厚拊其家乃君日詆毀我于當路至無遺力又借同鄉之有力者共肆排擠使我使事不終而按之外吏將來之事且不知所稅駕矣顧此獲罪于君猶曰以口舌自

取若家兄與君固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君忽于大計之前寓書山西喬按臺使廉家兄過舉按臺集三節推議之僉曰長子可議天下無全人矣按臺遂以此復君而君猶未已也採摭畿內有司爲家兄同年者誣稱其通賄請托四事投訐銓部冢公覽而笑曰渠爲何處官而所訐何處事遂擲之不行無幾當選取之期文選科道會单凡三次家兄皆前列也比上本之前一日西臺忽走吏持揭曰何某乃惡人之兄而使之得志將紛紛多事竟以

一鄉科潘姓者易之夫臺長與家兄素不識面何故下此毒手媒櫱此者非君其誰令不肖已撟爲外吏家兄復置之散局阨塞之中孰能與君角而君之憑怒操戈猶疾視未已弟此心不泯之良必不枉其是非之公故舉從前所得罪于君者一一與君評之果一語不實君請唾吾之面吾自甘之若其言不枉君當内媿于心而良夜氣清之時必曰彼誠以言語賈禍而我傾陷之遂遷怒于其兄不已甚乎此雖一念隱微而天地鬼神實共鑒之

矣

太原上當道書

昔人遭陸沉者曰法勿辯謂公論自在更有主國是者以提其衡亦何可自鳴其寃第心迹之間士人重之徜方寸之不白即爲溝中之斷目且不瞑是何敢以無言不肖尤之外挍也罪在疏詆禮卿坐令罷去而疏詆禮卿也又嘗託李御史共發其姧李嘗疏詆陸冢卿者冢卿方疑不肖與李共謀而至此又與作同心之舉此冢卿之所以肆毒手也肆毒于光將以誣李乃揚言于人曰李與何皆科臣王某之黨故重處之耳寃哉寃哉又不肖嘗按真定以撫臣交際太繁贖鍰太多疏請嚴禁之以此重得罪于撫臣宋公宋又山東人至是見不肖疏詆禮卿又爲冢卿所薄乃從傍訐之内有請禁交際而光先犯之請査贖鍰而光先取之等語以致高明者亦且見惑曰是外挍不足惜者寃哉寃哉請𦙍死一詳辯之夫科場之弊惟在考官預洩而鑽刺之徒得以夤緣作弊此不肖未按山東

之先具疏以五事爲請者誠重之也及至山東自
六月初旬俄聞二考官職名豈直山東即十三省
無不預知者都人士喧傳于外豈誰不知獨不肖
知哉知而不言何顏監臨言之而其印信手揭預
白諸同志者共發其奸以爲預洩之左驗此亦發
奸之故智耳發覺在言官處分在　皇上即輕重
之間不肖何罪焉乃禮卿不暇自揭而惟鼓簧以
亂公論動輙曰手揭亦可以贋爲印信亦可以空
用獨不思喧傳于人人預知于六月獨不肖聾瞶

無聞而猶假于贋帖空印哉良心亦昧矣夫不肖
非監臨官猶可諉也禮卿非山東人猶可諉也今
漏洩考官惟山東視他省獨先禮卿即素有才名
行當拜相不宜具論矣但不肖身爲監臨敢不論
科場弊端乎以公事而忤禮卿王爵者似未可遽
逐言官也夫以禮卿之故而逐言官已不直矣仍
罵言曰禮卿疏中嘗謂某欲令某同鄉爲考官不
遂乃重怨之此所謂同鄉者給事王某也觀此而
何某與李御史獨非王給事之黨乎夫王之爲人

中外所共厭者豈不肖爲其鄉人而不知之知而比之必不其然况李御史亦人傑也肯與王黨哉冢卿之所以稱此者蓋明知王之犯清議推不肖與李而陷于其黨耳誣不肖又以誣李御史夫以惡李御史之故而肆毒于不肖又推不肖于王給事之黨而嫁禍于李御史此冢卿之心途人亦知之果誰欺乎至於誣不肖以交際之繁誣不肖以贖鍰之多此則宋撫臣就其言而反之者不足深辯但不肖之按山東也未三月而遂入于棘圍兩月之間過客幾何供應官銀見餘二百餘兩以之作興新中之士不肖以何物交際乎至于贖鍰之多在山東爲時無幾固無解取贖鍰之理惟眞定差滿除解部尚餘八千餘金貯在各庫者俱有卷案交割甚明今接管按臣可問也郡縣有司可問也不肖豈能神輸鬼運不有文卷提取乎况此二事正不肖厭薄宋撫臣之爲而特請禁之者何得反唇以相加哉撫臣之卹不肖蓋盡人而知之也况所詆禮卿又宋之姻契而乘間中傷此其言可

盡信乎以無影之空言致慈母之投杼此不肖所以嗚冤不止也至于主爵者兼人之不肖而投之外吏分也誰敢後言是宜明正其罪列于年例之中處之可也昨歲年例之命下之數日矣而不肖忽蒙單本推陞何也蓋不肖踈詆禮卿　皇上方見信任而一旦處之故不敢列名于年例之中耳又荆御史者與不肖同年同資而先一季推陞者尚以少參處之何不肖歷俸三年七月而仍投之外郡耶蓋陞以方面猶惧　皇上照名黜用或至

垂憐若投之外郡冀　皇上第批一是字而不見其名此則銓司之審謀耳比今歲年例　皇上俱用陪黜而四御史感蒙留用安知非有感于銓臣之弄權乎夫投之于郡已非處分臺臣舊規而又以太原處之者直欲其婢膝于諸貴之前以示責罰耳不知不肖何負于此輩而肆毒之若此乎此雖升沉有數不敢尤人而一念不白之衷不得不于知已前一鳴倘恕其剌剌進而教之敢不恪遵嚴訓惟以義命自安乎敢不俛首下寮惟以書職

為良乎臨楮瞻戀主臣莫知所云

答曲阜孔令書

縣志出大手筆有體有文足名其家承委一言弁首敢不揉觚形穢所不辭也聖圖殿不佞思增一滴于江漢之波者一旦睹成功于已去之後不勝歡忭因憶始計之日嘗願有言闡聖道于萬一而且以記年月焉然今昔異態一事兩心言之可勝於邑雖然不可辭也再寄俸餘五十金佐費更煩左右劖石一片而先以大工始末及督工官役支費緡錢一一開示不佞兒家兒為文以記異日者登之殿廡之下不佞之志畢矣工役浩繁重勞措注而猶屢使問之蓬門則大賢君子以先師為重故不計其瑣瑣若此也來役遣回嗣容報命

上張晉老鄉丈書

嘗論吾鄉固多君子邇者翻然狎主齊盟則臺丈最不肖實稚重而追趨之乃者一出春明遂隔雲漢何緣見光霽乎獨念趙孟之權能使顯晦異路雖今心志殊趍不肖即放逐草野未敢忘歸依也

臺丈猶念之否呂心翁吾黨之正人君子也迯在
太原近出屬下相見未嘗不以臺丈爲言且勗不
肖使法焉臺丈其亦聞心翁之論否其以不肖爲
何如人哉可以論交矣不肖生平多病罷郡歸來
痿黃益甚方仗鴻庥少延殘喘無何有寧州之
命咄咄臣少且不如人而況今老乎刻畫無鹽眞
益其醜又恐使我者或未之諒也往來于衷莫知
所主請臺丈決之

與朱青岑書

古人于桑梓必恭敬者明有孝也邢臺爲先子宦
地見其民猶父兄子弟況其大夫乎拜別以來靡
日不念徒以山川阻隔莫繇奉色笑耳夫門下古
政古心循良第一昔在同舟已追趨而逐嗜之今
者益習吏治施澤且久遥想其民必竊竊然思俎
豆之者若不肖直類難容斥爲外吏潦倒之態羞
爲知已道之古喆不合于世退而明志亦有蒙詬
違時百折之不回者不肖今者計將安出門下愛
文青岑龜卜焉東門之外先子之儀在焉晨昏燈

火有勞執事再此九拜泪下沾衣

完縣上當道書

伏櫪引轡見孫陽而不酸嘶者凡馬也矧光以奔踶乏駕爲世所薄得馭下風曾幾何時顧乃以千里目之推心置腹命以考自署所不感激長嘶者非其情矣昔陽城政拙不爍自署今者所命豈其不鄙任事猶欲以陳迹自見乎抑或嘉乃自新將録其旦莫之尺寸乎愧死愧死第仰屋而唼每有自訟不避顔甲敢爲知己陳之初光之濫竽臺末

也時以鉅璫柄用憂在前星中外切齒莫敢誰何乃矢心誓死決於一擊幸賴　聖明乾斷大奸脫距金吾而下悉正其罪此雖微天之倖而鉅蠹大憝至今媒櫱不置則踈淺言深罪之一也　潞藩之役人心汹汹明哲所規避者光顧奮然請行受事三日而趋役水次至則羣璫大譁有面縛人而投之河者光乃目攝髮指將具疏數之于是肅然戢南數郡所省不下萬金此雖一擊之力而藩邸者賦切齒久矣抗顔責倨罪之二也趙州失銀道

毘皆知其寃願　嚴旨切責道府任倅州官而下
繫逮説獄禍且不恤光親履其地再三平反具疏
直白其寃不少顧忌幸　聖明洞鑒各官賴以保
全選軟之夫至今嫉之此其戇直寡謀罪之三也
交際之濫惟兩臺爲最光深自洗濯盡述其短以
祈明禁非敢語侵人也好事者反言以加之至指
山東藩臬入賀者有公禮銀六兩曰是禁交際而
身自蹈之者自食其言罪之四也京考主試嘖有
煩言光以身當監臨乃敢以考官預洩爲言　旨

墨尚未乾也比至山東輒知正副考官初場試目
是安得以無言好事者輒又以佻口目之不知禮
卿平日固所稱莫逆交也何嫌何疑循職掌耳第
以戇直之故罷一名卿輕重失宜罪之五也出守
晉陽茲非韜晦時乎顧乃不愛頂踵畢力以圖曉
節旬月之間諸廢悉舉錢粮爲斂觧之法驛遞行
對支之制每歲所省不下十萬徒令晉陽之民依
依相戀而不知已挂吏議去矣此其不審進退罪
之六也罪積既深病羸日甚即甘心爲溝中之斷

宜矣乃復三黜不去辱在末屬力疾就列欲圖尺寸以蓋前愆顧宄夂之吏民稔罔聞乃條上三事爲宄人請命不避新婦問縣之誚罪一宄士癖惰動干文罔乃臚列科條與諸生更始而不避曲木直影之譏罪二宄無在官版籍止憑里書以致錢粮不明民多告擾乃爲創立清冊予民畫一之規未免窺見淵魚罪三宄有不急之役如村總勇夫之類不下百五十人以致影占耗費弊孔百端乃一切罷除民得息肩未免取怨遊惰罪四宄有雜支銀兩不敢輕用一切公費悉令吏包賠以此吏多逃避房科之人乃定爲實支登報之法兩平交易民甚便之未免多費官錢罪五宄之徵收無法民多不便乃較定法馬公平收受且銀錢兼行輸納甚易未免變亂成規罪六宄有數年號件率置停閣至煩比較乃一一清查究銷殆盡未免不自量力罪七此其南向東向勢難兩全知我罪我原無定論倘臺下惠顧前德而收之藥籠也惟命若狀其不悛而膏之斧鑕也亦惟命向風長嘶不覺

東剌伏惟鑒在

與何杏翁年伯書

伯父功行圓滿只尺僊境乃以笠蹄見惠言言至道字字真詮捧讀已來稍知趨嚮但六魔訌內愁焰方烈方外之遊請以異日矣又聞玄古之聖正生以正衆生若伯父之所待不肖者陰騭真無量者秘帙璧返附此稱謝何以酬之唯祝萬壽

與尹春寰書

僕聞行高于人衆必毀之君不肖卑鄙無可倫類何謗者之多也但不肖心事無一非臺下所知功乎罪乎惟臺下評隲之夫復何言平原君始以孰栁相左臺下豈不洞鑒之乎今胡相恨之深哉是耶非耶亦惟臺下評隲之夫復何言病餘檢疏草授梓既已災木敢不請益咄咄是亦異于焚諫草者矣慚然慚然

中衆集卷之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364431 v.12

中褰集卷之十一

附録

明貴州道監察御史何公墓誌銘

太史葉向高撰

何公諱出光字兆文別號中褰余舉癸未同年友也其歷官自縣令而御史自御史而郡守其爲郡守也復以御史左遷州判又復爲縣令卒于官所至皆有聲稱然其爲御史最著故世稱何御史云公爲御史所建白甚多其大者則請　建儲劾巨

璫及錦衣貴人諸大不法事皆人所不敢言 上
爲斥璫及錦衣并抵其黨于法惟 建儲疏寢不
報于是權倖斂手畏何御史矣屬 潞藩之國道
出畿南朝議懲 景邸事恐所過繹騷非名御史
彈壓不可乃請以公往公至則逆 王河干見群
奄縛人投水中死公怒將効之奄方窘一縣令急
聞公疏且發恐甚因紹介巡撫願釋令以謝過公
乃已竟出境毋敢横者三輔比歲不雨且大侵公
愀然曰此使者失職乎獄得毋有冤乎遂行部慮

因諸枉繫久者公片言白之歡聲載道以次條上
閭閻疾苦至三十餘事咸極力爲調劑拯恤民賴
以甦先是有中貴人輸帑金過趙州州守無加禮
宣言亡金數鋌委罪守 詔所司窮治趙人願償
金爲守請公廉得其情約巡撫共白之巡撫撓不
敢發公獨以聞 上釋守巡撫大慙旣報 命移
按山東山東與畿南接壤其吏民固夙聞公手采
公按山東如其按畿南歲辛卯當秋試公條畫科
指甚具有豫傳典試主名者公疏聞語稍激亢頃

之太原守報至矣公之所以爲御史五載而不得
終留者大槩固如此也其初爲令得曲沃當孔道
事旁午民且健訟日夜焦勞至廢寢食歲大饑爲
粲廩勸貸得粟二萬餘石民遠近來受粟邑無莩
者復設粥以食流民建慈幼局拾遺孤養之買棺
瘞暴骨事事有條當路下其牘爲全晉法比涖太
原太原人則爭懽呼曰此故曲沃令召入爲御史
者耶是能庇我公知太原苦輸賦不均猾胥黄緣
低昂其手爲設法斂解民大稱便歲省巨萬計妖

人聚衆倡亂卒擒定之中丞靈陵呂公大稱賞公
相得懽甚而大計猶用前事坐公浮躁公歸則建
二酉樓讀書其中絶意仕進主爵有知公者起判
寧州遷令樂陵皆不赴主爵以樂陵公舊轄也請
調完縣且貽書促之曰一臥而三徙官尚可負
上恩耶公乃强行至完則爲民減賦額節郵費蠲
木稅之重權者當路皆不能奪完人賴之然居恒
鬱鬱屢投牒乞歸不遂銓部請遷公大理評事不
報遂决計棄去而夙疾大作以萬曆丁酉十二月

初一月終距生嘉靖丙午三月二十日得年五十有二完人巷哭祠祀太原曲沃人聞之皆泣下鄉里迎公喪哀如私親盖公自通籍即捐俸積粟置義倉延醫市藥濟人疾苦又輸貲新黌舍造橋梁其爲德于鄉甚厚公有疾鄉三老率子弟走神祠禱祀故沒而思公不置性豪俊頴絶善聲詩於書無所不涉即奇門遁甲家言皆能舉其槩議論侃侃無所迴避卒以此困所交遊靡就皆賢士大夫意氣相期許閒訪方外士問攝生方奉太原　命

過家時病骨立一夕夢羽衣數輩投樂餌辭去贈以詩曰彼此相醫不索錢好將姓字記壺邊天台高處如相見同是當年鍊骨僊覺而病愈異哉家世故淮人勝國時祖海官慶陽守備徙扶溝海生昌昌生信信生政政生世亨世亨生岑以孝廉任河間通判贈階承德郎公父也配張安人生二子仲即公伯出圖後公三歲成進士爲職方郎文章節槩稱難兄弟云公病革時呼子稽曾曰曾來吾邇者覺有兩心上心爾伯父下心我相對劇談五

日矣安得一望見之言已益嗚咽索衣危坐而逝其孝友如此所著有瘖言鈔始音鈔及蘭臺法鑒讀讞薦聞集思諸錄皆傳于世娶鄢陵劉氏南康太守巡女尚書春岡公孫女有淑行夫沒繼室周氏側室二王氏子二稽曾稽遜俱邑增廣生曾娶縣丞張一龍女遜娶諸生杜瀫女孫男申錫敷錫敷錫聘選貢生路尚論女孫女三以萬曆巳亥年三月三日合劉孺人塋邑西十八里之四岡劉生嘉靖乙巳年十月初五日卒隆慶丁卯年二月初

四日得年二十有三公沒後縉紳士大夫咸咨嗟嘆息惜其用之未究而以公爲不得志于官侘傺無聊以死余觀公爲御史時行事慷慨乃爾彼豈以升沉動念者哉善夫職方氏之言曰今天下賢豪以言擯者不少矣使余躬厠其間死且不恨惟是不獲讙于　聖明而見嫉群枉向隅之悲卒無以自解嗚呼此其爲得公之心矣職方狀公甚詳余姑撮其大而志之　銘曰懿爍清朝芽蘖孳奸爲社爲叢有徒實繁誰落厥距以弗斯殘洵美桂

史曰簡桓桓封狐既屏乃構讒端一黜再逐其樂
般般三仕爲令卒殉其官長駕促途有志未殫四
岡鬱紆雙王兹蟠史銘其石千載靡刊

明貴州道監察御史何公墓表

太史焦　竑撰

項士大夫不明典制之學國綱隳弛而一種沿襲之陋輒相與固守而不變一有出身明其非者不笑則斥如科場典試必以敍此豈古法哉間出不意亦可示公而無爲姦人者眘然何公以不次請而忤時余以不次用而姦人者合謀傾之必去而後已嗟乎世豈復有可爲也哉公諱出光字兆文先世淮人勝國時祖海官慶陽守備因徙河南之扶溝家焉五傳至岑以孝廉官河間府通判贈承德郎公父也母張贈安人生二子伯出圖兵部職方員外郎仲即公少神識茂暢髫齔屬傳士家言即傾其作者癸未舉進士初令曲沃俗陋而好訟公不爲斤斤濕束計加意栯循之賫發廩二萬以活饑人而隣以流移至者復設糜以待遠近受食

歲以亡害久之以最選貴州道監察御史遇事可
言侃侃無所避大小至二十七疏如請建　儲宮
劾巨璫與錦衣貴人諸不法其大者也出按畿南
潞王以介弟就封道出其地郡縣騷然煩費幾不
可支公蒖之而群奄乃稍稍戢得踰境去亡何改
按山東方振刷如畿南而晉太原守以行二千石
秩通顯而眡臺體爲稍詘公不以爲介忼慨任事
如曩時賦輸歛解必以法胥吏姦欺禁不得行到
官數月稱一切治辦會大計猶用前事謫判寧州

尋遷樂陵皆不赴當事者意公舊轄樂陵不欲往
復改完縣趣之行公乃强起以應至則蠲木榷節
徭費凡出力以捍民者無倦而遷延未調意不能
無邑邑上書移疾請歸未報而卒於邸舍惜哉生
嘉靖丙午三月二十日卒萬曆丁酉十二月朔日
得年五十有二公少與職方公自相師友所與揚
扢風雅下上今昔耳語膝坐若不知爲兩人者今
二集手容儁發皆可傳配劉繼周子稽會稽遂皆
邑增廣生孫申錫敷錫婚配多仕族語具墓志中

職方公將葬二子以萬曆二十七年三月三日葬公四岡之原而以書屬余表其隧道夫人臣之進言救法易擊姦難公也排城社之姦力能得之於明主而破拘攣之論乃以見擠於庸人亦足悲已職方公謂士以言擯者蓋時有之而以不獲譴於上爲恨臣之有言期當於用而豈其以名譴爲名高哉公雖不竟容於朝而其言間爲　主上所録用雖自慰於九原可也余有感於公事不能辭輒爲題曰有明監察御史何公之墓

明何侍御行實

職方兄何出圖撰

古有之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千載爲之於邑余弟賢不逮古人而遭遇實維肖似顯晦相乘進退無據卒至拂鬱憂恚以戕其性所爲登甲第授邑稱循吏拜監察御史以諫顯出守大郡爲干城表直容遇耳其衷固戚戚無解已時是惡知榮邪通邪奈之何復慫其笑而不壽終邪掾令蓋棺之日而遡思其生平則有腐心流涕嗚咽不忍言者請述

其大致余弟出光字兆文承德先公之次子也生
嘉靖丙午三月二十日時先承德以孝廉待對一
夕夢有饋金魚者鱗鬣晃耀命畜之池居無何舉
子遂字之即余弟也生三歲病痞瘦黃日甚庚戌
先承德再上公車揮涕流盻以別客都門經夂值
有至自里中者輒弗忍問比旋軫入門見嬉戲婉
變狀驚喜踰望既八歲妁婚命就外傅有賓至使
侍之顧其性好言輒之言時作謦欬聲先承德戲
指之此長舌兒也自是日勉學進長十四從先承

德宦遊廣宗明年值畿內歲比諸在宦遊子弟許
得與里選乃以雋録宗庠既移文學憲使值時禁
一切罷不録會弟且畢婚更意失稍稍從貴家子
遊放浪觴詠本業幾廢抑又阸歲比之踈比再録
邑庠年二十三矣乃自苦後時益發奮殫精學問
屢試屢前蕺實大起時先承德謝政投閒不肯圖
亦以章逢射策過庭之訓或及李唐詩謂余極力
苦不中程弟從旁竊聽幸口輒成韻語先承德私
喜詳禁之恐妨經學然而觸時摹景就篇什累牘

矣所爲制科義好競斧藻務湛思驚人尤工四六
及屈宋諸騷體乃再試省闈不第會先承德及先
妣安人相繼背棄余兄弟素不諳涉世一旦失怙
恃若墜若崩日相抱號泣淚盡血繼𤨏䀄家徒壁
立無以爲喪先是弟取婦貴家簪珥得稍富厚至
是庀所有佐之始襄事言念先承德箕裘責望不
及目覩明發有懷共茂勉期不登第不已萬曆壬
午余弟果領鄉書明年同上南宮乃先余成進士
試政比部會館選得馨所素長時月峯孫公爲文

選檢閱得其文謂可覆卷主者竟以奇僻棄之於
是有曲沃之　命曲沃巖邑也當晉中孔道事旁
午民且健訟爲之抵郤導款就於理日紛輪塵土
間至廢寢食歲丙戌晉饑殍殣蔽野而沃爲甚於
是請開倉出粟萬餘石日敝敝就民閭察饑餓約
期赴振亡不後時貸富室粟復萬餘石度道路遠
近令饑民自取給之其宅多婚赳役禁奢靡毀淫
祀舉無遺策盖令行而民無菜色就食者日益衆
余弟曰流民皆吾民也復勸粟設厰粥之厰百日

飯以萬數置慈幼局拾遺棄小兒全活以千數明
年大疫置藥局命醫治之設棺簀掩㬥骨條上興
葺善後二十餘事當路舉爲全晉法境內有山泉
可溉田數萬畝民爭利之至有以殺人罪相訟者
累歲不能決翁諭之曰爭在水器訟何爲民頓首
聽命爲之鑄鐵盂瀦水開數孔下注孔緣地廣狹
爲巨細民永利之而爭端息沃邑多雋才翁拔其
尤者月三試之又自爲義以示揩刻程士錄凡在
青衿咸優厚之無令折腰士亦厚自灑濯耻干謁

其後任太原任完類若此乙酉入晉簾得士五人
其雋魁經房事既留檢程式筆削潤色悉其手出
滿三年考發薦劾十二主爵　上其績曰撫字心
勞循良績最考上上荷　恩命復父原職　贈母
階安人給告身逮　封其妻明年戊子應　召入
京士若民遮留之不得相率礱石志遺愛搆生祠
澮水之陽比入選會某郎署脩舊怨飛語中之時
臺長公吳𧡨余弟貌言曰此真御史也有夙望留
署貴州道巡視西城豸冠繡服策馬長安道上因

自矢日長舌兒以此死職足已疏請建　儲語侵
掖廷事不報會鉅璫張鯨擅寵引金吾劉守有為
爪牙陰結貴戚憂在　前星中外反目結舌無敢
發余弟奮不顧身一夜疏成　上之數鯨十罪公
孤而下壓不為寒心謂禍且不測也獨太倉相公
深璧之謂數年僅此一舉不勝當以身爭頃之
上嘉內顯斥鯨褫金吾劉抵其黨數人於法某貴
戚即憑城不可問業睨視無幾何死西臺舊無譜
牒以故多稜厲自持不問僚誼余弟以為闕典移

文各御史臺蒐所部會為御史者汪歷履顛末彙
集之名蘭臺法鑒錄既成邵梅墩公楮愛所公咸
矢口稱之為敘諸首簡歲己丑春　潞藩就邸第
道出畿南往嘉靖中　景藩出封諸閹前驅多所
繹騷至橫不敢問是役也當事先憂之謂按其地
者非負夙望彈壓不可乃越次以付余弟甫入境
逆　王河上果有權璫扼縣令不可堪討所庇之
會群閹縛人溺之水死者余弟奮臂將具疏劾
奏而撫臺宋從旁勸解兩釋其憾於是諸宦相率

欽手境內帖然既竣事始行郡縣即僻陋靡不親
歷問閭閻疾苦輒爲之調劑先後條上軍民利病
三十餘疏胥得　請者爲聞請讞諸錄先是某中
官解沒官鏹過趙州者守待之疎節中官銜之夜
穴牆匿鏹宣言被刼數其亡若干金　奏入下所
司窮治趙人償金而守抵辠余弟得其情約會撫
臺白狀既報可風傳鯨鬮復用撫臺恐紿余弟自
上之意當罹顯禍弟果自具疏　上之乃得　温
旨釋守辠得循資遷秩撫臺大慙又撫臺專尚深

文余弟轉矯之以寬民多歸心自是意相忤及余
弟疏　請禁交際遂傾之曰是夫未嘗絶交際徒
口舌博名高耳信市虎者抑又入其言矣既報
命移節按山以東自曹濮入境即錄囚察吏治取
大猾素不敢問者寘重典過曲阜謁先師闕里得
聖跡斷礎橫草暴風日中甚隱痛之爲建聖圖殿
五楹補殘缺貯之雅壯觀瞻初余弟之拜　命山
東也爲萬曆辛卯屬當秋試乃條上科場事宜十
餘事大都謂法宜畫一不宜屢更張中有京考預

洩易滋姦弊之條下禮曹議　奏覆多齮齕語比
屐境時方五月曹濮東兗諸道籍籍傳典試某某
且耳語試目以傳弟大恚曰語從何來往不身許
秘眘者何至乃爾往問諸同臺李君曰嚮是即其
齮齕意也再越月　命始下一符所預聞李遂白
其事余弟亦抗疏彈之　上怒問諸禮曹猶支吾
置辯業已獲辠於是求多於余弟者窮日夜矣余
弟固極知不免而秋試迫乃壹意執監臨事入闈
擘畫內外曲盡精力弊孔爲之一清鑒往歲士苦

束縛罷一切煩苛之條待之有禮即庖饌細微留
神周至事竣主考潘臬咸欲勒石爲式中式士尤
頌不容口迄今在仕籍者可問也撤簾即具疏
請告疏尚留都門已得報陞太原守夫銜　命未
畢而一麾出守此非所以待賢者且五載授郡非
臺中體誰適爲此謂有紀法哉歸來病黃疸面色
著物可染癯甚一夕夢羽客數輩授藥餌辭去贈
以詩云彼此相醫不索錢好將姓字記壺邊天台
高處如相見同是當年鍊骨仙覺來異之頃之病

果愈時余以長子令滿考得補給先君子　恩命
階承德郎弟稱願足又兩子同時入鄉校有姪且
冠士林於是闢地郭南植竹木疊石觴咏其間課
諸子伊吾爲終焉之計乃裒其詩詞刻始音鈔而
勸駕者謂二千石寄命千里表豎不薄日從臾之
始就既受事稔知晉苦租賦往徵輸至府數抑勒
於積胥所爲低昂其手者又不唯積胥也於是作
斂解法括郡縣租入數敕佐領吏就其處收受流
輸於邊蓋無苦低昂歲省且巨萬太原人有妖言

者聚衆千數謀作亂余弟設法擒其黨取渠魁臧
焉時大中丞呂公方銳意興革昕夕與余弟上下
其議相得甚懽顧二憾黨與布在　輦轂下者不
少也鑠金之口不銷骨不止癸巳京察仍撫前臺
中語注浮謫降級嚐彼媒蘖者且自爲得逞寧知
言官以言見忌又何有憾焉聞報日即浩然南下
若士若民若武弁遮留泣送數倍去汾時亦相率
立石都會門志思旋抵家集旅途放歌次第成帙
名籬言鈔取永矢衡門之義益堅臥不起矣建二

酉樓哀先世遺書朝夕棲其中會余以兵曹奉
使事過里敘天倫樂事及周歲值歲淫雨傷稼里
大饑民析骨易子以食始余弟之歷仕籍也隨得
俸積羨為義倉儲粟至是僅二千石乃賑先本族
次戚屬次貧生逮里人之陳義者凡三賑賴以存
活是後建常平倉坊湧貴立崇儉約節流市藥石
百医延醫開局濟人疾苦邑有所興作若新黌舍
造梁咸輸厚貲佐費時或延方外求攝生理希夷
守靜固自逍遙乃其衷困擂擊自有不可慰解者

故病轉深貌轉就羸鄉人憂之諸詣神祠祝祈以
千計故事吏左遷去者不詣　闕例不得除弟方
幸此為脫屣計而某天官郎實重惜其才不俟謁
選就籍除寧州判復不俟履任遷樂陵令樂陵山
東舊被屬也義不可辱且藉是以還部牒主爵者
又自以為誤特　請調完縣且促之曰高枕而三
易其秩　上命渥矣又衡之非宜始力疾買舟抵
完以曩所治沃者治之而病愈益劇少不耐細事
乃求所大不便民者為亟圖之完地墝瘠賦額倍

宅邑於是苦徵輸之不前木稅已榷之郡中京師稔猾罔直指越俎再榷之令猛於虎邑治僻在歷巖去孔道遠往好事者買地作郵親冠蓋希寵於是完有支費錢歲靡若而緡余爲調停或遂議罷請諸當路胥報可又爲飾黌序建文昌閣已乃自劾求去五請當事不以　聞尋稍遷大理評候　旨不下値修　覲期計可訖以長往候代間漸覺精神恍曶飄然有遐舉之思第其語諄諄皆　朝廷得失事漫不及家獨念余榆塞之行寒苦何似

呼子稽會前曰邇來覺有兩心上心爾伯下心我相對劇譚五日矣安得一望見之言已轉悲憤嗚咽索衣起危坐而終乃其肢體不僵面色如生疑所謂尸解者儻亦不瞑之目與時萬曆丁酉十二月初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二死之日百姓聚哭委巷如喪考妣爭市材構祠宇肖像立碑置祭田定春秋祭儀既歸骨空城流送抵家尚百餘人嗟余弟貧直剛果喜事愛名好盡言罔所忌諱推誠與人不立畛畦即見欺見疑弗恤也輕財好施然不

媕婀隨人故受者未必德而施又不倦惜才賢獎節義植弱抑强捄災恤困自爲諸生以及服官之後如一日終始郡邑在在以惠愛聞試列之循吏傳安見古今人不相及已至於立朝大節昭昭薦紳齒頰間即不理人口而公是固在儻所謂孤忠獨許者非邪今天下賢豪之以言擯者不少矣使余弟濫廁其間即及玦無日死有餘榮焉唯是不獲謁於　聖明而見嫉群枉向隅之悲卒無以自解使飮恨於九原之下也豈不傷哉乃其惓惓爲國死不寘念其絕筆句云倭虜外連憂不細敢將瘦骨惜南金悲哉壯哉此過河過河語也誰則諒之維是宗工大士實操巨筆定天下萬世之衡儻不鄙而辱從事袞鉞之唯命夫士不斳諸俗而耻不容於君子苟一言見褒雖死之年猶生之日矧其子若孫之爲其親也戴德寧有已時余弟初配劉氏鄢陵人南康太守巡之女前宮保尚書春岡公之孫女也太守公娶於高爲故相中玄公女弟以嘉靖乙巳十月初五日生孺人十七年來歸婉

慧慈良無貴倨態執婦道唯謹先安人雅愛重之
多疾疢生子若息不育隆慶丁卯二月初四日以
疾卒享年二十有三時余弟在諸生間又二十年
以沃令滿考　贈孺人繼周氏　封孺人妾二俱
王氏子二長即稽會娶張氏臨晉丞一龍女次稽
遜娶杜氏諸生澈女時皆弱冠為邑庠增廣生會
有子曰申錫女一遜有子曰敷錫聘選貢路尚論
女女二其仲許聘諸生聶語善子初劉孺人之亡
也權厝邑東祖兆之次墓上之木拱矣茲為弟十

新阡邑西十八里地曰四岡以明年三月三日遷
孺人合葬何之先世圖不敢名敢借手懿親之達
賢者　前侍御杜化中曰何氏扶溝人其先盖淮
安人勝國時諱海者為慶陽守備官寓跡扶溝遂
家焉海生昌昌生信信生政政生世亨世亨生岑
登庚子鄉薦仕至河間府通判稱承德郎公配張
安人生子二長出圖字啓文登丙戌進士任兵部
職方司員外郎次即侍御君嘗為太原守秩中順
大夫顧獨稱侍御者此為自致貴後此則遂累由

人矣由人者非其任也其性行職方君詳之茲不
贅

侍御君傳

兄出圖撰

前侍御君出先別駕先公仲子也髫齔從先公宦
遊燕趙間見邸報　朝家不法事及胥人肆橫髮
上指肌墳謂當此不殊死爭非夫也先別駕壯之
所爲文多瑰奇不循矩矱又旁及韻調之學故聲
譽大起常不録於有司四試而後舉於鄉明年登
進士第時館選孫選部月峯掌試卷出語人曰是
舉當以河南何子最乃主者病其瑰奇竟不録孫
公終始惜之當除令始得大同孫公亟白冢宰以
曲沃易之抵任值大侵歲舉荒政爲三晉冣四期
徵拜監察御史巡西城時　儲議未定而貴戚鄭
成憲常畜謀不軌奸闈張鯨方得寵權傾中外結
大金吾劉守有爲腹心而邢尚智者遊諸貴間爲
入幕賓貴戚欲叩鯨意旨一日對尚智嚬蹙曰
儲嗣久不定柰何尚智曰已聞之　掖廷有秘議

矣張公爲定策老吾輩皆不失封侯是時諸御史聚飲惠安伯宅第被酒共搤掔盂瀹誓以死事明日幸悔洩言而貴戚業已召惠安責之曰汝爲世臣柰何同乳臭子亂譚方今　宮府㩁衛合爲一體誰敢有異議者惠安歸第惶怖莫知所爲嘖嘖傳言謂何御史有疏入矣詆張鯨死罪八及劉守有奸黨蠹　國害民事亹亹千餘言先是大司禮張誠素與鯨相左是時鯨方休沐誠得疏即以上聞　上披閱數四袖往慈寧宮白　太后時縉紳

咸爲君股慄君且席藁待罪自分必死政府忽走使秘帖報曰事當濟矣袖以白　太后議處分也已而果得　旨褫劉守有職邢尚智等付法司置重典無幾斥張鯨閒住而鄭成憲以恚忿死君自是直聲震天下無何當　潞邸就封議者慮閹宦緐騷擇直指有風力者彈壓之於是有畿南之命既竣事移按東省當辛卯秋試禮卿爲其鄉人而預洩典試者職名君抗疏發其姧去之而爲禮卿報怨者奪其柄爲中傷地於是有太原之　命

再罹京察謫完縣令卒於官嗟乎以禮卿之故而
絀君是猶可言也曾不思爲權閹作豫讓耶第君
之舉動皆其天性比其卒也含笑入地下矣

有明貴州道御史中褒何公誄 并引

侍御姚思仁撰

禮太祝讀誄以定謚也何公爲名御史以言見忌
三黜不改其初明之聞人也而不及謚思仁哀之
乃私誄俟論定焉初公之成進士也爲萬曆癸未
余亦藉天幸聯名其間肴花御苑應制裁詩每自
多其倚王既各受　命公得晋之曲沃三載政成
咸出卓異兩臺剡薦並偁循良徵書寵畀侍御悠
擢批龍鱗以弼　主梃豸角以觸邪國是定而直
聲溢也既按治三輔問豺狼不問狐狸摩柱大憝
跡歛股慄再按山東鋤强抑暴激濁揚清風裁覩
昔較者會禮臣以選舉私其親公抗疏發奸卽得
請而銜公者衆矣出公守太原無幾罷去又二年
起完邑令公志欲必遂道欲必亨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嗚呼哀哉思仁知公最稔嘗公之逝又方按

兩河而後哀可知也誄曰泰運甫撥爲瘥弘多人
之云亡邦國若何維公孕靈接跡申甫世躋青雲
忠貞步武紛有內美重以修能枒華擒藻軼駕超
乘爰奮巍科名蜚天府瑰瑋琳瑯人推公輔　帝
簡其才才堪化俗大官大邑俾爾曲沃晉鄙植棠
花滿河陽鳳銜王陛梟飛　帝嚮俾以黼斧柽後
簪筆逆鱗折檻不畏碪鑕于是中涓城狐社鼠䝉
姧秖罪以肅　朝宁維彼畿輔藩屏天朝　帝命
時巡露溢星軺乘驄報　命移按東秦長鯨授首

斥鹵還淳木秀于林風必摧之行高于衆譏口集
之一麾出守放逐江濱量移百里猶自陽春同朝
推轂四海含情賜環反玦直道將亨誰同造物降
喪割善星隕祁伊滇鴻宵薦旅櫬蕭條歸于豫土
烏號鱗泣雲愁月苦嗚呼哀哉白簡丹牘功昭直
諫垂之信史霜飛星爍汪澤湛恩隨車甘雨民有
口碑豈弟父母大業鴻裁媲美昔賢無涯之智結
爲大年古今旦暮百年匪修宇宙逆旅奚羨首丘
公有不朽是謂得全榮名無旣何憾九原嗚呼哀

哉

明監察史何公誄 并序

學博杜　杰撰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十二月朔日何公卒于官先是公爲御史好直諫權貴銜之出守太原尋罷越二載起完令孫憤而終越明年歸葬桐丘之陽嗚呼維公早涵懿德長負修能孝友翊中彪外文章茹古含今花縣濡朱輪之雨蘭臺飛白簡之霜唐屏著績漢簡垂名是謂有光于聖門恪恭俎豆加意章逢爲邑則再葺學宮過魯則恢張聖跡損百鎰以報本堅一心以作人是謂有功于聖門杰與多士誦法孔孟覲依宮墻仰止山斗之風媿鮮涓埃之報臨風灑淚爰作斯誄其辭曰嵩行萬仞峨峨嶙峋洪河襟帶淑氣氤氲梁豫之野代有懿喆其在于今東海爲烈維公之生神鯨呈瑞天骨瑰琦神機軼類輩英㧞圍卓冠時髦棘闈扙幟聳壑昂霄公車入對獻賦承明花看上苑名馳鳳城帝簡良牧曲沃大邑飛鳧表異鴻鴈安集化瑟旣

調百里陽春循良績最錫以褒綸　天子曰都嘉茲俊才鳳銜出陛徵就西臺冠豸之冠衣繡之斧衮職有闕維爾是補遂羽鷫鷞接跡夔龍豺狼膽落狐狸潛蹤　帝盱畿輔命之秉軺澄清攬轡山嶽動搖維　帝剪桐錫弟王牒命維柱史護蹕冊楫閣宦獰狰辱我冠裳公奮埋輪力振臺綱既竣王事載按東巡白簡草諫青驄問民伊誰春卿實私其親公發大奸敢假叢神大蠹既剪聿構羣端一麾出守剖符太原彼諸人者實繁有徒鑠金衆口積毀剥膚乃胱畏途拂軌于家趨庭詩禮嘯傲烟霞公伐不伓望切雲霓曲逆借冠牛鼎烹雞青蠅恚忿白眼世情汨羅投吊騎鯨王京嗚呼哀哉溱溱萬類平陂曲直悠悠兩間孰會其極曾黒懿行綱黯忠貞班馬並駕陶杜齊名伊胡惜公長駕促途伊胡宗公人倫丈夫孔顏之堂禮樂煌煌緊公令德不忝其行輿情既厭相胥尸祝百千萬禩景行公躅嗚呼哀哉

扶溝縣鄉賢何公入祀公移

開封府扶溝縣爲崇祀鄉賢以彰風化事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本縣知縣洪　准據儒學廩增附生員穆文德羅遵禮李愷等呈稱本縣鄉官何出光由癸未進士授山西曲沃縣知縣選貴州道御史巡按直隸山東陞太原府知府降寧州判官調完縣知縣卒于官竊照本官天植孝友世篤忠貞當曲沃筮仕之時適全晉大侵之歲勸粟萬六千石存諸兩院之章招撫千七百家載在輿人之頌晉秩栢府矢節　楓宸抗疏擊横海之鯨君側清肅按厯燕依社之鼠　國本奠安按東士紓科場之遺奸守太原釐徵輸之夙弊凡此居官大致昭昭于縉紳之口者至不泯也至于鄉間家庭之間惓惓志在維風貇貇心存利物祠堂修久曠之典事死如生宗法創百世之規敬兄若父新黌舍以崇報祀何惜費出百金立義倉以賑貧窮不問家徒四壁刻崇儉之約而奢俗還醇禦嫁禍之謀而災民頓蘇當本官臥病之日鄉民之赴禱神祠者願贖以百身及在任聞訃之時里人之聚

哭閭巷者何止以千計乃今詩篇累牘謀草盈箱
公論定于盖棺遺思深于歸骨理合列祀鄉賢以
崇報饗以勵風俗又據本縣鄉官呈稱鄉賢列祀
所以褒崇往喆以示後之法程為　國家鴻鉅之
典昭人心直道之公者也本縣已故鄉官原任太
原府知府貴州道監察御史何出光孝友素重于
鄉評治行久孚于士論其爲邑爲郡在在以循良
見推者不及詳紀當鯨閹擅權結連内外𤼵在
前星本官奮不顧身抗疏發其奸弊力擬回天功
存　社稷今　元良崇建　國本奠安微臣舊勞
在所當念至若按畿南上禁華交際之疏按山東
發科場預洩之弊雖直言見忌嘗遭躓于出守之
日而晚節彌堅已論定于盖棺之後至于居鄉大
節立義倉以賑歲荒施藥餌以濟時疫修學校建
橋梁拯民溺崇倹約事事得鄉人之心當其臥病
家居赴神祠祈禱願以身代者常數百人所謂生
有益于世死當祀于鄉可爲後學之範而益增俎
豆之光者也爲此具呈乞賜轉達更採輿論明正

祀典以報功德以答民望又據本縣鄉民告爲公舉鄉賢以報恩德事萬曆十六年二十一年本縣屢遭荒歉兼以瘟疫民死過半賴本鄉官何出光賑粟施藥捄濟全活者幾千人其家孝弟成風勤儉率俗詩禮盈庭陰德傳世無論遠近親疎無不欽仰至于居官慈惠百姓之口碑尚存立　朝大節縉紳之公論有在兇盖棺已久思慕益深告乞列祀鄉賢以順民心以勵風俗爲此連名具告各具到縣覆查相同外看得本官行先孝弟性篤

忠貞抗疏去煬灶之奸群雄落膽輸粟賑桴腹之衆萬姓歸心行誼素重于鄉評政績久孚于輿論委宜入祀鄉賢以光俎豆擬合具結申報蒙本府知府宋　批據本縣申前事蒙批本官世篤忠貞家傳孝友立　朝大節耿耿居鄉實行恂恂誠宜入祀以風後學仰縣再查詳確開造事蹟文冊一同申報蒙此覆查過本官緣由弃取具實蹟文冊結申到府蒙本府知府宋　具結呈詳看得人生大槩不外鄉行宦績兩端今扶溝縣已故鄉官何

出光起家縣令歷任侍御郡守中多表表婞節一無訾議及至解組歸田則惟崇孝友之倫修敦睦之雅賑貧恤匱樹表維風里閈之間靡不爭愛慕之逮今蓋棺既久美譽彌彰非懿德實行曷克有此然要其官業之所最著則莫若抗劾貂璫一疏直撲滔天之焰摘發科場大弊不顧投鼠之嫌蓋惟有為國之精誠故能立論之正直耳况歷官已逾十載而論產不過中人終始清操縉紳表儀宜登賢祀以昭輿論既經該縣覆查明實似宜允從

緣係公舉入祀鄉賢事理本府未敢擅便備由具呈照詳蒙　欽差提督學校河南按察司副使吴批據本府呈前事蒙批看得本官事蹟文冊種種可嘉仰府仍查取奏疏全文及冊中稱有碑文著作等項一併録全文詳奪蒙此帖仰本縣官吏照帖備蒙批詳內事理即將該縣原報已故鄉官何出光生前事蹟文冊內稱有奏疏碑文等項一併録全文造冊申報前來以憑轉報施行等因蒙此今將本官刻行疏草等書并去思碑文等項造

冊申送到府蒙府轉申提學道副使吳　批據本府申呈查議過入祀緣由蒙批看得故太原守何鄉官秉心有覺持論不阿風猷表著于專城霜簡凛[凜]乎憑社追古遺直振世有聲委宜崇祀以風來禩仰府轉行該縣以禮迎入鄉賢祠春秋致祭此繳本府依奉帖文仰本縣官吏備蒙批詳內事理即便遵照批示將已故鄉官何出光該縣查照往規置主備辦祭品綵樓綵旗一應等項擇日以禮迎送入祠以彰風化事完具動過銀數遵行過

日期緣由具申前來以憑繳報毋得遲錯未便本縣遵奉擇吉于三十年三月十五日送主

中冡集卷之十一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鍥先侍御遺稿䟦

先侍御自為縣令迄侍御二千石其知者率以龔龍班馬品之顧治績蔚茂載民口碑其進賢退不肖扳茅朓距國有信史燦若星日即直而叢謗忠而見疑譬諸翳去而日月之明不掩也惟是筆載纂述竭一生之心力而常不意得甫脫稿又緣手棄去不肖生也晚比括藏襲珍

已十不一二存矣槩其凡韻言較冨蘇嘗自選始音寤言二鈔儼然具在盍以雜見他卷及友人者故蒐羅稍盡條議疏稿讞獄等編從政時已有梓本設先侍御在必謂此敝帚之棨當焚其草然有用之文與櫛字比句者異可令與其人俱往哉四六所素長亦牘裁答多載心事獨志傳辯賦序記取材左騷刻意求工卷帙最繁辛壬之交間關中外遺其半燕邸檢笥董三卷于體亦不備然卒無如之何也蓋先侍御故無心于其文之必傳傳其文亦未必為先侍御之指詩有之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其所植耳矧精神心思寄是長歌短詠可覘性靈石畫訏謨可證經濟評隲志述當代得失之林具焉先侍御以易盡之身抱終身未罄之志賴不朽之業存千

年不死之人則不肖守其遺編即以見先人于卷帙而天下後世其有徵惠文之直者猶可識品格于文章此不肖之梓其遺藁意也不然身既隱矣焉用文之是先侍御之所欲闇然者其子炫露之則不肖罪死

不肖男諸生何稽會敬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刻先君子遺稿小述

先君子之疾且革也不孝遜以仲子守閭不及含飯聞思其季之甚也命之曰努力鉛槧有父書在嗚呼終天訣別存斯一語抑如何念之既免喪裒遺稿手錄萃二十卷言言心印盍讀不數行而泣沾巾下矣何者先人之志事在非但以其文也若文三代以還作者大備宣父且比于述猥云

作乎哉顧天地之精英不一闢而遽閉人心之玄湛不始工而後拙各極其才情之至而已先君子所極其才情之至發爲文章工拙弗敢自知矧其子之所可知非其所可知又豈所敢評唯號繼志述事者要不斬其先世之澤且人子孺慕謦欬咳唾靡匪瞻依文又載心而出載事而存精英動盪顯乎榱桷是親以不斬之澤詒其子

子以不斬之澤承乎親語曰見堯于羹見堯于墻舜與堯非有父子之戚也羹墻亦非心思之寄也慕堯者所必見之矧其詒且承者在是而肩越棄焉安所稱讀其父書而繼志述事乎往者之命不其猶在耳耶此不孝兄弟之所行其父之文不欲君子之澤斬也抑公之人而廣錫類竊比繼述之善云爾若載筆雌黄以俟君子儻弗

鄙臭而為所許可未遂湮滅也則不孝幸甚

不肖仲子諸生何稽遜敬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